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一號

新年特大號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一日初版

編輯者 葉聖陶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三八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勿過長

二 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能附寄請詳敘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 文中如有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未用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要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詢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歸本社所有若本社倘來稿經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十一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第五三八號婦女雜誌社 擬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	每冊大洋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一角二分

預定		
時期冊數	全年十二	
書價連郵費	國內	二元四角
	國外	二元四角另加郵費一元二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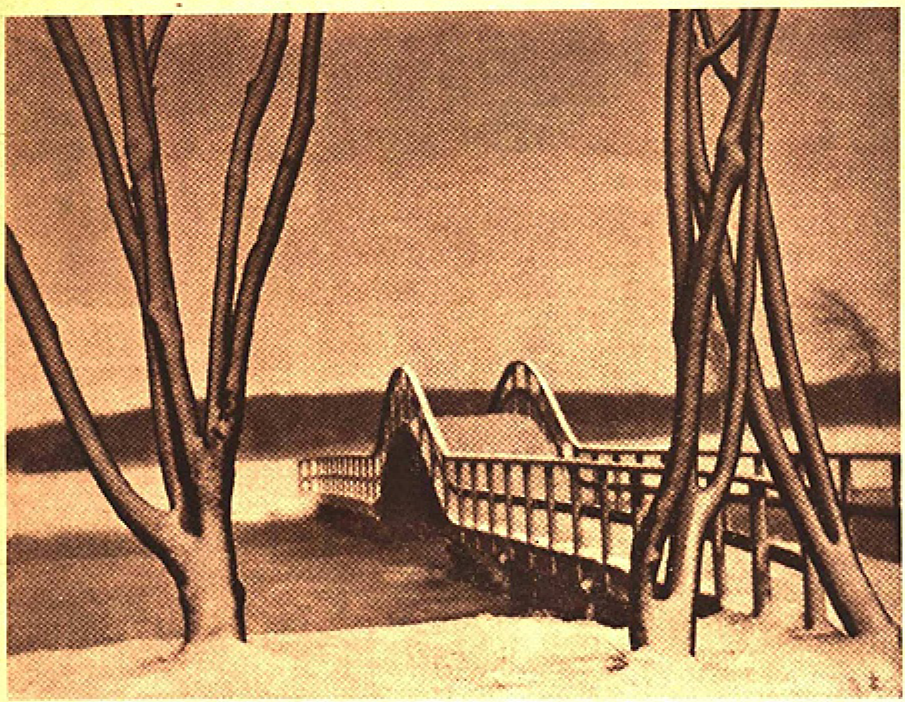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封面及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六元	三十二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十七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八元	廿四元	十五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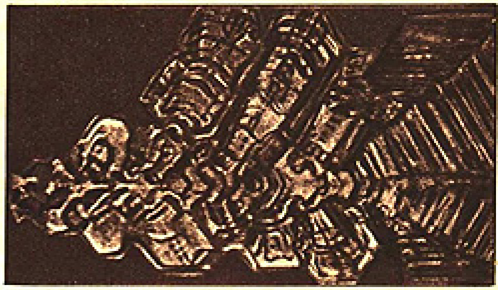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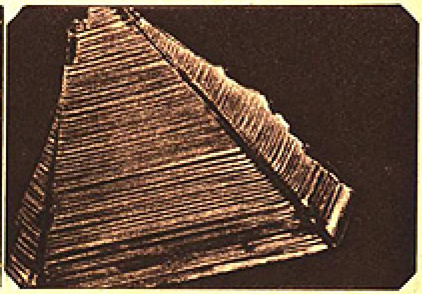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本期係特刊號零售大洋[redacted]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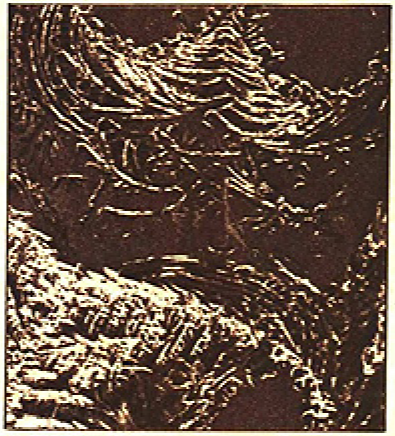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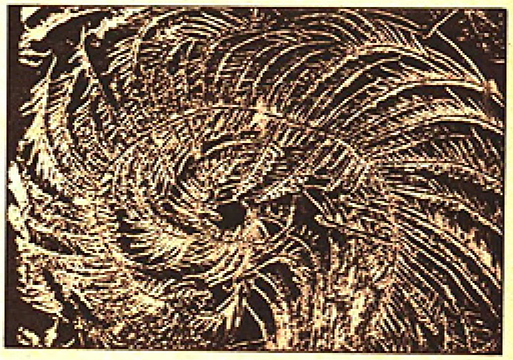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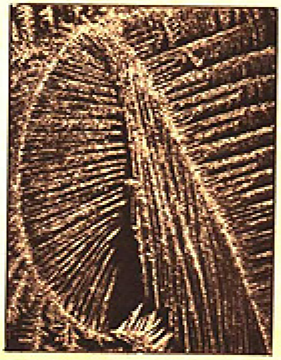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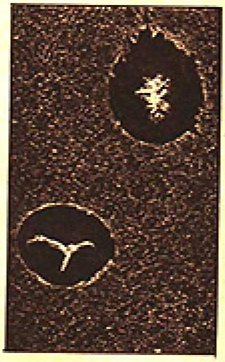
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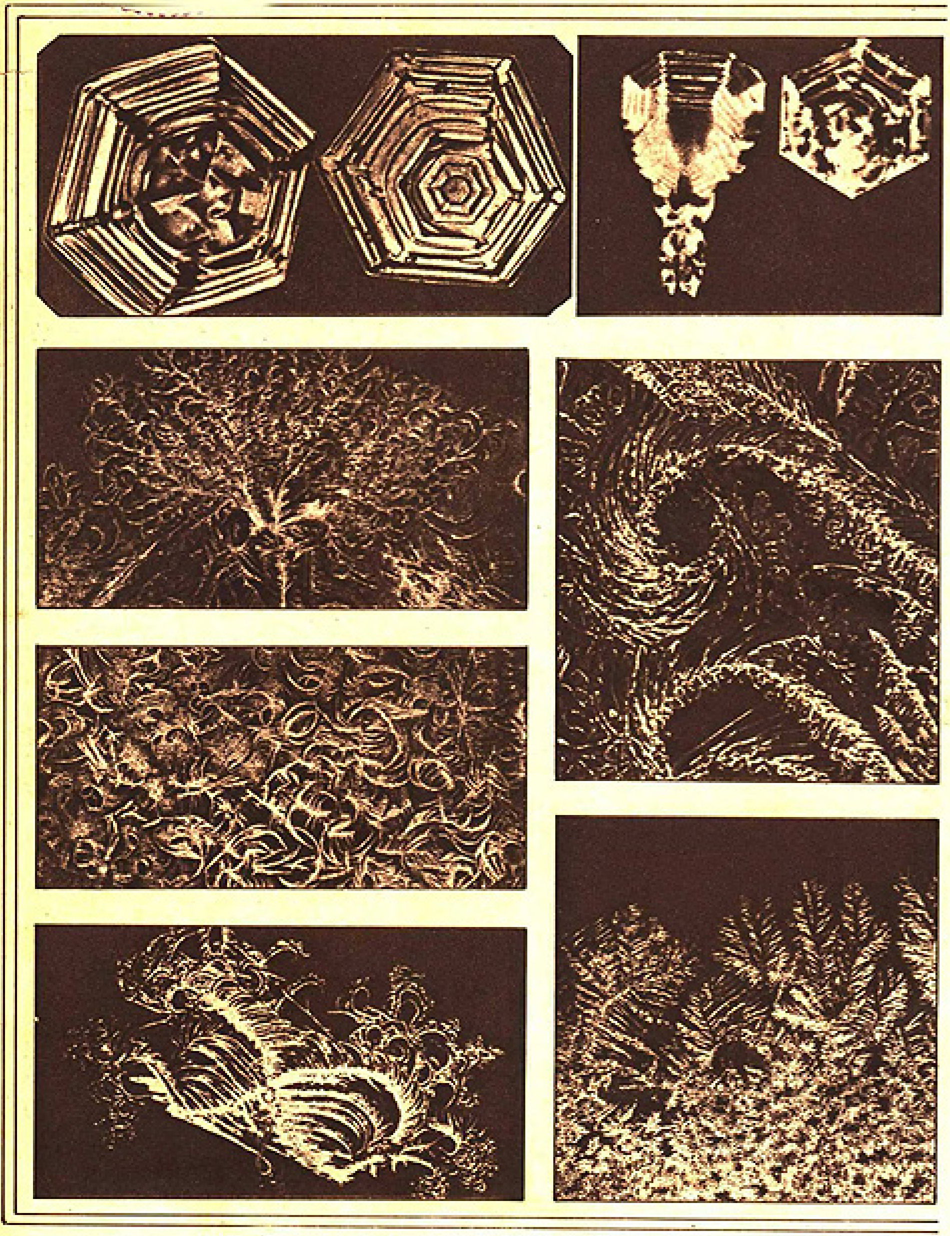
ARTHUR M. VINJE

霜之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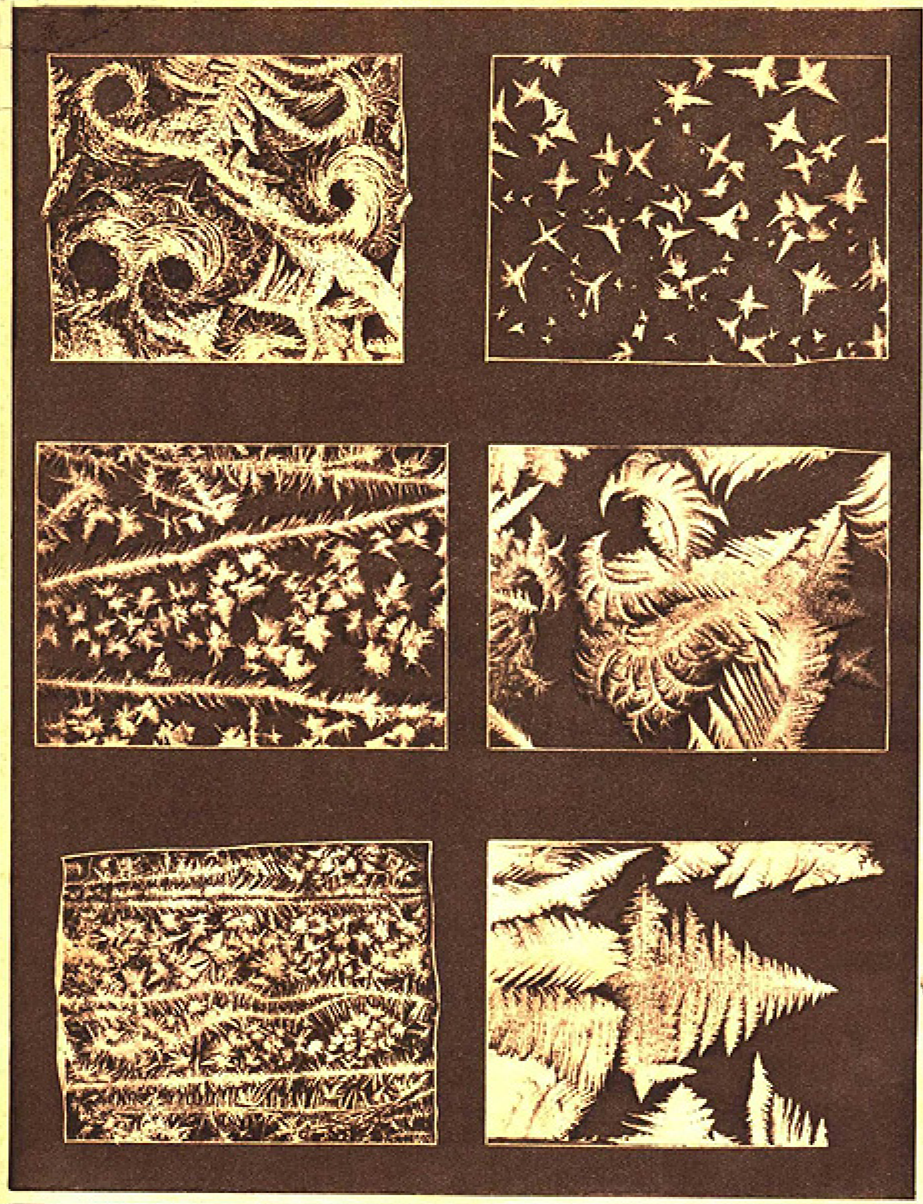







自然之織物



（晨窗冰花放大）



自然之鏡

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一號

新年特大號

問題是原封不動地擱著…………朱璟……二
男女戀愛心理的測驗…………菲君……五
評中國十九年來的婦女運動…………楊東蓴……七
老人健康比賽的調查…………華君……一六
從女學生到少奶奶…………樊仲雲……一七
轉變中的婦女（美國 Beatrice Forbes-Robertson Hale 作）…………仲華……二五

隨

作了母親

一…………惲怡……三三
二…………殷琪……三四
三——連帶想到做了妻子…………蕙紅……三六

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李君毅……三七

一…………昌羣……三九
二…………止敬……四一

筆

作了父親

三……鄂生……四三
四……謝宏徒……四四
五……子愷……四八
六……東華……五〇
七……李諠……五三
八……雪漁……五五
九……夏丏尊……五六
十……調孚……五八

本誌「婦女與文學專號」徵文……五九

感孕說的由來……黃石……六二

男女生活心理的測驗（一）……摹君……七四

女子教育的出路……李一之……七一

男女生活心理的測驗（二）……摹君……七六

徵文當選

日記一則

錄取以後……唐雲瑞……七七
夜話……沐霞香……七八
四年前的春天……幻儂……七九
可紀念的夜……王職心……八〇
教我如何插足……風弦……八一

穆勒的「婦女服從論」……章錫琛……八三

男女生活心理的測驗（三）……摹君……九九

婦女論（蘇聯高爾基作）……蒙生……九一
賣身日記（小說）……黃萍蓀……九七
販賣嬰兒的婦人（小說）……嶺梅……一〇三
英國早先歷史中的賣妻故事……彬君……一〇六
家庭作用之減少……述 趙涵川……一〇七
婦女問題的複雜性……建人……一一二

婦女談藪

一九三〇年幾個東方國家的婦女……一一三
大馬斯哥的東方婦女大會……一一七
美國婦女職業解放的近勢……一一八
英國已嫁婦人從事職業的難關……仲華……一二二
新俄的婚姻道德制度……一二四
新大陸上的愛情買賣……一二五
西洋婦女束胸與束腰的起源……華君……一二七
現代世界女文學家概觀……趙景深……一二九
雷哀・錫耳維埃（俄國 V. Brussof 作）……沈餘……一三七
勃留梭夫評傳……沈餘……一四六
托達人的婚制……黃石……一五一
煙草對於婦女健康的影響……華君……一五九

為婦女們談音樂研究的態度……豐子愷……一六一
本誌十七卷九號徵文……一七一
前數期徵文總審較……一七三
怎樣寫生……錢君匋……一七三
心病（長篇小說）……李健吾……一七九
南歐農民以裸體禳災的迷信……學君……二〇〇

徵文當選

初次從事職業的經驗

就了職業後的話……織芬……二〇一
圖書館生活……蔡成王……二〇三
女招待的悲哀……薇莘……二〇四
考進了郵局之後……醒明……二〇五

留聲機及其最近的進步……微知……二〇七
維太命的研究……李青召……二一五
姙娠的生理和胎兒之長成及狀態……程瀚章……二一七

通信

一 生育的機器要做到幾時爲止呢……黃秀芬……二二一
二 現在的教育果真「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麼……自珍……二二五

醫事衛生顧問（九百十六至九百二十九）……程瀚章……二三五

婦女雜誌

十一卷一號

新年特大號



問題是原封不動地擱著

朱璟

一

曾經在空氣中嗅到了這樣的意義：

自「革命」以來，最受實惠的莫如婦女；所以在目前中國，婦女問題已經不成其為問題。

什麼「實惠」呢？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各機關，社會各團體，銀行，公司，商店都有了女官女職員，某省要辦女警察，公共汽車要用女賣票，想把「生產」來「合理化」的廠主開除大批男工而補進女工，海上已有三人者為女律師：這都表示了在政治上職業上婦女已和男子享同等的權利。煌煌政令已經規定女子有遺產繼承權，已嫁未嫁的女兒可以和她們的兄若弟一樣分得祖若父的「血汗之資」；自小學以至大學都已實行男女同校，運動場中有女選手特別出風頭：這都又表示了在財產受教育以及其他的權利上，女子亦已和男子相平。為姑虐待，丈夫不好，為媳為妻的都可以告狀請求析居或離異，離婚案經論令在外和解不成的，大概法庭可以判「離」；置妾畜婢，當養媳在法令上早經禁止，不幸為「官廳耳目所不及」者，尚可投訴於婦女協會；這種種又表示了婦女的人身權利已有保障，可以不再受男子蹂躪。社會事業的活動中，上自慰勞為「國捐軀」的將士，賑災，提倡國貨，下至「時裝展覽」，都非有婦女不可；這更表示了婦女在社會地位上的已經平等。這一切，都是「事實」；誰也不能無視，誰也不能否認。本來所謂婦女問題無非因上列的數項不得其平而起，今既得其平，當然是不成其為問題。

因而「以團結婦女爭婦女權利」為宗旨的婦女協會在此「既得其平」的時候，亦就「無事可爭」，不知不覺成為偶爾受理「無告弱女子」投訴的「衙門」一樣的或「救濟會」一樣的組織了。這也是事實；不容無視，且不能否認。

因而我說是在「空氣中嗅到了」這樣的意義：自革命以來，最受實惠的，莫如婦女；所以在目前中國，婦女問題已經不成其為問題。

二

表面上看來，中國婦女問題已經得了解決，正像中國革命問題也似乎已經得了解決一般。實際則不然。幾千年來重壓在封建制度之下的中國婦女的解放，決不能如此輕易地就成功的。大部分的中國，今尚在封建勢力之下；也就是大部分的中國婦女尚受封建勢力的桎梏，「革命」以來婦女所得的權利並未惠及此大部分的婦女。

這也是顯而易見的內地城市小市民的婦女，鄉村的農婦，固然談不到什麼政治上的權利，便是最低限度的經濟自主權和身體自由也並沒得到。雖然「革命」把內地城市的代表封建勢力的舊土豪劣紳「革」去了，然而應運而來的依然是代表封建勢力的「新」土豪劣紳卻比舊的更壞。他們不但繼承了舊有的種種壓迫婦女的「良風美俗，」他們卻又新增出許多手段來。正像舊曆新年並不能眞正廢止，憑空卻又增加了一個新曆新年，「這在現今也是非過不可的，」遂使人更加忙於過年。在新土豪劣紳的統治下，納妾畜婢等等惡習慣是用了更巧妙的方法更公開的態度在繼續發展。

農村破產，大批的農婦跑到大都市裏謀生活。想把「生產」來「合理化」的資本家就撤換大批的男工，換進女工；爲的是女工比男工容易壓制而且工錢又較低廉。這和某省公共汽車打算用女賣票一樣，不能視爲女子在職業上得與男子平等，或是什麼「女權之擴張，」這只是遂行了廉價勞働驅逐貴價勞働的鐵則。所謂男女職業上平等權利這一條看來於婦女有利的法令，實在並沒有什麼眞正利益落到女工和女賣票等等的身上，結果只增加了許多男子的失業者。

同樣的，女子有繼承遺產權這法令，也只便宜了有遺產可繼承的姐們。無所謂「產」的家庭，女子所繼承者，還不是幾千年來沿習的舊壓迫！

儘管像上海那樣的大都市有女律師三個，有男女同學的大中學校，有女子繼承遺產的臨時法院的判決，有若干機關，公司，銀行，大商店的女職員有許多爲社會事業交際社會中所不可或缺的名媛，然而全中國百分之九十九的婦女尙在封建勢力的壓迫下，則婦女問題還是絲毫沒有解決。

三

把婦女問題作爲一個單獨的問題而謀其解決，本來就是不對的。婦女問題的徹底解決，非等到現社會組織之根本改造以後，必不能實現。如果又把婦女作爲一階級看，——作爲只是向男子方面爭回權利便算是「婦女運動，」那就更加錯誤了。自然婦女運動本身也不能不包含著爭取婦女自身權利這一要求，可是這爭取權利的要求不但應該是普遍的，而且應該是針對著阻礙社會進化的某種舊勢力「革命」以來中國何嘗把舊的封建勢力根本推翻？封建勢力改換了面目依然存在。我們現在所見的一切好像是有利於婦女的新法令，實在也只是限於不損傷封建勢力的範圍以內的。誠然有了婦女協會，然而衙門一樣的救濟所一樣的婦女協會何嘗有損於封建勢力的一分一毫呵！

這些話說來是太長，現在卑之無甚高論，且把中產以上的婦女在大都市內所得的「權利」來估量一下罷。

最顯見而且重要的，恐怕要推婦女之參加了各種職業。現在是各項職業都廣開「女禁」了。都要的中學程度的女子。然而據此即謂女子在薪給階級中將成爲不可缺的勢力，則又未免太誇張了。在失業狀

題很嚴重的中國現在，女子之新紀錄地進出於職業界，一定不是爲的職業人員之需要，而另有特殊的原因。例如各工廠的大批換進女工就爲的女工容易駕馭並且工錢低廉。公司，銀行，大商店之雇用女職員，當然也未必是缺乏職業人員故而徵及此「後備軍」，當然也有此外的原因。「順應潮流」是原因之一。因爲開放職業上的「女禁」是新潮流，於是近代式的商業機關便要來「順應」。當然一方面也實在因爲社會上已經有若干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想在商業機關找飯喫，但是若沒有這「順應新潮流」的觀念，則商業機關的門對於女子大概還不見得輕易就開。「不能相形見絀」也是原因之一。在同類的商業機關中，甲既用了女職員，乙如果不用，未免相形見絀；於是乙也用了，丙也用了，那就用開了。這就有一個眼前的例：上海某大百貨公司已經用了女職員，所以同業的某大百貨公司也就要用了。因爲商店在營業競爭上，即使是窗飾一小端也不肯相形見絀的，何況是女職員。

所以老老實實說來，大都市的上海之女子職業的突然開展，並不基於職業人員供求相應之原則，而多少帶一些「點綴品」的意味，正好像是各商店之大家採用新式的窗飾或 Neon 電光招牌。這既未能視爲婦女已在薪給階級中佔有不可侮的勢力，因而在婦女的權利爭取或地位提高的意義上亦就並無多大價值。

上邊的理論同樣亦可應用於各種社會事業（慈善的，教濟的，或其他的）之必有婦女參加。因爲「文明各國」都有些女子參加社會事業，那我們中國也不便「自成化外」。

四

和大都市中婦女們新得的「權利」一同來的，還有若干的舊禮教思想之漸歸破壞。這一點的最露骨的表現便是大都市中婦女的服裝。所謂「冶容誨淫」這句話，現在是當真被人們丟進垃圾桶裏去了。袒臂露胸的時裝在現今已經流行到不會引起路人的一顧了。然而這種「新流行」的心理的根柢，僅表示了現在作爲大都市的中堅階級已在需要一種更合於他們的生活方式的女性美。我們決不能因爲這是和舊禮教觀念相反，或是在破壞舊禮教的傳統習俗，遂把牠在婦女解放運動上的意義估量得太高。

中國的社會正當轉變期，而又因各地的經濟條件不一律，故而轉變的階段亦遂頗有高下。通商大埠的社會經濟大體已進入前期資本主義的階段，因而作爲通商大埠的中堅階級的「市民」，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多少和內地的完全代表封建勢力的士劣地主不同了。從封建思想而來的一切對於「女性美」的觀念，如所謂嫻靜端莊，所謂弱不禁風，所謂輕顰淺笑，——一言以蔽之，所謂「靜的美」，「病的美」，已經不適合於作爲大都市的中堅階級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女性美」的新需要。自然是動的健康的富於肉感刺激的女性美更能脗合於他們的生活。如果把這個視爲「女性的新型」的出現，也就失之於妄！

和這大都會中堅階級的女性美的新需要同一來源的，便是運動

場中女選手的增多和被捧場。自然我們並不以為女子體育毋須提倡，然而我們卻不得不指出來這價值——在婦女解放上的價值，不應估量得太高。

五

事實是如此：空氣中嗅得的不成其為問題的婦女問題，實在從各方面看來還是一個絲毫未得解決的問題。由於政府的法令，由於大都會中「風氣」的改變，一部分好像已得了解放的婦女，實在還不能算是已經得了真實意義的解放。可是婦女問題和婦女解放的聲音近來卻頗沉寂了！

婦女問題的徹底解放，婦女的真正解放，須有待於社會組織之根本改造。把婦女問題作為一個單獨的問題來研究時，是徒勞而無功的。所以關於這事件之寂然無聲，在另一方面亦即因此。認作此問題已經完全被人忘卻，未免亦失之於輕罷。

然而正像中國民衆尚未完全解放而」有民衆的新的「型」一樣，我們也看見「女性的新型」在中國出現了。這些「女性的新型」並不是僅僅穿了袒臂露胸的「時裝」，並不是僅僅出入於交際界——不，也許她們並不穿那些「時裝」，從未露臉於所謂交際界，然而她們的思想，她們的生活，她們的奮鬭的精神，無論如何是「女性的新型」。在這一點上，我們又不能不說中國的婦女在近幾年來有了突飛的進步了。

男女職業心理的測驗

華君

著名心理學者孟祿氏(Monroe)曾於數年前在美國麻省測驗男女兒童對於從事職業的心理。受測驗者為一千八百個從八歲至十六歲的兒童，男女各占半數。所以要在這樣年齡的兒童中測驗者，是取其答案所受環境的影響尚少，而發自本性的傾向的居多。測驗所得的結果頗有興趣，約述如下：

百分之四的男孩與百分之四十三的女孩願意為教師；百分之二十一的男孩與百分之八的女孩願意為教士，醫生，和律師；只有百分之六的男孩和女孩願意作手工業和家事操作，雖然他們的父母大都是操着這種職業的；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男孩和女孩希望得到某種商業的，事務的，或書記職員的職業；最使孟祿氏稱怪者，在以結婚為終身事業這項下，竟沒有一個女子表示願意。

從上述的測驗結果，我們知道現代婦女的進入於一切職業界乃是根本地合乎心理上的趨向的。

嫵媚動人



一笑生媚

媚生於微露之皓齒

何謂嫵媚動人「巧笑倩兮」而已而笑之最引人艷羨者端在微露如編貝之皓齒故凡為善於修容者莫不善視其齒牙除常請齒醫診治外更常以珂路搿牙膏刷牙以其能使齒牙澈底清潔耳

護牙首重清潔珂路搿絲帶牌牙膏為世界著名牙醫所認為唯一適用能使齒牙清潔之牙膏故人人宜用之用時能起一種芬芳適口之泡沫內含炭酸鈣質能去除隱伏牙隙之食物餘屑同時復使齒身光潔此種泡沫徧布齒面牙縫無隙不入凡足以敗牙之物質一經洗刷即掃除淨盡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三號

上海棕欖公司發行

評中國十九年來的婦女運動

楊東蓴

一

在這個年頭和這個社會裏，要想寫一篇任情傾吐而確有定見的文章，眞是千難萬難的事體。不提防，文章的內容有點觸犯人家，便要遭人家的毒罵；或者有干例禁，便包管作者有受法律制裁的可能。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作者都避開當面的難題，卻去高談遠隔在萬里的空論；結果，社會的環境不能養成大無畏的批判家，而所謂批判家之流也就自甘於離開現實遁入到空洞的理論裏面去了。

本文的任務，就在於暴露現實；——雖然在我也怕遭人家的毒罵，也怕受法律的制裁。但是，要去暴露現實，卻又不能離開統計上的數字；因爲有了統計上的數字做根據，然後所暴露的現實纔是眞正的現實。不過在我們這個國度裏面，從來就談不到統計上的數字，因此，本文缺少了這種數字上的確證，便是出於萬不得已的事體而要請求讀者原諒的。開場白已經說過了，現在便要言歸正傳。

二

誰都知道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毒質或直接地或間接地，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般，已經是浸透到中國的全國土了。但是，因爲中國國土的遼闊，交通的不便，卻又發生出許多特異的現象。不用說，像上海天津這樣的地方，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大本營的所在地，已經受了近代資本主義化的洗禮。但是，在內地許多地方，雖然受了資本帝國主義的震撼，雖然感染着資本帝國主義的毒質，而農業經濟的殘滓，卻依舊在那些地方發揮牠的力量。更精密地說，在湘貴邊界的所在，還存有不用貨幣而是以物易物的那種經濟狀況；所以在上海地方流行着麥加利銀行的鈔票，而在那些地方卻檢直不知道這麼一回事。這樣說來，就把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看作是社會經濟進展史的一幅縮圖，也並不見得是過火的言論。以上所述，都是目前的事實所告訴我們的，現在再從理論上來說。從來許多社會學家都認爲存有一般的社會，即存有純粹的社會現象，像這樣的見解，是根本錯誤的。伊利奇說得好：「並不存有純粹的社會現象。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保存着封建社會的遺物等等。因此，在國家的領土上面，——在這上面，一般地表現出特定的社會經濟的構造，——或多或少地也存在着其他的社會經濟的構造，從而也存在着相應於這一構造的依特沃羅幾的（ideologisch）上部構造，像這樣的事體，完全是可能的。在一個國度裏面，可

以存在着種種社會的構造之基礎與上部構造二者的非常複雜的組合。』（參看 Loppol 著伊利奇與哲學德文本一三〇頁及一三一頁）伊利奇根據這個論綱，於是他分析俄國的社會經濟的構成，總括爲如次所示的五種：（一）家長制的農民經濟，這種農民經濟，是在高程度裏面的自然經濟；（二）單純的商品生產，在這裏面又包含着出賣穀物的多數農民；（三）私經濟的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參看 Loppol 著伊利奇與哲學德文本一三一頁）伊利奇更附加一句：『俄國是這樣廣大並這樣複雜的，致使在這個國度裏面，這一切種種樣樣的社會經濟的構造之類型，都在這個國度的組合中，佔有一個地位。』（參看伊利奇著論現物稅德文版六頁）伊利奇的這個理論及其對於俄國社會經濟的構造這個分析，便是我們去理解任何國度的社會經濟的構造的惟一鎖鑰。從而所謂社會一般（Gesellschaft im allgemeinen），所謂純粹的社會現象，便是一種不合現實的抽象的概念了。拿這個分析來考察中國社會經濟的構造，那末牠的廣大性和牠的複雜性也就不弱於俄國；不然，甚至比俄國還要厲害些，這就是因爲中國受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致使牠的社會經濟的構造更形成爲複雜的的緣故。其次，再拏物觀辯證法來說，所謂正反相生，便產生出新的事物；這新的事物是從舊的事物的胎內孕育出來的；但是新的事物裏面，卻存有舊的事物的殘滓，決不是說新的事物出生了以後，舊的事物就因之完全地消滅了。拿剛才所舉的實例來看，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也存有封建社會的殘滓。中國八十年來的社會構造，正是在這種正反相生的轉變中，近代的資本主義的勢力，固已瀰漫到中國的全領土，但是封建式的農業經濟的殘滓，卻依然在大多數的地方顯示着活躍的勢力。（許多歷史家及學者都認爲中國自秦廢封建制度以後，中國就無封建之可言，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漢代的七國之亂，晉代的八王之亂，唐代的藩鎮之禍，五代的軍士的跋扈，清代的封疆天子，下至民國的督軍省長，在本質上來說，都無不是一種變相的封建制度；就退一萬步來論，也不能不說這都是封建勢力的結集所呈現的現象。不過這一點不是本文範圍以內所應討究的處所，所以只在這裏附帶說明幾句。）中國社會經濟的構造，既是這般的複雜，所以相應於這一構造的依特沃羅幾的上部構造也是複雜的。根據這個見地，於是一切社會問題，如勞動問題、農民問題、以及婦女問題等等，就決不是一個獨自的單純的問題了。中國的婦女問題，就是對應着中國社會經濟的構造而發生出來的問題。不理解中國社會經濟的構造，便無談論中國婦女問題的可能；不理解中國社會經濟的構造之複雜性，便不能談論到中國婦女問題的各方面。惟其如此，所以這一段文章，決不是毫無意義的空談，卻是全篇的中心骨幹。

三

辛亥革命推倒了中國二千餘年來的君主專制建立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民國但是眞正的民主政治卻並沒有從這一次革命產生出來。

眞正的民主政治不會建立起來的惟一原因，就是民主政治在中國社會經濟的構造裏面，還沒有牠的存在根據。那時候封建式的農業經濟還在發揮牠的雄厚的勢力，所以代表民主勢力努力三民主義的實現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就不能不讓代表封建勢力擁有北洋系軍隊的袁世凱來做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在這革命的高潮以後，所謂臨時約法，所謂代表民意的國會，就隨着產生了；集合這些東西並一個大總統等等，就叫做是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然而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並不曾被剷除，——這就是說，封建勢力的經濟基礎，還容許有封建勢力賡續下去的餘地。可是民主勢力是和封建勢力不兩立，民主勢力的經濟基礎既沒有完成，自然就當不起雄厚的封建勢力的打擊。所以鬧到這兩個勢力交鋒對壘而民主勢力不能戰勝封建勢力的時候，所謂約法自然就被毀掉了，所謂國會自然就被解散了。至於以後籌安會的發生，洪憲的稱帝，更是不得不出現的一種必然的現象，而絲毫不足駭怪。

由上面所述看來，辛亥革命不過是推翻了一個滿淸的帝統，而代替淸室來掌握政權的人，卻依舊是封建的餘孽。所以我說辛亥革命並不曾產生出眞正的民主政治。同樣，民主主義的依特沃羅幾（即民主主義的意識）並不曾在這變革的行程中建立起來，而根深蒂固的封建的依特沃羅幾（即封建的意識）也不曾在這變革的行程中被與伏赫變（aufheben），因此，孫中山先生只管獨立特行地高唱三民主義努力於眞正民主政治的宣傳，可是他的許多黨員們卻閉耳不聽而急急於要去獲得政治上的地位。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什麼地方？不用說，中國社會經濟的構造沒有發生急劇的變化，從而對應着這個社會經濟的構造的依特沃羅幾的上部構造也就沒有發生急劇的變化，便是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民主主義的依特沃羅幾不曾建起來，又怎樣會體認到眞正的民主政治的內容和本質呢？不曾體認到眞正的民主政治的內容和本質，隨而在這種變革（即辛亥革命）中所發生的一切設施（如國會等等）又怎樣會含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呢？並且在這種變革中所出現的一切社會運動（如勞動運動，婦女運動等等）又怎樣會有始終一貫建立在民主政治上面的中心思想呢？（辛亥革命之後，由參議院制定臨時約法，由臨時政府頒佈之。當時代表着封建勢力的士大夫，根據着臨時約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便指使他們的爪牙，利用此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選出議員參加議會，並在議會內組織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以及進步黨等等，以與國民黨對抗。他們以袁世凱爲中心，以腐敗官僚跋扈軍人以及土豪劣紳爲爪牙，形成一個封建勢力的混合集團，專以撲滅民主勢力爲目的。所以當時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都沒有意識着民主政治的意義，都沒有民主主義的意特沃羅幾，而所謂臨時約法，也就不外是在白紙上寫些黑字的一種空文，所謂國會也就不外是代表着封建勢力的士大夫爭政取政治地位的集團，——民國二年解散當時以擁護民主政治相號召的國

民黨，以及追擾國民黨國會議員證書徵章共三百五十餘人，其原因即在於此。所以我說當時的國會等等設施，不會含有民主政治的精神。）

當時整個的政治背景既是如上所述，那末，牠反映到婦女運動上面去的現象又是什麼呢？在農業經濟的社會裏面，婦女們是處在最受壓迫的境地的，所謂「三從」便無異乎是說婦女們沒具有獨立的人格與人權。這種輕視婦女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農業經濟的社會之下，婦女們並沒有取得經濟上的支配權，——祖先的遺產只許男子繼承而不許女子繼承便是絕好的例證，——也就是說婦女們沒有獨立的經濟生活。婦女們的經濟生活既不能獨立，她們的地位就必然地從屬在男子的下面。他一方面男子們束縛婦女們的工具（即是禮教）就必然地高壓着婦女們，使她們得不到擡頭的可能與機會。這種現象便是中國封建社會所固有的，而被一般人認為天經地義。如果辛亥革命的政治運動真正地走上了民主政治的大道，那末，相應於這個政治運動的婦女運動，就必然地會形成一種反封建的婦女運動，而使中國婦女們從長期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然而，當時的政治運動，卻只是掛上了民主政治的招牌，牠的實質依然充滿着封建勢力，——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上面已經說過了，——惟其如此，所以當時的婦女運動，就絕對地不能體認到反封建勢力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婦女運動的自身，還沒有意識着民主主義的依特沃羅幾，從而這個運動的對象，就無從確定起來。一個運動沒有牠的確定的對象，便任憑提倡這個運動的先知先覺怎樣地奔走呼號，也是不能奏效的。

民國元年三月，不是有過了婦女們向參政院要求參政權的一幕麼？難道這不是婦女們求本身解放的一種擡頭運動麼？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一個運動不但應具有牠的確定的對象，而且應具有擁護牠的廣大的羣衆。一個運動並不是由上而下纔發生的，卻是由下而上纔發生的；如果羣衆沒有感覺到這個運動和他們本身有深切的利害關係，羣衆便不會起來始終一貫地去擁護這個運動。一個運動得不到廣大的羣衆的擁護，這個運動便不能在社會上發生出牠的作用來。民國元年的婦女參政運動，就不是由下而上纔發生的，就沒有得到廣大的羣衆的擁護，那時從事這個運動的健將如唐羣英、沈佩貞、張蕙風之流，都滿腦袋充實着封建的意特沃羅幾，——這是社會環境養成出來的一種現象，——根本上就沒有體認到婦女參政運動的真義。結果，這個運動沒有得到良好效果便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所以當時的婦女參政運動只可以說是少數人爭取政治地位的活動，卻不能說是婦女羣衆自謀解放的一種集團的運動。其次，更退一萬步來說，即令當時婦女的參政運動成功了，即令有少數人取得了政治上的地位，然而因為正在萌芽的民主勢力終竟敵不住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那末婦女們所獲得的這一點微細的成果也不是一樣地要和國會與臨時約法等等陷於同一的絕地麼？所以破天荒的中國婦女參政運動這一幕，也就不外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留下些失敗的痕跡罷了。

四

果然，正在萌芽中的民主勢力敵不住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封建勢力的活躍就一幕一幕地開始表演出來了。民國五年就有洪憲帝制的發生，民國六年就有張勳擁宣統在京復辟大變的發生，而名義上的中華民國也就無日不在動搖之中了。同時，國內的軍閥混戰，更使中華民國陷入於支離破碎的狀態裏面；而袁世凱醉心帝制，更不惜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以斷送國權。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終於在民國八年發生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在中華民族史上有特殊的深切的意義，這是一個劃時期的運動，這是一個反帝國主義同時又是一個反封建勢力的偉大運動。不用說，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固然是爲着山東問題要打倒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但是牠的根本原因，卻不如是之簡單。我們要認淸：袁世凱的北洋勢力，是上承李鴻章而來的，以他爲中心的這一個封建勢力的集團，在袁世凱時代已經是登峯造極了。繼袁世凱而起的，表面上是馮國璋，但是，當時北洋系的系統，已經不如袁世凱時代的一貫，結果北洋系就呈現出分裂的現象。北洋系的分裂，就證明了封建勢力的集團業已走到崩潰的路上去了。同時，我們又要認淸：自歐洲大戰發生以後，殖民地及次殖民地卻乘着這個時機，取得發展牠們的產業的可能。在這個時候，中國的產業雖無驚人的長足的進步，然而，較之大戰未發生之前，卻是現出中國的產業已走到另一階段的現象。（恕我在旅中，沒有充分的書籍供給我作參考，不然，把這個進展的統計數字列舉出來，便可以使讀者們充分地明白中國的產業在當時的發展情形。）阻礙產業發達的東西就是封建的統治，中國的產業既已在進展的行程上推進着，產業界就自然會和封建的統治反抗起來。所以在五四運動的時候，主持這個運動的中堅隊伍雖然是學生們，然而上海、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各處都起而罷市，來援助這種反封建勢力的五四運動。同時勞動者也起而罷工，一致聲援。總括一句：五四運動就是在封建勢力正在崩潰中而新興產業勢力正在推進中的一種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運動。這個運動往後奔放下去，便釀成京漢路的二七流血與五卅大慘案。要這樣地去觀察五四運動，纔可以把五四運動的眞正意義認識出來，纔可以把五四運動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占的重要性闡明出來，纔可以理解到繼五四運動而起的一切社會運動的眞義。

明白了五四運動的眞義然後就可以說到繼這個五四運動而起的婦女運動。五四運動把整個的意特沃羅幾變革了。惟其如此，所以五四運動的餘波就必然地散布到各種社會問題上去，這就是說：經過五四運動以後，意特沃羅幾這個上部構造起了急劇的變化，再換一句話說：就是對於當時的現存社會以及歷史上遺傳下來的思想起了疑問，而要重新地去與以批判與以評價。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就伏根於此。（不是這樣地去觀察，則自民元曇花一現的婦女參政運動以後，婦女

界幾年的鎔鑿匯跡就成為不可理解的現象，同時，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也就會被認為一種無根無據的突變。）

婦女運動在這個時期找到了牠的確定的對象，具體地說，就是要反封建的束縛。（如果意特沃羅幾上面不起有急劇的變化，那末，這樣確立的對象是不會被定立出來的。）只從這一點看來，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就比民元的婦女參政運動來得確切多了。有了確定的對象，自然凡屬感覺到有反封建的束縛的婦女羣衆，就集中在這一個旗幟之下而去奮鬬起來。只從這一點看來，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就又比民元的婦女參政運動來得雄厚多了。在這樣的一個對比之下，才把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的重要性顯示出來。

中國的社會構造，本質地建立在農業經濟的上面，而農業經濟又是以家庭為本位，所以中國社會的構成分子，不是個人而是家庭，同時，家庭又是以父系為本位，而婦女在家庭中僅處於從屬的地位。這個時期婦女運動的對象既是反封建的束縛，從而代表封建的束縛的家庭，便是婦女運動的惟一對象。惟其如此，家庭問題在五四運動以後纔能夠成為婦女運動中的中心問題，當時論壇上的一切視線才集中到這一點上面來。婦女運動一觸到家庭問題，就無異乎是觸到了整個的社會結構上的問題，故此家庭問題這一破，就把中國人固有的宗法思想攻破了。然而，我們要看清楚：中國的封建勢力，並沒有因五四運動而被剷除，牠卻依然擁有雄厚的力量，在謀最後的掙扎。所以自從家庭問題提出了之後，新舊思想之間便發生絕大的衝突。在那些代表着封建勢力的家長以及衛道統並維持禮教的先生們看來，自然認為婦女們謀家庭的改革以及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乃是大逆不道，乃是破壞天經地義的綱常的怪物。反之，在那些薰醞着民主主義的意特沃羅幾的婦女們看來，卻認為這是爭人權爭人格的解放運動。在這樣的衝突的情勢底下，家庭中便發生出不少的悲劇，而許多婦女們也就做了這次運動的犧牲品，——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卻是必然的結果，其惟一原因就在於婦女不能取得經濟獨立的生活。

家庭問題的中心又在於婚姻問題。在封建的宗法的社會裏面，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辦，在這種包辦式的婚姻之下，女子所受的壓迫與束縛更較男子為甚，因為在女子身上還加上許多禮教的鎖鏈，如三從四德等等。婦女們要解除她們身上的這種種的枷鎖，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並且在鬬爭的行程中，她們還有不少的分子做了鬬爭的犧牲品；但是，在這種鬬爭經過之後，許多開明的家長卻也深切地了解到有急謀補救男女婚姻問題的必要，而或多或少地收得了改良的結果。

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其居次要的問題，就是教育上機會均等的問題。『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是中國人輕視女子教育的一句老話。據民國七、八兩年教育部調查的結果，各省區初等教育學生總數為四、八四二、六三八人，其中男生占四、六三四、五〇一人，而女生僅占二一七、一

三七人，拏總數來比較，女生實不足百分之一。此外高等教育，便不特言了。這種輕視女子教育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中國社會經濟的構造所形成出來的，因爲在這樣的社會裏面，女子實無受教育的必要，所以『女子無才便是德』一這句話，也自有牠的存在根據。但是，婦女運動一開始，從事這種運動的婦女們就深切地感覺到她們有取得教育上機會均等的必要，所以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北京大學就首先開放女禁，而男女同校的空氣，就漸次地佈滿到全國各高等以上學校甚至中學校去了。從前視爲男子所專有的各高等學校及各大學校，自從經過這一番運動之後，也就變爲男女所共有了。（雖然在男女同校的開始一個時期，鬧出不少的笑話，並且給與反對者以口實，可是這並不是屬於男女同校制度自身的弊病，卻是初次運用這種制度時所發生的必然現象；尤其是在封建勢力瀰漫着的中國，男女界限過於森嚴，所以一旦開放，更有發生這種現象的可能。）

總括以上所述各點，便是：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是從五四運動導演出來的，而五四運動的精神就在於反封建勢力，從而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的對象，也就在於反封建勢力。婦女們自從經過這次運動以後，或多或少地已經把封建的依特沃羅幾奧伏赫變了，至少，封建的依特沃羅幾（所謂綱常名教以及三從四德等等）根本地動搖起來了。所以這個時期婦女運動的收穫，便遠非民元婦女參政運動所能及。同時，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之所以能廣續下去，能擴散到各處，也就是因爲封建的依特沃羅幾發生了根本動搖，並不足以支配羣衆思想的緣故。

五

上面說過，北洋系軍閥自從袁世凱死了以後，就呈現出分裂的現象，同時，南方各省的實力派，也都各霸一方，形成一種割據的局面。所謂北京政府的力量，早就號令不出都門，而所謂國會議員，大多數也早就變成了豬仔。他方面，自從歐洲大戰告終之後，各帝國主義便打算來取償於中國以賠補大戰時期的鉅大損失，所以從前只有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北洋系的段祺瑞以侵略中國，到大戰以後，英國等也就勾結其他實力派來侵略中國，在這樣的局勢之下，就造成了國內混戰的局面。在這個長時間的混戰期間，孫中山先生雖然領導過幾次的北伐，去反對封建勢力的殘餘軍閥，可是因爲軍閥們有帝國主義做後援，所以幾次的北伐都沒有完成，而國內的混戰反益形劇烈。不過混戰愈劇烈，軍閥的分裂就愈迅速，戰事愈延長，農村經濟就愈瀕於破產，其結果，封建勢力的集團就愈加走近牠的崩潰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封建勢力的集團之內在的矛盾，由這一矛盾，必然地要轉換一個新局面，來代替封建勢力的集團。不用說，這種新勢力就是民主的勢力。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國民革命爲目標便是這個轉換期的產物。

國民革命的對象，對外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對內就是剷除封建軍閥；這兩個口號，正合於全國被壓迫民衆的要求，（同時不要忘記這兩個口號，是有牠的存在根據的，）所以自從國民革命軍動員北伐以後，

各地的民衆都一致起來擁護這個革命而匯合爲一個空前未有的革命高潮。

婦女運動在這個革命的高潮裏面，必然地又走到另一個階段上面去了。五四運動時期以及五四運動以後數年間的婦女運動，其範圍只是限於婦女裏面的知識分子，到了民國十五年的婦女運動，就普及到農村裏面去了。這就是說，農村婦女受了革命高潮的震撼，也要起來謀她們自身的解放。這是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異於前一時期的婦女運動的第一點。其次，前一時期的婦女運動，都只限於她們本身上的一切問題，想在重重的網羅之中衝出一條血路來以直接的手段來謀她們本身的解放。但是，到了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就深切地感覺到要謀本身的解放，還得先求國民革命的完成。這是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異於前一時期的婦女運動的第二點。婦女運動的範圍既然擴大了，同時婦女運動的方針也變更了，所以在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就必然地要走到另一個階段上面去。

農村的婦女運動，其對象自然是反封建勢力，因爲農村婦女所受的封建的束縛比較城市的婦女以及婦女中的知識分子爲更甚。但是，沒有這一次革命高潮的推動，農村婦女卽令是起來了以謀自身的解放，然其範圍亦必不如當時的普遍，其力量亦必不如當時的雄厚，這就是因爲加在農村婦女身上的封建的枷鎖，是重重疊疊而不容易被解除的緣故。可是，只要農村的婦女運動一旦隨着革命的高潮而發動了，她們那種一往直前不顧一切的精神，她們那種衝破綱常名教的力量，就遠非城市的婦女及婦女中的知識分子所可及，不用說，這就是因爲她們身受封建的壓迫愈厲害則其反封建勢力的要求必愈來得迫切的緣故。所以在這個時期中農村婦女協會所做的工作，都無不使代表着封建勢力的家長以及衞道統的士大夫們驚心動魄，就是較開化的人們也無不目這種工作爲過火。其實，農村中勢力雄厚的這種傳統的封建束縛，不經過這種大刀闊斧的摧毀，是不容易被搖動的；但是，這種封建的束縛一經被搖動之後，就必然地喪失了牠的支配能力，（關於這一點，以下還要加以詳細的說明，）而一切有形及無形的偶像就無形地消滅下去了。這一點，就是這個時期的婦女運動的惟一收穫。（固然有許多省分，農村的封建束縛尙在維持着牠的支配能力，但是，因爲中國整個的農村經濟已經走到了破產的境地，所以這種束縛遲早是要失其作用的。）

其次，婦女們在國民革命的行程中所顯示出來的工作，也是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添了一頁新的光榮的記錄。上面說過，在這個革命的高潮中，婦女們已經感覺到要謀她們本身的解放，還得先求國民革命的完成，這就是許多婦女們在實際上從事國民革命工作的惟一動機。（她們在這個時期，或從軍遠征，或組織宣傳隊，或組織慰勞隊，要之都無不是在實際上去從事於國民革命的工作。）固然有許多人認爲婦女們這種工作完全是出自虛榮心與情感，（例如近代研究性與性格

的大家衛寧格（Weininger），便簡直說女子沒有自我，女子專重虛榮。（見氏所著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第九章。他並說女子解放運動的敵人就是她們自身。）但是，在萬里從軍九死一生的場合，倘若婦女們不深切地感覺到從事這種工作與她們本身問題有密接的利害關係，那末人世間也就不見得有這許許多多傻子專惑於虛榮心與感情來冒這個危險吧。所以，在大體上來說，婦女們在這一次國民革命的行程中，確實地表現出她們的偉大力量。

六

婦女運動自從經過這一次國民革命運動以後，已經變得最可寶貴的教訓，同時又包含着新時代的意義，而走到現階段的婦女運動上面去了。在現在的情況看來，農村經濟已經整個地陷入於絕境，生活上的逼迫已經使現階段的婦女運動不得不具有新的意義。以前的婦女運動，其最大的對象，就是在於打倒封建勢力，到了現階段的婦女運動，卻轉換了牠的方向，這就是說，生活上的逼迫，使她們不得不尋找出路，現階段的婦女運動的新意義，就是從這個尋找出路發生出來的。（農村婦女因生活的逼迫固然不得不去尋找出路，就是婦女羣衆中的知識分子，以前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讀書或去教書，但是到現在因為農村經濟的破產，也就不得不去自找出路。）我們可以預言：只要一個高潮到來，婦女們必然地要隨着這個高潮而向前突進，婦女運動的內容必然地隨着這個高潮而充實，結果，婦女們尋到了她們的出路之一日，就必然地是她們實現解放之時；這是從過去各階段的行程所指示給我們的。

七

現在要回顧以上各節所述諸點，作一個總結。第一，婦女運動，在過去十九年來，已經顯示出四個明白的階段，一個是民元的婦女參政運動，一個是隨着五四運動而起的反封建勢力的運動，一個是在國民革命高潮中從事國民革命工作與農村的婦女運動，最後一個就是現階段的婦女運動。每一階段的婦女運動，都各有其發生的背景，而且自甲一階段到乙一階段，都各各表示出牠的進展的痕跡。民元的婦女運動，是自上而下的運動，到了五四運動時代以後的婦女運動，就轉變為自下而上的運動了，並且婦女運動的對象，也逐漸地來得顯明，也逐漸地來得確切。第二，因社會經濟的構成的變化，婦女運動已經把遺傳的封建的依特沃羅幾奧伏赫變了，而把握着新的依特沃羅幾，從而一切對應着舊日社會經濟的上部構造，如三從四德綱常名教的束縛，如家長權與夫權的束縛，都被廓清無餘，而早已喪失其支配的能力。婦女們在這樣的鬭爭之後，她們纔取得其人格上的地位。同時，她們在每次運動中所顯示出來的力量，又已經被社會上認識出來了，婦女們從而就成為社會運動裏面的戰士。總之，中國的婦女運動只有這樣極短的歷史，然從牠過去所顯示的成果看來，卻具有驚人的進步，所以我們相信在最近的將來，中國的婦女運動必然地要實現牠所負擔的重要使命。

本文是在旅中作成的，身邊既無參考的書籍，又無餘暇去沈思，所以其中不完滿的處所——不然，甚至是錯誤的處所，——是在所不免的，這一點要請求讀者原諒，並且要請求讀者指正。不過本文著實是從經濟上的變動，去說到政治上的變動，再從政治上的變動，去說到婦女運動的轉換的一篇文章，關於這一點，在作者是著重在方法方面，去批判中國過去十九年來的婦女運動，所以我相信把十九年來的婦女運動，分成爲如上所示的四個階段，或許沒有頂大的錯誤罷！最後，我很盼望有人把我所指出來的這四個階段的輪廓，再加以充實，使十九年的婦女運動活現出來，並指示出今後的趨勢，那就是再好沒有的了。

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于上海旅次。

老人健康比賽的創舉

華君

向來我們只知道有嬰孩的健康比賽，卻不曾見過有老人的健康比賽：前者在一般人覺得是有趣的事情，後者若使舉行起來在一般人恐怕要覺到奇怪的吧。但老人的健康比賽竟於去年秋季在廣西梧州舉行過一次。發起的是梧州市政府。目的是在提倡一般人對於衛生的注意。比賽的情形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上海泰晤士報上登載得很清楚。

據說，這次的比賽很引起了民衆的興趣，報名與賽的非常踴躍。因爲我國對於人口登記向不注意，所以與賽的老人的年齡須得到近居隣人的證實纔算合格。評判得獎的標準不僅在於年齡的老大，還有健康的狀況也作爲一重要的條件。比賽的結果是一個一百零二歲的梁姓老婦得了獎。這老婦年齡雖在百歲外，精神還是很好，從報上所附載的一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

評判員對於參與比賽的老人都問了許多問題，有很多答案是值得記載下來作爲養生的規範的。大半享有高齡的都是勞作的農人，早睡早起，而且戒絕煙酒的。他們的生活都很清苦，但清苦所給與他們的好處就是少染些惡嗜好。

得獎的梁姓老婦得到每年一百元的津貼，還有許多銀盾和銀杯。此外與賽的老人也得到了各種的獎品。在提倡民衆教育，灌輸衛生知識上，爲引起民衆興趣起見，像這類的比賽倒可以多多舉行的。

從女學生到少奶奶

樊仲雲

「我們的相別，可說已差不多有一年了，是嗎？在這一年中，人事真是萬變，你的近狀，不知怎樣，我是常常的懷念着。想起了一年前我們游散晤談之樂，怎能不神往呢？但是，僅僅一年——實在一年還不到，我的生活上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我出嫁了，我是他人的妻子了，並且正準備爲人母。少女時代那自由不羈的生活，現在已不能再有了，是像夢樣的消逝了，但是好夢醒後，頓覺舉目全非，這幻滅的悲哀是殺人受的呢！

「在我，生活猶如刻板的功課——但不是學校的功課。學校的功課雖然有課程表規定着，但是同學間的嬉遊，教師們的雋語，現在追思起來，生活可並不壞。況且上海的大學，你知道，學生的上課是自由的，高興去上一課，不高興，甚至中途退課，或者不去，都不妨事。浪漫的學校生活，除了考試時，開夜車，是何等的值人留戀呢！並且，現在回想，即是開夜車那樣的緊張的生活也覺津津有味：同學間的低語笑談，深夜時的自煮飲食，火酒爐子的火光，映着那如豆的燭光，照着課本，死樣的黑暗與寂靜充溢在四周，但是在我們中間，卻有星星的火，表示着愉快活潑的生活。

「然而我現在的生活，是寺院的死寂的經課樣的生活呀！日與夜，毫無變化的過去，家庭中，除了那愚蠢的女傭，便是個我，他自早晨匆忙地到辦公室，午飯歸來，也是這樣的匆忙，一忽兒，就不見了，直要到黃昏。有時有了應酬，還要到深夜。我便獨自個關在這家庭的囚籠中，活潑不羈的我，現在成了樊中之鳥了。

「夜間，黑暗布滿了大地，因了睡眠的到來，尚可以勉強過去，但是遇着了團月臨窗，而他竟不回來，這孤獨凄寂的情緒，實在難堪。還有如鄰居的喧笑，巷口的車馬，是何等的撩人孤寂的胸懷呀！並且，他即工畢回家，不知怎樣，也是淡淡的表情，落寞的態度，說話只是慵懶的回答，完全不是我們結婚時那活潑的樣兒。他已給社會生活的苦鬪，工資勞動的疲憊所壓潰了。

「但是最難堪的是白天。家庭中，從樓上到樓下，只一個我，翁姑雖然也曾來這裏住過些時，但是不知怎樣，老人們的趣味卻完全與我不同。因了他們的到來，樊籠中的我的生活便更受拘束。一飲一啄，都不能自由。幸而不久，他們就回老家庭去，於是我算仍舊管領了這家庭的世界。但是這世界的範圍，上下左右不到體積一丈的空間。我的生活便是這樣，全部消磨在這一丈體積的空間中。乞丐的生活，衣食不周，算是困

苦顧運極了，但他逍遙自由，到處爲家，他的活動的世界是何等的廣大。然而我則不過方丈，我的呼吸，我的活動，完全須以此爲限，這令人窒息的氣悶，我是不能再受了！

『白天，本是所有生物逞其活動的時候，但我則無所事事，除了飲食以外，這時間的消磨，我是每天每天都成爲一大問題。在孤獨淒清的環境中，小說算是我惟一的伴侶，但是看了之後，常不禁勾起情懷，反增抑鬱。你知道我是生性強硬，不易流淚的，但是現在，哭泣成爲我的日常茶飯了。因爲哭泣，還可稍舒心頭的鬱悶。唉，人生到此，眞是生不如死呢！

『一年以來，從前的朋友，男的，都已音問久絕，所以對於你那樣的，也沒有書函的往來，爲的是避免社會嫌忌的眼光；至於女的，則或以適人，或以遠離，也音問鮮通——她們是也像我這樣過着那小天地的生活罷。

『我是完了，什麼都已完了！昔日的幻夢，都成泡影。現在回想過去，什麼都是空無所有，惟一的眞實，便是此身使我覺得我還生在世上。我每天每天受那生活的痛苦的煎迫，爲了生活，只有低首下心，屈服於現實了。我是已準備着爲一架育兒的機器了。嗚！這是女子的任務罷！』

下略。

這是初夏五月的天氣，沈重而潮溼的雲，把天空弄成令人憎惡的灰黑，時時降下一陣驟雨。獨處在是寢室，餐室，客室，也是書室中的我，本來有點喜歡陰沈的天氣，所以即是白天，我常把深色的窗帷拉開，使室中充溢着幽暗的氣分。這原是一般賣文生活者的常習，因爲這樣，可以把文思集中些。但是這一天，不知怎樣，使我感覺着身心的異常的煩躁，眞是坐立不安，於是不管外面的梅雨，照例的往外鑽，找朋友談天解悶去。

A的房子，和我相距不遠，一直走去，橫過三條馬路，向左轉一個灣便到。當出門的時候，我想A是新婚，這樣的天氣，他們必不致外出的，所以我便去訪問他們。果然，他們是在家中，但是因爲那悶人的天氣，當我一直走到樓上，推進門去的時候，A夫人慵洋洋地臥在牀上，可沒有睡着，A則倒在沙發上抽煙，看神情也好像是很無聊。

因爲我的闖入，稍稍激動了室中沈滯的空氣。A夫人立起身來，忙着喚女傭倒茶，A就遞過煙來，在這些應酬的動作中，我們彼此互換了一些客套的應酬話。正經的談話，除非討論什麼事，本來是很少的，靜默一時支配了我們。

『眞討厭的天氣！』A首先喝破了靜默，立起身在室中往來的蹀步。一會，立停下來，怒目的睨着窗外，雨脚依舊如繩的下個不停，重複說，『眞討厭的天氣！』

『還有討厭的生活！』A夫人接着呪詛的說，『眞悶死我了！』

『你還說生活可厭嗎，正是新婚的甜蜜期呢？』這是我的揷話。

『什麼新婚舊婚，婚姻根本是女子的陷穽！』A夫人正色的說。

『那裏來這婦女主義者的言論？』我說。『假如你們的父母不結

婚，又那來你們？這個世界，這樣，不久就要絕滅了。』

『事情不如這樣的，』A夫人立卽投過她的辯解。

『女子眞是多感，』A差不多與他夫人同時的說，『剛纔我接了一個許久沒有通信的女友的信，她提起了結婚生活的苦悶，回想學校生活的快樂。她看了，就發牢騷，我們討論了許久，沒有結果，她就快快地睡了。你來得正好，倒要請問你的意見。這也是一個不小的社會問題呢。』A說着便去寫字桌上拿過一封紅色信紙，還沒有摺疊好的信來，『請你先看了再說。』他一手就交給我。

這便是上面所抄錄的。

『這是少奶奶的苦悶，過了些時，自然沒有了。』我看過信後，淡然的說。

『但是，少奶奶是由結婚來的，沒有結婚，這苦悶也就沒有了。』A夫人還是那樣直截的語氣。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問題是在爲什麼結婚使女子苦悶。』A結束說。

『這就得求之於現代社會情狀了。不然，爲什麼從前的女子沒有這種苦悶呢？』我說。

『你們男人怎知道從前的女子沒有？不過你們沒有看到那樣自白的信而已。』

『是的，你們女人的心理狀態，我們是不能十分明白，但從前的女人雖有這種苦悶，我敢確說，其情形決不及現在的顯著，是非常的輕微的。』

『那樣的說來，是一種現代病了？』A插着說。

『不錯，是一種現代病，病名就叫「少奶奶的苦悶。」』我接着對A夫人又說：『你現在是少奶奶，所以也感到有這樣的症候了。』

『這麼着，倒要請教醫生，問問這病根。』A夫人笑着問，兩個圓形的渦兒增加了她動人的活潑的姿態。『不是由於結婚是什麼呢？』

『但是結婚決不是根本的原因，正如所謂病從口入，一般的病都由食物而來，但食物決不是病源，病的由來是因爲寄生於食物的細菌。結婚之所以造成少奶奶的苦悶，卽因爲這結婚制度到現在是腐化了，不適於現代的社會組織了。因爲食物腐敗，足以致疾，所以我們要注意清潔，我們決不能因噎廢食；同樣，我們現在，對於結婚制度也得有一番清潔功夫，要摒除那腐化的因素。』這是我的意見。A銜着煙卷，在點他的頭，A夫人還是那帶笑的神氣，斜倚在牀欄間：

『請問什麼是現在結婚制度上腐化的因素？』

『話得從我們的母親祖母那時代說起。……』

『那太遠了，但是也好，我們倒要聽聽你的演講。』A打斷我的話說。

『不要多說了，讓他開始他的演講罷。』A夫人疾速地接了過去。

『那時候，女子在家庭中有許多事情可做，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

有侵入家庭工業的範圍，窮苦的人不須說，即是那中產以上，少奶奶的階級，如刺繡裁縫等女紅，儘足以消磨她們閨中的閒歲月。我們看紅樓夢，大觀園中的女兒們，她們有許多東西，如衣服鞋襪之類，都是自己做的。因爲有事可做，所以自不致胡思亂想，無聊的苦悶當然也就沒有了。還有那時是大家庭組織，姑嫂妯娌之間，談談笑笑，偶然弄點文墨，自然不致感到孤獨的寂寞。又那時的女子，思想沒有解放，從列女傳女誡女訓及教女遺規等以來的三從四德的觀念，牢牢的束縛了她們，她們是還沒有人間的自覺，她們因此能死心塌地的安於那奴隸的生活，並不覺得家庭是她們的牢籠，也不知道男女間的社會的不平。

『但是現在呢，資本主義的勢力打破了家庭的一切。舉凡家庭的日常用品，從前都由家中婦女自製的，現在都可以在商舖中買到。男子的衣履不消說，現在是即女子的衣履，都毋須自己動手了。女子在家庭中，因無所事事，自然要感到無聊。因此，爲消遣時光計，抹牌看戲遂成爲少奶奶們的日常功課。這些少奶奶們實在是因爲無衣食之憂，閒居無事，太覺無聊了。加上現在的小家庭組織，於是女子在家，孤單單的一人，遂更無聊。當此之時，那位少奶奶的出身倘若不是女學生，則因意識上沒有現代思想的感染，所以還能自安於其處境；若其不然，是由女學生出身的，這種奴隸的生活，她當然不能忍受，覺得非常難堪了。A夫人你覺得是這樣嗎？』我說完了這一段話後，帶着笑問。

『我覺得事情固是這樣，但還有更深的原因在。即資本主義的勢力在實際生活上已衝毀了家庭的障蔽，但是封建的男女不平等的道德，卻仍在觀念生活堅強的支配着。這實際生活與觀念生活的矛盾，說一句，便是現代女子苦悶的根源。』A接着我的話說。這時，A夫人只默默的聽着，似在深思。

『是的，說得有理！』我說。『當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其所提出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但是等到資產階級一掌握政權，所謂自由平等，只是資產階級的事，在被搾取的勞動階級，他們惟有餓死的自由，惟有溫飽與飢寒的平等。自由平等這個口號的不徹底，尤充分的表現在受二重壓迫的女子的身上。女子之於男子，並不如勞動者之於資本家，爲一種契約關係，而爲一種隸屬關係的奴隸，她們沒有人身的自由。女子是男子的所有物。男子對於這所有物，享有使用權——這便是女子的貞操。女子這樣不能與其他男人發生關係，所謂男女授受不親，即表示其使用權恐爲他人所侵占之意。這種原始的野蠻時代的道德觀念，直到現在的文明人，還守之惟恐不堅。』

『但是現在的男女不是說已平等了嗎？女子與男子同樣有選舉權，有遺產繼承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A夫人插着問。

『不錯，男女是已平等了，但這只是紙面上的平等，在真實的經濟的基礎上，一切大權還是在男子手中，所以男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實決不能說是平等。女子除了爲男子的奴隸——或者玩物以外，在社會上沒有別的獨立的生活。女子還是賴男子以爲生的。當女學生時代，她們

倚賴父兄等結了婚，成爲少奶奶，她們便倚賴丈夫；丈夫死後，則倚賴兒子。總而言之，還是「三從」若欲不「從」除非不生存於社會。』

『你這話錯了，現在社會上儘有許多女子可做的職業，可以給她們獨立生活，若其這樣經濟能够獨立，怕男子還要「從」我們女子哩。』A夫人反駁着，一面面對着A繼續的說『A，下半年我當教員去，你就休想管我了。』

『本來我現在又何嘗管過你呢？』這是A帶笑的回答。

『話雖如此，但是，』我接着說，『現在社會雖已有許多女子可做的職業，可是即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社會，到底不能與男子相比。並且有許多職業還不能說是純粹的職業，是以其技能來謀生活的。譬如舞女，女侍，娼妓等等，完全以賣弄色相爲生活，是男子的玩物。這在社會上是爲人所不齒的。並且，無論男女，都是一般地不願其妻女營這種生活的。但是在社會上，這種賴色相以爲生的生活，竟占女子職業生活的大部，這就可表示女子在社會地位上的輕微，是附屬於男子，所以供男子享樂的需要的。至於此外的生活，如女店員女伶之類，雖然也靠着技能，但是我們不容諱言，在這當中卻含有不少的性的因素。正因爲現在的社會是男子中心的社會呀。

『在男子中心的社會，女子只有兩條生活的路：其一是當奴隸，其二是當玩物。自私的男子，他們對於其自己的女子，爲保持所有權，故其所要求的道德標準是幽嫻貞靜端莊溫淑，但是對於不屬於己的女子，則爲求自己的享樂，他們所要求的是放浪，是嬌媚。這因爲前者是男子生殖的奴隸，後者是男子洩慾的對象。或者說這是女子在男性社會的分工。這話雖未免有點過於冷酷，但卻是具有至理的。

『因爲這樣，男子對於其自己的女子，多不願她拋頭露面，而對於非屬於己的女子，則惟恐其不「拋頭露面」，最好能個個都像模特爾樣，裸着身在街上走。這決不是過言，我們只須每天看那報紙上的電影廣告，什麼「肉香四溢」什麼「顰眉畢現」，就可知道一般男子的心理。而一般女子，卻絲毫沒有一點自覺，以男子那種狎玩的眼光爲美的標準，於是奇裝豔服，袒胸露臂之不足，最近的流行，更把兩腳的襪子也剝去了，竭力以求表現其放浪，惟恐其不入骨！』

『夠了，夠了，你竟當着和尚罵賊禿了，』A夫人對於我這憤慨的話，仍是用帶笑的態度攙着說。『話說得這麼遠，究竟與少奶奶的苦悶有什麼關係呢？』

『是的，議論發了不少了，喝杯茶再做結論罷，』A一面就叫女傭再給我倒茶。

『正是，應該做結論了，』我喝了一口茶又繼續說，『但前面所說的，卻決不是廢話，我的意思便是欲以表示男子的自私，男子對於女子的道德，直到現在還是數千百年那樣頑固的。雖然資本主義的勢力已經把家庭的障壁掃蕩淨盡，女子在現今儘可以到社會自謀生活，但是還想在觀念上意識上，竭力掙扎保那家庭帝王的殘壘。因此，一般女子

除非大膽勇敢的，決不敢反叛家庭，衝出社會——而最大的原因，是社會上沒有她們的地位。於是無可如何，只得低首下心，屈服於家庭的羈絆下，受男子的支配。但是受過教育的女學生，她們是有相當的自覺的，卻因力不從心，徒喚奈何。我覺得這或者是「少奶奶的苦悶」的根本原因罷。

『所以，在現社會的情狀下那種婚姻制度，決不是正當適合的。由現在那種婚姻制度的結果，必然的如恩格爾之所言，女子只有兩條路：即一是法國式的浪漫，二是德國式的疲倦。女子若不願安於德國式那種麻木不仁的枯燥無味的夫婦生活，只有去浪漫，以求短時的享樂。但是，婚姻的結果到了這樣，我們可知其崩壞之期已不在遠了。現在美國那樣資本主義最為發達的國家所流行的伴侶婚（companionate marriage）或者即是其一種新的方式，這是未可知的。』

說到這裏，我實在口渴了，於是喝着茶，看看窗外的雨似已停止了，正想抽一支煙，閒談一會，就回家去，忽然緊接着又是A夫人的問話：『但是話說了這許多，少奶奶的苦悶是不是要採用伴侶婚纔能解決呢？』

『這個，』我遲疑了一會，燃起煙吸着說，『這可就難說了。但是，在現今，要解除少奶奶的苦悶，則第一應當打破家庭觀念的束縛，彼此信任，儘可能的許對方以自由活動的機會。這是我敢確說的。』

『我也這樣的想呢，所以我覺得婚姻的基礎，互愛固然重要，互信也不可少。互信既堅，則彼此自由，自亦無礙，可以彼此安心，不虞有軌外的行動了。這樣，夫婦的幸福也就在這裏了。不然，彼此懷疑，像防賊盜樣，這是兩敵對人員間的爭鬬生活，猶之資本家與勞動者，他們中間沒有感情，只有一種契約關係，但是夫婦之間決不是這樣的，是嗎？』A接着說。

這時，A夫人默然不語，像對於A的話頗有所感的樣子，等到看見我開口接下A的話，就把眼睛骨碌碌地望着我。

『是的，恩格爾曾把現在的家庭譬之社會，說男子是資產階級，女子是無產階級，正因為現今的夫婦是掌有經濟權者對經濟無能力者的一種契約關係，所以我們現在的文明結婚，必須請了證婚人，介紹人等，訂立一紙「三面言明，決非強迫，恐後無憑，立此契約存照」式的婚姻證書。』

我一面說着，看天已止雨，於是就立起身來告辭。『謝謝你的講演，上了一課走了，再見罷，』這是A夫婦送客的答詞。

我抬頭望望天空，依然是一片灰黑，浮雲滿布着，陰沈支配了世界，沒有一點的晴意，正不知要到什麼時纔放光明呢！

轉變中的婦女

（美國 Beatrice Forbes-Robertson Hale 原著）

仲華譯

從始有人類起，婦女一直是男子的一個問題；到我們的時代，她們已經成為自己的一個問題了。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避除成見，感情作用，與空大的概括，應當以科學的精神，把自己傾注於事實的觀察和從那裏得到的合理的推斷中。所以本文的作者希望讀者會了解她是在記錄自己所見的事實，並不是以為這些事實就應當如此。她假定這篇文字的目的不是要『改變生活使合於心中的欲望，』乃是要檢驗它。倘使她的提示有的似乎帶着搧動性，那麼，它們應當不要被視為發於一種意見的傾向，而是從她推斷的力量得來的結果。

近百年來西方文化中的婦女的冒險的活動，就不過是要探求她們所以為人類半數的應有權力和職務。她們知道婦女在生物學上是專作生殖之用的；『賦與五官四肢，也是為此目的。』她們努力於要知道她們活動的怎樣一個比數是必須，或應該，留下給愛與生殖的性生活用的，怎樣的比數可以分散到其他比較多變化的人類的場合去。到怎樣的地步，她們單是做着「生命之力」通流過的洞穴；到怎樣的地步纔是多方面的分化的個體？怎樣她們應當是靜的，怎樣她們可以是動的？

這問題現在還不能回答，但是關於它的議論卻已經鬧得甚囂塵上了。因為這問題，使現在的婦女在新聞學的意義上成為『新聞』的材料。她們的地位較之男子的是遠在於一個冒險的轉變的時期。

在前夜，婦女的教育的與經濟的地位起了一次革命，同時，她們的家庭生活，婚姻，與母性也發生了一度劇急的改變。為要了解這變化的嚴重性，我們必須將婦女的過去作一簡略的回溯。

婦女在過去一直是工作；然而，除開在極少數原始的或母權制度的文化外，她們從來沒有能夠管理得到她們工作的出產物。她們少有能夠自由地，至少是公然地，去選擇她們的配偶的。地位，階級，宗教的忌諱，父親的威權，販運買賣，以及經濟地位，都已經超過了或者掩阻了自然選擇的力量。性關係總是包含着生育，而且這總是占去了全部精壯有用的時期，就是從春機發動至月經閉止。婦女差不多在一切文化中都曾做過產業或奴隸，她們的價格多半要靠她們是「完貨。」在一方面有着宗教的裁制，迷信，或忌諱，所以那「所有者、丈夫」自然會要求

他所供給的與保護的孩子應當歸他的。因此社會更從婦女勒取了她們的貞操，遇有非法的姙娠發見時，便對她們的背叛施以嚴重的處罰。

但結果社會卻容許（除了有幾種非常原始的文化外）成立了一種特別階級的婦女，以供給男子的性衝動的過度的要求。這階級，飽受了詛咒和斥罵，卻又是被視爲必需的，而且曾經被認爲貞潔的婦性的最有力的保障。對於高深的教育和家事以外的訓練，直至最近的二代還是拒絕婦女參加，以爲這些都是她們所不需的。所以向來就少有女的藝人，女的學者，除了地位處於極高者之外。這樣，在婚姻之外要求發展簡直是無路可通了。在基督教的文化中，永結不解的婚姻，獻身給修道院，與被卑視的無人要的老處女，乃是留給尊貴的婦女走的三條生活選擇的路。早年教會對於性的態度使婦女在她自己的眼光中也貶低了不少的地位：「與其慾火攻心，不如嫁娶爲妙。」在佛教中，處女算最高品。於是，婦女的最偉大的事業，反而變成最後的一條權宜的出路。對於出嫁的婦女，生育和撫養子女幾乎占去了她們全部的精壯的時期，使她們再沒有閒暇來從事家庭以外的活動，而一有空閒，也就有繁瑣的家事來需要她們操作；所以女性的大部分就都沒有多餘的時閒和精力來考慮她們所處的地位是否足以滿意的了。

對於這種情形的反抗，每個時代和每種文化都曾有過的，在現在美國也發見了下述的完全相反的事實。

婦女在差不多一切的人類事業中的經濟獨立的可能，使她們於婚姻外找得了一種高尚的變換物；這因自由教育而已經達到了。在歷史中這是第一次，因現代科學的力量，婦女能夠滿足兩性的本能而沒有受孕的危險。同樣的這是第一次婦女能夠按照己意而得到離婚。家庭的自由限制使已嫁的婦女得以保持長久的青春，到了中年體力不見得消損。男子的省時省力的發明，會合着他們傳襲下來的供養妻室的習慣，造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有閒階級——美國的既婚婦女。最後，在目前，因現代的思想，教育，與經濟的獨立，更發見了家庭的與宗教的約束的急劇加速的崩潰。

這變化是完畢了，快速得幾似完全發生於我們活着的人的記憶中。變化的原因可以歸之於過去的一切：從門上的鎖鑰以至達爾文主義，從最初的罪惡以至歐洲大戰。但後者不過在時間上加速了這因機械省去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工作而把她們趕到了工廠商店去之後的必然發生的革命；這革命是給我們時代中的一種最重大的發明所完成了——那就是進步的避孕法。

在目前婦女的經濟的活動已經不很需要過事推廣。可以說差不多只賸半打那樣的職業（包括當兵和充水手，但就在這二方面也還有個人的例外）婦女沒有衝進去。她們的體力和腦力方面的訓練的機會幾乎和男子一樣；在學術的範圍，也完全相同。她們的工資大概比男子的低，但是在增高起來，而反對她們參加自由職業的成見則是在急速地消弱下去。現在竟也有婦女進入政府的閣部了，那是最後的最

嫉忌地彼保守着的男性的堡壘。美國的獨身女子是自由了：經濟上社會上都自由；道德上，若使她需要，也自由，因爲科學已經使她能避免自由試婚的自然結果了。

有極大的數目的獨身女子會去充分地利用她們的新的自由，那是必然的，至少暫時會如此。由近代心理學所鼓起的對於「個人表現」的信仰，不僅是對於過去的嚴厲禁慾的一種自然的反響，更是對於現在美國生活的過度編制——它的規律化的居屋，服裝，職業，娛樂，通俗讀物，以及羣衆宣傳——的一種自然的反抗。羣衆愈是同樣地做着同樣的事情，個人愈是希望獨異於衆，而給他以機會，他就會盡量的利用去。看到那娼妓和不名譽的處所是在顯著地減少的事實，就可以充分證明同等社會地位的青年男女間的自由試婚已經實現了，即使沒有林西法官和他的一派的熱性病似地舉例作證也會實現的。本文的作者決不，而且從來不，主張自由的試驗的，但是她覺得還是沒有理由去變更她在十四年前的一册舊書（註指女士所作 What Women Want）中所表示的意見：

「倘使，我不相信會怎樣的，我們是對着試驗婚姻與自由戀愛在一邊，娼妓制度在另一邊，而要在二者之中加以最後的選擇，那我將毫不遲疑地宣布我是贊成那前者；同時，我相信一般頭腦清楚而且具有醫學知識，憐憫心與想像力的婦女也將這樣地選擇。」

在考察那班獨身女子的「新的自由」時，也應當記着的是經濟的壓迫常使傳統式的婚姻的年齡提高，來任它和春機發動期中間的一再延擱的許多歲月在感情上完全空虛着。

婚姻是婦女的轉變時期中一件難以測知的事。訓練，她們已經獲得了。獨身女子時代的經濟獨立，她們也在急遽地達到。結婚以前的非法的而沒有產生自然結果的自由試驗，在願意的人，也可以了。但是婚姻，它的理論或實際方面，都還是在躊躇中。它的遲延，它的經濟的糾紛，它的遊閒的妻子，它的易爲離婚所破壞——這些，連同着自我表現與性的表現，將把我們這最基礎的制度改變到怎樣的地步呢？

婚姻本來是建立於一向很穩定的一種人類需要與環境的基礎之上的。在前夜，這基礎變動了；所以，婚姻是在改變，而且要繼續改變，直到它和新的環境發生了真正的關係。倘使這環境因地方或階級而殊異——它們是殊異的，——則婚姻也將隨着它們而變異——它曾經這樣變異過的。

原始的婚姻不是僅爲愛好所支配，還有一種不息的人口的需要。一個家族，部落，或初創的社會，需要孩子來作勞工，需要兒子來抗禦野蠻的自然界和野蠻的敵人。一個小的兒童做他分內的必要的工作；一個幼年的兒子也加入於遊獵或戰爭。就在今日，一個小孩在田間的工作還能抵過他衣食的消費；但美國已經不是一個農民的國家了。在市鎮上，一個小孩乃是一種經濟的負擔，直至他長大，而且常常要到他成人時；同時，生活程度就在沒有子女的家庭也已經增高了。若使需要應償

的勞工，歐洲仍舊能夠來供給；那班僑民能夠做我們本國的兒子的工作。兒子不再需要來作抗禦了。野蠻的敵人，無論是獸類或人，都已經絕跡；軍國主義是在消沉下去。美國，安然處於他的大洋的屏障和天然供給的豐足之下，已經不需要留着一個很大的軍隊了。因此，子女不過是在種族保存的遠大意義上的一種必需，而不是在於個人需要的切近意義上。所以我們看到小家庭差不多普遍流行於我們全部的國民間，而生育子女在現代婦女的生命中已經成爲一首附帶的短曲，不是一件終身的事業了。

由於生育減少，使已嫁的婦女有了閒暇；一種閒暇，因強迫教育把小孩從六歲起就分去了母親日內一半看顧的時間而被保障着，一種閒暇，更是因家庭中省時省力的發明與工廠製造品及公共飲食處的通行而被保障着。同時，因法律不急於適應改變的情況，丈夫甚至還要供養沒有子女的妻子；於是我們就有着下述的有趣的矛盾的現象。這世界上的號爲最民主的國家卻成立着一個空前的最大的貴族階級；那一個階級是『既不耕，又不織，』專門於陶冶和享樂——美國妻子的貴族階級。

但是再有一個橫過的潮流。那是近代工銀階級所受的經濟的壓迫，使爲丈夫者雖然怎樣願意，也漸漸感到不能供給一個即使是沒有子女的妻子以她所懇求的生活狀態了；因此，已婚的婦女從前過的工作繁多的家庭中解放出來，又是成千成萬地進入於工業和商業界，在歷史中第一次脫離她們的丈夫而得到了完全的經濟的獨立。還有，經濟的競爭與『生活程度的昂貴』不息地擡高着結婚的年齡，而性的衝動乃在得到合法的滿足之前的一二十年間隨處發展着，於是更形成一個新的緊迫的社會的問題。

然而社會既經許可了獨身女子的工銀制度，卻還是震怒於已婚婦女的做着有望的工作，以爲子嗣的長育無論如何將會被妨礙。大半數的男子還是覺得他們的尊嚴給妻子的錢袋所毀壞了；而公共團體，如學校行政上，也仍舊拒絕雇用已婚的婦女。這樣，社會既爲種族的利益而把婚姻與母性的事情責之於婦女，卻又把更多的困難放在自己的法令的前面了。

再有，男子的專業於工銀制度，家庭和辦公室間的遠道的阻隔，以及我們的商業競爭制度所需要的長時間的繁重的工作，使男子只能留下很少的閒暇和精力於家庭的生活中，和他們的妻子作伴，或給她們以女子所珍視的小小的溫存。在工作日，男子和他們的家庭是完全隔絕着；結婚的夫婦似運行於兩條軌道上，子女在第三條（學校和運動場上；）家庭生活的團結就此消滅了。在富裕的人們，男子專門於營業，婦女專門於藝術，慈善，和娛樂。男子變爲『屈服於他們所工作的事情』他們已經失去了在浪漫的魔力消逝後仍舊勾住着他們妻子的幻想的勇武，冒險，與陶冶了。他們已經失去了男性支配者的雄偉與高傲（那種能媲美於雄獅的鬣和飛雉的羽的，）而披上了工蜂的褐色

號去了。任過去男子因女子的完全依賴着他而管轄她，以他的體力和偉美奴役她；現在他這二種利器都有着失去的危險了。

最後，因為這一切的困難，加以一個年青的國家的自由法律的幫助，美國的社會（除開一個教會之外）終於承認了容易的離婚和再婚。所以，不僅母性成為附帶的了，結婚常是跟隨着訴訟，於是我們有了一起離婚對着每六七起結婚。美國的文化擯斥着多妻，震怒着姦通，但它卻成立了一種漸進的一夫一妻制 (Progressive Monogamy)。

在這樣一種轉變狀況的旋渦中，我們要希望這已經承認了的結婚內和結婚外的性關係方式重被質問着；我們要希望那理論和事實同樣地再經過覆議；但我們將不會失望。一個轉變的時期就是一個理論者的時期。每個人不僅有他的自由『伸着指頭點在那地方說，您病在這里，更在這里，』而且可以提出他的改革，宣傳他的藥方。在任何的時代或種族都未曾有過像現在美國和西歐所經着的那種對於傳統的習慣和道德的「包醫百病的幻想」和反攻的高潮。這裏限於篇幅，不能詳細加以考察，但有幾個特著的例必須舉出來說一說。

居爾門女士(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和許多女權主義者一樣的，先出來鼓吹已婚婦女的經濟的獨立。瑞典的愛倫凱主張「母性的權利，」這話，簡截地說，就是主張婦女在結婚之內或之外都有生育小孩的權利。林西法官(Judge Ben. B. Lindsey)提出了一種辦法，使男女於青春期至經濟上能實行有生育的婚姻之期間也可以得到合法的性的滿足。這辦法就是容許一對青年男女的被承認的結合，於不願意時就離解，沒有社會的干係；免除了家事，經濟的負擔，或子嗣，而採用節育，或者說避姙的方法。這就是所謂伴侶婚姻 (companionate marriage)；大概因為，正如乞斯脫登巧妙地說着的，『這不是婚姻，而且很快就不做伴侶了。』此外羅素夫人 (Mrs. Bertrand Russall) 也公開地宣布了她的所謂『快樂的權利』(The Right to Happiness)，更在她所著的冠以這樣題名的一冊書中申論着，她說：把你們的感情生活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兩性的自由的試驗，採用避姙的方法。第二：願意有小孩者的一夫一妻的婚姻。第三：一個更進一步的時期，在所需要的幾個孩子生出後，雙方得隨意進入於新的關係，以相互的信託，完全消滅了嫉妒。這樣以為『快樂』是最容易被保持了。

再有，某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作家更主張完全由國家管育所有的兒童，類乎斯巴達的制度。這樣個人夫婦便可以做着父母而不擔責任，連獨身和不育的都不須例外納稅了。

此外，還有會晤婚姻 (visiting marriage)，或男女各自有他（或她）的居屋而進行着的婚姻，像芬奈·赫斯脫女士 (Miss Fanny Hurst) 在她的一篇作品中所鼓吹的。再加上永久不生小孩的婚姻，與完全舊式而附帶着容易的離婚和很快的再婚為補充的結合（即前面說過的漸進的一夫一妻制，）我想我們的主要制度在理論和實際二方面都已經和社會原來設立着的式樣適然不同了。

這樣我們不過是將這非常有趣的與擾動的情景中的事實加以一番檢察，借此我們看到了兩性關係的全部理論是在火線下，正如一切政治，宗教，和人生本身的理論在這懷疑的，探問的，或不如說諷刺的時代所經着的一樣。從這些前提我們對於兩性關係的理想的和可能的將來會得到怎樣的合理的推斷。不管一個人的推斷是錯誤到怎樣的地步，但那種趨勢是很有力的引誘人去推斷，而且有許多人竟在乘下溜得遠到使人不得不聽信了。

沒有一個人能覺具一切人類的性質的總和，那只有在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的結合中得到的。所以，雖要使他的自我圓滿和完全，這樣的結合乃是必需的。更因爲種族的圖存是非常地強烈——父母的本能在不知的時代就已經根深蒂固——而子女乃是自我在死後唯一的有實據的延續，所以我們可以假定一夫一妻的有生育的結合將在兩性比較接近的地方繼續存在着。我們已經見到美國有着很高的離婚率，但是讓我們對這數目樂觀些。祇在五起至七起婚姻中有一起離婚，那表示大半的人還是傾向於持久的婚姻，雖然有着種種的缺陷。

這事實暗示着有生育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從年青時結合而守之終身的，將繼續代表我們種族的理想；沒有其他的制度能比這一種的結合（當美好時）對於後代更可滿意或更有益了。能達到這樣理想的人始終要被讚許被羨慕，而不能達到的那祇有更其被憐惜而不是立刻被唾棄。

然而，在這理想之外，自由試驗無論如何將要繼續增加，直至現在時代的熔爐會鑄出一種新的範疇，或者，經過嘗試與失敗，重返於舊日的狀態。

但若以爲永結不解的婚姻的範疇會像它在基督教時代般重新樹立起堅固不動的勢力，那是不必想望的了。作爲理想，可以的；作爲唯一的實際的解決，不能；因爲我們已經看到那些決定它的情境已經變過了。還有，我們決不能忘記在這舊日的範疇中包藏着一種極大的錯誤與一種非常的艱苦：娼妓制度的錯誤；妻子是專門作爲生殖的工具，必須將她的一生束縛於子女的撫育而依賴一個不愛的配偶的艱苦。至於那所偶非人的丈夫所遭遇的同樣的艱苦也不容忽視，我們常常聽見說，『男子的愛和男子的生命是沒有關係的事，那是女子的全生命。』把愛作爲任何人的全生命在近代人的心理中是視爲迂腐的了，在將來還是要這樣想。

婚姻，雖然似乎失去這許多，卻也有着二項進步。第一，婚姻的雙方現在已是相等的對手而不是所有者與被有者；我們知道主與奴的關係『就在實受其惠的他們也覺得不能自保了。』第二，節制生育與婦女的經濟獨立顯然已經成功，凡是有着相互犧牲精神的持久的婚姻，現在差不多都出於自願的選擇，而不是受着外力壓迫的結果了。

前面我說「自由試驗」而不說「自由戀愛」，因爲那後者是一個矛盾的名詞。戀愛包含着相互的責任，不一定是經濟的，也有感情的

與精神的所以不能夠自由慾能夠自由，但愛決不能。

關於自由試驗我還有幾句話要說。我們常常聽到某種心理分析學的不徹底的信徒，和那些作家像羅素夫人的主張一種感官上的生活，恐怕我們會陷於抑制和枯燥。例如，羅素夫人主張青年應該有偶或沉迷於跳舞或飲酒的權利。這一切乃是對於清教徒的禁慾主義的一種自然的反動。但我們還得記着趣味的標準是漸漸地，但也是必然地，進步的。恣意大嚼，羅馬時代的口腹慾者所讚美的，已經過去了。公開狂飲，十八世紀的士大夫輩所競尚的，也是在急速地過去。歐洲的上流階級直到現在還是帶有着的傲慢的氣勢，已在消沉下去。同樣的是無限制的性的表現。放開了宗教的和道德的方面不說，單就科學上講，肉慾的過度發洩對於個人對於社團都有害，決不是一個文明的社會所能容許的。而且，不管理論方面是怎樣，在實際上無限制的性的表現和性慾的過度總是有切近的關係的。凡是有着最高的教化的人類，不論其爲異教徒或耶教徒，東方人或西方人，都知道自制和調節在一切事物中的價值。實在的，要是沒有了這些條件，我以爲個人的和種族的最高發展皆不過是空虛而已。

現在，講到對於快樂，對於母性，等等的權利。有人假想社會眞的會承認這種方面的權利的存在。在個人，我是根本懷疑有這種抽象的權利會存在的。一個人能夠努力爲自己爭得許多權利或自由，但那必須與整個社會的安全和發展相一致的。當他逾越了這樣的範圍，社會將盡力與他爭抗，任憑付着怎樣的代價。

所以我相信兩個體格健全經濟獨立的男女之間的沒有子女的性關係祇是個人的私事，誰都可以自由去選擇，不管現在的道德範疇是怎樣。社會可以勸導他們不要如此，因爲這不是好的榜樣，因爲這使一個第三者，例如任何方面的夫或妻，受着苦痛，或者因爲這就是放棄了對於種族的責任；但社會不必因爲它不能，阻止他們。然而直接的還有疾病，對於社會的危害，子女的關係，公衆的責任與種族的遺產，所以社會不得不要求加以注意。

至於主張未婚的婦女也有母性的權利，或者以爲小孩終將被社會所公有，完全消除了對於承認父母的需要，那是錯誤的。無論小孩是應當由國家給錢供養與否，他的良好的發育總是需要兩性的感化，尤其是和他最有關係的一個男子與女子，這和社會所給與的教育及普通保護上的幫助是同樣地重要的。所以有了生育的性關係應當爲孩子的緣故，常常帶着一種責任，決不能完全自由。

所以一夫一妻的有生育的婚姻，包括在一定的年限中共同擔負着爲父母的責任，在大多數人保存種族的目標上還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小家庭將通行於一切文明的國家，它所帶給於妻子的閒暇將多多地被利用於有進益的工作上。只有寄生蟲式的會甘心於經濟的依賴，但她們也許是最容易得到這種依賴。

至於會晤婚姻——把家庭分成許多的居處，公寓，和辦公室，以期

得到一點靜獨和心理的集中，在現在還有着一個共同的處所給父母和子女常常會合的時代是完全非必需的。像赫斯脫女士等人所提出的一點就是以為靜獨乃心理生長的一種必要的環境，沒有人能夠因結婚而以一種道德的權利把他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靜獨消滅去的。這條理論倒是文明人中滿意的婚姻的要訣，忽視了它便是離婚的多產的原因了。

婚姻的持久對於漸進的一夫一妻制的問題或春機發動期至結婚期之間的年月遠隔的問題是完全不能解決的。在現在美國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有很多的小孩（特別是富有者的）有着四個父母和二個家庭。在離婚和再婚是合法的時代，這是無可避免的；但我希望對於這種行為將有一種社會的反響。過繼的父母和真正嫡親的終不能同日而語的，而二個家庭和二個多頭的父母也是『富足者的難堪事。』我相信社會對於子女還年幼而離婚再婚的父母終會加以義憤的責斥；（除非父母之中的一個是對於小孩特別有害的，或其中的一個是確實有意要遺棄他的。）

無子女的或子女已經長大了的夫婦的離婚和再婚乃是私事在種族的意義上講，是不重要的事。

現在我們講到結婚的年齡了。底下的二件事中之一似乎是不能免的。不是社會以一種自覺的力量把這年齡降低，便是伴侶婚姻，自由戀愛，或任何種的自由試驗的增加。但不要以為急進派的改革者現在是完全趨向於後面的辦法。此外還有一派。在歐洲，現在正試行着一種『家庭補助』的制度，就是以調劑工薪的方法保障每個小孩生出後的家庭收入的增加，藉以促進早期的有生育的婚姻。沒有慈善的關係；這不過是一個怎樣把工銀適當地分配給勞工的羣衆的問題。這精密而有趣的計劃已在幾個歐洲大陸的國家實行了。（見 The Disinherited Family, by Eleanor Rathbone）它的意思乃以為青年的結婚是自然的，而且，和凱塞林(Count Keyserling)的意見相反，是可行的；還有，年青的父母所生的子女在生理的賦與上也是最優良。這裏的篇幅不許我在簡略地提到這計劃之外再加以詳細的敍述，但必須記着的就是目前婚姻年齡的延遲並非是不可或免的，不過是由於社會的狀況和實業的狀況不相適應而已。凡是感到不滿於半途而廢的婚姻試驗的人應當去努力於這種適應。但若有人以為結婚的年齡還可以任其繼續增高，同時對於年青的人可以憑着幾句勸語使他守着貞潔，那我想是要完全失敗的。結婚的年齡假使不降低，同等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青年間的自由試驗必然會增加，直至一個時代誕生，反過了這種社會的『放蕩』的狀態，轉趨於更有節制和更上進的方向；建立一種與人類達到心理的成熟後——現在當然沒有達到——更相諧合的範疇。

這樣把我們引到了現在很多爭論的性的本身的價值和目的的問題了。它的目的現在是不視為專屬於生育了，近代心理學於生育的

目的之外更爲性關係找到了一大批的價值。在反對性關係與生育分野的人卻也很可以指出說——任小家庭自由繼續下去，那麼在一生中只能有三次或四次的眞正的性本能的表現了；這樣的結局顯然是不能達到的。

那麼，性既不是專爲生育了，它是否將變爲消遣的？換言之，子女既成爲性生活中的附帶物，則此後它是否將專爲自然本能的一種滿足發洩，娛樂；抑或有比較更持久的價值？在這問題的答案上是繫着婦女經過轉變期後的滿意的出路，尤其是將來整個社會的福利的基礎。

在現代有許多對於清教徒的禁祕主義作着反抗的人是趨向於以性爲玩意或冒險，把它看爲比工作更不重要而較一幕電影或一次狂飲更有刺激的東西。在青年的男子大都是如此；科學的發明和經濟的獨立使青年的女子也如此。

但是性比這要更有意義。在成人，對的，性應當是一種冒險；不過是一種精神的冒險，結果是在於幫助個人的更高尚的發展。我同意於凱塞林的意見，就是以爲一種文化的高下應當從它所產生的個人的典型而決定的。在造成這典型時，性是有着很重要的分的。一切人類的力量都應當用出來，否則便是萎退。這種力量可以分散而消失於多方面的瑣屑的應用中，也可以保存着留給一次的有意義的目的。人類藏蓄的力量不是無限的。我們都有着這麼一點力量，不能再多。耗去了若干，留下以待一朝應用的就減少了。例如，一個婦人決不能在愛過三個人之後仍舊以她愛第一個人時那麼多的愛來愛第四個人。那種屬於感覺的，幻想的，心的專一的，以及官能上的新穎的東西，在半途中已經失去了許多。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的結合之最高的價值，不是僅在於生育或在於快樂，乃是在於二個對手方以全分的力量來達到這難能可貴的冒險的質素。

等到心理教育學有了更大的進步，或許我們會看到在美國那種由清教觀念的愚蠢無知而轉移到的狂放主義會更掉頭過來。這可能因美國人的棄舊喜新的本能傾向而更加強起來。讓悲觀者記着屬於現在時代的狂放主義也就是下一時代的「棄物」了。

再回到婦女：我不相信偶然的性的試驗會增進她們的幸福。婦女是（至少在現在）比較男子少變動。她們的進展遲緩，她們的冒險性不大。在生物學上比較地專門於性的生活，她們應該使性成爲更深刻更有意義。她們不能把性的情緒放得極寬廣而同時享受得極充足。若使她們覺得把她們經驗的範圍縮小了便會失去了許多生活的豐足的意味，那麼她們應當知道縱的展闊是和橫的一樣廣博的，深和闊是一樣宏大的。還有，淺薄的愛是無進展的，它至多不過使人沉迷於更其淺薄的愛；至於完全沒有愛的性表現那是更不能使一個眞正文明的人類滿足了。說得淺顯一點，使婦女成爲性的隨意者，那就是使她去給那在生物學上比較不負責任而可以逍遙自在的男性作玩弄而已。在淺薄而短促的戀愛中，總有人要吃虧的，那種人就是婦女，雖然沒有小

礎也不相干，在兩性中，她的愛常較深，所以在男的愛過一時而就走了之後她所受的苦痛也較深。我相信這種差別是根本的，不僅是訓練與觀念方面的結果，雖然這些也大大地加重了它。所以我希望婦女在經過嘗試與失敗的痛苦方法之後，終會發見了她們的性的試驗愈少，所得最後的幸福是愈大。

但在此地另有一個有趣味的可能展現出來。假定她們繼續發展她們現有的機會，經濟的獨立，節制生育，合法地避免不滿意的婚姻，生理的心理的訓練和其他家事外一切活動的更大的分化，那麼婦女是否會保持她們舊有的性的側重地位？她們是否會繼續成為那樣的一性，還是她們的副性徵會因她們把體力分散於知識，事業和運動等方面而顯著地減少？當然，在一時間表面地看不起來，似乎那相反的情形會發生，就是，因為性的表現的更大的自由，婦女將愈加與性有關係。但我以為不然。人類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雖然目前這問題是鬧成一片，但觀察者早覺得美國的男子已經比較歐洲和東方的不側重於性了。在他們的祖先進行着戀愛的地方，他們現在打着球；在他們的祖先尋取浪漫的地方，他們現在作着工。這或許使他們顯着更平凡，但當然也使他們更有用。他們是變成一種傾向於智力的活動的半中性的式樣，像他們的祖先傾向於宗教一樣。

婦女是否也將這樣？譬如說，她們中的大半數是否將像男子那樣地放棄了「以衣服裝飾賣弄性色的主義」(exhibitionism)，「顧影自憐的觀念」(narcissism)，和性的狂放，而把性的本身視為一種附帶物，像母性已經達到的地步一樣？

若使我們現在的嚴重的，客觀的，工業的文化將繼續存在下去，那麼，婦女在適應到她們的新的環境之後自然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的。在數年前居爾門夫人指出說，這世界上的性的表現已經比保存種族所需要的情形寬弛到千餘倍了。目前的趨向似乎是應該加重起來（從普通心理學，報紙，廣告員，文學以及一般的藝術等方面）因為這問題的全部是在試驗的進程中，我們在各方面都可銳敏地感覺到它變動的方向。但在這一切的醞釀中那橫過的潮流也可以覺得到。我們有着婦女的剪了髮的頭和普通的消遣娛樂以及職員的服裝；我們有着「粗肢大腿」的女運動員；還有專門於她們職業的女醫生，女律師和女大學教授；與奔走於社會團體而少親近自己的丈夫或其他男子的已嫁婦人。

這樣，在經過若干時之後，一部分因為對於目前性的狂放的一種反響，大半是受着進步不息的文化勢力的催迫，我們或者會發展成一種有實用的，客觀的人類，完全不浪漫，把性視為一種和飲食一樣普通的生理的欲望，是應當及時經驗而不宜過度放縱，同時實行極小的小家庭制度和一種早期的同居生活，完全基於經濟的和精神的合作而不是肉體的引誘或浪漫的愛情。

譯後——本文作者為美國人，其立論所根據的事實不免有偏於美國之處，但是近代因經濟政治狀況的轉移而引起的婦女生活思想的變遷卻是世界的趨勢，而這轉變的潮流未嘗造出婦女的新型卻也是一般的事實；那麼它所說的自然很可以供我們作參考。作者 Hale 女士本為有名的演劇家，於一九〇三年嫁後卻從事著述，發表關於婦女方面的作品頗多。本文見於 Calverton and Schmalhausen 合編之 "Sex in Civilization" 中，為女士近作。

隨筆

謝六逸先生說要作一篇隨筆文字，題目是「作了父親。」因而想，如果多請幾位男女朋友同作這題目，不就是父親母親的意識的展覽會麼？明年四月號的徵文題，一個是「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以前我們寫下這一題，也就是這樣的意思。結果，收到了預備在這裏的幾篇文字。李君毅女士應徵的文字來得特別早。如果延到今年四月號刊出，未免使人悶損，好在這裏有夥伴，就把牠先刊載了。

作了母親

惲怡

一

不見得人人如此吧，然而自己確實是在「例內。」

「羅蔔剝一概吃一概，」這是紹興的一句土諺。對一件事情沒有通盤的籌算過，而只是應付目前地將就過去，就用得到這個譬喻。本來蘿蔔的滋味并不算是上乘，剝一概吃一概，許還含着雖是在吃，也可不吃的意味；那麼自然到不願再吃時，把還未剝過的多餘隨手丟掉怕也更值得些。

關於這譬喻最確切的事例，要算是我自己的養育兒女，換句話說，就是我的做母親了。

不說做母親，就是妻子，也何嘗不是以莫明其妙的開端做起。一做了妻子，就不由你不連帶的做母親，一做了母親，更不由你不接二連三的再做母親。原來是莫明其妙的做了母親，當然不會想到應當如何做母親。只是肚子痛了，不得不生產，產下了，不得不餵乳，哭了，不得不撫抱，病了，不得不求醫買藥……。這樣一件件多到說不窮盡的麻煩，不由你不臨時手忙腳亂的去應付。這就可以代表我這四五年來的「做了母親。」

一般人，至少也是一部分人，對兒女都有個精密的預計。還不曾出世，就籌劃到如何撫養，還不曾長大，就計議到如何教育。孩子在肚子裏剛有了端倪，就含羞避人，忙着偸製小衣小鞋；這是反映在本誌編者葉先生的小說中的母性型。我們的朋友周予同先生對孩子們受教育的意見，說是至少要大學畢業（在小說月報某卷某期朱自清先生的兒女上間接「聽」來，原文記不起了。）我的朋友周女士，更斤斤地責成她夫婿朱先生以兒女們的教育基金。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例子。可是

自己呢自己與別人的對兒女是怎樣一天一地的不同呢！

□

蘿蔔的滋味眞不好算是上乘；也許別人吃到的僅有甜得和水蜜桃似的，然而我吃到的確實是辣辣的本色貨兒。這自然該怪種子壞。可是人誰能永遠清醒的反躬自省呢？所以在孩子們的「罪狀」(註)昭彰的時候，眞像吃到了壞種的蘿蔔，辣到舌尖，辣到心頭，辣到不得不把手中的多餘很命的一丟。曾有幾次發過扔下了孩子，脫離家庭一個兒逍遙遠颺的意思，但究竟是一個一個的，不比一概一概。不好，由你做得那麼乾脆，而且在母性擡頭得高高——意志清醒的時候，還是深深地自己怨責不會耐心吃「辣」呢。

（註）孩子們的父親（李迺光先生，大名見本卷本期）已把他的令郎令愛的罪狀較說過一個約略。實在他所說的眞是一個約略；要逼眞的寫來，除非有一副有聲電影的攝影機；光靠一枝「方寫板」是要不來的。同樣，父親母親對付的難題，得差擊

然會經過去，則獨得把醫累的一頁擲過來。

歸根說一句，不是爲了要養兒子而養兒子，只是有了兒子才不得不養兒子。這叫做強迫的實無旁貸，要說能在這裏邊找到一些意義，一些趣味，那是絕對絕對的沒有。本誌編者在他索稿的信上說我「有要說一些的欲望」，這有點估計得不對。我眞是吃「辣」得無可告人呢。

□

平心說，別人怕也未見得不嘗到過一些「辣」頭，只是他們都有着自己的希冀，也便把辣味減淡到甚至於轉甜。譬如說，「養兒防老」本是一般人的信念，手頭有着十元百元的積蓄以至於成千累萬的家財的人們，則又以兒子爲繼續香煙承繼財產的寶貝東西。（「世界開通」的現在，女兒也同兒子一樣的可賣了。）新式一些的，更肩起爲「社會」育人的重任，把兒子看得比天還高，比地還深。他們各有各的遠大目標，作多方面的投資，自然是「辣」而不怨的了。可是「防老」只是自騙自的一張不兌現支票；承繼香煙財產，至少是小布爾喬的「事業」，自己是不希罕吃兒女們的養老飯和冷羹飯的；爲「社會」養兒子，似乎是富有意義的了，然而壞的種所結的壞的果，孱羸的身體，脆弱的心神，長養以後將爲「社會」深一些累，還是增一些力，顯然使我沒有明說的勇氣，而況今日的「社會」是否容納我們的兒女，是說不定的。

突破了上面的三道樊籬，養兒女，做母親，完全沒有中心的信託，剩一概吃一概主義之由來，自己是不肯承認無所自的。

二

殷　琪

我做先生去好麼？

……………（搖搖頭）

不好麼？是不是不好？

……………（點點頭）

「爲甚麼不好？」

因爲，（向對方從頭到尾的看）姆媽（註一）衣裳不好。

（註一）是上海話的母親。

衣裳不好要什麼緊你們學校裏先生都穿得很時髦麼？

……（點點頭）

我不到你們學校裏去，我到別的學校去好了。

眞的我要做先生去呢。

……………

不要去，（着急）姆媽不要去！

爲什麼不要去呢，我講過不到你們學校裏去好了。

姆媽不會做先生。

你當只有你們先生才會做先生麼？姆媽做時還更好些哩。

那末「姆媽」叫啥人（註二）做呢？……

（註二）是上海話的誰人。

姆媽做了先生仍留好做姆媽的呀。

不是我回來了沒人陪了？不是妹妹沒人管了？姆媽眞的不要去呀。

以上是我和五歲的剛進幼稚園不上半年的大兒子的一段對話。

前的兩天，有個女友因要離滬回里，請我去代她擔任她在某小學的教職。因爲家務，學力，體力種種關係，我還在仔細考量中，未曾完全應允她。這時高興，順便和不知事務的兒子談談。

說他不知事務，他的答話，可不才是驚人麼？

在他的話裏，我捉住了兩個要點。第一是做先生要穿著得時髦，第二是母親祇應做母親，做了母親就不得也不會做別種的人。原來在小小的腦子裏，竟種下了偌大的子；奢侈中人之深，習慣移人之利害，眞驚人啊。

關於前者，我想有空時，眞的要有空時另作專文。（不妨說得好聽些。）現在只來說說做了母親。 □

「孩子」當一件東西看時，自然隨着私有財產制的存在，跟他母親同爲家長——父親的所有物；然而就在同一社會中，孩子的如何養護，如何教育，尤其是在嬰兒期到幼兒期的一段，卻不是所有者——父親的事情，而全是生育者——母親的任務。母親要母親做，是天經地義的不可變易，印在四五歲孩子的眼中，也已看透了這層。

他知道，他看見自己的，弟弟的，妹妹的身上的一切，都該由母親一人來負責料理，推而至於家中雜碎的一切，也都歸入母親的分內；父親或傭人雖或有時「幫忙」，或竟長時的代勞，但其性質不同，在小眼睛裏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這許是他的就觀察所得的「形而上學」。

母親去做先生了，留下這個「母親」叫誰做呢，這是難怪小腦子裏要起疑惑，即使加以解釋也仍是期期以爲不可的。

反過來講，做了母親，如何還得去做先生，這實在是事實問題；不說小腦子裏無以委決，

我的不直捷應允我女友這也還是個大原因。

□

可是「母親」真就是女人的終身頭銜麼？做了「母親」真的永遠做不得別種人麼？

有許多更重大的事情需要更多的人去做，有不少天才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發揮精鍊。然而世間是有着很多很多的女子，爲了做「母親，」長期的被鋼蔽在狹小的牢籠裏。試看職業界中固有不少的女子，但是很少做了母親的人涉足；有之只是新式產業下的女人，然而她們是被迫得不容不丟開了自己的孩子的。而她們的孩子所過的悽慘生活，才是人世間的悲劇呢。

就兒童教養的本身講，它決不像生育能力之普遍，儘有許多母親是不能克盡厥職的；硬要生育的母親做教養的母親，實在沒有理由。而且像我這樣勉強實行而到處倒楣的人，怕也不在少數。

□

我在未結婚時，常想人類有了子女，最好有一個公共機關來替大家養育。這在中國人尤其是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實在是種「空想。」但事實上不是蘇俄已在實行麼？它從社會主義的立場認兒童爲應屬於社會而不應屬於父母。所以它於兒童公育有固定的機關，有具體的規程。在那裏做母親的和做兒女的，不消說都是享受了無上的幸福。

要幾時才使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兒童也得享受這樣的幸福？要幾時母親不復專做母親，子女不是兩親的子女？

「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我要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

三——連帶想到做了妻子

意紅

我不反對「賢妻良母」，我大膽的說。

事實上，在家庭制度未被打破以前，妻和母這樣東西必然的要與夫和父相對存在。

不過，這所謂「賢」「良」的本質，自然決不是褊狹的「從夫」「從子」，而是在消極方面謀怎樣不掣夫肘，不貽兒女以「不肖」；積極方面與夫帶領兒女們同走「做人」的大道。所以當然不僅要賢妻母以「賢」「良」同時他方面還得要求一個賢夫良父，這是我的「廣賢良義。」

「賢妻良母」又當然不是一個「全稱肯定，」女子是人，人有人的各方面，妻和母不過同爲其一面而已；如以做了賢妻良母，就算盡了女子的天責，那是完全弄錯。不過單就做妻做母講，不賢不良是不行的。

先來反省一下我的做「妻。」

我的做妻是好算得怎樣的冒昧從事啊：我有一架不健全的軀體，我有一副不忍耐的性格，我有縫衣，做飯——最低限度的生活本領也不具備的「沒幹。」我雖是還有對於自己澈頭澈尾的自知之明，但我終媽媽虎虎的做了妻子，自然的進半步就更做了母親。這是我的夫和子的多大不幸啊。

從前有個女友曾說，「做意紅的孩子是

多麼幸運啊，她有那麼好的一副歌喉。」實際上就是一副絕頂好的歌喉也不是養兒育女的要件。他們飢餓，他們啼哭，他們寒凍，他們病苦，是否你一曲清歌就可濟事？而且由弱種結成的弱果，身體是那麼更甚的弱，脾氣是那麼更甚的壞，一天到晚到天亮，家庭中佈滿了憂愁，煩恨，疲勞的空氣，你是窒息到舒轉歌喉也沒有餘地啊。

到這裏我將描寫一個別的家庭。

女主人公是我青年時期的好友。她有白皙玲瓏的一張面孔，溫穆可親，莊嚴可敬的一副品格，苗條而亦健碩的一個軀幹。我嘗譬之爲一塵不染的白菡萏，她沒受過高小以上的教育。

她在十年前與一個媒妁之言的丈夫結婚，一連生了四個小孩子，她們夫婦間的感情嘗不惡。（我承認絕對沒感情的男女不發生性交涉。）如今大兒子已九歲，以下梯子撬兒似的隔兩年一個，預料不到明年秋末冬初呱呱者必定又是一聲。

她丈夫沒有很大的收入，她家有時並不用人。

我曾多少回到她家去。她的孩子們的頭，面，手，足和家裏的一切，都收拾得像她自己樣的一塵不染；孩子們的面目性格也像她一樣的溫靜可愛。孩子們從頭到足的穿著，沒一件不是自己手製。丈夫飯量不佳，還在家常便飯中加意的烹製幾味可口菜兒。大二兩孩已經上學，黃昏還替他們溫習，檢查。最小的還未斷乳，說不得還要來個「三更燈火五更雞。」一一切的一切，她都措置裕如，井井有理。「這樣的人，才不媿是賢妻良母的坯子哩，」我嘗私底自愧，也曾對她當面頌揚過。在笑談中，她雖不免也搖着頭灑過一兩句「女子不是人做的」的怨言，這只像是屏息緊張後的噓一口小氣，是不足減損她的「賢」「良」的。

她到今仍復姣好似當年，除了不免稍稍瘦削一點。

在我自身，「賢」「良」的氣息兒是絕對找不出一星星來。是我不肯「賢」不肯「良」？不屑「賢」不屑「良」？否，絕對的否，我是欲「賢」欲「良」而不得。小言之，我連哺乳保抱的一些事還做不像，不必說什麼「幫夫」「教子」了。可是在覺到兒女們是乖忤了自己時，咆哮如獅虎，踢打如拳鬪，倒會把自己表演成一個十足的，出於自己意外的不賢不良的女人。

我不反對「賢」「良」，自己偏是這麼的不賢不良，我將歸怨到我的體弱，性躁和沒幹。根本我不是可以做妻做母的人，而媽媽虎虎的覺做了。我的夫啊，我的子啊，我爲得不改換歌喉而爲放聲之一哭。

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

李君毅

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自然要開始作父母的生涯這個「不速之客」——的確是不速之客，我們常常驚奇爲什麼我們中間會

多了一個傲慢的客人，——闖進一般為父母的底戀愛生活中，會鬧出什麼大亂子麼？不會的。不管它是戀愛生活的搗亂分子，或者是增加兩性愛情之愛的結晶，甚至是維持虛偽的夫婦生活的最高法令，然而，這些經驗是最普通不過，最平凡不過的。我不想去描寫這些。

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我們會得到很寶貴的經驗。我們會應用最科學的方法去養育健康的兒女。我們能夠有比小兒科醫生還要豐富的經驗，我們實際地研究過而且懂得小兒的心理和生理的發達過程。然而這些寶貴材料還不是萬人能夠有，也不能夠供給萬人作參考的。我也不想去描寫這些。

我想從另外一個視角描寫這事實。——

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我們起了一個感情的糾紛。

當新的小生命胚結在我的肚子內，他毫無感情地主張把它打下去。在他，這樣的主張是非常自然的。他早就沒有什麼家庭的生活，並且也沒有多餘的經濟力量維持新添的人口。然而我總以為它已經是一個生命，拒絕這個雖然還是胚胎的小生命，我的感情不能承認這樣的事情。這個糾紛只好請過來人去審判。

我們的判官說，初生墮胎的危險性比較大。這倒不是重要理由，他的妻子也墮過胎，他以為人工的痛苦比之自然的痛苦，在丈夫的良心上更難受。

我的丈夫當然不會滿意判官的理由，可是在另一個理由下面，取消他的主張。他以為目前中國醫生缺乏墮胎手術的經驗，並且因為法律上道德上不允許的關係，醫生必定提高價錢，在他的經濟狀況之下，這事情是辦不到的。

因此，我們都贊成讓它出來，然後送到鄉間去養。

* * * *

畢竟要來的已經來了。

當我從病院帶了小寶寶回家，他也表示十分的歡迎。奶瓶，代乳粉，硼酸水，棉花，紗布，橡皮布，方便帶，嬰兒所需要的什物，相當的已經準備好了。他算是盡了父親的責任。

四個禮拜過後他要執行我們的決議。他開始物色寄養小孩的人家。

我們中間又發生一個新的糾紛。

這次我的態度比上一次更要堅決。因為在感情上拒絕一個未知的生命之長育，無論如何不比畸形了一個已知的生命的天性那樣感覺難過。我不管怎樣艱難困苦，也要由我自己的手使它活潑地生長起來。因為現在的慈善機關或幼稚院都靠不住，寄養於人家更靠不住。我只能相信自己，這也許是母性的本能吧。

於是他好像在睡眠中幻想着一個畏縮的嬰兒，神經質的憂鬱的少年，衰弱頹廢的青年，一聲不響地沈默了。我的主張通過了。

五個月來，我的時間，我的精神，我的肉體，我的一切都不是我自己的了。的確，像我丈夫所說一樣，我只是一個「守護家庭監獄的獄卒」同時，他也不能不為家庭生活犧牲更多

的精神和時間。

問題當然不就這樣完結的。

＊　＊　＊　＊

為小孩的幸福起見我們是需要克服一切物質的困難，因為貧窮這個怪物會萎縮小孩的天真。然而，這是我們最上的責任麼？

從來的母性愛只局限於怎樣「獨善」自己的小孩這範圍內，可是，我們自己的小孩長得像安琪兒一樣，這能夠解決許多許多街頭上襤褸骯髒的小孩們的幸福麼？如果我們以自己的小孩特別美麗特別聰明為榮耀，那末，這種母性愛完全是私有財產社會的觀念。我們應該以愛護未來的世代去愛護一般的小孩，以對未來光明社會的希望希望我們的後繼者。這樣的母性愛就不是利己的狹隘的。

在這樣的母性愛的觀念下面，我們女性應該作些什麼工作呢？這是一個問題。

其實，諸讀者假定承認我也算是一個有理性的女子。在理性上，我是不能承認從來強迫女性獻其全生涯於偏促的家庭中專門去守護兒女那種野蠻的社會習慣是合理的，同時，我又是有為女性的真正解放而鬭爭的希望的人。如果，我是這樣的人，我現在的生活和我的理想不是不調和麼？這樣，我能不感覺矛盾麼？事實上矛盾愈來愈大，我真像跌進泥沼裏，愈是掙扎愈要向下低沈。怎樣解決像我這樣的矛盾呢？這又是一個問題。

過渡期的女性們，為創造新的生活，我們沒有流過許多眼淚，犧牲了許多靈魂麼？我相信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新女性會有許多新的問題。

自然，新時代自有新的問題，從前我們要從宗法社會的家族制度要求個性的自由和解放時，我們的先輩討論了許多關於自由戀愛以至戀愛和結婚的問題，現在我們要更加徹底的求女性的真正解放時，當然另有新的問題。

復活了的婦女雜誌，我想必然的樂意提出比「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更加實際的題目。那末，婦女問題從新時代的觀點又會引起蓬蓬勃勃的討論和論爭。這是我對於婦女雜誌的個人的希望，也就是我愛護婦女雜誌的真心。

作了父親

昌羣

一

如今竟輪到我當父親了。不久以前還伸手向着媽媽要買教科書的錢哪！不料我現在竟有了在這里說這樣話的機會想起來真是糟糕，真是慚愧啊！

大約是胡適之先生說的結婚便等於入

了墳墓，而朱佩弦先生聽了這話曾經起過恐慌；但我覺得從成種意義上說，結婚不過是一個靈肉的快樂的結合，那結婚後必然做了父親，以至於必然的做了四五……個人的父親，才像是入了墳墓」

可是，有些人在獨身的時代，常常說不要結婚，有些人結婚後卻又常牢騷似的勸人不要結婚，都好像怕上當或抱怨上了當。我想，這大概是「慾望不足」的心理的洩露；否則，他們何不老早便去投入釋迦牟尼的法門呢。

然而，結了婚如果不要生孩子，這豈不又是反社會的行為嗎？這似乎是康德、霍伯士一流的莫想傻子才配幹的勾當，我們「凡夫俗子」恐怕是不容易辦到的事情：人生本來不是單方面的，你儘管以為選擇了一種學問或事業，它便可以永遠激發你的生趣，甚或如林和靖那樣妻梅子鶴，可是，假如你一陷入了某種情緒的時候，你的心便自然會像一隻船在茫無涯涘的大海裏飄蕩，到得你盼望慈航來接引登彼岸時，你便已經願意於同人結婚了（無論形式的或無形式的）。

所以我說結婚不過是一個靈肉的快樂的結合，是人生不可免的社會的行為，在我是沒有什麼疑問；而結婚後卻接二連三的生孩子，「綠葉成蔭子滿枝」，在工業社會裏的我們，卻成問題了。我現在雖然祇做了一個人的父親，卻已經犧牲了不少新婚後如通常所應享受的快樂。但究竟祇有一個未滿週歲的女孩，在經濟上揣度現在和將來的擔負，還沒有什麼很大的困難。而且有時工作倦了，躲藏在玩味着孩子的憨態裏，也未嘗不忘了一切現實所給與的煩惱，妻的撫育的辛勤所換得來的微笑，有時亦在日長人靜孩子的呀呀學語時流露出來。在現在宗法社會崩潰的當中，所謂小家庭的樂趣，或許這是犖犖大者吧。

中國人新婚時普通有一句頌語「多福多壽多男，」他們希望兒女不厭其多，但男的多多愈善，這里原也不必厚非這句話的時代的意義：在農村社會兒女衆多，家庭經濟不會發生大影響，一切都市社會對於兒童所當準備的費用，在農村社會都可不成問題，孩子大了，既無所謂教育費，反而可以幫助他們農事的生產，可是都市社會情形便不同了。

都市社會是一個競爭的社會，父母對於子女的將來，都有為他們擔負充分教育費的義務，如果因經濟的艱難，致令他們失學或罹都市所最易發生的種種疾病，不特他們將來準會失敗，反而加造了幾許社會的罪惡。但在目下中國的社會，教育豈是一般兒童所能享受的嗎？你如果祇有一二個兒女，學齡時期距離很近，他們的教育費，尤其是小學教育以後的，已經感覺困難了，若是三四個以上，更談何容易啊！

說到這里，我據我自己第一次做了父親的新經驗，我對於節制生產的主張，卻不能不有些贊同。當然，我們並不願學法國人的普通為了快樂而禁育。（記得有個法國朋友告訴我，法國人在禮拜堂結婚的時候，不要生孩子的條件，有時也在新婚夫婦雙方的戒約中。）我覺得在我們這個經濟落伍的國度裏，生活

是畸形的，教育是騙錢的，少數專有的，與其多生孩子，而使生活益形困苦，不如稍稍節育，少生幾個孩子，使他們的身心將來有充分發展的餘裕。這是我做了父親後所引起的一些感想。

二

止敬

科倫泰的三代的戀愛中革命思想的祖母不能了解女兒的戀愛行動，而這女兒自己做了母親時也是同樣地不能了解自己的女兒的戀愛行動。如果我們相信戀愛也者不過是人們意識形態之一端的表白，我們怎麼能夠不憬然於前後代思想之不相及，乃有深過於杜格涅甫的父與子之所云。

當自己既已垂垂老矣，既已不能密接著後代的青年的生活的中心，那即使不至於硬化為老頑固，但教還有自己生活所凝結成的硬殼尚粘附於自己的頭腦，誰竟敢說決沒有新的「父與子」悲劇產生之可能？

這樣的感想，在明白了自己是父親而且是一個女兒的父親的當時，曾經像閃電似的在腦筋上掠過。

老是奈何不得的必然。即使並不願「故步自封，」時常在追逐著潮流，但是由「老」帶來的比較靜定的生活以及神經纖微的漸漸僵硬，恐怕不知不覺地會要對於許多事的看法和青年們不同，特別是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如趣味，戀愛等等。即使是並不願對兒女有一些些壓迫的人恐怕難免在這等事上會發生了齟齬。然則「父與子」的衝突怕是永遠繼續地存在，至多不過程度大小之不同。

在感著衰暮的黑影一天一天向自己走近，在看著孩子一天一天長大的時候，便好像很苦悶似的時或有這樣的在心裏自問。

要做一個負責的父親可不是容易的事。衣之，食之，教育之，可謂克盡父職了麼？人皆曰已盡。然而這只算是養育了自己的兒女，未足視為替社會養育了一員有用的後備軍。於是為父母者乃有朝朝暮暮之「庭訓。」本自己之所見所信，勉要為兒女盡「識途老馬」之責任。社會是複雜萬狀，人生路上到處荊棘滿布，於是此「識途老馬」之責任乃更喫重。也許這「老馬」到了三岔路口亦自不免於躊躇懷疑，也許他因為太自信而竟一誤再誤。不是聖人的父母靜夜處裏自反，慚悚又當如何？

這樣的感念大概也是虛心敏感的父親在幼兒好奇地問這問那的時候常常會浮上心頭。

家庭制度尚未廢除的今日，幼兒在童年時期的模範，怕不能不就是父親。有這小「神明」日夜在側，父親的「暗室之懼」又怎麼能夠不儼然像從前的道學先生？但是誰又敢說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至少不會貽惡影響於他的後代呢？不完全的人類尤其只好把自己背上所負的祖先遺下來的惡習還是照樣地或多或少地轉給了他的兒女！

所以仔細地想來，我們都不配作父親。便

是僅僅衣之食之，教育之，在這世間也不很容易。然而「兒子自己來了，」父親是作定了，沒有辦法。既然沒有地方接受了我們的兒女，還得我們自己來盡不完全的責任。在這一方面，所有的感想也是「不體面」得很。爲的是卑之無甚高論，只想勉力做到衣之食之教育之（就是送進學校去識字念書，）竊不取於彼自居「識途老馬」者之常常諄諄然有什麼「庭訓，」當然也不贊成一些深謀遠慮者之一直替兒女打算到出嫁討老婆。前者是把兒女當作可由或應由自己的意思造就成什麼「器，」後者卻又把兒女當作可由或應由自己的力量來扶持保育到自己伸脚不復能再顧到。我自然很欽佩這樣的父親爲能負無限責任，但是反面看來，一何類於把兒女視爲父母個人的所有品。兒女應該讓他們走自己的路！

世間不乏勇敢的父親，既已爲兒女預備了生活之資，復包辦了兒女的立身處世的大計畫，乃總有未足，則願自己來了的壯志由兒女來代爲實現。像這樣的非得什麼都安排好便幾乎死不瞑目似的父親，其毅力真堪欽佩，然而處今之世，這樣「負責」的父親大概是於己於兒女都是喫力不討好。現代的社會變得那麼快，關在房裏想百年之計，能夠不與現實背謬麼？及君之身，人事的變幻已屢使君瞠目驚駭，何況於身後，何況於兒女之未來？舊生活正在崩潰，而要以舊生活所凝結的意識形態加於後一代人，乃正是阻礙了他們的自由發長。兒女應該讓他們走自己的路！

在現代作了父親的我們，大概最好是取「保管的態度：」我時常這麼想。爲社會，爲將來的社會，「保管」著暫時放在我名下負責保管的一員幼小者，只是如此而已。因爲是保管，所以消極的防護是必要的，但積極的「訓政」不是聖人的我們還是敬謝不敏能。慎莫由我們的手裏造成我們自己和後一代的「父與子」的鬬爭罷。兒女應該讓他們走自己的路！普天下現在還不失爲新思想的父母應該時時不忘記這句話。把兒女造成了自己的影子，無異使他們在將來的社會裏不適於生存，而且把幾乎是障礙物一樣的東西扔給將來的社會，賢父母們，現在還不失爲新思想者的賢父母們，覺得怎樣？

三

郢生

假若至今還沒兒女，是不是要同有些人一樣，感着人生的缺憾，心頭總是有這麼一樁失望牽縈着的？

我與妻都說不至於吧；一些人沒兒女感着缺憾，因爲他們認兒女是他們分所應得，應得而不得，失望是當然；也許有人說沒兒女便是沒有給社會盡力，對於種族的綿延不曾負責任，那是頗堂皇冠冕的話，是隨後柢來給自己解釋的理由，查問到根柢，還是個不得所應得的不滿足之感而已；我們以爲人生的權利固有多端，而兒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內，所以說不至於。

但是兒女早已出生了，這個假想無從證實。在有了兒女的今日，假想沒有兒女，自覺可以不感缺憾；倘今日真個還沒兒女，也許會感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惆悵吧，這是說不定的。

□

教育是專家的事業，這句話近來幾成口號，但這意義彷彿向來被承認的。然而一爲父母就得兼充專家也是事實。非專家的專家擔起教育的責任來，大概走兩條路：一是盡許多不需要的心，結果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一是給與一個「無所有，」本應在兒女的生活中充實些什麼的，卻並沒有把該充實的充實進去。

自家反省，非意識地走着的是後面的一條。雖然也像一般父親一樣，被一家人用作鎮壓孩子的偶像，於沒法對付時，便「爹爹，你看某某」」這樣喊出來；有時被引動了感情，罵一頓甚至打一頓的事情也有；但收場往往像兩個孩子爭鬧似的，說着「你不那樣，我也不這樣了」的話，其意若曰彼此再別做這些重複和好了吧。這中間，積極的教訓之類是沒有的。

不自命爲「名父」的，大多走與我同樣的路。

自家就沒有甚麼把握，一切都在學習試驗之中，怎麼能給後一代人豫先把立身處世的道理規定好了教他們呢？

□

學校，我想也不是與兒女有甚麼了不起的關係的。學一些符號，懂一些常識，交幾多朋友，度幾多歲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經擔過憂慮，因爲自家是小學教員出身，知道小學的情形比較清楚，以爲像模像樣的小學太少了，兒女達到入學年齡時將無處可送。現在兒女三個都進了學校，學校也不見特別好，但我毫不存勉強遷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學才把兒女送去，這無異將兒女作特別珍貴特別柔弱的花草，所以須保藏在裝着熱汽管的玻璃花房裏。特別珍貴麼，除了有些國家的貴冑華族以外，誰也不肯給兒女作這樣的誇大口吻。特別柔弱麼，那又是心所不甘的，要抵當得風雨，經歷得霜雪，這才歡喜。——我現在作這樣想，自笑以前的憂慮殊無謂。

何況世間爲生活所限制，連小學都不得進的也很多，他們一樣要挺直身軀立定腳跟做人；學校好壞於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關係呢？——這樣想時，以前的憂慮尤見我的淺陋了。

□

我這方面既給與一個「無所有，」學校方面又沒甚麼了不起的關係，這就擱到了角隅裏，兒女的生長只有在環境的限制之內，用他們自己的心思能力去應付一切。這裏所謂環境，包括他們所有遭值的事故人物，一飲一啄，一貓一狗，父母教師，街市田野，都在裏頭。

父親眞欲幫助兒女，僅有一途，就在誘導他們，讓他們鍛鍊這種心思能力。若去請教專家的教育者，當然，他將說出許多微妙的理論，但要義恐怕也不外乎此。

可是，怎樣誘導呢？我就茫然了。雖然知道

應該往那一方向走，但沒有走去的實力，祇得站住在這裏，搓着空空的一雙手與不會知道方向的並沒有兩樣。我很明白，對兒女最抱歉的就在這一點，將來送不送他們進大學倒沒有關係。因爲適宜的誘導是在他們生命的機械裏加燃料，而送進大學僅是給他們文憑，地位，以便剝削別人而已（有人說振興大學教育可以救國，不知如何，我總不甚相信，卻往往想到這樣不體面的結論上去。）

他們應付環境不得其當甚至應付不了時，定將悵然自失，心裏想，如果父親早給與點幫助，或者不至於這樣無所措吧；這種歸咎，我不想躲避，也是不能躲避的。

□

對於兒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語而已，希望他們勝似我。

所謂人間所謂社會雖然很骯髒，總直覺地希望牠有進步。而人是構成人間社會的。如果後代無異前代，那就是站住在老地方沒有前進，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時光，已屬不妙。或者更甚一點，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試問人間社會經得起幾回這樣的七折八扣呢！憑這麼想，我希望兒女必須勝似我。

爬上西湖葛嶺那樣的山便會氣喘，提十斤左右重的東西行一二里路便會臂酸好幾天，我這種身體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們有強壯的身體。

人家問一句話一時會答不出來，事故當前會十分茫然，不知怎樣處置或判斷，我這種心靈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們有明澈的心靈。

講到職業，現在做的是筆墨的事情，要說那干係之大，自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於是彷彿覺得並非無聊。但是能夠像工人農人一樣，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實應用的東西來麼？沒有！自家卻使用了人家所生產的切實應用的東西，豈不也成了可羞的剝削階級？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祇供掩飾醜臉，聊自解嘲而已，別無意義。這樣想時更菲薄自己，達於極點。我希望他們不同我一樣；至少要能夠站在人前宣告道「用了我們的勞力，產生了切實應用的東西，這裏就是！」手裏拿的是布疋米麥之類；即使他們中間有一個成爲玄學家，也希望他同時鑄成一些齒輪或螺絲釘。

謝宏徒

四

「抱着小西瓜上下樓梯，」「小手在打拳了，」妻懷孕到第八個月時，我們常常這樣說笑。妻以喜悅的心情，每日織着小絨線衣，她對於第一個嬰兒的出產，雖不免疑懼，但一想到不久搖籃裏將有一個胖而白的乖乖，她的母性的愛是很能克制那疑懼的。有時做活計太久了，她從疲倦裏，也曾低微地嘆息，朝着我苦笑。除此之外，她不因身體的累墜，而有什麼不平。在我是第一次做父親，對於生產這事，腦裏時時湧現出奇異的幻想，交雜着恐怖與憐惜。將來妻臨盆時，這小小的家庭，沒有一個年老的人足以託靠，母親遠在千里，岳母又不住

在一處，我越想越害怕起來，怕那掙扎與呻吟的聲音。不出兩個月，那新鮮的生命，將從小小的土地裏迸裂出來，妻將受着有生以來的劇痛，使我暗中流淚。我在妻的懷孕時期的前半，爲了工作的關係，曾離開了家，在旅中唯一的安慰妻的法術，就是像新聞特派員似的寫了長篇通信寄回。寫信時像寫小說一樣地描寫着，寫滿了近十頁的稿紙，意思是使她接着我的一封信，可以慢慢地看過半天或一天。忖度那信要看完時，接着又寫第二封信寄去。過了兩個禮拜，我必借故跑回家來一次。到妻懷孕的第七個月時，我索性硬着頭皮辭職回家來了。回來以後，我蒐集了不少的關於姙娠知識的外國文書籍，例如「孕婦的知識」「初產的心得」之類。依照書裏的指示，對妻嘮叨着必須這麼那麼的。我怕妻不肯信我這臨時醫生的話，要說什麼時必定先提一句「書裏說的……，」「書裏說的……要用一塊布來包着肚皮，」「書裏說的……，」這樣可以使妻不至於提出異議。後來說多了，我的話還沒有出口，妻就搶先說，「又是書裏說的麼？」我們是常常說笑，并且希望肚裏的是一個女孩子，但是我暗中仍是異常的感傷，我的恐怖似乎比妻濃厚些。我每天默念着，希望妻能够安產，小孩不管怎樣都行。眞是「日月如梭，」到了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七年）的上午四時，天還沒有亮，我聽着妻叫看護婦的聲音，我醒了。她對我說，有了生產的徵候。我的心跳着，趕快到岳母家裏去。這時街上的空氣很清新，女工三三兩兩的談笑走着，賣蔬菜的行販正結隊趕路，但我猶如在山中追逐麂子的獵人，無心瞻望四圍的景色。我通知了岳母，又去請以前約定好了的醫生。回到家裏，陣痛還沒有開始。過了一刻，醫生來了，據說最快還須等到今天夜裏，并吩咐不要性急。下午三時以後，「陣痛」攻擊我的妻了，大約是十分鐘一次。我跑去打了五次電話，跑得滿頭是汗。唉唉，這是勞康（Laocoon）的苦鬪的第一聲了。妻自幼是養育在富裕的家庭裏，但自從隨着我含辛茹苦之後，一切勞作苦痛都習慣了。她的腹部雖是劇痛，她卻撐持着下床步行，不顧呻吟一聲。岳母用言語安慰她，我只有坐在房後的浴室流着淚。這一夜醫生宿在家裏，等候到翌日的下午五時，妻拚棄了無可衡量的血液與精神，爲這條小小的生命苦鬪着，經驗了有生以來的神聖的災難，於是我們有了一向希望着的女孩子了。「人生總愛多憂患，不戀愛亦憂患多，」是一點不差的。我們的靜寂的家庭，自此以後，增加了新鮮的力量，同時，使我們手忙脚亂起來。最苦的是母親，日夜忙着哺乳，一會兒襁褓，一會兒洗浴。又因爲素性酷愛清潔，臥在床上也得指點女傭灑掃；又須顧慮着每日的飲食。彌月以後，肌肉脫落了不少，以前的衣服，穿在身上寬鬆了許多；臉上泛着的紅色，只有在浴後才可以得見。在這時，我最怕看我妻的後影。妻的專長是鋼琴（piano）和英語，出了學校，對於自己所學的，沒有放棄，現在可不行了。那些 Maiden's Player, Lohengrin 的調子是沒有多彈奏的餘裕了。我本來也想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近於理想一點，就是起床、進

勵思考讀書著述、散步的生活，但是孩子來了，一切的理想都被打碎了。我們的實際生活，不能不隨着改變了。每天非聽啼聲不可，非忍受着一切麻煩的瑣事不可了。女孩子是有了，可是還沒有名字，照着通例，總是叫她做毛頭（頭髮是那麼的黑而長，）但妻說照這樣叫下去不行，必須請祖母給她起一個名字。我趕快寫信去稟告在家鄉的母親。過了許久，便接着了母親親筆寫成的回信，信裏附着一張長方形的紅紙，用工楷的字體，寫着幾行字。上面是「祖母年近六旬，爲孫女題字，乳名寶珠，學名開志。」在旁邊註着兩行小字是「吾家字派爲二十字：天光開慶典，祖蔭永新昭，學士經書裕，名家信義超。」這些舊重家名的傳統習俗，我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我還記得這是祖父在日所規定的，足數二十代人之用。我的父親是「天」字一輩，我是「光」字，所以祖母替孫女起名一定要有一個「開」字的。我們接到祖母的信時，十分的歡喜感激，並且這個名字我們是很中意。別人爲女孩子起名，多喜歡用「淑」「芬」「貞」「蘭」等含有分辨性別的字，「開志」這個名稱，看不出有故意區分性別之意，所以我們很歡喜。有了名字，可是我們已經叫慣她做毛毛或是寶寶了，「開志」的名稱，不過是偶然一用。寶寶到了第七個月時，真是可愛，她的面貌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了。細長而彎的眉毛，漆黑的眼珠，修而柔的眼毛，還有鼻子，像她的母親；嘴的輪廓，膚色，笑渦像父親。志賀直哉氏在到網走去一篇小說裏，說孩子能將不同的父母的相貌融合爲一，覺得驚奇，在我也有同感。到了第十三個月，因爲奶媽的奶不足，我們便替她離了乳，到了今天，她的年歲是整整的三十七個月了。這其間，她會開口叫媽媽，叫阿爸，她會講許多話，會唱幾首歌，我寫這篇短文時，她是在我的身旁聒噪了。寶寶的笑聲啼聲就是我們的「神」，我們的宗教。她的睡顏，她的唇、頰、頭髮、小手，使我們感到這是「智慧」的神。她有許多玩具，滿滿的裝在小竹箱裏。我們的家距淞滬火車路線很近，她看慣了火車的奔馳，聽慣了火車的笛聲，火車變成了她的崇拜物。在我的觀察，她以爲火車是最神奇的東西，爲什麼跑得這麼快，爲什麼頭上有兩隻大眼睛，爲什麼會發怒似的叫號。她崇拜火車，愛慕火車。崇拜愛慕的結果，把我的書從書架上搬下來，選出厚而且巨的，如大字典之類做火車頭，其他的小型的書當車身，蘋果兩個權做火車眼睛。在許多玩具之中，她頂喜歡的是「車」的一類。她有了三輪的腳踏車，小汽車，裝糖果的小電車，日本人做的人力車的模型，獨輪車的模型。除了玩具，她最喜歡模做父親看書或看報，畫報是她的愛人，尤其是東京讀賣新聞附刊的漫畫。她一個人睡在籐椅上，成一個「大」字形，兩手舉起報紙，嘴裏嘰哩咕嚕，不知念些什麼書去。她是十分的歡喜。在最近，她每天對母親嘮叨着說，「毛毛長長大大（杜杜）了，好去讀書了。」她有了幼稚園讀本，有了兒童畫報，有了不碎石板和石筆，這些東西安放的位置，偶然被女傭移動一下，她就大聲地叫喊。寶寶又愛散步，在秋天，總是每天兩次，由我牽着小手

到公園去，天寒了，午飯後，領着在拜木進旁閒躔着，她的嘴裏溫着歌，路上散着黃色的落葉，月光從樹梢篩在地上，一個大黑影和一個小黑影一高一低的彳亍着，於是我覺得這裏也有「人生。」寶寶自己有她的歌，在二十五個月以後，便自作自唱起來。她的歌，我都記在日記裏。例如：「烏烏烏烏火車，叮噹叮噹電車。」（在我們的屋後，有火車走過，她與火車最熟。有一天同母親到百貨店裏去了回來，便獨語似地念出這兩句。）「烏烏飛，烏烏飛，烏烏飛飛。」（到外祖母家去，見小娘舅養着的金絲雀逃走了，回來便這麼唱。）「洋囡囡是要睏睏了，毛毛唱唱儂。」（母親唱歌催她睡覺，她照樣去催眠洋囡囡。）到了今年（一九三○年，）寶寶的智慧又進一步了。夏天買了叫叫蟲來，掛在樹枝上，一連幾天都沒有叫，我們說這叫叫蟲不會開叫了。寶寶聽了就唱着，「叫叫蟲，不會叫，買得來，啥用場。」見了木匠來家裏修門，唱的是，「木匠師父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做出物事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夜裏睡覺時，脫了衣服，口裏念着，「耶穌慈悲，牧師聽我，夜裏保護我睏覺，亞們。」（這是母親教的，但無什麼宗教的意味。有時白晝也大聲的唱着，自己拍着小手。）寶寶的智慧是一天比一天增進了，這使我們擔心着將來的教育問題。在我個人，是懷疑國內的一切學校教育的，寶寶現在是三十七個月了。附近雖有幼稚園，經我們去參觀以後，便不放心送她進去。將來長大時，在上海地方，我們也不會知道哪一所女子中學是優良的。聽人說，甚至於有借辦女子學校爲名，而與政客官僚結納，替他們介紹一兩個女學生，因此募款自肥的。教會辦的女子學校更不行，平時拿「耶穌」來騙人，記得幾句死板板的英語。他們的宗旨不外是想培養「名媛，」預備在「時裝展覽會」裏，穿上所謂「時裝，」替富商大賈們做「衣架子」（比以 mannequin girl 爲職業的還要無自覺。）繼而她們的芳容在上海的烏七八糟的「畫報」上登載出來，大概就會有達官貴人，歐美博士之流來跪着求婚的。接着就是舉行「文明結婚」儀式，請「局長」「要人」們來證婚，來賓有千人之衆。汽車、金剛石、錦繡斷送了一生。在教會女校畢業出來的人，大多數以這條「出路」爲她們的最高的理想。上海的女子教育，我是根本地擯斥的。再說，像我們這一階級的人，能否供應一個女孩子多念幾年書，也沒有把握。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女孩子的教育計劃，是想由我們自己的力量，將她培養成爲一個「自由人，」成爲一個強健耐勞的女性。我們想就孩子的年齡（四歲到二十五歲，）分做五個教育時期。按期把識字、寫字（毛筆與鋼筆、）兒歌、童話、兒童劇、運動(特別注重)、作文、散文、小說、詩歌、數學、閱報、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常識、歷史地理的知識、筋肉勞動（特別注重、）各國革命史、人類勞動史、外國語言文字、專門技能的學習（特別注重，但以筋肉勞動者爲限，使她能在農村或工廠生活）等等教她。過了二十五年，她可以到社會的旋渦裏去衝擊了。假使我有一天能夠脫離這 salary man 的生活，也許我還能做一個打鐵

的工人到了那時，我更能將我的手腕磨鍊得粗厚些，靠着我的雙腕，使我們的實實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健全地養育起來，讓她做一個「自由人」做一個「勇者」，我們的實實呀！

子愷

五

史悟岡曾說：『修行無他慕，只求免入輪迴，少認世間無數爺娘耳。』「少認爺娘」一句話，大衆聽了都要發笑，以為這是諧謔之談；但在新失了母親而感情不肯降服的我聽來，這真是至明至達之語！人生於世，認爺娘實是一種最大的累。「我」的全部寄託在這一個脆弱藐小的肉體中，而這肉體是爺娘所出的。故世間最深的關係無過「親子，世間最真的感情無過於孝慈。然而結着世間最深的關係而懷着世間最真的感情的爺娘和我，其全部都祇寄託在一個脆弱藐小的肉體中，有不測的災殃與無常的大恨。這猶之有夫之婦與有婦之夫邂逅而結了不解之緣，情知必被告發，終須離異而各歸本家的，那麽這憂患恐懼而又短暫的歡會有何可樂，而這邂逅之緣豈非一種大累？求「免入輪迴，少認爺娘，」猶之欲各安本家，少結私情，以免除這種無謂的大累。這豈非至明至達之見？我拿男女的私行來比喻親子之情，似乎冒瀆了神聖的孝慈。但念古人的以香草美人比喻君王，則我的比喻亦無不可，而且比香草美人確切一些呢。

認爺娘是一種最大的累，則被認爺娘是一種次大的累。世間為人子而未得報恩，遭風木之悲而抱終天的大恨者，斯為最大苦。為人父而不能全其養育，貽誤子女而懷無窮的遺憾者，斯為次大苦。我在過去十年中，以人子兼為人父，兼得了這兩種大苦。我在子道尚未能盡的時候，不期而作了父親。結果兩者都不能稱職，致使在我九歲時以一身兼父母之職而撫育我一個獨子的慈母，到六十八歲猶未得我的涓埃的報養而去世，而對於九人的子女，亦不能全其養育，致使夭折了三人。如今只贏得終天的大恨與無窮的遺憾，伴着這殘廢的後半世。

今年二月五日午時，我被免了人子之職。以前我是兼任父親，現在我是專任父親了。照我前面所說，現在我是已經脫卻了為人子的最大的累，而僅有為人父的次大的累了，照理應該快樂些。但實際卻不然。猶之做教師的人，本來兼任甲乙兩校的課，現在被甲校免職，而做了乙校的專任教師。照理說來，任務比前簡單而統一，這人應該快樂些。但實際卻不然：他對於免他職的甲校，懷着戀慕之情；而對於新來專任的乙校的任務，頗感不慣之苦。

我這個專任父親，正和這位專任教師同一情形。我戀慕從前為人子的時代，而不慣於專作父親的生活。我如今方才理解 Home without mother 的歌曲的哀思，常常獨自吟唱。但顧視成行的兒女依着他們的母親的膝前的光景，又覺得目前所見的正是一個團圞的家庭，不配唱 Home without mother 的歌，何以我的心弦這樣吻合於這歌的音調

呢？我嫉妬我的兒女們。我想對他們說：「我不願專作你們的父親，我也想依着我的母親的膝前呢！」從前我曾經離開我的母親至五六年之久。現在回想何等懊悔！假使我現在找得到我的母親，我要伏在她的膝前，永遠不起來。

不慣由你不慣，事實上我已擔任了專任父親，不能辭職了。但我的心情既如前述，故作了專任父親之後的我，對於兒女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熱心。不過自從我的母親死後，我頰上留了鬍鬚。倘要在形式上找求我作兼任父親時與作專任父親時的區別，便只有這幾根鬍鬚。這也和某種學校裏的專任教師或主任教師的只掛一個形式的空名一樣。但這鬍鬚在我的兒女們的眼中，確是種新奇的東西。他們看見家裏從來不曾有過生鬍鬚的人。他們以爲祖母死了，父親的頰上自然會生出鬍鬚來的。所以有一個孩子便問我：「祖母死了，爸爸爲甚麼便生鬍鬚？」我隨口回答他說：「祖母死了，爸爸老了，老了便生鬍鬚。」我偶然說出了這個「老」字，心裏卻受了牠一些暗示。加之有一天忽然從一個小販受得了「老先生」的稱呼，以後這稱呼便源源而來，不相識的人們都稱呼我爲「老先生，」「老」給我中的暗示便愈加深起來了。我漸漸認承自己已是老人，不須仰事而只要俯畜了。我的鬍鬚就不期地變了專任父親的徽章。

華瞻伏在我的懷中，給我梳理下頜上的鬍鬚。他發見了一根白鬍鬚，驚奇地叫起來：「寶姊姊，爸爸生白鬍鬚了！」便有許多孩子的頭擠在我的頷下，許多小手來撫弄我這根白鬍鬚。我又受了這「白」字的暗示，一時似乎更老了一些。我摸摸自己的鬚，看看這一羣癡騃的兒女，便模做起陶淵明的責子來：「阿寶已十一，懶惰故無匹。阿先正二五，終日低頭立。軟軟垂九齡，猶坐滿娘膝。華瞻年七歲，但覓巧格力。圓草滿四週，屎屎還撇出。不如小一寧，鄉下去作客。」我把這詩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孩子們的讀書室中。他們看見紙上有自己的名字，都來嘻嘻哈哈地諷讀，後來便當作歌唱了。

但鬍鬚終只是一個表面的徽章，專任終只是一個形式的空名。我的心依舊不慣於專爲人父。終天的大恨與無窮的遺憾，不能降服我的感情，常在深夜之中，燈昏人靜之後，作劇烈的交戰。但恨與憾猶如兩株大樹，我的感情猶如一個蚍蜉，想要撼動牠們，眞是可笑不自量了。每夜只是徒然地疲乏了自己的心神，而在「將意過他生」的一個念頭之下停止交戰。朝陽照入我的床幃，我醒後的第一念是「今天爲甚麼而生？」朝陽的光似在告訴我說：「你今天專爲作父親而生！」我便毅然地起床，摸着我的鬍鬚，再來作一天父親。故鬍鬚雖然只是一個表面的徽章，卻全靠牠鼓勵我作父親的勇氣，猶之辦公的人員心中雖然無意於辦公，但胸前掛了一塊徽章，不由你不振作起精神來做事。然而這鬍鬚近來也惱了我。我夜間常蒙着了綿被而做夢。所夢見的常是母親病中的光景。母親病篤的幾天，因爲仰臥氣急，常起坐而倚在我的身上，我用自己的胸部貼住母親的背，母親的頭正擱在我的肩上。這樣地

經過了好幾天可怕的日子，母親終於死在我的懷裏。故母親的白髮蓬鬆地亂在我的頰邊的光景，我一閉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見。近來在夢中，便常見這種可怕的光景。總是焦慮萬分，急出了一身大汗而醒覺。有時半醒半夢，赤動頭上的髮鬚，覺得頰邊塞着蓬鬆的東西，以爲是母親的白髮，「母親果真倚在我的懷中麼」？這樣一想便驚醒，方纔知道塞在頰邊的是自己新來養着的髭鬚——作父親的徽章。這一夢便使我半夜失眠。朝陽的光也不復告訴我「你今天專爲作父親而生」的話。我只是懶然地起床，摸着我的髭鬚想道「安得你變成我母親的白髮！」我又想起史悟岡的話了：「修行無他法，只求免入輪迴，少認世間無數爺娘耳。」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寫於寂寞悵惘中之綠蔭堂。

六

東華

老實說，倘如別人不出這個題目給我做，我是決不會把自己是五個孩子的父親的地位仔細想一想的。

誰的一生是按照預定的計畫預定的步驟過去的呢！不識不知的兒童時代，大概在多數人是已屬於「忘卻」的境界了。青年時期，有幾個不是感情和衝動的 victim？追到中年以後，偶然有機會把前半生的賬簿從頭翻翻，好像有倫有序，步驟井然，其實也只像金聖歎批評「才子書」什麼「撥草尋蛇」，「伏線埋根」的筆法，那些「才子書」的作者自己何嘗知道？

在這樣的人類共同運命之下，我不知不覺的做了五個孩子的父親了。結果呢，例如吃飯時間，總算特別看待我老子，讓我在八仙桌上獨佔一面。母親吃虧些，就得跟一個孩子共佔一面，拿筷子的一隻臂膊便不得舒卷自如。其餘的兩面，不待說，歸個兒是「他們的」地盤。如此，四分天下有其一，就是做了父親的目前的酬報。吃飯如此，其餘可舉此比例以推。以後怎樣不可知，就目前而論，倘如我有前世帶來的智慧，倘如我生下娘胎便能做妥善周詳的計畫，那末我決不把做五個孩子的父親一個節目列入我的做人秩序裏。

然而孩子是已經魚貫而來了，我自己也因加上一層做父親的資格而增加重要了；以前的錯誤已靠着聊以自慰的理由而合理化了——約言之，我似乎是比從前聰明些了。但是果真聰明些了嗎？倘如我果真是聰明些，我就該能夠做於自己曾受運命的虐害，而預先替孩子們貯蓄起對於運命挑戰的能力。這個，一來可以對我自己曾受虐害的運命報仇，二來也聊以盡我對孩子們的一點心，總算不枉做父親一番。然而這樣的事又怎能有把握？教育家說，兒女的運命操在父母手裏。這話之太誇大，我以爲跟那種主張什麼什麼主義可以救國或甚至可救人類的說數無以異。天下的父親原不必都像我這般不中用；反之，有些父親確乎是能夠預備兒子做一世的闊大少，抽一世的鴉片烟的。對於這樣的父親的羨慕，幸

而我的孩子們至少至今還不曾有過表示，否則我這父親立刻就得通電下野了。但是我們的孩子一定不以吃飯時能在八仙桌上佔着兩三面的地盤爲滿足；他們對於父親必定還有別的更重要的需索。他們確是願把大部分的運命交給父親決定的。而無如這點責任，正是做父親的難處。給你們各人一個健全的身體，教你們各人一套謀生的藝術——做到如此，大半的父親已可告無罪於天下，然而這也談何容易！而況做人的「筆法」既必等日後批評家來發見，那末所謂謀生的藝術，又那裏有一定的「起承開合」呢」

無法到如此，父親對於兒女的關係，那裏還有合理的話可說？所以我對於我的兒女，只有一種朦朧的詩的感覺。我自己曉得自己的限制；我只能說我自己的話。我不能——也不願——像批評家形容蔣鑄那樣，將自己一身來代表小天地。我但願天下的父親都不像我，卻能發見對於兒女的散文的理解的關係。你們做顏氏家訓也罷，做曾氏家書也罷，我都贊成，我都觀摩。至於我，既然并自己做父親的意義尚且不明，當然不願說自欺欺人的話。而且懸於我自己顛顛蹶蹶渾渾沌沌在環境的刺戟和運命的玩弄之下掙扎了三十餘年，決不相信我的兒女便能在這未必突然會變樣的社會裏按步就班的過一輩子。孩子們，你們的爸爸太不長進，太愚笨，愧不能把做人的秘訣傳授給你們，你們當然要失望。但是你們的爸爸會唱詩，你們且聽我唱來：

你們莫怪爸爸生腸硬，
常言道：「生得你的身，保不得你的世！」
——這話十分眞。
爸爸當然愛你們，
又何須板着臉，口口說「親恩？」
你們當然愛爸爸，
也何必美其名曰「孝心？」
你我若還做買賣，這筆賬如何算得淸？
誰知道你該還我幾兩，我該找你幾分
我和你們的關係但有一層：
你們是不久將來的人間旅客，
我是你們暫時的逆旅房停。
你們將來要走的路徑，我已走過大半程，
那其間是波濤險惡，山路崢嶸。
可是你們休害怕，莫灰心；
既然被註定，要在那途中做個旅行人，
你就想偷閒也難逃遁。
只恨我爸爸，不能伴你去把舊途尋！
但是也許你們比我更聰明，
用不着我這未必識途的老馬替你們指
引。
但願你們能探發柳暗花明的新境！
那時給爸爸報個信，爸爸當然高興到萬
分。
如今趁你們還未動身，
你們要準備得充分；
儘爸爸所能供應，
你們放量的吃罷，用罷，
我爸爸決不心疼！

七

李誼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像我的做了父親，就是這句話的應驗了。

不但我不想做父親，就是我的妻也並不想做母親。

然而到底做了父親了，我和我的妻居然有人來奉戴爲父和母了。

做了四五年的父親的我，不瞞諸君說，老實未曾替自己想過應該怎樣做父親，也未曾替孩子們想過將來該有什麼出息。

這倒是要感謝婦誌的編輯者葉先生的。爲了他出了這個題目來考試我，我就不得不像小學生臨考時的急來抱抱佛脚了。

「阿彌陀佛」我該先這樣地懺悔開頭。孩子們吞中了我做父親，怕是他們的不幸吧。

我有二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大的男孩子快要五歲，第二個男孩子二歲又半，最小的女孩是十六個月的樣子。

我最先敢告訴諸君：兒女們實在是父母的「情敵」。這句話對別人不盡見得適用，然而對於我是實實在在的眞事。

爲了生大兒子，弄得我們夫妻間足足有一年半「離居」。爲了生小的女兒足足有二年「離居」，就是此刻當我寫文章的時候，還在和做母親的在事實上「離居」的期間。只有第二個兒子因爲生後是請別人授乳的，算是例外。也正因爲這個緣故，他如今並不住在自己家裏——我們把他放在終年不回家的幼稚園裏。

我對兒女們「食醋」嗎？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對不起，我還要數說兒女們的「罪狀。」

有時我們滿心滿意地想出去看看電影，不料風聲漏了出去，被大兒子聽到了，他就嚷着要同去。不帶他去吧，他會大哭大吵，弄得你「氣憤塡膺，」當初滿想去享點樂，現在樂還未享，他卻先叫你氣飽了一肚子。好，那麼帶他去吧。他又會另外做出花頭來叫你討厭。他不是嚷着要買糖果吃，便是忽然頭一垂，眼一閉，要橫躺在你的身上，你滿想看電影來散心，他卻重重地壓在你的大腿上。這才叫不舒服啦。要是單單這樣，還算吃些小苦罷了。豈知他近來年紀稍稍長了一點，個子也高了一點，影戲館的收票人居然要向他收起票來。這一來，他不是又要叫我爲他多破鈔嗎？眞眞可惡！

索性再舉一個例。

我們爲了工作忙，有時身體覺得累，忽然發生了小布爾喬的想頭，到一個什麼地方去旅行旅行。然而不等你想定，小孩子已在放尿了，或在撒屎了，或在高聲哭了。倘把她帶了去，路上的麻煩會把你嚇住。不帶去呢，又沒人看護她。結果只好不旅行了事。

至於日常在家庭裏的吵鬧哭喊，使得我不好安心工作，甚至不得好好兒吃飯，好好兒睡覺，那更是他們的老把戲。

可惡哉這批家庭裏的「搗亂分子。」無

怪乎主持國家大事的要盡力取締社會上的搗亂分子了。

這樣說起來，讀者或許說我這個做父親的，未免太冷酷吧。

是的，我承認有時候的確要痛恨他們，也常痛打過二個兒子。

然而，或者是人的本能吧，我也未嘗不歡喜他們。我也常和大兒子玩，有時我追他，他追我，有時我躲起來叫他尋。那時簡直是忘了父親忘了兒子的皆大歡喜。對於女孩子更其憐愛她，因爲她是我們在外國時種的因。後來爲要生她，被迫得回了國。可是正唯如此，我覺得避免一次危險。所以我感激她，愈加覺得她的可愛。

我的妻也是同我一樣的情態。我們都不是爲了他們是自己親生的兒女所以要特別看待。只是有的時候，他們的動作笑貌，的確使人喜悅，所以也就不免「心肝寶貝」起來。甚至因此雖然多支出了一筆錢，也像當然的事情，不作計較。

□

不過爲兒童設想，他們生在這個時代，確乎是不幸的。

第一，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有許多不方便。上海的弄堂房子，誰都知道是住滿了人，又是齷齪不乾淨的居多。把他們一天到晚關在屋子裏吧，始終跳不出樓上樓下的範圍，實在太平凡，太單調，太無生趣。放他們出去吧，既無公園廣場草地，可資遊玩，又沒有相當的人專去照顧。到馬路上怕遇見「老虎」，到弄堂口又太鬧雜混亂。今年爲了救濟這點缺陷，所以特地把大兒子向最近的一個幼稚園報了名。我們的用意，無非是一方面可以免得他在家庭中吵鬧，一方面也叫他過過兒童們的羣居生活，多得點遊戲的機會。所以我們倒極希望幼稚園能終日開放。豈知事實上好處還未見，而弊端倒繼續發現了。學費之貴且不必說，（半年總共要繳二十七元，）而一天僅僅開放四個半鐘頭，來去倒要派人接送，反而增出麻煩。尤其意外的，是幼稚園的教師居然向我的僅僅四歲半的兒子，要教他寫阿拉伯數目字母，要教他讀前期小學的國語教科書，有時還聽到他在發"good morning"，"pencil"的聲音。他回到家來，因爲寫不來字，讀不來書，就要發恨，於是家庭事故又多起來。這也是十常八九的不如意事之一例。

第二，便是他們的受教育問題了。想不給他們受教育，於情於理都有點說不過去。但是想給他們受教育吧，說句「大不韙」的話，至少在目前的上海是沒有看得中意的地方。不是說沒有學校，學校儘够多之至；只是這些學校根本不是爲了我們的兒童辦的。儘有設備新式，課程講究的學校。然正唯愈是這類號稱「摩登」的學校，愈是要不得。第一，它們的學費貴。第二，它們的學生，多是穿著時髦，來往有代步的車，倘然把窮小孩子僥倖放了進去，他不黯羨煞，也要羞煞。第三，它們的功課多半是「洋氣十足」的。我們這輩中年人已經飽受「洋大人」的欺侮了，難道我們還忍心叫小孩子再去喝「迷魂湯」，恭頌「洋大人」的

德政嗎？至於在一般人看來認爲辦理不好的學校，那自然是眞個不好。因爲它設備旣多缺濫，而所教的也還是「守規」「安分」「勤儉」「忍耐」一類的因襲德目；道對於維護特權階級的利益，或者有效；然於解除多數人的痛苦，滿足兒童們本身的要求上，是絕對沒有裨益的。入學讀書，多識幾個字的好處，卻斷乎敵不過這種思想上的麻醉。所以跟着兒子年紀的長大，這個問題正在逼迫我們做父母的來解決。然而眞的能够解決嗎？我在此刻，實在不敢決定。因爲我們的生活是隨環境變的；也許今日住上海，明天就得動身搬往鄉下。

不過話雖如此，有一點卻可聲明：不管我的兒女受不受現時的學校教育，不管他們操何職業，我必得盡我的力，培養他們成爲新社會建設工事中的參與者。忝爲父親，別無可以期待他們，只有這一點，是我的「責無旁貸，」也是「義不容辭。」若幷此而不做，那不特眞眞對不起他們，也就有負於我在當世的「父職」了。

□

在一八四八年，有幾個勞動團體在倫敦討論那個有名的綱領的要點，根據當時的議事錄，載有關於結婚及家族的二個問題。

第十九問是：『在轉形期的兒童教育，怎樣組織呢？』其答覆是：

『當兒童達於無需母親看護的年齡，要在國家制度之中受着養護和教育。』

第二十問的要點是『當私有財產廢止時，要宣告婦女的共有嗎？』當時的答復是：

『無論在何種場合，祗消不攪亂新社會的秩序，我們將終不干涉男女之私的關係。我們知道家族的諸種關係，是隨着由所有權變化過程所生的諸變化以俱變的。因此，私有財產廢止以後，它之將及最決定的影響於家族關係之上，是無待言的。』

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的俄國，竟是實現了這種轉形期的兒童教育。在一切國民皆受教育的大方針之下，免費的義務的普通教育是對一般學齡兒童強制施行的。而對學齡前的兒童，卻自誕生以至八歲的兒童，也一律設施教育機關：一是託兒所，收容生後二個月至三歲的嬰兒；二是幼稚園，收容三歲至七歲的幼兒；三是兒童廣場，爲夏季的運動保育機關。這種教育，現在也已成爲準義務教育，是強制實行的；當然這是兒童的權利，由國家負擔一切費用的。現在試舉莫斯科的幼稚園爲例，表示兒童一日的生活標準：

八——九（時），由家庭往
九——一〇　簡單的早食
一〇——一一　有韻律的運動
一一——一二　勞動（包括自然研究等）
一二——一二·五　音樂、自由遊戲
一二·五——二·五　晝食
二·五——四　安靜時間（晝寢）
四——五　自由遊戲
五——五·五　點心
五·五——六　音樂故事

六——　回家

我們的兒童幾時得享受這種義務教育呢？

□　八

本不想做父親，偏偏做了父親。
做了父親，更其不想做父親。

一九三〇，一二，八。

雪漁

我做了父親於今不過九年，爲時尙淺，對於兒女們教養的事情也還簡單。但是感受到的困苦卻是不少，而且有些地方自知不免辜負兒女，心上常覺不安。現在就約略寫些出來，隨便談談。

記得我妻第一次受孕的時候，我買了幾種關於育兒法的書籍，翻了一遍，覺得所講育兒方法比舊法合理，很想對於我未來的兒女們認眞設施。因此就把書中內容詳細講給我妻聽，勸她取法乎此。我妻似乎笑我有些書獃子氣，對於我告訴她的育兒法能否見諸實行，也有些將信將疑。後來經我再三講說，見我十分信仰，她也漸漸改變態度，表示願意試行。我非常高興，又去備了一隻鬧鐘，以爲將來按時哺乳之用。那知我的母親知道了，又出來反對，把養我的經驗來壓倒我的主張。我一面對母親力陳新法的好處，舊法的缺點；一面對妻力勸努力試行，做些成績給她看看，好教她相信。不幸那孩子生下的時候，我的父親死了。我不願過分違拗母親，以免增加她的悲感，但是事情壞了，我妻對於第一個孩子的養育，完全在我母指導之下進行。這孩子因而得了胃力薄弱和容易感冒的兩種病根，使他的健康至今大受虧累。而且我妻也就成了習慣，不肯奉行新的育兒法，使後來生下的孩子也受到許多不良的影響。我妻的如此守舊，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和我母的暗示，當然是有力的原因；而她沒有目睹奉行新的育兒法的家庭及其成效，以及有些受過新教育的婦女多沿用舊法育兒，不能改良，也很有關係。所以我個人的堅決主張新法，和盡情指摘舊法的不當，只落得毫無成效。

不喜奉行新法育兒的我妻，當然也不會相信新醫了。我呢，是非常不信任所謂「國醫」的。因此每逢兒女們有病的時候，我們夫婦倆各爲着愛護兒女的感情和素常的成見所驅使，往往發生爭執。有一回我們全家，除我妻外，均染了可怕的猩紅熱，我妻大恐慌，只得依我的主張，把我們一起送入醫院隔離療治。一星期後，我和兩個孩子都過了危險期，我心上十分喜歡，以爲此後或可以使我妻對新醫有相當的信仰了，不幸我的兩個孩子忽轉了麻疹，其中一個因醫院中設備不妥，看護不周，受風太甚，竟然不起。我妻哀痛之餘，對於醫院的不信仰更進一步了。今年春間，我妻最寵愛的一個孩子因患流行性感冒轉了肺炎，病象很兇險。我妻惶急無措，依我主張延新醫診治。這位新醫診察不慎，起初說爲不甚重要，延誤了一

天，忽又指爲有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嫌疑，囑送醫院隔離療治。我妻大驚疑，再請另一新醫診視，才斷定確是肺炎，宜卽送醫院。其時勢已垂危，所以入院不久卽亡。我妻因此對新醫的不信仰又進一步，並對於新醫學所主張一般的衞生方法，也起了懷疑。此後她對於孩子們的養護，恐將去合於科學的新法愈遠了。

孩子過了六周歲照例應卽入學。可恨偌大繁盛的都市，公立小學校竟如鳳毛麟角，寓所附近只有幾個營業性質的私立小學。不得已就揀了一處設備較好的把孩子送去。那知道這學校的設施，荒唐得出人意外。課程的不完備，不必說起，教法的不適當也不足深責；最可怪的，初入學的兒童國語科就要教他們背誦默寫，二年的國語科就教文言的論說軌範，並加課英文，讀本是最老的華英初階。才過七周歲的兒童，那裏能够領受；卻一昧用高壓要他學習，以致逃學說謊等弊端百出。實在看不過，只得退學，在家裏自己抽空教他。但這豈是妥善而可以持久的辦法呢？

這樣看來，我家的孩子所受養護和教育實在不很得當，做父親的能不疚心。但是我並不想諉過而求人諒解。我自問尙非不明事理的人，對於兒女們未始不想多給他們謀些利益，可是受了社會環境的惡影響，處處感受到力不從心的困苦。兩個孩子的夭折和我妻的守舊，雖是我的特殊境遇，而受過新教育的婦女的不能率行新的育兒法，新醫和醫院看護婦的不能精勤於業務，市政當局的不注意教育事業，其影響不獨使我一個人不克盡爲父的責任。從上面所敍的事實中，也未始不足以暴露社會問題的複雜而嚴重，所以不嫌瑣細的寫些出來談談。

九

夏丏尊

婦女雜志的記者想約幾個朋友來寫些做了父親以後的話，又因爲我在朋友中年齡較大，被認爲老牌的父親，要求得格外懇切，以爲一定非寫不可。

眞的，我是個老牌的父親。說也慚愧，我今年四十五歲，已有孫兒，不但做了父親，且已做了父親的父親了。

我因家庭間種種關係，十七歲就結婚。第一次做父親，是在二十歲那年。做父親如此之早，在現在看來，自己也似乎覺得很可怪，但在二十五年以前，卻是極普通的事。我一共有過五個兒女，現存者四個，最大的二十五歲，最小的十二歲。

人常把小孩比諸天使，我卻一般地不喜歡小孩，自己也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我不曾逗弄過小孩，非不得已也不願抱小孩。當妻偶然另有事須做，把懷中的小孩「哪，叫爸爸抱」地送過來時，我總是搖頭蹙眉，表示不高興。至於攜了會走的兒女去買物看戲或探問親友等類的事，差不多一次都不曾有過。妻常怨我冷淡，叫我「外國人。」（因爲我曾留學日本，早就沒有了辮子。）那末，既我不愛兒女嗎？那

也卻不然。這話可由反面來自己證明，當我的第三個小孩於五歲夭死的那一年，我曾長期地沈陷於頹喪的心情中，覺得如失了寶貝一樣。即至今偶然念及，也仍不免要難過許多時候。

我對於兒女，一直取着聽其自然的主義。「聽其自然，」原不好算甚麼主義，只是迫於事實不得不然的一種敷衍辦法。在妻初懷着長男的姙的當時，對於未生下的兒女的教養，曾也在少年幼稚的心胸中像煞有介事地作過許多一知半解的計劃：哺乳該怎樣？玩具該怎樣？復習要怎樣監督？職業要怎樣指導？婚姻要怎樣顧問？可是一經做了父親以後，甚麼都不會辦到。那情形差不多等於爲政者的說謊。爲政者在未爬上政治的座位以前，必有一番可以令人動聽的政治理想或政綱之類的，及權位到手，自食其言的不消說了，即眞想實行其對民衆所作的約束，也常會感到事實上的困難不得已而變節的。我於做父親以後，就感到一種幻滅。第一是因爲自己須出外餬口，不能與兒女們常在一處，第二是沒有財力與閒暇去對付他們。結果，兒女雖逐漸加多加長，理想卻無從實現。橫竪弄不好，於是只好聽其自然。覺得還是聽其自然，比較地可以減少些責任。校課成績，聽其自然，職業，聽其自然，婚姻，也聽其自然。

當我的長男在商店學滿生意，自己看中了一個姑娘，親戚某君拍着胸脯替他去做媒說合的時候，我曾鄭重聲明不管一切。長男的岳家不相信，以爲這只是說說罷咧，那裏會有父親不管兒子娶親的道理？後來見我眞眞不管，於是「外國人」的名聲乃愈傳愈遠。在他們結婚的那天，我送了一百元的賀禮去，吃過一餐喜酒就回來了。（五十元或百元的禮，我每年總要送一二次。我於近二十年來，不送一元二元的禮，在一方面呢，遇到親友家裏有婚喪大事，而境況窮苦的時候，就設法籌一筆大錢送去作禮。省去了零星的應酬，把財力集中於一處，我覺得是一件很合算的事。）至今兒媳們只從他們的小家庭裏像親戚似地來往着，因之普通家庭間常見的姑媳間的糾紛，在我家卻未曾經驗過。

我與長男，彼此經濟已獨立多年了。他雖已另立門戶，作着一家之主，可是能力很薄弱，而且數年前曾有一時頗荒唐。我對他雖很不放心，但也只好聽其自然。我覺得父兄對於子弟須負全責的話，只是舊時代的一種理想。在舊日職業世襲，而且以農業爲中心的社會裏，父兄與子弟自朝到晚都在一處，做父兄的對於子弟的行爲，當然便於監督指導，可以負責的。至於在現今，尤其是我們這一類的人，這話就無從說起了。我在上海作教書匠，我的兒子在漢口作商業夥計，他如果不知自愛，在那裏賭錢或嫖妓，我有甚麼方法知道，用甚麼方法干涉他呢？結果只好聽其自然了。

長男以下，還有一男二女。有的尚未成年，有的已成年了尚未結婚，當然只好留在家裏養活他們，或送到學校裏去。我雖衷心地默禱，希望他們將來都成一個「人，」但在像我這樣的父親與現今的時代之下，究竟前途怎樣，

也只好聽其自然看他們自己的努力與運命如何了。

我的做父親的情形不過如此，我敢自己公言：我雖於二十五年來硯然地做着父親，而自問卻未曾真正地做過一日的父親」

十　調孚

做了父親，一層膜落下在我和妻之間，我們從此有了爭鬧的機緣，而厭惡孩子這一念便在我的意識裏種下了根，雖然在一個月前是那麼希望孩子的來的。

在沒有做父親時的種種籌劃和準備，一到做了父親便覺那全是「架空」，自己是多麼愚蠢，上了「理想」的一個大當。

當我讀了本誌編者寫的「平常的故事」那篇小說，我真切地感到他描寫的逼真，起了所謂生活的共鳴，彷彿它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

原不是母性型的妻，在沒有做母親的時候，我憂她不會做母親，一做了母親卻覺變成了十足的母性型的女子。這是一個奇蹟，我覺得。

最近聽到一位新做母親的可尊敬的女士的談論，她說，『做了母親，纔知道自己是一個女性』。她說這句話，自有她自己的背景，但我很想把這句話來解釋妻的突變。

大概在沒有做父親的時候，我過的生活是太甜蜜舒適了，所以做了父親的生活便反映得尤其闇淡，空虛。

譬如在從前，我有一個什麼提議，她即使不能接受，但也斷不堅決地反抗我，兩人間的感情從不曾有過一天緊張。孩子出世了，它便帶來了意氣。孩子成了妻的生命，只要是有妨於它的，她便得用全力來反對，彷彿我是一個敵人，我要過意和孩子作對，空氣於是難得再有溫和。

天下有過意和孩子作對的父親嗎？即使有，我自己固然知道是不是，妻也不會硬認我是這類的人的，但是一到感情擾了頭的時候，理知早已躲好了。

孩子得着了這樣的母親，自然是幸福，但做了父親的那人呢？

□

孩子一天一天的長大，它的問題也一天一天的多了。

生病了，趕快去請醫生，無論怎樣貴的診金和藥費，是毫不吝惜的。不像自己有時生病的時候是可以隨便馬虎一下的。而且它又不會把病情自己說出來，只是一味地哭，於是我們的心，除了因病而本在憂悶以外，再加上了慌。

妻自己的奶不够大量的孩子的吮吸，於是又得雇用奶媽，購辦奶粉。孩子的感覺偏又非常靈敏，它能辨別乳頭的真假，結果又是哭。

我不想在這里絮絮的敍述下去。總之一切的麻煩，都會無端的爬上身來。一向懶散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厭惡孩子這一念，便萌了

孝了。我懊悔做了父親。

□

然而人類的心理是矛盾的。難道孩子果是頂可厭恨的東西嗎？不不決不的。在我心緒平和的時候，孩子沒有把什麼問題給我的時候，做父親眞是神仙也不及。凡是一切文辭中形容美好的兒童的字面，似乎都可應用到我的孩子的身上。即如前面謝宏徒先生所寫的文中，有些何嘗不類似我呢？

就在這樣的矛盾的心理下，隔不了多少年，我又第二次做了父親。

本誌「婦女與文學專號」徵文

本誌本年七月號擬爲「婦女與文學專號，」將從各方隅顯露婦女與文學的關涉。希望作者不吝筆墨，慷慨惠稿。論文作品，均所歡迎；並不限門類，但求其精當名貴，值得貢獻於讀者。該號內容比尋常號加倍，編輯排印費時較多，故以四月十五日爲收稿截止期。在此日期以前得到諸君豐厚的助力，是同人莫大的榮幸。

婦女雜誌社啓



去除污暗之污膜
足使齒牙潔白

污膜使齒牙變色而傷齒
牙醫用特別方法以除之

吾人之齒牙若不潔白光亮請勿擔憂十有八九祇因齒上黏被陰暗之污膜污膜吸收食品與烟草中之污質而使齒牙現污暗之色污膜黏附於齒上堅凝成爲牙垢數千百萬黴生蟲即繁殖於其中齒上有黴生蟲與牙垢即易釀成牙槽流膿症欲除污膜請用特製除膜牙膏名曰必素定此牙膏之作用能使污膜凝結易於除去而無損於齒上琺瑯質舊式牙膏決無如此同樣功效試觀其正潔白光亮之齒即知必素定功效之神速必素定不含灰石或粗砂用以洗刷幼童之嫩齒毫無損害

請受必素定牙膏之試驗

欲知必素定牙膏之功效者請購一管試之必素定乃牙膏中之聖品各處藥房均有出售或寄郵票三分向上海郵政局郵政箱一四一六號必素定公司索取樣品即有足以試用十日者一管寄奉不誤

The Pepsodent Co., P. O. Box 1416 Shanghai

Pepsodent

9-57-E

感孕說的由來

黃石

中國民間古來有一種很奇怪的觀念。大凡歷史上的英雄偉人，或當代奇特傑出的人物，關於他們的誕生，總有一段神怪荒唐的傳說，謂某某是某種靈物的降生，某某在誕生時天上有什麼異象，或某某的母親日間或夢中見了某種神異物象，因而得孕，將來生下孩子，就成爲了不得的人物，應了母親在產前或產時所見的意象。此種觀念，在歷史小說上與半神話半小說的故事裏，例證特多，舉不勝舉。概括言之，大約帝王多是龍托生或感於龍而誕生，武將勇士多是感於虎而生，文人名士多是感於什麼「文曲星」「魁星」之類而降生或托生，其餘神仙異人，則感於某種靈物而生。漢高祖劉季，明朱洪武，是第一類的例；薛仁貴之母感於白虎，岳飛之母夢大鵬而孕，是第二類的例；包文拯是「文曲星」降世，李白是金星或長庚星托生，是第三類的例；老子之母坐於李樹下而得孕，是第四類的例。這些我只隨意舉來，沒有經過深思與查考，可是例證幾乎俯拾皆是，可見這個觀念流播之廣。就是現代民智較開，仍然有不少民衆牢抱着這個觀念。現在某偉人剛死了幾年，頭腦較簡單的民衆已紛紛猜測他究竟是什麼神物降生，我自己已經聽到了幾種臆說，又可證這個觀念在民衆腦中盤據之深，直到今日還沒有死去。

原來這個觀念是很古很遠的，打開我國的古史一看，就充滿着無數的例證。「稗官野史」故老傳言，自不消說，就是史籍上提有無上權威的史記，例證可就不少。不用披沙揀金來細心查考，就是三皇本紀，五帝本紀兩篇，幾乎每一個帝王都是感於靈物而誕降的。這種觀念，似乎沒有人留心過，所以尚未有專名，現在我先給他定一個名稱，叫做「感孕說」。申言之，就是相信超常人（或者一般人）的誕生，不光是由於「父母媾精」，而是婦人——或者處女——受了某種靈物，異象，或神靈的感動的結果。依着這個觀念，性交行爲不是孕育的必要條件，女人沒有性的經驗也可以懷孕；所以有時處女也可以懷孕生子。就是已經適人的婦人，她孕育兒子——某一個特異的兒子，也不是由於丈夫的授精。卽如古傳孔子之母，禱於尼山而得孕，就是一個著例。我所說的「感孕說」，就是指這一類觀念而言。現在讓我先在古史中摘錄些實例，回來再說明這個觀念的意義及其由來。

●例一——先從史記的三皇本紀說起罷。據云：「太皞庖犧氏，風姓，……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首人身。」這就是說，華胥在雷澤踏「大人」的脚印，因而感孕。這個傳說，與后稷誕降的

故事拖矩類，且留待後面再討論。這是第一例。又鈎命決有云「華胥履跡怪，生皇犧。」（皇犧卽伏犧也）

例二——「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這裏明明白白地大書「感神龍而生，」最可注意。又孝經鈎命決亦說，「任巳感神龍，生帝魁。」（魁神農名）

例三——關於少昊氏，帝王世紀亦有這樣的記載：「少昊帝名摯，字靑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少昊，是爲元囂。」

三皇本紀是唐司馬貞補撰，附於史記卷首，頗有些人不滿意他的「狗尾續貂，」以其記載多荒誕之言，不可憑，那麼大家請來看已被公認爲「信史」的史記本文及注解罷：——

例四——史記正義云：「黃帝，有熊國君，……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這是明白說附寶感於「大電繞北斗樞星」的異象而得孕，並且黃帝生日，還有「角龍顏有景雲之瑞」呢。

例五——關於帝舜，正義亦有注云：「瞽叟姓嬀，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是帝舜之生，並非瞽叟與握登的「二五媾精，」倒是受「大虹」出現那種異象的感動的結果了。

例六——關於夏禹的來脈，更加奇異了。這件事，好幾種史書都有着詳略不同的紀載，我只引正義所引帝王世紀一種的傳述於下：夏禹「父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這裏有幾點要注意，第一，禹母脩己，不但見「流星貫昴」的異象，並且實際地「夢接意感，」直暗示人有與神靈或精靈交接的可能了；雖然他只說「夢接意感，」並沒有明白說出與誰「交，」但據文義可以推測是在夢中與某精靈交接。第二個要點，禹的感孕，是二重的——若用西方的說法，就是「加料」感孕。旣已「夢接意感，」似乎還嫌不够，再加上「吞神珠薏苡」‥種較具體的動作我想說不定帝王世紀的作者是併合兩種獨立的傳說而編成這一條紀載的。禹及夏民族姓「姒，」而「姒」與「苡」同音，說不定「姒」姓由「吞薏苡」得來，說不定「吞神珠薏苡」的傳說，是夏民族解釋本族得姓的由來，也未可知。這是另一問題，且不必管他。再說第三個要點，是「胸坼而生禹」一句，簡直怪異得很，與後世老子咬破母脇鑽出來的傳說同屬一種，頗足以表出中國人鄙視女陰的傳統思想。（參看下文）

例七——商祖。最能表現「感孕說」的特徵者，要算「玄鳥」的傳說了。上幾種傳說，均本古老的口傳，還可以斥爲「荒唐言，」「不足據；」這一種則見於「信史」正文，固無論矣，並且見於「經」書，載在簡册，自非故老傳言可比。先看「信史」的記載，史紀殷本紀大書特書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

因孕生契」關於契的父親，有人否認是帝嚳，這是歷史家的考證問題，不必管他；至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則爲大家一致公認的「史實」。不但大家公認，並且的的確確「有詩爲證」。商頌玄鳥之詩便是這個傳說的如實記載。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詩沒有敍明「玄鳥」怎樣降生，詩傳說得較爲清楚：「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即帝嚳）帝，帝率與之祈於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解詩者多認取古代的傳說，故與史記所載無大出入。但這裏有一點不同，就是說「帝率與之祈於鳦下，」似乎是有意的求嗣，神允他們的祈求，故使玄鳥遺卵，而簡狄取吞之，鳥卵就在她肚子裏成爲孕，生後爲商民族的始祖。詩從言「降而生商，」沒有指定生的是「契」；傳者追據古時傳說，斷爲玄鳥「降而生」的就是契。譙周之說，則謂簡狄孕契，非有意的祈求得來，乃無意中吞鳥卵而得之。他說，「……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見史記索隱所引）此外，詩門毛詩注疏玄鳥一首，還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反正我們不是考證這首詩，解釋如何，不必理他。但總觀各家之說，大致都承認一點：就是商的始祖，是有娀氏女簡狄吞玄鳥之卵而得孕。這一點，不但注詩者一致同意，並且歷代的傳者差不多都承認是事實——至少是一種被公認的合理傳說。

例八——周的始祖后稷的誕降，也有同樣的傳說，並且一樣的「有詩爲證，」而詩的敍述，比玄鳥更加詳明。今節錄幾句出來。詩經大雅生民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鄭箋解釋這一節詩，最爲詳明。他說，「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也者，於是遂有身。（身即娠孕也）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原詩已經寫得很生動，鄭玄的注解，更加體貼人微，我不知道他如何得知姜嫄踐「大人」的拇指印時，一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也者？」信如所云，則「帝」簡直在冥冥中與姜氏交媾，並且使得她「心體歆歆然」了！鄭氏斷定「帝」即「上帝，」普通的傳說，僅謂「履大人之跡而有娠，」這與「華胥履大人跡」而孕庖犧同一說法。雖然我們除推論之外，無法確考「大人」即「帝，」「帝」即「上帝，」但既是「足不能滿，履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則這個拇指印跡一定大於常人，非普通人的印跡可知。古人遇非常的事物，即遂認爲神或靈的，據此，我們不妨說姜嫄是感於神靈而孕后稷，雖然得孕的過程，不一定如鄭玄所懸揣的一般。也許鄭氏是採取當時最盛行的「天人感應說」來解詩。但不論懸揣得對不對，此詩很清楚很詳明地表現中國的「感孕」觀念則無可疑。再者，細察原詩的語氣，不但要敍述本族（周民族）的始祖誕生的神蹟，並且隱然含有說明人類起源之意；而姜嫄不但爲姬周民族的始祖母，簡直被推爲全體全類公共的女祖先了。不然，何得謂之「厥初生民，時維

姜嫄」呢？不過我們要知道無論那一個民族，都有一種自大心，自視為人類之正系，他們的祖先，就是全人類的公祖。然則周之姜嫄，迨即希伯來之夏娃耳。司馬遷作史記也採拾流行的傳說，謂：「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年而生子。……」（見周本紀）這和詩頗有出入。詩說姜氏無子，祭祀於神，祭畢，出履「帝」的印跡，因而感孕。據遷說則姜嫄出野遊行，並非有意求子；在野外見巨人之跡，好奇心動，因踐之，不意一踐便「身動如孕。」這和上面所述簡狄吞鳥卵的兩說，一謂有意，一謂偶然，恰可相同。據下文看來，姜氏踐巨人跡而得孕，似乎並非本意，不然，既已得之，如何又拋棄了呢？大概感孕都是無意得之的，牠和迷信的婦人到佛寺參喜禪，拜臥佛不同。這一點，我們不可不認清楚。生民作者所以必說「克禋克祀，」迨為祖宗文飾起見，讀者不可被他瞞過。同樣，毛傳釋玄鳥謂「帝率與之祈於郊禖下，」要不是上了人的當，便是自己有意替人文飾。

周民族的始祖誕生的神跡，已如上述，至於周朝的創建者姬昌——文王，照理也該有點神跡來點綴他的事蹟，但史記僅言其「生昌，有聖瑞，」未嘗什麼「聖瑞，」張守節則解為「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酆，止於昌戶……」（見正義）這恐怕是理性化了的神跡殘餘。文王是孔子極端推崇的聖王，他的理想化太利害了，以孔子的道學眼光，這位萬古無雙的「聖王，」不應有荒唐的傳說污辱他的「至聖」的人格，故輕輕的把古傳的感生神跡一筆勾消，那些事事奉孔子為圭臬的「聖人之徒，」也就不敢提起，間有不能忘情於古傳的，則把牠合理化為「赤爵（爵即是雀）啣丹書入於酆。」依我的蠡測，或者太任（昌之母）感於「赤爵」而生文王，也未可知。不過沒有確據時，也就未便妄斷了。

例九——秦的祖先大業，也是鳥卵變成，與商祖相似。這個傳說也見於「信史。」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這和商族的傳說只有一點差別：商的祖母浴於河，拾玄鳥之卵而吞之，秦的祖母女脩則在家（？）紡織時，偶遇玄鳥下卵，因取食之，由是孕嬴秦的始祖大業。然其為玄鳥感孕則一。

讀者或者會這樣想：史遷作史，上古之部，多採古傳，而古傳大率荒誕不經，史遷未加修削，故不免仍存太古迷信的雜質，是雖「信史，」究應分別觀之。這點懷疑精神，原是對的，並且為讀古史者所不可無。然而，假如太史公的古史記載，有幾分不可靠，那麼，本朝（漢）的史事，有檔案可稽，冊籍可據；並且太史公著筆前，曾遊歷各處，親身蒐集史料，則其寫本朝的歷史，雖非事事親見，至少親聞，苟有可疑，儘可親自查考翔實，然後下筆，宜其信而有徵矣。然而他的高祖本紀，仍然不免有在我們看來是荒誕不經的傳說，夾雜其間。看他大書特書：「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

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樣看起來，高祖誕生的神奇，簡直過乎古帝之上了！古帝之母，充其量只徜恍迷離地自覺與神靈交，究屬主觀的感覺。高祖則不然，明明有蛟龍覆於劉媼身上，而且爲太公所親見，簡直是客觀的事實了。蛟龍可以與人交，並且凡人可以見之，寧非大奇？許地山師有一次和我說：這恐怕是沛邑中的一個無賴，與劉媼軋了姘頭，常在田間野合。但恐怕被人撞破，因在身上套上一個蛟龍的像形物，以掩人的耳目。不料一次值大雷電，劉太公挂念他的妻室，到田間找她，卻見她仍被蛟龍蓋覆着。後來她回來說「夢與神交，」頭腦簡單的太公果然被她瞞過了——豈但太公，連許多聰明人也被她瞞過，信以爲眞呢！許先生的說法，也許是對的。同時我們要知道，假如史遷也知道這件事——依理他應該知道的——就不應該記於簡冊，爲高祖羞。這裏又有一個人出來解答這個疑問。據說，試比較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兩篇，便覺得史遷對於項羽寫得英氣勃勃，無形中表現其崇拜英雄的隱情。對於高帝卻用筆很尖酸，處處暗示鄙薄之意，由此推測，或許史遷明知劉媼的穢跡，特意錄入史冊，以彰劉季之醜；但又不便明寫，故以極神化之筆敍述出來，暗示讀者。這個說法，我也承認有可成立的理由；史遷對於漢朝頗懷惡感，也是實情。然而班固對於漢朝諸王，並無像史遷那一種怨恨的惡感，他的記載應該較爲客觀的了，可是他的高帝紀也直述劉媼與龍交的事情；「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固然，我們可以說班固上了史遷的當，不經細察，便採取其說。但班固採取的動機，分明不是要彰劉季之醜，而在乎崇高祖之位。他是以信仰的態度來寫這幾句話的。不但班固，還有別人也一樣的相信高祖之生，由於感孕。如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含始，遊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當然這傳說與史記漢書完全兩樣，然而根本相同之點，仍不脫「感孕」的迷信。可見「感孕說」不但在太古時代被蒙昧無知的初民牢牢抱持着，卽民智已開的文明時代，信仰仍不稍減。

以上已經列舉了十條顯著的例，我想不必再往下舉了，要徧求恐怕非寫一厚冊不可！由這十條，已可下一結論，「感孕說」是我國自古迄今一種很流行的信念。

這個迷信觀念怎麼來的？是我們的第二個大問題。要而言之，歷代學者的解答，可以歸納爲三說：（一）尊崇說——依此說，「感孕說」生於崇敬聖賢豪傑的心理，以爲他們既是非常人，則其誕生之跡，必與尋常人不同。由於驚嘆他們的奇功偉績，而推想他們必爲神靈的托生，或由神靈的感孕。這個觀念其始起於少數人腦中，漸傳漸廣，愈傳亦愈神奇，因演成一段荒誕的傳說。（二）汚穢說——我國向來有一種很廣很深的流行的傳統觀念，就是以生殖機官，機能與其附屬物爲汚穢不潔，以生殖的行爲爲猥褻卑鄙。「荊棘中，不摘葡萄，」依此公例，聖潔超常的人，不應由不潔的器官，卑汚的動作產生出來。故凡民衆恭奉的

超常人，依此心理，都不願說這些超常人是「男女媾精」的結果，不願以此「穢事」來玷污他們的超常人格，因造作一段神奇傳說，迴避其污濁的出處。是故老子破脅而生，孔子禱於尼山而孕，都是這個觀念的表現云云。（三）超自然說——此說與第一說差不多，但較偏於玄想方面。依此說謂民衆見大聖賢，大豪傑，處處皆異乎常人，他們的天才，他們的力量，迥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他們的天才，力量何由而來？斷斷不是凡胎俗骨所能有的，其為天神托生，或神靈感孕無疑。是故感孕的迷信，蓋生於人類的自卑情緒，以為卑下的凡人，斷不能生非常的超人也。換言之，感孕說蓋生於人類對於超自然的信仰，及對於超人的崇拜。

以上三說，自然都言之成理，不過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拿文明人的心理來解釋初民的觀念與傳說。依此說法，人們明知絕不會有神靈感孕的事實，卻仍造作或傳播這種傳說，那分明是「自欺欺人的」行為。退一步說，縱然承認此三說有相當的理由，可是究嫌其太偏於主觀的，我們要找一個客觀的解釋。還有一層，在解釋這個傳統信念的時候，要知道這是從初民社會流傳下來的，而我們不要把初民的程度估計得太高。

比較法是研究文化——尤其是民俗與民間傳說最有效的利器。往往一種風俗，一種傳說，百思不得其解，一經拿別的種族——尤其是野蠻與半開化的種族的土風比較，意義就豁然呈露。所以現代的人類學者與民俗學者都注全力去考察文化低下的種族。至此，我可以提出一個要點，請讀者注意，就是像「感孕說」這一類的觀念，並非我國特有，在今日的野蠻民族間，仍很盛行地流傳着。現在讓我略舉數例，以資比較：——

例一——澳洲的阿崙塔（Arunta）部落，是一個極好的例證。據實地考察的斯賓塞和季林兩人的報告（一）這一族人都不懂性交與孕育的關係，他們相信婦人生小孩，是部落的先人的精靈走入婦人肚子裏，在內面變成一個孩子，再回到這個世界來。他們相信死者「入土」之後，他的靈魂或精靈常徘徊於一個地方，找機會再「投胎」入世為人。倘使婦人在那個地方走過，他便乘機鑽入婦人的肚子裏，在內面經過若干時，變成孩子，重入人世。這些精靈，專喜找少年婦女托生，不高興光顧老婦。所以若是不願意生小孩的少女，在她們認為幽靈所聚的地方走過，便屈縮地快步而行，一面大聲喚道「我是個老婦呀」，以此來欺騙精靈，叫他不要鑽進自己的肚子裏去。所以他們看婚姻和性交，與產育無關係，精靈入腹，才是孕育的真因。（二）

（一）Spencer and Gilli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p. 330

（二）參看 Frazer, Totemism and Exogamy, Vol. I, pp. 93, 94

例二——李維斯博士在摩塗和班克斯羣島(Mota and Banks Islands) 所發見的風俗，又是一個著例。據李維斯的觀察（一）事情常常是這樣：一個婦人坐在自己的園子裏，或者坐在樹林中，或海岸邊，忽然發見腰布上有一隻生物，或一個菓子，便拿回村裏，到處問人這個現

象有何意義？人家回說，她不久就要產下一個小孩，脾性部像這種動物，或者說將來內小孩就是那種動物變成的。於是她拿到家裏去，小心保養。過了些時，那東西忽然失了蹤，她愈發相信真的鑽入她體內了。後來養了孩子，就拿這種動物或植物做他的「圖騰」。但據李維斯說，他們並不是實在相信動物真的能夠令婦人受孕，也不是相信牠真個鑽入婦人肚子裏變化小孩，只相信妊娠是一種超自然的精靈的作用就是了。(二)

(一) Rivers,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09, p. 178

(二) 同上頁一七五

例三——弗雷寨是拿這些事實來構成他的「妊娠說」(conceptional theory)，以此來說明圖騰制的起源的一位著名學者，在他的名著圖騰制與外婚制一書裏，列舉了許多這樣的例，其中有一條，與（例一）所舉相同。(一) 據說澳洲內地的開地斯部落（Kaitish tribes），在他們的疆域裏有許多所謂地方圖騰中心，這是部落中死者的靈魂等候托生的地方。每一個這樣的地點，只有某一個圖騰族的先人的幽靈在那裏徘徊。假如婦人在某處地方最先覺得胎兒在肚裏作動，她就以為離此最近的圖騰中心中一個精靈入了她的體內。後來生下來的孩子就屬於那個圖騰。這種圖騰，弗雷寨特稱為「妊娠的圖騰」(conceptional totem) 或「地方的圖騰」(local totem)，以別於「遺傳的圖騰」(hereditary totem)。兩者的分別，前者不是世世相傳的，故親子不同圖騰；後者是親子相傳的，故子女一生下來，自然就屬於母族或父族的圖騰。這是圖騰制的問題，須另作專篇討論，現且不管他，總之，野蠻人相信婦人受孕是精靈進入體內的結果，這和我們古來的傳統觀念大體相同。

(一) Totemism and Exogamy, Vol I, p 155, cf Spencer and Gilli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p 123 sq

例四——澳洲的 Warramunga 也有相似的信念，他們以為每一個宗族都有一位半動物或半植物的祖先化生。這個祖先分發出一班「精靈兒童」，灌受了「精靈兒童」的感動，誰就懷孕，將來要養一個孩子。所有宗族的後裔，都是這些「精靈兒童」賦予生命的——他們深信。此外，澳洲中部北部，昆斯蘭全部，以及西澳洲的幾個部分，都有精靈托生為人的一類觀念，(一) 這些例子，此地不能備舉了。

(一) Native Tribes of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 p 283 sq

還有一種迷信觀念，可以說是「感孕說」的旁枝，就是相信婦人懷孕時的經驗與食物，對於後來生下來的孩子的相貌性格很有影響。中國的聖賢把這種古傳的觀念理性化了，給牠一個很好聽的名詞叫做「胎教」。據古來的傳說，「聖王」姬昌之所以為「聖王」，得力於其母太任的「胎教」很大。例如史記正義云：「太任之性，端壹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有了這個觀念，所以歷代聖賢都十分講究「胎教」，結果孕

婦的行爲生活飲食等受許多許多的禁制——「他不」我們有「夸大狂」的華族，自來方且以能知「胎教」之奧理自誇其優秀，不知一經比較，其怪誕不經直與「感孕」的迷信同等。

我只須舉一個實例，就可以證明「胎教」說並不如古來的聖賢所想的那麼合理，倒是野蠻時代的迷信。美洲米梭里及阿爾薩斯區域內奧紮克山間（Ozark Mount）有一種進化落後的山居人，文化程度很低，迷信觀念很強。他們深信孕婦在姙娠期如果遇到不快意的經驗，將來在孩子身上也留下一個不能磨滅的痕跡。例如有一個大口醜陋的獃子，據說是由於他的母親在養他之前兩個月無意中踏着一隻蝦蟆，嚇了一驚，所以孩子生下來也像蝦蟆一般的醜陋。又有一個孩子，面部有一塊大紅痣，據說這是由於他的母親懷他時，看見一個人在她身邊被槍彈射倒，飛濺的血沾着她的面部，所以孩子的臉也留下一塊血跡——紅痣。他們又有一種習俗，就是孕婦不論要求那一種特殊的食物，必要設法滿足她的欲望，否則將來養出的孩子，身上就留有這種東西的痣。有些人，土人說他們有像楊梅，櫻桃，柿，鰻鱺，火腿等等的母痣，皆因母親懷孕時要吃這些東西而不得滿足之故。不但相貌，就是孩子的脾性，也受這種不滿足的影響。奧紮克人的程度低於我們，所以只能想出這種「荒謬」的迷信。假如他們的智慧和道德觀念同我們一樣程度，恐怕他們也會得根據「孕婦的經驗，影響於胎兒」的根本觀念，演繹出「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的「胎教說」的。

我所以提出「胎教說」來討論比較，只想表明古人不但相信婦人受孕前能受外物的感動而得孕，並且相信受孕之後也一樣的能受外物的感動，而影響於孩子的身體與性情；並且想指出堂而皇之的「胎教說」也是迷信的產物，可作「感孕說」的一個旁證。實在說來，「感孕說」與「胎教說」同是一個迷信觀念的兩種表現，不過一個在孕前，一個在孕後罷了。

然則我們怎樣解釋這種傳統觀念的來源呢？我以爲這觀念的發生很古，遠在初民時代，當我們的老祖宗蒙昧無知，完全沒有一點生理知識的時候。他們見孩子們一個一個的從婦人的身體內鑽出來，卻不知道這些傢伙從何而來，恍惚生從天而降生的。他們萬想不到性交就是婦人受孕的原因。因爲男精女卵太渺小了，連我們也看不見，他們那裏知道有這種微妙的東西？作算知道，可是精卵媾合，發生變化的作用，都在深奧之處，那裏知道牠們有那麼微妙的作用？總而言之，因爲授精，生殖的作用太微妙了，初民簡直夢想不到。忽然石破天驚地鑽出一個小孩子來，他們簡直莫名其妙，只可看作一個大神祕。想到盡頭，無法解釋，最後唯有歸因於神或精靈，或者說是受了神或靈的感動，或者說神或靈或物鑽入婦人肚子裏，發育結實——正確點說，變化成功，再鑽出來；這就是感孕說的由來。可是初民何由得知精靈感動，或侵入婦人體內呢？最明顯的徵候就是胎動。無緣無故肚子裏忽然有什麼東西跳動，以後肚子一天比一天隆起，再過幾個月，就有一個小孩子一個跟斗鑽

出來！在他們簡單的頭腦中，如何不是一個神秘？什麼東西在裏面作怪呢？他們也萬想不到某時某日與某人交，他的精蟲叫她的卵子遇合了，愈變愈大，到了相當時候就能夠翻跟斗。他們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左右反省，也想不出吞食過什麼活的東西進肚裏，最後，亦唯有歸因於神靈。然則是什麼神靈鑽了進去呢？他們又絞腦汁反省，回憶，許久許久，忽然如得大澈悟。哦！對了，剛纔——胎動之前某一刻，我見過某種奇怪的現象，或吃過什麼東西，一定是受了牠的感動，或者牠在裏面作怪！這麼一來，問題解決了，「感孕說」也就跟着成立了。

拿以上所舉的例來覆按：黃帝的母親，在祁野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胎兒忽然在肚裏跳，後來生下一個孩子，來歷不明，就說「感而懷孕」。鯀妻脩己，有一天晚上見流星貫昴，內部生殖器官忽然發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似不安又似痛快，無法形容，惟交接時的感覺，庶幾近之，於是就說「夢接而意感。」後來生下禹，即以「見流星貫昴」為受孕的原因。商的祖先——契（？）的母親，和秦的始祖大業的母親，一天吃了鳥卵，肚子忽然不舒服，並且不是尋常的不舒服；又覺得肚子大起來了，百思不得其解，就斷定鳥卵在肚裏作怪。生下來的孩子，就說是鳥卵變成的。……

再看這些實例，庖犧，神農，黃帝，太古遠了，世系無從稽考，難怪歷史家舉不出他們的父親的名姓來；就是帝堯，帝舜，夏禹，殷契，也人各一詞，很不確定。至於后稷，簡直是「來歷不明，」不然，他的母親何以要三番四次拋棄他呢？大業的父親是誰，簡直沒有着落。劉季的種氏也很糊塗。歸納這些例，可以斷定上古的有名大人物，多數是「來歷不明」的！再看神農因為「長於姜水，因以為姓；」夏禹因母吞薏苡而得孕，因姓姒，商之祖先因吞鳥子而有身，故取姓子。后稷似乎無姓，只因為三番被棄，故取名棄。可見古人取姓名因血統不明，只好憑地緣事而取。歸納這些，及其餘許多的實例，又可下一結論：「知有母不知有父，」是古代社會一般的情狀，並不限於蠻夷戎狄。故「感孕」的觀念，不但與缺乏生殖知識有關，亦與母系制度大有關係。

淵博的學者弗雷澤，即以此來解釋野蠻民族的「感孕」的迷信。他說：「……土人（指澳洲土人）一方面毫不置疑地，他方面毫不含糊地否認小孩子是兩性交接的果子。此種連自然因果也不知道的愚昧，簡直是蠢得可驚，只可說極古遠的初民才有。可是這種愚昧，在我們看來似乎奇怪，但很容易從野蠻人思想的習慣與方式得到解釋。第一層，授孕的動作與姙娠的第一個徵象，其間相隔得太遠了，只此已足妨礙他們認知兩者的關連了。第二層，野蠻部落有一種通行的風俗，許可成年期以下的兩性無檢束地放縱性交，因之，他們見慣了性交後不一定就有小孩；由此，他們可以不自然地斷定性交與生小孩無關。故此，他們就不得不用別的方法去解釋姙娠。中澳洲人[illegible]的理論恰可合乎初民簡單的頭腦。世界上最通行的信念，無過於說精靈可附於人身，精靈入了人體，就擾動他的機構，造成肉體與心靈的一種變態狀況，如疾

病，精神錯亂之類。當婦人頗出懷了孕的時候，野蠻人就據理推想一定有某種東西進了她裏面。什麼東西呢？牠怎麼樣使入她的子宮呢？一想及那件事情，就不免發生這些問題。因上述的緣故，他不會把妊娠第一個徵象與一次性交連絡起來，因為相隔太久了。他們以為小孩子當婦人第一次感覺到他在子宮裏搗亂的時候才進去的，不消說這要到了受孕許久之後才覺得到。當母親初次覺到體內的神秘運動時，她自然就想像同時有某一種東西使入她體內，並且自然認定那一種東西就是當那緊要關頭那一刻，近在左右，而且引她注意的那一種東西……」(一)這位博學者的解說，已經很詳明，很精到，我也不必再贅一詞了。「感孕說」的由來這個問題，就此解決了罷。

(一) Totemism and Exogamy, Vol. I, pp. 157–159

男女生活心理的測驗(一)

華君

心理學者陶特 (Catherine Dodd) 曾以二個問題測驗英國的學校兒童對於生活的心理。那二個問題是：(一)你願意做一個男子抑女子，何故？(二)在你所知道的男子或女子中，你願意像那一人？被問的者為三百零二個男的和二百八十九個女的學校普通科的兒童，年齡都在十一至十三歲之間。測驗所得的結果如下：

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女孩願意做男子，只有一個男孩願意做女子；大半的男孩願意像威靈吞或納爾遜，理由只是希望得到一種較好的生活。有百分之三十的女孩願意做女子，理由是能夠幫助人，她們都有着改良世界的理想，她們願意像南丁格爾或格拉特斯東；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女孩願意做女子，理由是能夠避免男子所負的重任，與能夠多享受一點生活的樂趣。百分之七十六的男孩願意做男子，單為了自私的理由，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男孩是有着較正大的理由的。男孩大多數願意像著名的軍人，也有願意像莎士比亞或格拉特斯東的。

上述的測驗結果單是表示出英國的男女兒童對於生活的心理；以同樣的問題去測驗德法俄等國的兒童結果就不同。倘使我國的男女學校能以這二個問題或類乎此的問題來測驗在學兒童的心理，結果一定是很有趣的呢。

女子教育的出路

李一之

一

我們的教育家常以爲教育和政治及經濟是沒有關係，也不必有關係的。因此，教育是被稱爲「神聖事業」或看作「精神生活」的；而教育也從整個的社會組織中捧上天心，成爲「遺世獨立」的一件事。

可是教育是永隨著社會的移轉而變革的，當我們打開教育史與社會進化史對照的時候，便可發見相關的軌迹，並且教育是常依社會的進展而演變的。某一種社會狀態形成時，便有某一種教育學說產生。譬如資本主義專制社會的全體時，民本主義的教育學說就會孕育而生。

中國的社會已走上錯誤的道路；一方面是封建勢力的壓迫，一方面是經濟組織的崩潰，形成了奇特的現象；無論在大都會裏，在鄉村裏，總有一種杌隉不安的情形。加以十餘年政治上的爭鬬，社會益發不能自振了。因此，教育也受了封建社會的桎梏和經濟組織的崩潰的影響，竟無眞實的成績可言，在鄉村裏，在都市裏，失學者無校可入，入學者無事能做，到社會上又無業可就，失業者天天增加，社會就日益不安，而教育也日益衰落了。社會的錯誤便使新教育走上同樣的路上去了。

我們討論整個的教育時，實不應該將「男」「女」分離劃界的橫剖開來。可是在現在，我們不得不分開來講，因爲新教育既錯誤了道路，女子教育格外爲一般人漠視而走得更錯誤了。辦理女子教育的，再不容不轉變態度向新的方向進展，以解決切身的問題。

二

自古代直到新教育盛興之前的一個階段裏，女子祇有一部分貴族階級可以受教育，而修養方面專重道德，學科方面則專重文學。一部分沒福受教育的便把一座「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高冠罩上。這分明是男子對於女子的一種禁錮的策略：不能受教育的獎勵她們不要受教育；能受教育的又希望她們做一個「宜爾室家」的賢妻良母。因此，許多有天才的有識略的有智能的女子都被斷送了，她們的智慧不能自由的揮發，她們的能力不能正當的施用；她們便永遠地埋在深厚的地獄裏，或者對着柴米油鹽發愁，或者對着深閨內閣納悶，或者看着風花雪月吟詠，或者捧着列女傳女誡女孝經女則等書朗誦。

本來，以男子爲中心的社會，以男子爲中心的家庭裏，女子不過附屬品，不過是男子的廝役，也可以說是一種玩具吧了。女子總被男子所

抑壓，自己的智能越縮得小，而男子的手段也日漸的緊逼，於是女子便在任何的一種組織裏被棄了。

女子是被男子視爲沒有地位的，所以自雅片之戰後，國人覺悟到無學決不能與列國爭，因此便有人提倡新教育。可是，大家只注意到男子的圖強，沒有想到二萬萬的女子的解放。支配着當時的思想影響着當時的教育潮流的張之洞的勸學篇以及興學和學制等篇雖然申論詳博，也不把女子教育提及一句，吾們可以知道那時的女子，在一般人的腦海裏依舊沒有什麼地位可言呀！

三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以傳教爲目的的美以美會在鎮江的寶蓋山上設立了一所鎮江女塾，開長江一帶女學之先。該校一方面尊重自由，一方面迎合社會心理，這本來是傳教者的策略，辦學原是一種方法而已。一八九二年上海中西女塾創立；一九〇一年上海務本女學開辦；以上兩校的辦法都和鎮江女塾差不多。

那時，在朝的達官顯人既沒有注意到教育女子，而外國創設的女學校日益加多，因此一般在野的有識者便提倡女子教育了。梁啓超在時務報上發表他的變法通議之女學章上力主振興女學。他推論到「……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女不學始。」同時他提出四種理由來證明非興女學不可。第一義便說女子分利之害；第二義說女子無才之累；第三義說母教；第四義說胎教。在第一義中所論，便是他對於女子的

社會地位而言，也可以說是經濟的見解。

「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惟婦人待養，故男子不能不養之也，故終歲勞動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故男子亦極苦。」

女子不能受教育，不能得到正當的職業，不能生利，所以只好靠男子維持其生命，女子社會地位的低落，就是生產能力的喪失的緣故，而男子和女子都變成極苦了。至於第二義第三義第四義可以說他是指出的賢母良妻的教育宗旨。

「『婦人無才卽是德』，此甕言也。世之瞀儒執此言也，務欲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爲貞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海內之大，爲人數萬萬，爲戶數千萬，求其家庭內外，相處熙睦，形迹言語，終身無閒然者，萬不得一焉。」

「……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

「……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種乎烏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爲忠，進私而爲公，進渙而爲羣，進愚而爲智，進野而爲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爲保

權之權與也。」

梁啓超一面鼓吹女學，一面與康廣仁等創辦中國女學堂，可惜不旋踵便停辦了。上海愛國女學卻由蔡元培先生等創辦起來（一九〇一年。）中國人自己創辦女學之先要算這兩個學校了。那時，還沒有頒布女子教育規程呢。

四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所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沒有女學專章，只把女學歸入家庭教育法內。在蒙養家教合一一篇內說明女子只要「能識應用之文字通解家庭應用之書算物理，及婦職應盡之道，女工應爲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直到一九〇七年奏定女子師範及女子小學堂章程，女學才能在正式的學制裏佔一地位；而女子教育的目的也明明白白地說「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訓子，家庭之教不講，蒙養之本不端，教育所關，實非淺鮮」的賢母良妻主義。教育宗旨確立後教育實施自然跟着進展的；在女子師範學堂教育總要第一條便說：「中國女德歷代尊重。凡爲女，爲婦，爲母之道，徵諸經典史典，先儒著述，歷歷可據。今教女子師範生，首宜注意於此，務時勉以貞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換言之，那時要培養一個女子能服從父母夫壻，並能爲夫守貞的人，也可說是要使女子作成一個男子的更好的妻或母而已。

民國初元，政體變更，社會風氣亦日開，教育宗旨既重行訂定，女子教育亦依潮流而丕變。從前以養成賢母良妻的道德的女子教育，那時就變成了國民教育的思想了。女子不但做家庭裏的人物，而且要做社會裏的有用人材，因此，女子不是學了一些「服從」的智識便可應用，舉凡社會上所應用的學識都要求得。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女子教育不僅在質上的繼續改進，在量上也竭力的謀積極的伸張，以期和男子同躋於一條水平線上。大學校和中學校開放女禁，使女子一樣有研究高深學識的企求；女學校的增設與學科的增加處處表現出女子教育質和量上的改善與增多。

五

倘然我們用數目字來表示，中國的女子教育實在還是個嫩芽。據中華教育改進社一九二三年的報告：全國初等小學校女生數有三六八，五六〇人，不過是男女生總數的百分之六·三五；高等小學校女生有三五，一八二人，不過是男女生總數的百分之六·〇四。而女子中學的女生僅三，二四九人，占男女生總數之百分之三·一。女子師範學生有六，七二四人，占男女生總數百分之一七·五七。女子職業學校，在甲種職業學校的女生有一，四五二人，占男女生總數百分之七·一三；在乙種職業的女生有一，七五八人，占男女生總數百分之八·五八。至於高等教育，那時還沒有多少人。這種陳舊的統計，自然不能來論斷現在的事實，可是我們沒有最近的正確的統計可以援引，實在是很可惜的。近幾年來女子教育雖然有些進步，可是天災人禍的交迫，社會現象的

不安，眞不容我們有更多的樂觀吧。不信，我們來看看小的統計吧。據浙江教育廳印行的教育概況的統計：二十歲以下的男子有三、三〇〇、〇〇〇人，女子有二、五〇〇、〇〇〇人；現在在受中學教育和最近八年中的中學畢業生，計男二四、一七七人，占人口數百分之〇・七三，女三、二三〇人，占人口數百分之〇・一三。女子在一百人中只有一個人能受中等教育，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呀！再據十七年五月中央大學區行政院義務教育組編印的義務教育概況裏有江蘇已入學兒童統計，男女生共計五二七、九九五人，而女學生只有八八、八二八人，占全體學生總數百分之一六・八。又據江蘇民政廳十七年度人口統計淸未入學兒童數三、七四七、八九三人，已入學兒童數一、二八二、五一三人，倘依上列比例推算，最近江蘇女子入學的應有二〇五、四六二人。（註：因中央大學區行政院義務教育組的統計係根據民十四的統計）而本年江蘇教育廳統計學齡兒童女子共有一、五六二、五一二人，由此看來，女子入學者不過女子的學齡兒童數的百分之一三・二而已。

以上的統計雖然陳舊或局部的，可是也能看出女子教育非有更多的力量加入時，還不會普及呢。

六

我們再從別方面來觀察女子教育吧：

中國的新教育原來像拉車式的，有時攜東洋貨，有時玩美國把戲，有時拉歐洲貨物。在拉車的人只要貨色新穎，不問是否適合國情，是否

適合社會需要；因此，新教育只抄襲了一個工商業社會下的教育輪廓，在小農社會裏永遠週旋不來，結果是沒有一點效力。女子教育自然不能例外。先從教育上說：中國的學制和課程累經變換，幾次重行修訂，對於女子所學習的課程，既沒特別的加以區別，更沒有明白的指出注意點。可是要說牠沒有分別吧，卻又特多家事和縫紉等科，要說牠有分別吧，那麼女子教育的特徵是不是多了家事和縫紉就對？這種混通的規定，實在使辦理女子教育的無從措手。而女子教育的目標，更沒有相當的規定。養成賢母良妻吧，不對；養成個個能做事的國民吧，不能；養成有特殊能力的女子吧，很難；在這種情勢下，眞叫辦學者無所適從。而事實上則教會學校在培養些溫良淑順的教徒爲後代子孫法；公立及私立學校又跟着混亂的情形幹；這樣錯綜的無順序的事，眞叫人寒心呢。我們再看一看各級女子學校或男女同學的學校，各項設備，也沒有專爲女子而加以特別佈置的，女子在這樣的環境裏，事實上也不會有更好的精神能培養，有更好的智慧能發揮。現在最好的女子學校，還不是一個識字機關麼？

我們再從女子本身來說：

一個女子受了教育，便是要想在社會上做一點事，以貢獻於家庭或貢獻到社會去。可是我們綢數事實時，便發現一個女子受教育後，既不能苟安於家庭，做家庭的奴隸；又不能在社會上謀到一種職業，以維持個人的生計，所以成了不安家室，不安社會的一種人了。女子既不能

在社會謀一職業（其實社會上也沒有職業機會給女子，）經濟自不能獨立；經濟地位不鞏固，個人地位也降落，終至做一個家庭裏的完全消費者（舊女子還能處理家政，新女子則完全是消費的，）做一個社會上的新式的分利者。女子教育不能培養有用的女子，女子仍不能獨立；女子不能興起女子教育，女子教育仍不能發達。

這種現象的分析，大家都覺得危險的吧！我們在辦女子教育的，實在沒有方法處理這許多困難。因此，不得不提出一點意見，希望大家來討論。

七

第一：我們要求超於賢母良妻的人性的教育之基礎確立。我們可以窺見現在教育行政者沒有注意到新女子的培養，而辦理女子教育者亦茫然不知培養些什麼樣的新女子。大家雖然不想辦賢母良妻主義的教育，可是一方面是封建勢力的最後的壓迫，一方面是新興勢力的進襲，學校內都既沒有教育宗旨的把持，出校學生又不能相當使用其能力，要不想法使女子在出校後做個賢母良妻，將來在社會上在家庭裏，眞是沒法站立呢。大家可以看出家長們歡喜把子女往教會學校送，便是喜歡自己的女兒將來能做個溫良淑順的賢母良妻呀！

新女子並不是不想受賢母良妻主義的必要的智識（這裏，大家要明白是智識，不是道德。）可是也要具有偉大的魄力而超脫這種束縛新女子的思想行動等的害人教育，於是我們要求人性教育的確立了。

什麼是人性教育呢？就是根據男女人格平等，社會地位平等，智慧平等的一種教育。這種教育，應該是女子自身的，不受男子所支配，也不是以男子爲中心的；女子有自我的人格，不受禮教或封建勢力所束縛；女子有社會地位，不受男子所支配；女子有相當智慧，有研究學術，創造事物的活動力。換言之，在這種教育下所培養的新女子，她有獨特的人格，創造的能力，革命的精神，健康的體魄的。人性教育能發達，中國的新女子纔有出路呢。

第二：我們要求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在第五節裏我們知道女子受教育的實在少得可憐。五四運動以後，大學校纔開放女禁，女子纔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中學校招收女生，還在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十七年）席上經過一番的爭執，終於有的省分男女兼收，有的省分男女分校。我們要使女子的中等教育普遍，那麼希望一方面多設女學校，同時各中等學校盡行招收女生，這樣，女子得有機會普遍的受中等教育。至於小學教育本來是男女兼收的，可是女生的量實在太少，希望辦理小學教育的先生們，多多招收女生，更要給女子以受教育的一種便利；同時，更希望教育行政當局要特別注意女子義務教育的普遍。男女對等的有受教育機會，那麼，教育纔能收優良的結果。

第三：教育實施上有男女分別的必要。教育者應該分析女子所受的種種痛苦，和以後應該走的道路，作實施時的參考。正因爲女子的人

格，地位，體格等與男子有所區別，所以辦理女子教育的要剔出病源，要對症發藥，要有特種的設備。我們已經知道除家事和縫紉科外，女子與男子所學課程無有區別，在女子的心理和生理上以及需要上，實在不容我們不發生疑問。同時，我們希望男女同學的各級學校，要有為女子的相當設備，各方面要多為女子的便利而加以改革。

第四：我們要把職業教育為女子教育的中心訓練。現在女子所最要的便是取得經濟權，有了經濟權纔能自由自在的在社會裏行動，既不會做奴隸而自取苦惱，也不會倚賴而苦惱別人。可是要得經濟權，一定要有職業，在百業疲敝的中國，非受有職業訓練者不能得業，也不能安業，更不會樂業，同樣決不會使業務進展的。所以現在辦理女子教育的，各項設施，各項訓練，應該以職業教育為中心。中國人本來是輕視職業的，女子更不肯作屑屑細事，辦教育者應該特別注意這點。

十九年雙十節寫於燕園。

男女生活心理的測驗（二）

黎君

前面說過的陶特氏的二個測驗問題曾被施於德國的兒童。受測驗者為一百九十六個初級和高級小學的男女兒童，年齡在十至十四歲之間。德國的兒童大多是態度嚴正思想深沈的，不像英國的兒童那樣微帶着滑稽的，幻想的，以及反抗的質素。所以測驗得到的結果和英國全然不同。

在全數的女孩之中，沒有一個願意做男子；她們所舉的理由不一，大概以為「希望做一個男子的思想是惡的。」只有一個女孩希望能避開責任。大半的女孩願意做一個良好的妻子和母親。在男孩中，有百分之五十四願意做男子，理由是能夠得到較多的享樂。有二個男孩願意做女子；一個以為女子比較善於戀愛，一個以為女子更近乎理想的人格。就全部講，德國的女子是比較英國的肯擔負責任，肯接受意見，而且多具有感情的質素。

日記一則（徵文當選）

錄取以後

唐雲瑞

今晨天一拂曉便醒了。睡在牀上，聽見那小販淒慘的叫曉聲，工廠裏的汽笛聲，……使我無論心地如何鎮靜都睡不去了。

起了身，恐要驚醒別人的好夢，小心地走近一張椅子坐下。再拿起TH日報來仔細地看一遍，但是，總不見A校招生的揭曉。

抬起頭來，見潔白的牆上七烏八黑寫了許多的字——好像是一首詩句：「千里而來考學校，成績考是還不差；據聞他們已內定，羅有眞才何能錄。」

「呀！這是一位被棄的投考朋友的牢騷啊。」

未幾，茶房把面水盛來了，我再託他去買一份TH日報。早點也不吃，胡亂地在這裏祈禱着：

「A校的招生，今天報紙上要揭曉了。」

「A校的招生揭曉，定有我的大名吧。」

「……………」

報紙買到了。我其餘的都不看，一心去看那A校的招生揭曉。

「哈！運氣，我已考進了。」我看到了A校的招生揭曉，幸而不是名落孫山，心內有說不出的高興。

但是，「樂極生悲，」人生總逃不出這定律。

「唉！可憐我是一個不幸者，不幸做了窮困人家的女兒，這次投考雖然錄取了，但是入學的費用從那裏來，除非——」

「唔！——我恍然了，我來投考完全是爲了升學狂而來投考的。我已覺悟了，我的心醉已醒了。我完全是在做夢，在作叫化子做富人的妄想。我事前絲毫都沒考慮過，完全是爲升學狂而鹵莽從事的。

「唔！忘了嗎？這次父母叫我跑到千里外的C省來，目的是要我找到一個生利的職業，博得一些大龍洋去贍養他們。現在，我這個忤逆不孝之女發了升學狂，爲要滿足升學的慾望，竟違了「父母之命，」竟把給我謀職業的川資都爲了投考用光了。唉！可……憐！……可憐這筆錢還是我臨起程時，父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借來的哩！如果我進A校讀書，不但是爲父親生利，並且要分父親的利。——唉！那裏可能呢，應該怎樣的設法啊！」

隔壁房間裏的酒肉朋友，他們在那裏花天酒地喊五喚六的飲酒豁拳，益使我心海中

的思潮澎湃，發出一種厭惡憤恨的情感。

午飯的時間到了，我也不吃。那秀麗的湖濱公園雖然離這旅館不遠，我也無心去逛，只是在房間內坐着想着、憤恨着、詛咒着……

現在的萬惡的教育啊，你只允許那富貴之家的「雙料少爺」「雙料小姐」受教育。像我們科頭跣足的窮苦人家的兒女，便永遠嘗不到你的滋味嗎？永遠不能投入那「學校貴地，閑人莫入」的「貴族」學校嗎？但是，我雖是一個窮困而羸弱的女子，卻想要挺着身子跨進你的「神聖」教育的門限。……

有了，——如果A校允許我入學的話。

我還記得從前日記上記着的，我質問T先生過，他說：「非作工不能讀書」的確，我要半工半讀，到A校裏做半個校役或做洗衣的工作……諒可維持了。青年人苦點又何妨！經濟完全不要家裏擔負，這父親母親諒可允許吧。

——「幹幹決這樣去幹！」一時心中勇氣百倍。

晚上寫給父親一封信，六姐一封信。

錄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

夜話

沐箕香

八月十九日　天晴　已涼天氣未寒時

四五年來每夜握筆寫日記，總比不上今夜那麼興奮。我想，雖然像第一次在日記簿上的第一頁寫下去時，也曾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氣，而且嘮嘮嚅嚅至少要寫四五頁；但是今夜的日記我感覺到另外含有一種意味。而在同樣的房間裏，同樣的燈光下，同樣的筆端，又另外具着一種情緒。

今夜媽媽的一席話賺了我好些眼淚。啊，這一席帶血帶淚的話，使我的精神受了如何厲害的刺激呀！

媽媽說：「珠兒，你的年歲已不小了，對於世情也該有相當的體察和了解。自然你也知道家裏的經濟情形連小康的地位也維持不住，栽培你在中學讀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你也學一般富家女郎的樣把讀書當作消遣生活，那是錯了。你過去的學業成績雖然並不算壞，但這樣的成績總不能使我十分的滿意。而且，珠兒，你可知道我這樣慫恿你，鼓勵你讀書的緣故嗎？……」說到這裏，我突然覺到媽媽的聲音有些抖顫，仔細一看媽媽的眼角已經有了淚水，照着燈光發亮。隔了好一會，她叫我坐近她的身旁去，緊緊地捏住我的手，接下去說：「我之所以竭力栽培你讀書，無非希望你中學畢業之後，能夠自立。除去自立，我對你更沒有別的希望了。將來你果能自立，你便是一個幸福的女子，將永遠不受男子的經濟壓迫。我與你父親做了半世夫妻，不曾賣給他做了半世奴隸！我雖也讀過幾年書，可是沒有自立的本領，因此爲着要賴你父親生活，無論他如何無理的壓制我，欺凌我，把我像畜生一樣的看待，我也不能反抗！珠兒，女子不能自立的苦處你十七年間怕也見較了吧？……你記得你在九歲時，你的父親在桌上放着一把剪刀一條繩，逼我自殺的事嗎？那時你還小，只知道牽着母親的衣裳哭；可憐我當時被他逼到

這麼地步，我也沒有反抗的能力！他說：『你們女子都是寄生蟲。如其你們沒有男子，你們便不能活命；你們在男子的手掌裏還敢倔強麼？』我一生受夠了男子的苦，不願你再蹈我底覆轍；因此送你到中學裏去讀書，冀有自立的本領。「孫兒，你此後讀書應抱一種與衆不同的態度；你決不能把讀書當作消遣生活，更不能把讀書看作嫁給丈夫的嫁匳；你不要辜負我的希望纔好！……」

媽媽這番出自肺腑的話，我自當時對記在心頭；同時我還深深的感覺到女子自立的重要。啊！我寫到這裏，應該嚴肅地反省一下，我的讀書的目的原來在此：我不是富家女郎，我不能爲讀書而讀書；我不願倚賴男子，也不能爲嫁匳而讀書！你帝國主義的典型男子呀！我要從你的經濟壓迫下解放出來了」

四年前的春天

幻惺

這幾天，因爲父親要到湖南去就職，所以天天於放學之後，就幫助母親理行李，做枕頭的忙着整理，我的日記也有三天不記了。

今天早上六點鐘，父親就起來了。我們也起來了，大家吃了點心，叫了三部黃包車，在門外等着；鐘上的時針像飛一般的快，父親馬上要動身了，要和我們分別了。這時候感着生離的痛苦，眞是萬分難受。父親生長在江蘇，從未像今天這樣的遠離過我們的；現在一去，至早要明年此時纔回來，多麼長的日子啊。家中十多個人，都是帶着憂愁的態度，在客堂裏送行。這時我卻躲在祖母房裏，不敢出來，再見我將要遠離的父親了。她們是很講吉利的，送行不許哭的，所以祖母的老眼裏，滿含着水汪汪的一包熱淚，只是忍着不容牠流出，臉上強裝着悲哀的笑容，勉強地說：「順風，順風，身體保重。」母親一聲也不響，傻傻的，只是揩着眼淚。其餘姑母等都說：「保重，一路順風。」父親只是應着「知道，」就帶了一個當差的坐着車子去了。祖母和母親都恢復常態了。愚笨的我卻哭得比先前更利害，心中好像失去了一件寶貝似的，說不出的悲痛。無知的弟弟卻一些也不憂愁，反而快活得拍着手笑；眞是奇怪，他沒有知覺的嗎？他今年也有十二歲了，父親這樣的離開我們，難道他不覺得傷感的嗎？我此時又想到昨天晚上，父親在書房裏對我們說的幾句話，想想比黃金還要寶貴，萬不可把牠遺忘了，今天一起記上吧。

昨晚，吃了夜飯，父親命我同了弟弟到書房裏去，和我們談話。父親說：『我現在迢迢數千里的離開家鄉出去，爲的是甚麼？』我們都不響，靜候以下的話，父親繼續地說：『我爲名爲利，無非爲你們前途謀幸福，你們知道嗎？所以我雖然不在家裏，你們要好好的用心讀書，每星期把學校裏的作文寄給我看，明年我回家時，做新衣服給你們穿。』弟弟好像沒有聽得一切的話，祇有「新衣服」三個字卻使他快活得笑起來了。我覺得這些話都使我憂愁的，最好父親不要去，但是這句話又不好說，祇有我親愛的日記纔知道，上帝啊！讓我的父親

回家吧！或者我們一同去。——三月十四日。

　光陰荏苒，忽忽四年，現在弟弟也長大了，親愛的父親已逝世了，再不能得到他的慈愛和教訓了，但是四年前的情形，卻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裏，不能把牠遺忘，恰好婦女雜誌有這樣的徵文，我就在舊日記裏抄了這一則出來。

可紀念的夜

王瓏心

　今天的早晨，玉妹桂妹特就我的丈夫來瀋陽之便，隨着也同來此地升學。晨起，我上車站把他們接下車，送到東北飯店下了榻，我遂抽身回校，和同事們忙着準備開學的事項。

　晚間，我把校事忙完，便急急的跑到旅館去看他們，正好他們同在屋裏談天。我進屋遂也參加着談話，並且喫些花生豆和水果；我們的一言一笑，委實有趣極了。

　令人最討厭的就是那些唱曲爲生的姑娘，時來打攪我們，但是我們雖不歡迎她們的喧鬧，還有愛聽她們的，從我們的屋裏走出，她們卻仍到他屋去承攬生意。我正在談得高興呢，那粒子鼓板彈打的聲音，覺忽從臨近的房間裏傳來；繼而便開始唱着『噯……噯……呀……』的小調，鬧的我們欲談不得，欲睡又不得；等到院內的雜聲消沉，就已經夜半了。此刻我們全有些睡意，他就站起說聲：『時候不早了，我們睡吧。』他便走向他住的屋裏去了，我遂和她倆入廁。

　從廁所出，我藉取物爲名，就鑽進他的屋裏，他正伏案寫日記，待我走近他的身旁，他早就把筆兒停下了，直用他那流動可愛的眼睛瞅我，並拿出和緩神祕的口吻向我說道：『看哪！這屋裏是很沉靜的，叫我一人在這屋裏睡，我的心靈兒有多麼不快活呀！你就不可憐我孤單嗎？』說着就握住我的手兒不放鬆。

　我聽他的一說，和他的手兒一握，不免也萬分的難過。在我的心意不定，與臉兒緋紅的當兒，他乃又用些加緊的話兒說道：『你不要過於害羞，請想這樣久別一逢的機會，我們就情願甘心放棄嗎？今晚她倆要是一個人在這裏，你就不陪着睡，我也必叫陪着睡呀！……』我原打算和她倆同睡的計劃，被他的熱情打動，覺變爲柔軟了。所以沒等他再往下說許多的話，我就慷慨的回答說：『好吧，容我往她倆的屋裏再看看，就回來的。』他鬆開我的手兒，我便轉身往外面去了。

　到她倆的屋裏，看她倆都睡眼朦朧的躺着呢。玉妹聽我進屋，乃用體諒人的眞意說道：『三嫂呀，你在三哥屋裏睡吧，免得三哥一人在屋寂寞呀。』說着她倆就要硬把我推出。玉妹的年紀雖小，覺能這樣的懂事，不免叫我心中暗奇而暗喜；但是此刻的我，還裝做不樂走的態度，並假意的說：『要和你倆躺在一起，談談笑笑，纔是我的本意呢，你倆怎麼攆我呀？』桂妹聽我說完，她又補充玉妹的話意說：『我們談話的時間很多，像你同三哥的談心，除了此良宵之外，下一次恐怕還不敢說是那天。這樣最好歡聚的機會，豈可錯過呢，你去吧！』說着，她倆就把我逐出門外，然後將門扣好，叫我

也沒法再進去了

重返他的屋裏，他知我給他個心滿意足的馴服，他就非常的愉快，神氣也十分寬暢了。

我倆談了一陣，全有些困倦，他纔揉揉眼皮說：『我們大約都乏了，躺着談吧，好不好？』我毫不遲疑的回答說：『好！』於是將被兒展開，就和他一同解衣躺下了。

在旅館裏他和我過夜，今宵還是第一次呢。起初躺下，我很覺不自然的，在那羞人答答的開始，祇好閉着眼睛，任憑他甜吻熱擁。繼而他看我有些羞怯怯的，就把電燈捻滅了。此夜我倆遇合的溫柔親蜜，我也沒法再露於筆尖，祇可說愛潮的高度，已達寒暑表的沸點啦。

極短的夜，我倆也未曾睡好多的覺，而天就亮了。

十八年八月十四日的日記

教我如何插足

鳳弦

四日晴；為了前天收到一封初次錄取的信，這兩天的夜中，總是轉輾反側的使我不能睡穩。噯謀生真是不易，數次的失敗，已使我擔憂不少；這書面的錄取，也可以聊解宿怨了。太陽剛從樓窗中射進微淡的光芒，使我的眼簾不得不張開了些；鏜鏜的鐘聲，激動了我的鼓膜，由神經的傳達而促我起身；我很擔憂，因為考試是在九時開始的。剛把盥洗的工作做畢，時鐘已報了七下，那時我不得不跑出了校門，恰巧街車在門前停下，就跨上去搭到M公司的門口。那裏只見進去的人們像游魚般向前直衝；當我擠進一間斗室時，早已擁得水洩不通。『啊！一個書記的位置，月薪祇有三十元，膳食還是自備的，如何有這許多人來應考呢？』又看着出去的同志一個個都現着頹喪的神情，我知道他們已落選了。正在自己思想的時候，六十四號已高聲的呼喚着，我聽到了自己的號數，便刻不容緩的用力擠上寫字檯邊，那裏坐着一位戴玳瑁眼鏡的先生，手裏舉着一張相片，向我的面容看了多時，口試便這樣的開始了。問題是沒有幾句，並且也沒甚麼深奧；大約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吧，那位先生的口中沒有一些考慮而隨口說：『筆試請不必多跋涉了。』這也許我程度太壞，以致如此的。我因為要知道錄取者的如何答法，作我以後的借鏡；但到了最後的一名，還沒有一個合他們的需求。這又要使我懷疑了，他們這次的招考職員，豈非空費了如許的手續；難道在百數十人之中，真的沒有一個具相當的學識嗎？我回到校裏，橫躺在寢榻上不住的思索。同學C君嘻着臉走來，帶譏諷似的對我說：『弦！今天你可已錄取了嗎？你真是蠢！現在的社會，正現着粥少僧多的時候，要謀事確是難乎其難。像我由舅父的介紹，早已被選為M公司的職員；這一次要求外界的注意起見，借招考的名作一種宣傳；又可以收入一筆報名費。在事前我並沒有通知你，因為你謀事心切，可以再試一次。我對你說，「弦，沒有相識介紹是不靈驗的，你又何苦費了精神，又費了金錢呢！」』唉！我聽了之後，真是惶恐萬分，像我的前途，怎會有希望踏進商界，只配做一個兩脚的書櫥，無業的遊民了；我不禁為個人悲！為社會哭！

世界攝影大比賽

柯達公司爲提倡攝影術之普及並鼓勵攝影者之興趣起見。今特舉行世界攝影大比賽。凡自習攝影者。皆可參與。獎金甚多。規則簡易。祇費少許時光。將所攝之照。投寄與賽。卽有獲得數元以至數萬元之希望。此誠千載一時之機會。幸勿失諸交臂。茲將比賽簡章擇要列后

日期——本年二月一日起至五月卅一日止。四個月內與賽者隨時可以投寄作品。不限張數次數。愈多愈有希望。惟照片必在本年二月一日後拍攝寄出日期在本年五月三十一日前者。方爲有效。

鏡箱軟片——任何柯達鏡箱或他種鏡箱均可拍攝。自己不備可借用他人鏡箱拍照。軟片除乾片外皆可。

照片——最長度不得過八英寸。不可裱糊或裝架。正反面不可寫字或姓名。底片保留。

投寄手續——每次寄照。須附與賽證一張。寄交上海郵政信箱第五九一號柯達公司攝影比賽處。與賽證各地照相材料經售店均有奉送。如無。可照左列另紙填寫

姓名	住址	所用鏡箱
所用軟片		所寄照片張數

寄到照片——一律編號並欲評判員不知攝者爲誰

中獎——與賽照片之評判。以普通眼光。觀其實味興趣而定。並不全重技術之精美。

獎金——種類共有一千以上。數目少至二元多至千元。世界特獎美金一萬元分類獎六個各美金一千元。一張照片可得獎數次。

詳細情形。請參考世界攝影大比賽簡章。可向各地照相材料經售店或上海比賽處索取一份。

君欲獲得鉅額獎金乎！

速來參與此大比賽！

柯達公司攝影比賽處啟

上海郵政信箱第五九一號



穆勒的「婦女服從論」

章錫琛

一

婦女服從論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一書，從一八六九年出版以後，風行歐美各國，一向被稱爲『婦女參政運動的聖經』。雖然在此書之前，早有伏爾斯頓克拉夫脫女士 (Mary Wolstoncraft, 1759—1797) 一七九一年出版的女權擁護論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此書不能算做女權論的開山祖師；在此書之後，更有倍倍爾 (August Bebel, 1840—1912) 一八七九年出版的婦人與社會主義 (Die Frau und der Sozealismus)，此書也不能稱爲婦人論的大成。然因爲此書的著者約翰·穆勒 (John Stuat Mill, 1806—1873) 在英國是一個有名的學者，當十九世紀中葉，與加萊爾拉斯金並峙於英國的思想界，而且又曾爲議員，親自在議會中提出婦女參政案，其影響之大，實在足以左右一世。加以他的犀利的眼光，能够洞觀當時女子的地位；他的透闢精到的議論，又能够推陷主張婦女服從論的根據；我們祇要讀過嚴幾道所譯他的羣己權界論，便可知道他的議論是如何動人了。

二

羣己權界論被介紹到中國以後，我們都知道穆勒是一個熱烈的自由主義的信仰者。他的主張婦女解放，也便從這自由主義出發。因爲他以爲一切的人都應該與以自由平等，婦女既然也是人，當然也應該與以自由平等。然而向來傳統的觀念，以爲女子生來就該服從男子，男女決無平等之理。他們所以這樣主張，並非根據了什麼男子比女子偉大的理由，實在不過因爲從原始時代下來，男子的腕力強於女子，所以男子在法律上便占了優越的地位罷了。從前的法律，本來以強有力者爲本位，如奴隸制度的存在，便是例證。但這種尊重強權的法律，跟着文明的進展，漸被抑制，祇有女子，卻仍然不能不做男子的奴隸，而奉一個男子做主人。有人以爲奴隸制度的確不自然，但女子服從男子卻沒有什麼不自然，這實是極大的錯誤。無論那一種壓制的形式，在沒有推翻的時候，都沒有覺得不自然的。所謂自然不自然的問題，不過是社會習慣的問題。更有人以爲女子自己本來安於現在的地位，何必替什麼解放，這是沒有把事實認識清楚。在事實上，多數的女子決不以現在的地位爲滿足，不過因爲受社會的束縛，不敢大聲疾呼。而且歷來的教育，都是訓練女子取悅於男子；受了這許多年的訓練，她們怎麼還能反抗。就

奴隸的歷史上看起來，凡是在被壓抑者的地位的，都不會有反抗的自覺；何況女子解放的困難比奴隸還要加上千百倍呢？

然而依着歷史的教訓，凡是被壓迫階級都沒有不逐漸解放的；因爲過去的經驗，證明了一切束縛的社會制度都有害於社會的進步。譬如關於職業選擇的自由主義所以能夠確立於近代社會，就是大家都明白了中世紀那種制度弊害太大的緣故。但是這職業自由的原則，爲什麼還沒有擴充到女子方面呢？某種人不應該有某種地位，這種原則，在近代早已不能成立。那麼爲了是女子的緣故，便說她應該處在服從的地位，不應該有別的希望，不能不說是極不合理的事情。保有此種因襲的思想的人，大都以女子沒有能力爲理由。然而用男女的性別來斷定能力的有無，可說是毫無根據。我們不能不承認現在一般女子的能力也許不及男子，但這完全是受環境和教育的影響，並不是女子本來的性質。依照近代社會的大原則，女子也應該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實在是顛撲不破的道理。有人以爲女子如果有了這種自由，便會不願爲妻爲母，於社會實有很大的損害。這不用說是杞憂。即使這話是對的，然女子倘使眞怕爲妻爲母，則這種不願，乃出於自然；男子違反了自然來強迫她們去做，也不能算是合理的。

三

女子地位的應該提高，照歷史上看起來，乃是自然的趨勢。然而就目前英法諸國的法律而論，女子的地位，可說是非常之低下。結婚是社會給與女子的運命，本來應該使女子喜歡的，然而事實上卻並不如此。在原始社會，女子的結婚是由於掠奪和買賣；現在教堂裏舉行結婚儀式的時候，雖然也要問女子的同意，但這不過是一種形式，在事實上，男子對於女子，完全握有生殺與奪之權。照英國的古法，妻須稱夫爲「主人」，妻對於夫的犯罪，爲大逆罪的一種，須處以火刑。直到今日，妻仍然是家庭的奴隸，處在夫的權力之下。妻的財產，歸夫管理；妻的繼承權，歸夫享有。寬裕的人家，在習慣上雖然可以替他們子女在結婚的時候訂定特別的財產契約，然而就在這情形之下，妻的權利也決不會勝過其夫。法律上雖稱夫婦一體，然而所謂一體，也祇有爲了夫的利益上纔如此；至於爲妻的利益卻並不然。夫關於妻的行爲對第三者負責，這和主人替奴隸負責並沒什麼分別。奴隸祇有日間對主人負責，多少還有自己的時間，妻卻完全沒有，可說是一種頂壞的奴隸。在基督教國，女奴隸可以有權利反對主人關於某種行爲的命令，而爲妻的女子卻完全沒有。無論好惡愛憎，妻都應惟夫命是聽，任其動物的虐使，不許有絲毫違抗。夫婦間因此產生的子女是夫的所有物。如果她要離開了夫的時候，小孩和她自己的財產都不能帶走。而且如果夫要強迫她回來，她不能不回來。雖然妻也可向法庭請求別居，然這種訴訟非常麻煩，很不容易辦到。這便是英國現代婚姻法的大要。可憐的女子，除了遵守服從的美德之外，還有什麼路可走呢？

通常的人，以爲在實際社會上，恩愛的夫婦很多，妻並不見得都受

怎樣的虐待，便說這種議論似乎過分。然而夫婦恩愛的事實與夫婦法律關係的正當與否是另一問題，不能用了恩愛的夫婦來替不良的法律制度辯護。因爲法律上並沒有規定祇許好的人結婚不許不好的人結婚，男女不平等的法律既然存在，不好的夫當然隨時有虐待其妻的權利，並不能因爲虐待妻子的事件不多，便以爲法律無須改革。有人以爲法律改革之後，女子的權利驟然增高，一定會破壞家庭的平和。因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所以家庭裏面，也不應該有兩個主人。這話也完全不對。商業團體裏面，有兩個以上的主腦人物，對於經營計畫經過互相商酌而後進行的很多，在結婚生活上也有同樣的必要。家庭的繁榮，既然夫妻該負同等的責任，家庭的事務，當然該經雙方的協商纔對。如果夫的年齡較長，或者智力較優，家庭內的地位當然不能不稍有差別，這也是普通習見的事實。但用了法律來干涉，沒有什麼理由，憑空給夫以優越權，我們便不能不竭力反對了。

有人以爲男子的性質，喜歡在必要的時候對女子讓步，但女子一旦有了權力，便永遠不肯放手，所以女子是不該與以權力的。這種議論，至少在過去非常有力。然這仍然是蔑視女子德性的話。照現在一般的解釋，犧牲的道德，女子實在勝於男子，上面的議論可說全無根據。又有人以爲使女子有了和男子同等的權利，她們一定不會滿足，反而要想跨越男子。這種情形在過去也許常有，我們當然並不認爲正當。但女子之所以有這種思想，其原因實在由於不平等的法律引起她們的反抗欲望，是應該知道的。

總之，法律上男女的平等，不但爲正義之所要求，要使家庭成爲文明道德的淵源，也祇有這纔是唯一的方法。社會的道德，過去是從奴隸道德進化到武士的道德，以後當然進化到平等正義的道德。立在男女對等的基礎上的結婚，實在是這新興社會道德的中心。現在雖然很有許多人，不管法律怎樣規定，他自己總抱着男女對等的信念。在此等人，往往以爲法律並不墮落自己的生活，對於別人也不至於會有害。殊不知權力的濫用，尤在不道德者爲甚；女子的地位在法律上的不當，特別足爲下層社會虐待其妻的原因。

如果說，女子結婚之後財產權應該怎樣？應該先問，女子的財產權爲什麼須因了結婚而受制限？女子在未結婚以前所有的財產權，結婚以後當然應該一律。在夫妻之間沒有異議的時候，家庭裏面當然應該共同使用夫妻的所有物；但在一方有了異議的時候，一方便沒有強制他方的必要。對於爲家婦的女子給與財產權，決不會因而發生弊害，這從美國新立法的結果可以明瞭的。女子的有財產權，不但可以增高女子的權力，且可杜絕爲妝奩而結婚的男子的覬覦。沒有財產的女子，如果有着藉自己實力以取得收入的才能，對於女子的尊嚴也屬必要。至於結婚既然是雙方對等的契約，一方不能強迫他方，則婚姻關係的繼續，當然也沒有可以強迫的理由。女子能夠和男子一樣自由取得名譽的地位，則女子的發揮其才能而從事於特別的職業，在自己防衛上也

屬必要的。

四

今日的女子在政治上社會上沒有重要的地位，乃是女子不得不永久服從的原故。為了要是認這制度，不能不證明女子的能力低於男子。然而要證明所有女子的能力比愚劣的男子還劣，還是很困難的。所以這制度完全沒有理論的根據。譬如就選舉權而論，這是自己不做政治工作的人選出可以託政治的人的權利，實在是社會的防衛自己的唯一方法，誰都應該有的。尤其是為女子的利益起見，不可不使女子有選舉權。有許多人以為女子有選舉權，究竟能不能算做合格者。然而男子裏面的不合格者，為什麼仍然與以選舉權？女子的合格者即使沒有男子的多，卻決不能說是絕無，此等合格的女子為什麼應該除外呢？就歷史的事實上看起來，女政治家雖然不多，但如伊利沙白女王之類，也很有著名的人物。法律決沒有理由可以說此等女政治家不應該有選舉權的。

一部的論者，以為女子的統治者，事實上不過是男子的政治；更有一部論者，以為王族的女性也許會有政治的才能，但是平民的女性卻不見得能夠如此。這種毫無理由的強辯，都可以用事實來駁倒的。

此外更有許多指摘女性缺點的議論，如說女子富於直觀性，不能蒐集各種的經驗來發見科學的法則或到達於義務謹慎等倫理的原則；而且她們往往偏重自己，對於自己範圍以外的人，不大顧到。又，女子多為神經質，易動感情；對於一件事情，常常沒有耐久力。但是這些特性，從壞的一方說，她們完全因為沒有受到和男子一樣的教養的緣故；從好的一方面說，她們如果能夠有這些特性，對於社會也很有益處，大可以補男子的偏弊。

還有一種說法，是女子的頭腦不及男子的大，便是她們能力不及男子的證據。但是第一，女子的頭腦是否確比男子的小；第二，頭腦的大小，於能力究竟有無關係？就事實上說，能力的有無，不在於頭腦的量而在於頭腦的質。我們看到女子適於細密的工作，便可知道她們頭腦的素質並不粗雜，不過因為一般女子多為多血質，所以頭腦容易疲倦，但同時也容易恢復。

男女的優劣，常常因國家而不同，各國有各國的女性觀，這大概因為女子的特性，跟着一國事情而發達，所以她們的特性的發揮也往往不同。而且專就男女的性別來論其精神能力的優劣，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如果要想討論，不如先考察外部的事情及於精神的影響。

女子劣於男子的最顯明的一點，就是在哲學，科學，藝術的世界中，所謂第一流的作物，沒有成於女子之手，這是因為女子的天性沒有作成這種傑作的能力呢？還是另有別種原因呢？

第一，女子的才能可以在這方面着手試驗，不過是一世紀的事情，要來判定結果，未免時間太短。而且在這知期間內，至少已經可以證明在文學方面並不比男子劣。

至於說指導一世，創立一派的那樣的大思想家，在女子中決計找不到，這也確是事實。但論到這一點，不可不先注意的，是古今時代的不同。就是，從前的天才，不必有大的準備，就可以創成偉大的思想或創作；現在卻因爲一般思想的進步，要造成有價值的製作，非有非常充分的準備不可。不幸向來女子的教育非常幼稚，所以女子沒有可以發揮天才的準備。換一句話，女子即使有極豐富的天資，卻沒有可以發達她的天資的友人社會。而有機會的人，把她的創意介紹到社會的時候，多用她的夫或友人的名義，本人的姓名，往往隱在裏面而不顯於世。還有一點，就是在文學藝術等方面，古來天才輩出，各方面都已充分開拓，對於想開拓新方面的女子，頗爲不利。有人說，這話在文學方面也許對的，但不能適用於藝術方面。我們應該知道，女子的習藝術，祇是愛美的，並不像男子的當做一種職業；況且一方面她們還有許多家庭的瑣事，社交的義務，沒有充分練習的餘暇。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名譽欲與傑作，本有極大的關係。向來社會的習慣，不許女子有家庭以外的名譽欲，所以她們的不能有傑作，也是當然的事。

就道德方面而說，女子的道德，不能不說是勝於男子，這祇要看男子的犯罪者多於女子，就可明白。這或者也是因果關係。男子因爲有權力，所以可以作惡；女子因爲服從男子，所以不能不勉強爲善。然而以有德者服從不德者，這樣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無論如何是不應該繼續的。

總之，女子的受政治上社會上的不正當的壓迫，這種事實，我們決不能認許。然而女子的這種服從的地位，非女子自己覺悟，高呼不平，到底不能惹起男子的注意。不過因爲男子的專橫，不喜歡女子的不平鳴，要想從事婦女解放運動的女子，往往被丈夫或社會所反對。所以婦女的解放，一方面固然要女子自己覺悟，一方面也要男子幫助，否則很難希望實現的。

五

那麼，婦女解放後的利益怎樣呢？

像現在那樣一個女子必須服從一個男子的男女關係，其害甚很爲明白。把法律上的優越權授與男子，卻望其不濫用，其本身已經矛盾了。但很有許多人對於這一點雖表同意，卻反對一切職業爲女子而開放，而懷疑於其實際的效果的。然而我們不但深信婦女解放在理論上十分正當，并且以爲社會的效果一定也非常偉大。

第一，可以減少男子的不自然的傲慢。因爲重男輕女的社會，容易使男子墮落。愚劣的男子，覺得自己雖然比別的男子怎樣低劣，但比起女子來，總站在社會上優越的地位，這種教育對於男子是十分有害的。家庭和社會，存立在這樣不公正的制度之下，萬不能造成公正的人間。公正的政治，公正的道德，當然不會實現的。

第二，一切的地位爲女子而開放，則對於地位的適任者可以增加一倍。社會常常感到人才缺乏之加上一倍的女子進去，利益當然很大。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女子的才能，欲發展而不得，如果能夠使之發展，不但

對於女子的才能是可喜的事情,就是對於因競爭而受刺戟的男子的才能,也是可賀的。而且女子得與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其天賦自然充分發達,能夠正確地判斷社會一切的事物。這樣,女子又可以和男子一樣,隨自己的所好去就職業,以發揮其特長。

第三,女子的意見,愈為社會所重視。在從前,女子的柔和優雅的性質,貢獻於社會者甚多,這是無可致疑的。例如由武士道之名而知的愛敬的道德,便是女子的這種特性反映於男子的功名心的結果。然武士道在今日早已不能適用,男子應該要愛正義,重道德,不必再像從前騎士般的崇拜女性。換一句話,應該打倒社會不當的制度,使女子不必專恃個人的恩惠而生活了。

在從前,女子的心祇限於家庭的小範圍裏面,不知曠觀社會全體的利益。所以女子的思想非常偏狹。但這實在因為向來的教育不許他們越出家庭以外的緣故。近來女子在社會上的勢力逐漸增大,至少有兩方面很為顯著:第一是作成反對戰爭的社會的感情,第二是着手於慈善事業。不幸她們的見識太淺,此等社會的活動,不免弊多利少。所以要使女子更能有益於社會,不可不施以更高尚更有意義的教育,使之增高見識,曠觀人生。

女子在家庭裏面,感化男子的力量很大。然而這種感化力,有時反而使男子惡化。這是因為她們的識見狹小,祇知求家庭的安逸或一家的小名譽,及社交界的地位,不知道助夫努力社會事業的愉快。像這樣的婚姻生活,決不能算是幸福。所以啓發女子的精神能力,把男女的關係建築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於社會實在大有利益的。

然而婦女解放的利益決不止此。最直接最大的利益第一不可忘卻的,便是女子因此而得自由。人除了溫飽以外,第一種需要便是自由。個人的自由是文明的目標;自由就是文明。我們應該尊重他人的自由,像尊重自己的自由一樣。無論是個人,是國民,都不該握有權力。自由是活動的彈簧,精力的源泉。一向受着壓迫沒有自由的女子,祇有以顏色悅人,一旦有了自由,這種幼稚的權力欲當然消滅了。

六

以上祇是本書簡單的內容,在今日看起來,似乎也不覺得怎麼新奇。然我們如果注意到此書的出版是在一世紀半之前,便可以承認我們的著者不媿為婦女解放論的先覺了!

最後,我們還得附帶一說的,就是本書著者的夫人穆勒夫人與她的丈夫的關係。我們可以從他的自由論的序文上看出來。現在把嚴譯羣己權界論(即自由論)的『穆勒原自序』錄在左方:

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道,有眞識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其契合印可,為吾勞莫大之報酬。其於是篇也,吾實為所感而後作。是中最精之義,吾與彼共之;吾乃今以是長供養此實愛悲傷之薦影而已。蓋是之為書,猶吾平生他所纂述者;曰吾作可也,曰吾妻之作亦可也。雖凡成書,為吾妻所覆審者,其受益攸不可計量。今茲吾妻

不及見其成，故獲此益甚寡。此中要義，凡欲得其揚推者，今此已無，則此書之不幸也。嗚呼！洪思聲威，永閟幽宅！使不佞能寘其半以傳諸人間，將較自爲紬寫，其無所根觸扶翊於斯人不可跂及之神智者，其爲有裨人羣，乃異不可量爾。

所以這一部書雖然也是在穆勒夫人死後數年所著，我們也不妨說是他夫人的著作，至少可以以說是受他夫人的感動。他在夫人臨死的時候說：「把我妻的思想傳諸世間，是我畢生的事業。」所以把這書的成功歸功於他的夫人決不是無理，而且也正是合於著者穆勒先生的本意的。

男女生活心理的測驗（三）

華君

心理學者也曾經以陶特氏的二個問題去測驗美國的男女兒童對於生活的心理。在新英倫與印第阿那，有六百個男女兒童同受測驗；但結果和德國的又是全然不同。

美國的女孩對於測驗的回答很有趣：她們有百分之十五願意做男子；她們都希望自由與榮光；她們沒有一個提到母性的職業。她們最羨慕的是華盛頓的偉大與海倫古爾女士的奢富，此外她們也希望像路以莎阿爾各女士。大概美國的女孩所崇拜的英雄多爲婦女，她們不像英國的女孩那樣富於幻想和冒險性。美國的婦女大多愛好金錢和虛榮，這種趨向覺在女孩的心理上反映出來了。

司丹康美髮霜



上等理髮店。皆用真正司丹康美髮霜。因其與衆不同。理髮搽後。光亮整潔。主顧對鏡自照。必定十分滿意。司丹康毫無油膩。搽諸髮際。髮可終日不亂。市上假冒品多。務必認明真牌。因假冒品每能傷害頭髮。

司丹康美髮霜分瓷罐與錫管二種。又有司丹康美髮水。裝玻璃瓶。功用與霜無異。

各大藥房洋廣貨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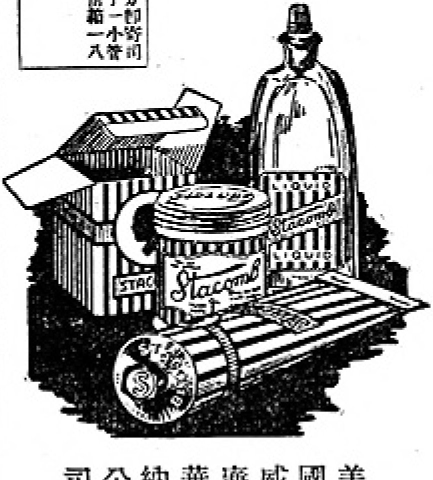
(一)

附券

茲附上郵票十分卽寄司丹康美髮霜樣子一小管此致上海郵政信箱一八三〇號

姓名

住址



美國威廉華納公司

上海廣東路三號

Stacomb

MAKES THE HAIR STAY COMBED

婦女論

（蘇聯高爾基著）

蒙生譯

俄國著名文學家高爾基氏近年來除繼續努力寫小說，四十年（又名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的鉅作以外，頗注意於實際文化運動的宣傳工作，常發表關於文化，社會各方面的論文，還編輯兩種雜誌我們的成績與域外。第一種雜誌是專門記載蘇俄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歷年來所得的成績，已經發行了兩年；第二種雜誌域外新近纔發行，是敍述和批評外國一切發生的事件和現象的，大概多注意於文化和風俗方面。這篇婦女論發表在我們的成績雜誌去年第三號，固是針對蘇俄的婦女而立論，但理論的精闢，對於事物的健全的觀察，我們的女界也不可不讀一讀，看這六十老翁對於婦女的見解是怎麽樣的。——譯者

奇怪的是至今無人想到著作關於教會對婦女態度的書，但是婦女們是早應知道她們受宗教與教會約束到什麽地步。大家都知道一切的宗教所建立對於婦女的眼光多少全是否定的，有的還確定是敵視的。兩千七百年以前，希臘的詩人藍西奧特於神源論一書中說：『宙司創造了婦女：——給男子以罪惡，』又在勞力與時日敍事詩內，稱婦女為『美的惡』為『人間的悲愁，』猶太人的禱告詞內有一句短而警闢，卻斷然於女人不體面的祝詞：『感謝上帝，你沒曾把我造成婦女。』女人由男子的肋骨造成的聖經上的神話，聖經上對於女人的惡毒的詩詞，阿拉伯人印度人的神話，和無其數的對於婦女的呪詈詞，——全足證明全世界的宗教主具有在社會上低壓婦女的一致的趨向。他們把女人看作使男子從天堂裏驅逐出來的罪人，看作『罪惡的器具，』『世間的誘惑，』——這種眼光漸漸從宗教移到風俗裏去。存在着許多汚辱婦女的諺語和成語，勸人對婦女持不信任的態度，毆打她，——無疑的完全是受着宗教的影響。

基督教會兩千年來成爲替法律上和經濟上限制婦女一事作辯護的源泉」聖保羅說：『一切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同時聖經上又說：『並非丈夫爲妻子而生，卻是妻子爲丈夫而生。』『妻子應怕懼丈夫。』從這類的教訓話裏完全可以決定妻子，女人是不能與男子

等等的生物，「第二流的人」。而這竟不妨礙崇信聖經的女人們承認福音書為最聖明，最合「人類性」的書，殊不知這書的聖明處僅在於嘗試着給人們以暗示，認人間的生活和它的苦痛不過是使人能取到天堂上永久幸福的一種預備，而人能入天堂，須以他性情馴和，能耐苦，守教堂律法為條件。總之，這個學說指示與人，貧者與飢者應認嚴重為輕快，苦楚為甜蜜。

基督教會素來行着狂信的事業，對於批評思想與科學肆行不稍假借的攻擊，以攻擊及仇殺異教人為事，把那些異教徒和「巫女」即是有精神病的女人，以及一切具有超越才能，不願將人生一切事照教會那樣宜傳的思想的人們，每每放在鍋裏活煎。教會宣傳「戒殺，」但對基督教徒每次的內戰，目的在於劫財，已違背「戒竊」律條的內戰，冠以「神聖」的名稱。教會是最富於財產的，所以永遠以保護富人利益為職務；因為自己就是奴隸的所有者，所以永不反對奴隸制度。這多少是可以了解的：因為教會是階級的組織，役人階級的「法典大成」自以自己階級的目的為目的。至於教會對於婦女的仇視的態度，從社會上低壓女人的政策，卻比較的難於索解。可以意想到，基督教時期以前的教主所以將女人描寫成一切罪惡的化身，是為職業上的利益，——藉此可以阻止女人從事輕便的勞力，並且到教堂去禮拜。有些異教門創立教會的娼妓制度，也許不僅在於斂財，而具有從社會上低壓婦女的目的。

但是僅持這一些理由還不能解釋基督教會對於婦女所發病態的憤恨的心理。或者，教會對於神父教師有嚴戒結婚的戒律，因此發生復仇的情感，亦可為仇恨婦女的一原因，但這仍不能取得全部的解釋，因為這仇恨的心理是羅馬教會未立此戒律以前就開始的，而況戒婚的僅限於修道院的僧士。

須記取的是「愛情與飢餓，支配全世界的一切。」那繼續人類種族的本能，將男和女聯合起來，使勞動生活的艱苦的條件更見複雜。蓋西奧特說：「女人不是勞力的參加者，卻是浪費財產的參加者。」俄國的俗話說：「妻子從家裏拖出去的一把東西，比丈夫用蔴袋裝出去的多得多。」表現在先知的詩內，諺語內，謔詞內，故事內以及笑談內這類的怨訴詞，可以引出好幾個的例子來。但這祇是證明同樣的情形：這全是有財產，有房屋，而且可以從家內拉出東西的人們所虛構出來的。

顯然是經濟的動力，和各處一樣，在那裏表現其勢力，而男女之間，（男為主人，而女為其治家者，社會方面無權利的妻孥，）在這方面彷彿有多少矛盾之處。這矛盾顯見在男女對於財產積聚的神聖事業所持各不相同的態度中間。或許女子因已是丈夫的奴隸，並不能像她的主人那樣，深深的感覺到自身是所有權的奴隸；妨礙女子深鑽到財產積聚的事業中間去的，也就是她的無權利，所以對於這獸性的事業她比她的主人冷淡得多。也許大多數的女子至今還保存着這冷淡性。

然而女子為感覺自己在家庭間及在蘇第間堅固些，為能維持長

久，直到老年，到男子需要的不是情人，而是病榻間的看護者的時候，便應該努力照應自己的身體，用各種方法保存她的美麗，活潑，刀量，用各種方法修飾自己的身體，和身體的周圍一切。這需要許多的金錢，而且越來越貴。新近一個美國富豪戲言道：「我們並不懼怕共產黨，在工人還來不及做到以前，妻子已足使我們傾家蕩產而有餘了，」——這個戲言不算壞。

教會對於積聚財產的慾望是不反對的，且既以鞏固對於信仰上帝者的「精神上」的權力爲目的，則爲貫徹這目的起見，不得不狠狠地揭舉出女子喜愛奢侈的根性來，而同時自身教堂方面卻仍不妨作一切奢侈淫佚的豪舉。但是僅持女子對於奢侈具有自然的趨勢一端，仍無從完全解釋教會的惡毒念。在這裏確有一種病態的狂信之點。禁慾主義的說教，反對人生的本能的宣傳，而這人生根據同樣的教義卻還是上帝創造的，——這是實在不能認爲健全的說法。教會將蕃殖的本能稱爲「淫慾，」用隱晦的方式宣傳去慾，將生產認爲可羞恥之事，因此產婦在產後六星期內禁止進入教堂，非經神父對她行過「聖潔的禱告禮」以後是不能跨進教堂一步的。（譯者按中國的風俗，產婦於滿月前不得進廟燒香，不得赴親友家訪問，這也是認生產爲不潔事之一證。）

兩個年來教會將對待婦女的不良的，仇視的態度暗示給男子；這態度已深中入男子的意識內，取得了近乎本能的力量，在有些「科學家」的書內，每喜證明女子「在天性上」是「精神方面有限制」的生物，而不得被認爲與男子平等的人，——這些書之具有宗教的「仇妻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個「學說」的實際上的結論是很簡便的：婦女在法律和政治的關係方面應該是受限制的。她確乎是「受着限制。」她喪失了處分個人命運的權利，不能取得同男子相等的學問，且未經丈夫允許，不能處分承繼的財產。還有一大堆侮辱女子的限制，引入風俗和實際的生活裏去，阻留她力和能方面通常的發展。教會所獎掖的「父權，」從經濟的觀念方面締結男女年齡上不平等的婚姻，更能遂自己階級的衰落，充塞着許多瘦弱的。

設如婦女不受摧殘，不將她利益的圈子予以巧妙的緊壓，不祇給予她情婦，母親和治家者的職務，且不拒絕她從事廣闊的，社會的，文化政治的工作——那末無疑的，文化發展的速度可以進行得加倍快些，因爲創作的毅力是加多了一倍。然而資產的社會與國家絕不注意着使文化的發展進行加速。資產階級寧願止於已取得的它的生活是很方便的。即使它還前進，那末推動它的祇是零亂無序的競爭和因競爭而引起的工業技械的生長。這種不由己的技械的行動與真正文化的生長極少共同之點。不僅如此，資產者的文化的典型已經它在十九世紀達到的高處低降得很利害，在歐戰以後這低降尤見顯著；歐戰的結果，殘害人者，劫奪人者的數目大增，同時我們可以看見，並沒有造出什麼「精神的領袖」來，除去「法西蒂派」以外。

『家庭和社會關係的律法，在數千年來是如此的，現在還是一樣的不變，決不會被任何的學說所動搖。』全部資產階級的『哲學』全含在這句子裏面。這個尼采式的思想被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的『聖賢』在各種不同的句法內複述了千萬遍。歐美的報章雜誌每天在重複着這個『學說』既有人時常牢牢的記念着，——那就是確乎有與這學說相矛盾者在，所以必須要將它深印入人們的腦筋裏去，好比將大鐵釘敲進枕木裏去一般。大鐵釘堅而厚，但不永久，而終須受時代的摧折一切的影響。現實是極有實現性的，但還不是真正的，它祇有爲遊成將來的，全人類的真理用的生原料。資產階級痴顚脳所形成的形式確認這現實，——法西帝主義就在這方面用功夫。但是『行爲引起反行爲來，』——手足勞動階級的意識遊行發展，它成到自由的勞力是以解決一切人生的矛盾，實具有文化的意義，同時它又意識到它有得政權的權利。於是資產階級的聖哲，新聞記者等等，便不得不大聲疾呼，主張家庭關係的不可動搖。

必須承認的，是資產社會將婦女養成爲人類的低卑的典型。這話不能，且不應侮辱到女性身上，——這裏講的是資產階級犯罪之一，講的是生活的健全的，人種學的原理被這階級予以改換，而被宗教打倒的婦女自身對於這改換的壓糧亦有無意識的參加，實爲無可否認之事。但是近來彷彿已到了復仇的時候，女人方面對於『家庭原則』也是無意識的復仇的時候。

上面透過，宗教文學從上古時代就責備婦女對於奢侈的嗜好和『不貞潔。』世俗的文學也久已追隨着宗教的道路，但是一面責備婦女爲一切慘劇和悲劇的原因，一面卻津津有味地描寫她爲享樂的源泉。摩罕默德時代前的一個阿拉伯詩人曾說：『地上的樂園，在聖賢的書內，在馬背上，在女人的胸間。』在他看來，女人從她的安慰男子的能力上面，被排列第三位置上去。

歐洲的文學家在有趣的娛樂方面將婦女放在第一個位置上，而婦女好像這祇這可疑的榮譽爲驕傲，從十九世紀後半期起，浪漫式的對於享樂源泉的婦女的景仰，對於她『神秘的實體』的崇拜，開始讓位於現實派的批評主義，和對於她在家庭中，社會內所處地位顯著的不滿意的態度。在俄羅斯，這是由於婦女趨向求學，和男子一起參加革命工作而起的。隨着俄國的『虛無主義黨，』首先去幹社會工作，奪得獨立的地位的，爲英國女子，因此立刻被賜得一個譏笑的綽號，——『靈襪派。』德國和法國的女人固然也從自己的羣內推出有才能的代表，進入文學和政治界內，卻不很忙着追從俄國和英國女人的例子。

然而顯然在歐洲資產階級的一切婦女中間，有一點新的，不愉快的成分在，所以必須要將她們放在教會所決定的位置上去『第二等』人的位置上去。瑞典有一教授，忘其名，在一千八百九十十年代的中葉發刊一本極厚的書，證明女人在人種學的特性上說，無論那一方面都較男子低些，劣些。同時尼采也向婦女宣戰，他是位想使稍稍發胖的『超

族精神』復興的人。威廉第二也曾從他實庵的高處說起德國婦女對國家祇有三種任務：就是子女，廚房與教堂。還曾有過許多不同的嘗試，去向婦女證明她是『第二等的人』。一九〇三年奧國曾發刊奧脫・魏寧格爾的一本書兩性與性質，可認爲資產階級『仇妻論』的最顯著的表現。

從這一切現象上看來，在歐洲資產階級的『壞心』裏已發生一種恐慌。隨後這恐慌的原因有人解釋爲因英國的藍襪運動所引起，因爲這派女子要求取得與男子平均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這是一部分的解釋。但是對於在資產階級的中心『仇妻論』的勃興與恐慌的發生的原因，我以爲佛道洛夫氏給予過比較廣闊的解釋。佛氏爲不甚著名之士，著有共同事業的哲學一書，托爾斯泰與道司托也夫斯基曾認他爲『有天才的思想家。』

他爲一八八九年的巴黎博覽會事，（因法國革命百年紀念而舉辦的，）著一論文，文內說：『資產階級不能自己明斷地表現出它所忠事的原則來，表現出它所由生存而且動作的思想來。』據佛氏的意見，這理想已在假國被發露出來了。

『一八六二年所開全假工業美術博覽會巳與眞理相近，發明了一八八九年全世界博覽會所表現的社會所忠事的是誰，因爲在博覽會的大門前設着女人像一座，穿着全假工業所獻與的，認爲最好的最足以代表的衣飾材料，這女像正在端鏡自顧，好像認識自己屬於世界上（自然是歐洲的世界）中心的地位，認識自己爲文明與文化的最終原因。』

佛氏結論以爲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基本爲誇大狂的，達到最高的極度性的本能生活爲『婦女的天國』。婦女控制一切的各方面的表現，——自然這控制『不是嚴重的，卻是可坑害人的』。這個理想之來源於宗教是斷然的，然而這一次卻加進了『惡眞理』的極多的成分。

一九〇一年康除克爾莊村內住有犯癆病的教師多勃勞克朗司基。柴霍甫介紹我同他認識，說『他也寫文章，可是沒有希望的。』他寫了一本書，名無結果的勞力。他曾在書中列舉各種專門爲着穿衣裝飾，總之是爲着適應婦女需要而工作的工廠。這本書稿的文字十分生澀，加進些駭人的數目字。我記得有許多數目字是從稅關報告，和維特所刊行的俄羅斯工業發展一書中取來的。我當時覺得這篇稿子係受託爾斯泰的影響而著成的，映出『人民派』的思想，很合著書的題目，——確是『無結果的。』著者不但犯着身體上的疾病，而且還中了誇大狂和宗教的讒諂之毒。他認自己受了『俄羅斯思想』雜誌主筆郭立柴夫的侮辱，郭立柴夫讀了這篇稿子以後，勸他『不要獻醜，把那稿子燒掉。』後來我在讀佛道洛夫的共同事業的哲學第一卷的時候，憶起這無結果的勞力來了。

資產階級婦女所消費的奢侈品的生產，其發展之速，如慕場上的草者一般，是無人能否認的。並不『因此，』卻還是同時，生長着文學對

於婦女「批評」的，竟是嚴視的態度。在近代英國文學內，這個現象尤為顯著，——在這最近還以「家庭遺風不可動搖」自傲的國家的文學內，時常發現描寫「國家柱石的家庭」如何衰落的歷程的書籍，如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的福爾薩意脫家史乘(The Forsyte Saga)，格克司萊的從各種玻璃內，阿爾運(Arlen Michael)的綠帽(The Green Hat)等等。

從這些書內可以判出完全確定的印象：如除去為數極少，社會方面無勢力而從事「社會工作」的一部分婦女不算，（這所謂「社會工作」就是同着男子們努力鞏固那基礎動搖的「善良舊秩序，」）——如除去這部分婦女不算，那末其餘資產階級家庭一大批的女代表卻在很勤奮的幫同破壞那「善良的舊秩序。」

這類婦女彷彿「在本能上」為自己的過去復仇，因為教會與國家照「第二等的人」養育她們，看作祇能享受她們肉體的人，因此養成對於己國的命運，人生，毫不經意的態度。這人生在資產階級的見解方面是越來越複雜，在被役使的民衆的意識方面是越來越明瞭，將推「這善良的舊秩序」到避免不了的，傾覆的境地。阿朗·卡脫喜爾在英人喪失印度原因一書內指出這傾覆的總原因來。他說：「印度人完全相信西歐文明是完全的道德上的空虛的東西，」——這句話裏「西歐」應代以「英國，」「道德上的空虛」應代以「無力」兩字。

盡人都知道，印度人對於英國文明所抱的懷疑的態度增加了英國的失業人數。卡脫喜爾又說：「人既不復為神和國王的奴隸，自不能復為某種神的，不變的法則底奴隸。」這樣說法，就等於不戰而交出舊的，堅固的陣勢來。

這家庭的潰毀，自然不祇英國文學獨自予以記載，卻在全歐的文學裏全映照着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戰後，這個歷程更見特別的顯著。社會上層見疊出的同性戀愛的事實，因爭風喫醋而起的刑事犯罪的案件，凌虐兒女，離婚，墮胎的風氣大盛，凡此種種家庭和社會朽潰的現象，更予文學的紀載以豐富的確證。

資產階級婦女自亦有其階級的本能，但是階級的保守主義她卻表現得不甚顯著，而她的「虛無主義，」對於現實的不經意，渴望奢侈和情感的愉快的心思，可是不斷的洩露出來。這不能不使資產階級潰毀的歷程增加速度。

蘇聯的婦女對於這一切應該嚴正的思想一下。現在在她面前開展着脫除永久羈絆，與男子同樣成為第一等人的可能。現在蘇聯政府正在開始用集團的形式，改造人的生活。這事是很困難的，——必須要使好幾千萬人全明白照舊的秩序去生活，是不上算而且無意義的，自由的人的理性可以完全保證輕快的，有趣的生活之可能。這事是很困難的：許多世紀以來，人全習慣於過獸羣似的生活，每人祇顧自己，祇為自己，還不易明白，怎麼可以照別種秩序過着生活。

雖還不易明白，卻已在創造這新的秩序。婦女應該在這工作內放進自己全部的力量，自己全部的心靈。

本篇第十六卷第八號刊載李偵先生所譯「婦女與宗教，」根據於柏林出版的「國際通訊。」今讀蒙生先生此譯，知那一篇是刪節了三分之二的。這位雄健的六十老翁對於婦女的見解，想來大家都希望窺見全豹吧；因此重又把它刊布。——編者

賣身日記（小說）

黃萍蓀

一切都辦了。似乎只等我這人一過去便可完事那樣子。

果然事情之來正如我之所料。晚間媽這樣對我說，而且把我像像地拉進房裏。

『那邊允許肯加到二千；所以你爹也就答應了他們。你想，阿英，二千塊！這是多麼嚇人的一注數目啲。除了替你爹還債去一千，此外都給你陪嫁過去。做媽的是半個鉛皮子也不要你們的。這總歸是你們自己的福分兒好；這門家是有錢有勢，郎官又長得俏俏！從此，阿英啊！你再用不着擔憂到沒得好日子過了。像這樣人家，眞是拏天燈火炬去照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在這一個時代裏長大的人，你有什麼方法可對付他們得了。所以儘讓她說得怎樣，我總抱定主意不參加些兒意見。老人家見我不做聲，就當我已經默認了。不響便是喜歡，以爲女孩兒怕羞的原故。誤會是要永遠這樣流傳下去了。

九，一五。

今天到校特別遲。

因爲昨晚一夜都不得好睡。心祇如機械似的轉着。想起這一對老人，眞要把我活活氣死。

薇說我瘦了。她問我是否哭過同時指着我的眼睛，又說腫了。我回說並不哭。我說眼淚這東西倒不像她那麼來得愛。她笑了；反說我把苦她。

·

『是呵，你那裏會哭呢！日子一天近一天的來着，你應當笑，慶祝這喜事。然而……卻苦壞了一個人……』

薇還是不服氣的。『然而卻苦壞了一個人……』她又拉到齊身上去了。對於這個稚氣十足的薇，我是只有向她一笑了事的。

下午上國文班時候，覺得頭腦昏眼。不能支持，於是就告假回家。

晚飯後有要債的來向爹家討，那來意彷彿說你女兒現在已嫁了個富家，聘金之豐自不用談了。他就問爹那聘金要到幾時送；爹告他快了。那人便滿足地退去。

原來我是在這種狀態下出賣了，把我當作貨物一樣的出賣了。

九，一六。

絲樣的細雨下了一個整天；祇是把人引到一種憂鬱的境界中。

人不知怎總是昏昏然的，即使是醒着也如在夢中一般。因爲昨夜又

和前夜同樣，那就是閉眼等着天亮日出。

下午薇來，我又叫她去代我向校方續請假三天。說是病到不能起床。

薇究竟還是孩子，今天她對我非常殷勤。她對我道歉，說昨天不該嘔我，叫我不要氣她。又叫我批她耳光一下，算是斥罰。我告她眞沒這麼多的精神來生她的氣。隨後她便從袋裏摸出青的信來放在我手裏。我問她爲甚喜歡給青那麼熱心辦事。她說看他太可憐了，所以就對他表了同情。我就說，既然同情了他，那她應當愛他。她默然了一會，要動手來撕我的嘴。過後她還指指我的心。好像怪我不該……

青的信上是這麼寫着

「就這樣也好，各走各的道兒吧。既然我們都被環境束縛得無法可施，不能反抗的時候，除了向己背叛一路外……還有什麼法子會比這更妥當呢？只是過去以後的你，希望仍然是你。身子可以犧牲，精神可莫也跟着環境轉移！應留意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墮落生活，封建家庭裏的醜劣習慣！」

不錯，環境將我們束縛了。無力反抗便是低首投降。向自己背叛吧，向自己背叛吧！

想想替人作了一世奴隸的爹（他是個地主家管賬的，）如今他失了健康，一隻牛到不能耕種時候照理該宰而烹之的；故此爹的爲人辭退也是當然，算不了一回什麼。

我有我的自由，自然，我本可不顧一切的把這張賣身契約毀了；但是事實不允許我這樣做，有什麼辦法呢。對於爹，我十分原諒。而且我可憐他。

一家人，每天生活不能缺少一樣，生產的卻沒有一個。日子一天天地陷於絕境，自也必然。最難對付的是爹一個，可憐他是無刻不在那困難的核心中受罪。他常常悲嘆着自己的老；他希望自己的健康總有恢復的一天；他願意使我們無憂無慮的依然在那奴隸的所得下安心度日。然而運命的神已經判定了他的前途，是一點也沒有挽回的可能了。

但爹還是這樣熱烈地在追戀着那奴隸的生活！

可這樣說一句，爹的存亡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要維護到我自己的自由的時候。不過我不忍使這老人爲難；所以我甘願將自己身體去任他支配了。

青的來信，薇的語意，都給了我一個不安。但我總還是照着我的本意做去。人家要怪我，我也沒法可使人不怪我，我就讓人家去把我怪個一竅子吧。

九，一七。

一夜做夢，夢到打死人，夢到爹跳河，媽懸梁。家裏鬧得和馬場一樣，那是債主們幫日的來翻箱倒篋，翻得甚至連線頭也不留一根了。這樣一直夢到自己滿身流血而醒。可是醒後身上倒並沒半點血；祇有汗。

一夜就在這狂亂的情形下又逝去了。

九，一八。

媽要我可不必去校了。她說那邊日子已經送來。是下月的十四。那是個大吉日。她又和我說了莫去學校的理由。理由是：一個姑娘在將要出嫁的前幾天，她應依向例躲在家中，不到外面亂跑，這纔是大家閨秀的樣子。

這一世紀裏的人的腦部不知是怎樣組織成的。那思想，那言語，總把人引入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去。好似我已是隻羔羊，所以也就一點不像客到肉體的任人宰割。自然，和這些屠戶們有什麼爭的必要呢。

晚間我想寫一信給青。可不成，幾次提筆都寫不出一字。因為想寫的實在太多，所以反變得無從落筆了。

九，一九。

二千元——這數目在一個久遭窮病的地方散佈了。於是，一家人都有了生氣。至此你不得不驚嘆到錢魔之偉大，使人興奮，使人喜躍，一有錢，幫忙作事的人也來了，就是平日不常往來的戚友到此時也會降臨。都幫着作一陣無聊的戲，手忙腳亂到如走馬燈似的轉着。

九，二〇。

今天請客。那完全是闊氣派勢。

就為了我家一向是好人家，不脫紳士氣。所以至今仍然得保留着那過去的遺風。縱使經濟狀況已不如昔，也還是不肯讓這美德失去。

這個客，在一月前還是擺起了鐵青色的臉孔向爹逼錢的，今天卻和悅到使人不敢相信；如果追憶起此人一月前的模樣，那簡直是兩個人了。

因為這人是買主者的紹介人，在兩方面講起來自然他是個有功之臣，所以要向他致謝。今天設筵邀他為座上客，說是「請媒。」理由的正大彷彿有壓倒一切的神氣。要是我此刻手裏有槍一枝，或鋒利的刀一柄，那我定會把他結果了。對這一個圓臉油嘴的市儈——如果我能這樣做，——憑良心問並不會有罪，像這樣的人是只有給他去嘗這樣一種滋味的。

他是債主，爹短他錢，不錯，有這麼一回事——祇是這人的心黑得太不成樣了。

爹欠他五百塊錢，利息按月五分，單是這一點也就使人吃驚到吐舌。不過在急於需錢的時候，祇要有人肯借，縱使條件苛刻到十分，也唯命是從了。

一欠是五年。本錢實在早就還清了的；而且還超過了原數。五百元，利息是每月五分，五五二十五，計算每月要抽出二十五元，那一年就是三百，三三五一千五便算有兩年半停止給息，也就可以了。但這人總以為這注買賣做虧了本。唯一的方法便是繼續不斷地上門逼索。但是這小子的聰明甚於貓狗，他明白爹實在再無力償還這些錢了；所以他就想出這法子來貢獻給爹。說法自然不缺少引證古人的典句。於是，爹被這小子的甜言所感動了。就為了爹是個好人，忠厚到常常為那些人欺騙

丁還當他們是不錯的。這狗頭就在這弱點上對症下藥，以期在雙方都可得到一筆款項。

他明白一味向石子鞭笞是不會出血的。想出這兩全其美的妙策正是這人天才的表現。

從這天起，家裏開始着手預備送我出門的東西了。而我是始終不加可否。一任他們忙着看鬧成怎麼個樣兒。

九，二一。

日子在平淡中過去，把人厭煩到疑心這是另一世紀。

九，二二。

今天仍然和昨日一樣。

九，二三。

來和去，都無甚差別，換一個日子，也只是在日曆上少了一張紙。總想隨便寫下一點也是不成。

九，二四。

今天是二十五。

近了！總計還有五夜可過。想到五夜以後的情形，則茫然了。

五日以後；五日以後是要和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在一起生活了。而且還要同睡到一張牀上。……

以前我常為這些女人可憐；我想這是我們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回；我還奇怪這些女人何故都會那麼怯弱，甘心去任一個不認識的男子玩弄。不料如今竟輪到我自己頭上來了。然而我怎麼樣呢？還不是一樣地被俘虜。可知事到臨頭是有計也無從施展了。其實我並不缺少反抗的心；只是為了想使爹的生命再延長幾年，所以便一無異議的俯首服從了。

九，二五。

又是星期了。

上午薇來約我逛去；因為悶了多天，心中閉塞，所以便欣然同往了。西湖在秋天也不少詩；那滿山的紅葉是足與春色平分的。我和她負着陽光喘着氣的爬上了葛嶺。雖是九月天氣，也累得滿身是汗了。勞倦與疲乏把我們帶上了初陽臺；我們就在臺前的枯草叢中坐下。

纖瘦的寶叔塔倚着我們身旁無語，牠那靜寂的風姿有如處女。西湖在我們眼下又成為什麼？白堤祇變得如線似的一條，車輛在上面馳過，彷彿蠅蟻在蠕動。我倆都為這自然的神秘迷住了；也和寶叔塔似的默無一語。

「難道你就這樣定了嗎，英？」

「不這樣又怎麼？自然，我是定了；我只有任運命去擺佈！」

「幹嗎不…………」

「這理由……？不是早和你說過了！舊話重提，在我認為最無味的了。」

……………………………………………………

沈默解決了一切。

偶然，一片半黄的落葉隨秋風飄到薇的身上，她因而一怔，以爲是飛蜂。她將落葉握到掌中，如有所感，果然向我嚕囌了以上這許多。而我的每一句回答都給了一個反感，印在她的心中。

這天，一直玩到日暮方回。

九，二六。

三天來都在一種騷擾和煩厭中。縱有滿腹的憤恨，可惜獨缺少那種餘裕的心情來把牠寫出。無事可記，所以祇好……

九，二九。

說彼此都是舊家，結婚的儀節也自然應該沿襲舊制，否則便要失去「門當戶對」的資格。於是，紅燈綠綵，神牌香燭，都在一室中活動了。

在前我就怕見這種氣派，現在是不見也得見了。

今天我身變爲木馬，從清早起一直到晚，無剎不任人牽弄。一會把我拉到神案前命令與地皮接吻，一會又被拖到長輩身前下拜，那禮節，其名據說曰「辭行。」

想起今晚是留家最後的一天了，上到牀不能睡，就爲思慮太多的原故；縱疲憊老是不斷的攻來，也是枉然。

九，三〇。

大吉日的清晨。

昨晚因爲不得好睡，今天又是一早起身，所以便覺困倦之極。人是整個兒被迷了，甚至穿衣梳洗也需別人幫助。

自然，今天這日子在我這一生中是個永不磨滅的紀念。縱這紀念不是光榮的，就算恥辱，可也不會把牠輕易忘了。你想多少人圍着我的周圍；而且還特地僱了專家來替我打扮：紅的胭脂，白的鉛粉，都重重疊疊的塗上臉頰；又把五色繡花衣服給我披上，最後是用一些假珠假寶在我頭上堆起。我是不知所以的隨人去將我怎樣裝扮。

那影子偶而在鏡中出現，我當這是另一時在舞臺上見過的某個典型。那裏還會認得是自己的本來面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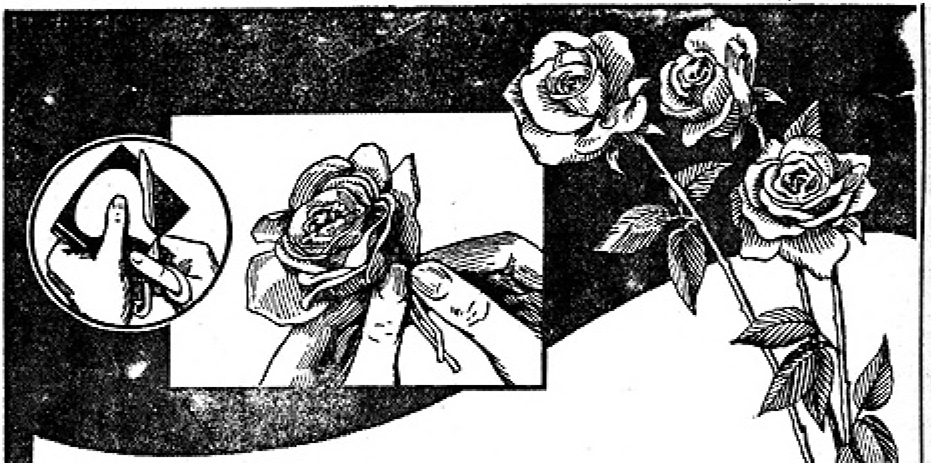
沒有節奏的音樂，和着一片道賀者的諛詞，連珠似的炮竹也聲聲地在外面動員了。在我是不用說，把這些東西當成魔鬼。可是我終給魔鬼推推送送的拉入一個四方的囚籠裏去了（舊式結婚大多用轎，比作囚籠，也無不當。）

囚籠爲人抬着走，到街上，就有不少人觀望。於是在前喝道打鑼的更起勁得發狂了。竟把坐在籠裏的人引得飄飄然起來。她分別不出這剎那間的奇妙，她只有懷着另一種心情去把這環境應付下了。

籠子在一個地方停住，有好些人聲在周遭囂沸着。我存這聲中忽的被人牽出。

牽出以後做些什麼可記不起了。

十，一日（五日夜補記。）（四）



家庭新工藝——縐紙製花

君欲足不出戶而能製成嬌豔玲瓏之玫瑰 豆花罌粟等紙花以資裝飾 餽贈 或出售乎丹麗臣編紙製花法一書能以簡易途徑示君此書分述各種名花之製法及其應用材料淺顯詳明閱之自能依法製成素所愛好之花卉

定價每冊實洋三角寄費每冊二分半如需掛號另加六分

丹麗臣縐紙及其他一切製花材料各處文具店均有出售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台鑒今附上
元　角請
將丹麗臣縐
紙製花法
冊寄下爲荷
姓名
地址

販賣嬰兒的婦人（小說）

嶺梅女士

一天，是寒雨滿街的仲冬時候，冷溼的空氣霧在空中，刺着人的皮膚，好像微細的蟲豸鑽入衣服裏面向皮膚咬着的樣子。天色很灰暗，街上雖然還有許多車馬在奔馳，卻顯得格外冷靜。

在一家薦頭店中，裏面坐滿了許多老的少的失業婦人們。她們都紅凍了鼻尖，兩手縮進在袖子裏面，收短了項頸，瑟縮地擠坐在椅子上。她們底幾個的心都給生活的實際的繩索縛住了，似乎什麼都施展不得。其中有一個比較年青的婦人，懷裏抱着一個嬰兒，雖則她底兩眼還蘊藏着青春的火焰，可是一副臉頰卻枯燥得幾乎和骷髏一個樣子。她一會凝視着街上的雨絲，一會凝視着中堂上所懸掛着的關公像，這樣，她呢呢喃喃地默求着：

『菩薩爺爺，快給我一個東家罷！否則我不能度過這個冬天了！』

一邊，她底眼淚就流下來。

『李細妹，你又哭做什麼呢？』坐在她旁邊的一個約五十歲的老向她勸慰道『你不會很久找不到東家的，你比較的年青。現在一般雇娘姨和乳母的人，都先揀選又強壯又白嫩的去的。像我們這樣的年紀，總是老坐在這裏望馬路。你不要哭罷！』

『我卻坐在這里二十九天了，』她說，『這樣下去，我那裏付得出飯錢。』

可是正是這個時候，卻從門外踏進了一個商人風的中年男子，穿着皮袍，上面套着橡皮雨衣，雨水滯滯地滴下來。他底態度似陌生而匆忙的，向屋內的周圍亂轉。

店裏許多人給他底眼光一掃，人人抖擻精神，無意識地整理着衣袖和頭髮。有的從打盹中給同伴推醒過來，兩手不住地揉着眼睛。

老板本來和兩個男的一個女的在叉麻雀，這時也立刻停了賭，站起來招待他，一邊搖擺着他底肥胖的身子，

她們的胸膛都微微跳動起來，眼光釘住在那個雇主的身上，似乎都想向他吸引進去。

『這個，怎麼樣？』他指着李細妹說，『不過要試一試奶。』

老板滑稽地對她笑了一下，吞吐地答：

『她，她，好，最好……』

『但是，』那個雇主又說，『在她自己底手裏還抱着一個小孩，這先要安置好以後才可到我家裏去。』

老板承接着和氣地說：

『這當然，』一邊轉頭向李細妹，『你想……』

『我知道的，』婦人答，『不過我沒有親戚可寄託，而且……他底爸爸才死了！』

一邊她又流下淚。這不單是悲哀，還交織着得了職業的歡喜和想要主人通融准她帶嬰兒去工作的複雜心理。

『我就因爲內人臨身了才來請奶媽的，那裏能夠……』雇主皺着眉頭說，『我是要你底奶，否則……』

『快點打定主意罷！你看，這裏人並不是你一個，』老板撲着鬍子催着她。

『等我想一下！』她哀懇地帶着淚聲說。接着心裏匆忙得不堪，想要職業便不得不拋棄嬰兒；要嬰兒便沒有職業。結局總要失掉一件！兩全的方法在眼前是沒有了！她看着懷裏的嬰兒，紅紅的閉着眼，像蟲一般在蠕動，自己的乾皺的兩個乳房看看內面的乳汁已快要完了——一面嬰兒在吃乳，一面沒有充分的食物的她，近來覺得乳汁稀少的可怕，嬰兒常常哭着是因爲吃不飽。她想，如果沒有職業，一月半月之後，不怕自己和嬰兒都不化成了餓鬼！還是自己救自己吧！嬰兒雖然可愛，但貧窮的母親已經到了沒有乳汁餵養的地步了，不得不拋棄了！……

她苦想了一會，決然地說：

『我願離開嬰兒！』她想起飢餓的妖魔在糾纏着她時的苦況，重又說着：『我願單身到你家裏去！』

『那好了。』雇主微笑的點着頭。

『雖然這樣，我的孩兒到底安放到那里去呢？』她像追悔一般，慘然說。

『拿到育嬰堂去吧！』老板對她說。

『育嬰堂？……算罷！那末，老板，須等我把兒子送到育嬰堂那裏去之後，才能夠到你家裏做工。今天怕趕不上了，明天一早好嗎？……』她決然地一氣說了。

那雇主只得留下地址給她。

她想到自己不得不把自己的兒子丟掉而去服侍他人的未來的兒子時，胸頭不禁燃起了萬丈憤恨之火！想不要受雇，但回頭生活便來苦追着你！兒子暫時離開了，將來或許還有重圓的希望；不然，眼前就只有死……她一面想着一面目送着那個向雨中隱沒了背影的雇主。

她這樣決定了之後，馬上便出了薦頭店，抱着嬰孩，撐着破油紙雨傘，跑向育嬰堂方面去了。

雨越下越大，從傘的隙縫流下來的雨水滴在嬰孩的頭上，他啞啞地哭了。她一方撫慰着他，一方和風雨抵抗。

中途，她遇着了從前是鄰人的朱媽。朱媽慌張地問她到那兒去，

『到育嬰堂去！』她簡單的答。

『育嬰堂？』她驚訝起來了，過了一會，方漸漸明白她的底細。

「細妹！我勸你育嬰堂不要去！把這末一個小嬰孩送進那裏，就像一塊肥肉送進虎口一般，不用巴望會活的了，」朱媽很認真地說。

「為什麼？育嬰堂不是專門替窮人們養育兒子的嗎？為什麼你倒說……」她不能了解朱媽的話。

「外面自然是說得十分好聽，可是內裏就糟糕到令人痛恨！我的甥女不是因為無力養育孩子，才把出世不夠三個月的嬰孩送到那兒去。幾天前我去看看，可憐嬰孩已經餓死了！我氣不過，問裏面的人為什麼把孩子弄死了，你聽他們怎麼說？他們說「你們這班窮人膽敢生子，自己一個人不餓死就是萬幸了。到這裏來的孩子還巴望他平安地長大，真是夢想！像這樣的孩子一天不知要死幾個哩！如果人人像你一般要來囉唣，那末，我們只好關門了。……」細妹，明知孩子養不活也不要把他送到那個地方去，……」朱媽又悲哀又憤激地說。

「那末？……」李細妹聽後只呆望着懷裏的嬰兒。「要把他怎麼辦呢？我又不能帶他去做工！」

「賣掉好哩！有錢買兒子的人大概家當都比我們的好，勝似我們自己養着。」朱媽教她把兒子賣掉。

「賣掉？」她目注着朱媽又注視嬰孩，茫然地。

「難道白送到育嬰堂去讓他餓死嗎？賣了又有錢用，孩子本身又妥當。」朱媽說着「你自己細想吧！」便自去了。

她一個人呆站在路上，想了好久，滴了幾點熱淚在嬰兒的頭上之後，便拔開步很快地跑向小菜場那兒去。

菜場裏賣着魚，菜，肉，牲畜，花，什麼都有；但是賣嬰孩的卻只有李細妹一人。她懷裏抱着嬰孩四處兜售，又不便高聲，遇着人，只悄悄地問：

「要小孩嗎？兩個月，男的。」

有的人以為她瘋了，笑了一聲便跑開去；有的好奇，跟着她調笑。

寶買的人漸漸稀少了，菜場裏不像剛才那樣的擁擠了。細妹的嬰孩還賣不出手，她十分焦急地逢人便問「要不要小孩？男的！」

有一個年近五十歲的工人模樣的，聽她叫賣小孩，心裏一動，便走近她身邊來。因為他的老婆近日生了一個小孩，不幸死了，現在正在悲哀着，而且兩只乳房給乳汁漲得大而且堅，苦痛到了不得。

——如她不要高價，買回去，她一定高興哩。他這樣想時已經跑近李細妹身邊了。

「賣小孩？好奇怪！要多少錢？」他問着。

「啊，你說多少錢啦！」她喜歡得很，因為居然有人來接洽了。

「哈哈，貨物是你的，倒來問我價錢呢！」他笑起來了。

「兩塊錢吧」她說

「啊！兩塊錢？」他驚異了，這簡直是便宜之至的價格。一只雞亦須一塊錢哩！

「一塊錢吧！」他照買菜時的習慣，只還了一半的價。「要不要？老實說，我此刻身上亦只有一塊錢，再多點便買不起了。」

『好的好的！』她略為躊躇一下便滿口答應了。

當他們在做交易的時候，圍攏來看的人很多，差不多圍得水洩不通了。在菜場維持治安的印度巡捕背着槍跑近來查看，同時有個中國人的包探亦跑近來了。

圍看的人紛紛散開，包探把李細妹捉住。

『好大膽！在做什麼勾當呀！販賣人口！膽敢販賣人口！』

當李細妹被那個龐大的印度巡捕的長着粗毛的手抓着向菜場外拉去的時候，她呼喊着：

『我沒有飯吃了，要做工，主人不准我帶孩子；我要孩子就沒有工作。放進育嬰堂去又只有死，把他賣了，你們又說我犯罪！……我把我的兒子救活，你們不肯；一定要我和兒子都餓死了，你們才稱心了麼？……把我們都殺盡了，你們才歡喜的！……』

但是，巡捕絲毫不睬她，無情地把她拖去。街上是落不盡的寒雨，站滿在菜場簷下的羣衆只是愕然，默然着。

英國早先歷史中的賣妻故事

華君

婦女在各民族中都曾經有過一個被嚴酷地壓廹的時期，像英國，現在是被標榜為尊崇女權的國家了，但是百餘年前在英國的鄉村上婦女還可以被丈夫用繩子牽着到市集上去出賣呢。奇聞錄（一九二一）中曾說到伊倫克斯的昌加爾地方有一個窮苦而忠厚的工人，因為妻子的名聲不好，就用一條粗繩緊住她的頸項，到市上去賣給一個鐵匠，賣明身價是二先令，當場付清，同時也抽出一部分完納了賣物稅。但普通的價格比這要高一點，大約是五先令。到後來這種價格也高起來了。一八二三年五月二日的泰唔士報登載當時緝克省海立發克司地方有一個男人帶他的妻子到市上去賣，因為說得買主中聽，竟賣得二十先令。然而那時民衆反對這種丈夫的惡行的也有。一八二五年三月九日泰唔士報載乞爾登翠地方有一男子賣妻，羣衆怒斥之，從奪取他綑縛妻子的繩，把他綁在柱杆上，用壞的雞蛋擲擊他的頭面，弄得滿身汚穢。像這種野蠻的賣妻行為，以我國百年前的情形來比，恐怕也是望塵莫及的吧。

家庭作用之減少

趙涵川

家庭的社會作用雖然在實際上是不可分的，但爲方便計，我們可分之爲下列五種：（一）生殖的作用；（二）經濟的與軍事的作用；（三）教育的；（四）政治的；（五）心理的。這五種作用的比較重要，則因地因人而異，即在各種家庭間亦各不相同。一個家庭，沒有第二、三、四作用，但若有第一或第五種作用，一樣可以存在；但即使牠沒有其他作用，第一或第五作用是非要不可的。在事實上，一個家庭既有了第一作用，同時一定有相當程度的第五作用；可是有許多近代的家庭，卻全然缺乏第一作用，這種作用的重要普通都漸漸減少；同時第五作用的重要則漸漸增加，而作用的本身也變得更爲複雜。

（一）家庭的生殖作用　家庭向來都是生育子女，並當子女不能獨立生活時用以保護他們的一種機關。人類的這種作用，和下等動物的一種相似作用是相當。在一般的鳥類及哺乳類中，父母合作以撫養子女是非常顯明的。在昆蟲類及其他許多種生物中，便沒有家庭存在；父母的合作一至卵受精時，即行停止，女性對於子女的活動，在卵孵化前即已停止。在人類中，我們很可說，家庭乃是生育子女，撫育子女所用的最原始的工具，且尚未找到相當的代替物。即使如伯拉圖共和國中的計劃，提議完全用以代替家庭，可是就到了文化發展很高的現代，我們可說是未曾達到的。至若在野蠻人中，不要說這類計劃的實際嘗試未曾見過，就是計劃也不會看見呢！

假若不是爲撫養的問題，家庭也許不會有任何生殖的作用，現在也許很容易找得了相當的代替物。兒童一從胚胎發展開始，就能照顧他們自己，如小雞能照顧自己一樣，則小孩之生育將毫無困難。可是兒童生前生後都不能獨立，因此，不得不有一種社會組織來保護他們，在過去，家庭就是這種組織。因爲有這種依賴，所以家庭的需要，從很早時代起即成爲社會的，能夠代替這些需要的社會組織，還沒有能超過家庭的，不論伯拉圖等怎樣的發表理論。有一種理論說，原始人類曾經有過這樣的組織（馬克列寧和陸巴克的學說中即含有這種假定，）這種假定實在是很可笑的，爲什麼文明發展到最高的階段還不曾達到呢？但若預言這類機關有時將不會發展，則又不過是一種無根據的猜測。在這類情形中，家庭在生殖作用方面也許完全被代替；即牠將完全失去牠的生殖作用；不過這並非說家庭將會消滅；因爲沒有生殖作用的家庭，在其他方面也許比現在還更重要。

（二）經濟的與軍事的作用　所謂經濟的活動，是指能供給衣食住及娛樂（假若娛樂不是一種純粹社會性的）的一切活動而言。在原始人類中家庭經濟活動包括的項目很多，約如下打獵，捕漁，粗簡的農業，其中至少包括種子，果實，及根等的收穫，粗簡的工業，其中包含帳幕，衣服，弓箭，及刀等之簡單用物的製造，及後則加入陶器，編織，及較佳良的用具和兵器的製造。由此以後，經濟活動便逐漸進步，一直到我們現在的複雜的生產狀態。至若玩偶，球，及其他遊戲用器以及娛樂用器和圖畫，從很早的時代起卽佔有經濟的地位。

人類所做的，不論是什麼，總之，他是要生存的，他是要生殖的，否則種族便要滅亡。假若沒有生殖的需要，人類也許是個別生活的。可是爲生殖的理由，他不得不作社會的生活，而生殖的單位，自然就是經濟的軍事的單位。因爲對於兒童，是必得要給與食物（在有些情形中，且要衣穿）和保護的，且夫妻的經濟需要，是不能和兒童的經濟需要分開的，及至家庭漸漸發展，也不能和孫輩的經濟需要分開。旣有這些共通的利益，防禦的幸福和攻擊的戰爭自然是一種家庭的事。

在近代文明之下，家庭的軍事作用差不多完全停止。戰爭現在已是大團體的機能，且分化爲眞正的戰爭作用和警察力量，而這兩種都非個人或家庭所可主持的，否則便和國家相衝突，不過在有些地方，國家的權力不及或已散失，則是一個例外。

家庭的經濟活動現在已減少得很利害，其形式亦已改變，不過並非已經消滅。在現代文明國家中，家庭在經濟方面自足的是很少。家庭能自己製牠一切的原料，並從這些原料做出衣服，食物，房屋，兵器，用具以供給自己的時代，乃是過去已久的時代。到了貿易和商業發生，在生產上家庭的範圍便只限於很小的一部分，牠所需要的物件，可以和別的家庭交換。及至錢幣的應用擴大，行會及其他實業組織成立，商業的範圍便大爲擴張，家庭的生產也愈趨於特殊化。有些家庭，只生產一種的布匹；有些則生產牛奶，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及至工業制度發生，所有的主要製造，差不多全由家庭中取出，家庭的一切工業，全被掃盪殆盡，不過家庭的經濟基礎並未變易，只是愈趨於特殊化而已。

在這種情形之下，織布者不再是從事個人或家庭的織布；他們現在是在工廠中的織布機上工作，不過他們的工錢，仍然和以前一樣，用來維持家庭。至若其他工業，也是同樣，不再放在家庭的基礎上，而是放在工廠中或店鋪中。

至若農業的生產，在廣義上是變化最少的一種。農產物——尤其是關於麥棉等——的產業化雖已開始發生，不過農業也許仍然是一種家庭作業，在短時期內不會變更。

但經過這種種的變化，有些小作業仍然保持在家庭中。婦女兒童的衣服，仍然大部分是家庭做的，不過男子的衣服差不多全部產業化了。洗衣作固仍然是家庭的作業，可是產業化的現象已很快地開始了。

但有一種作業，差不多完全未曾出了家庭的範圍，就是飲食，這其

中包括預備，烹飪，保存以及最討厭的洗碗工作，這種作業，在有些地方是男子的工作，在有些地方則是女子的；不過不論怎樣，總是家庭的工作，只是除了有些原始民族及文明人中一小部分居住在旅館或有食堂的公寓等為例外。飲食仍停留在耗費而又少效率的家庭平面上，其原因並不在產業化欲望的缺乏，乃是因為未曾有很有效率的飲食產業化來代替。小範圍的嘗試，雖為富有者所稱許，但在一般人則過於耗費；或者是結果不能滿意。這其中主要的困難，似乎由於公共食堂所需要的服務，要超過家庭中所需要的服務；而服務則是飲食產業上頗耗費的一部分。再者，在公共食堂中，服務是要付代價的，家庭中女子的勞力則是不要代價的。無可懷疑的，就是這個問題將來總有解決之一日，現代的家庭飲食制度，將來必不能存在。

不過把飲食工作從家庭中完全取出，並不使家庭的真正經濟基礎有所改變，並且將來也不會有大變化。不過假若已婚女子及女子能有私有財產，而兒童到了法定的成熟年齡時，不再由家庭負責，則情形也許大不相同。

個人經濟獨立的計劃自然是已有提出的：即把國家當做一個經濟單位，個人在經濟上對國家負責，國家也對個人負責。這種計劃若能實行，妻在經濟上便不再依賴丈夫，丈夫也一樣不依賴妻子；子女也不依賴他們的父母。其實在小範圍內，社會也曾實行過這類計劃，結果是失敗了，但牠們的失敗是不重要的，因為一個產業化的社會，我們當然不能望其能被以家庭為基礎的一個較大社會所包圍。老實說，我們不要望把家庭的經濟方面消滅，不過消滅之後，也不見得對於其他作用有害。

我們若從欲望的觀點來研究家庭的作用，則衣、食、住、休息、活動、娛樂等欲望的滿足，在家庭制度之下，是和性欲的滿足有密切關係的。這些欲望，若能得共同滿足，顯然要較好一些；這種事實，一般人早已明白認識；且可見於種種文學中。這種認識既然非常普遍，人們當然不想把這些滿足分開，恐怕牠們因此得到不好的結果。且有許多人簡直怕公共的飲食將會有這種結果，且以為家庭的一般經濟作用低落，結果一定是這樣。

（三）家庭的教育作用　家庭的教育作用顯然是衰落得快的。在原始社會中，兒童所有的知識，實際都是由他父、母、叔、嬸及其他男女親戚而來的。在文明環境之下，到了最近，實業教育和專門教育仍然是家庭的事，把教師請到家庭中，學他們自己的職業。及至產業革命以後，這種教育便轉移到工廠與店鋪中，家庭的教育作用便因此失了一部分。但對於家庭的最大打擊，還是發生於學校制度。學校最初本是私家的。可是學校制度的利益終究非常顯明，所以公開於各階段的公立學校制度之發生，乃是一種自然的結果。在現在學校制度是從兩個方向伸張其勢力，一是取了職業作用以為實際的預備，一是逐漸取了家庭的作用。例如烹飪、縫紉的課程，在現在女學校中最是普遍的。現代的青年

除了從學校得到了知識外，還從朋友及家庭外的伴侶得到其他大部分的實際訓練。

在理論上，家庭似乎仍保留其最後的教育作用，即所謂家庭教育或「家庭影響，」其中包括對於道德態度及嗜好的訓練。可是除了最少數家庭而外，「家庭的影響」顯然是不及好的學校影響，不但小孩子的遊戲和娛樂也逐漸歸學校指導，而且「終年的」學校也已逐漸發展，要在可能範圍之內，不讓兒童受了家庭的影響。家庭的教育作用是已漸漸減少了，只限於最初幾年的兒童時代，即使在這幾年內，也要受學校很大的幫助。這個時代是已經正在來到的。現在有財富的國家，就正在努力發展這種制度，其普遍不過是時間問題。

(四)家庭的政治作用　在沒有確定的社會組織發生以前，家庭是一定要行着充分的政治作用。在原始時代，不但個人的行爲，特權和

責任的固定法則是由家庭規定，就是維持這些法則的公共意見和勢力，都是家庭的事情。甚至對外的交際和戰爭，都歸家庭處理。及至國家發生，家庭的政治作用才只限於一較小的部分上。

據一種普通的意見，當國家發生時，家庭乃是國家組織的單位。在相當限度內，這種說法是對的。選舉收稅及其他許多政治作用，甚至到最近，還是家庭領袖之事。可是即使在這一方面，事情已發生着很快的變化。家庭是政治組織之唯一單位說，已爲人類學家所擯棄。據人類學家說，從很早的時代起，個人和家庭都是這類組織中的直接單元。我們很可預言說，家庭若是這樣，最後將在國家組織中全然沒有地位，不過牠將仍然是一種重要的平行組織。

末了，講到家庭的心理作用，則其重要性在近代不特不減少，反而漸漸增加。這須得詳細論究。請看下一期刊載的「家庭的心理」一文。

婦女問題的複雜性

建人

人們是常常要互相衝突的，這說那，那說這；不單勞資兩方有時似乎協調，有時實起爭鬬；便是老年和少年，男的和女的之間，也常常各將正直放在自己面前，過失推到別人身上。不過老少的爭鬬，雖然老的有時被少的推翻，老子也常常把兒子驅逐，但從來沒有什麼結果的。因為年齡階級沒有分明的界線，青年轉瞬近中年，特別在早婚的中國，不幾何時便做了父親了，這時候他會覺得老人之言倒還近情理，兒女的胡鬧幾叫人為難呢。

兩性間的爭鬬可不然，階級固然分明，成績也自優良。英國班蓋斯德等一班婦女參政者「暴動，」被捕，絕食，政府施行貓鼠法，還沒有好多年，今日在政治及法律方面已有好些國度許可婦女加入了。中國女人要求大學開放女禁是我們目覩的事情，今日男女同校已經很平常。許多職業，祇要女人力能勝任的，多已開放。所以，從前婦女所要求的教育平等，職業開放，及參政權等，大部分已達到目的，細節不論，就大體上說，男女已比較的平等了。

不過男女不平等時婦女有問題，平等之後仍然有婦女問題的。

原來當男女不平等，女人被卑視的時候，伊要求的目的是在取得和男人同等的地位，即所謂「人的地位，」更進一步，伊要求女性固有的地位了。

自來女性普遍的受壓迫，由於伊是「弱性，」今日要求優待也因為弱性的關係。我們應當知道女人有女性的生理，在世代繼續的任務上，職務數倍大於男子的，因了這緣故，女人不祇是操男子同等的工作為已足，伊更當操同樣的工作，但受特別的待遇，例如伊於一般的假日之外，產前產後須有若干日的休息。更進一步說，倘使社會不替伊養兒童，因為子女的牽累，應否減少工作時間，而工資仍然照給呢？

許多直接關於女人的生活的大問題是關於生育的事情。在生育方面，女人所負擔的責任大於男子，這是多數人知道的，所以即使經濟能力許可，要是女子的體力不適於生育多數小孩時，也就有避孕或下胎的必要。避孕即生育制節，美國的山額夫人，英國的斯托潑女士等工作未嘗不盡力，但迄今因為彼此觀點的不同，隨時予以梗阻或壓迫。聞說山額夫人去今不遠又曾下過一次獄，不知是否確實的。在中國對於這等事情好在沒有人積極提倡，也就少聞人明白反對，否則，障礙恐怕也難免。在實際上，這事不能單靠宣傳，各處設立機關，使欲節制生育的

人得隨時詢問是很重要的。

但是避孕的方法少有十足的功效的，故雖避孕，仍然難免受孕。故遇必要時，有法律許可將胎兒取下的必要。可是墮胎這問題在基督教國是嚴重的。有些人甚至將上帝好生之意推及於卵子及精蟲，避免它們的合併，尚且以爲不可，更何況取下已成形的胎兒？其實這時候的胎兒未有獨立的生命，猶如母體上的一個寄附的器官，是很明顯的，把它除掉，停止其發育，和殺生有分別。

這問題在崇奉「禮教」的中國想起來也是嚴重的，它並不是因爲人道主義，殺人倒覺得沒有什麼稀罕的，蓋爲了「禮教」的緣故。我想，欲法律許可醫院新法醫生，因本人的請求，得公然取下胎兒是一時難做到的。有些人有迷信，恐怖，及黑暗替他作主，叫他主張壓迫，反對解放。雖然許多江湖醫生在給予方藥，聞說內地有些尼庵也在替人行方便，其結果，不用說，孕婦中毒者有之，出血過多而死亡者有之。若嚴禁呢，我想，也無非使育嬰堂一類的場所每年增加若干棄兒而已。啊，讀者曾經去調查過育嬰堂的死亡表麼？被棄的嬰兒不死於疏忽及凌虐而能完整的長大成人的百分之中有幾人呢？其實這等悲慘及苦痛不是無法除掉的。

*　*　*

近來雖然許多職業已給女人開放，別方面的地位也改良了些，但許多工作時間的過長，薪水的微薄，及養辨的普遍有些家庭生活的壓

迫，離婚的艱難等等，在在應當謀改革。許多人以爲婦女問題是不能不和社會組織的改革同時解決的，這話自然很對；婦女不是社會外的人，婦女問題也就不是社會問題外的問題；但隨時討論和提出是很重要的。要是沒有人注意它，那里能夠知道社會組織的改革當中包括關於婦女問題的部分？

有些人以爲婦女問題不是重要的問題，大先生沒有研究這等小問題的必要的。這話已好幾年了，有一次聞一位先生說，某君專研究社會問題，但他是不涉及婦女問題的。意思彷彿在稱揚那位學者的高尚，或者表示些更深奧的意思。數年之前，常聞人家說，「牙痛不是病，痛死無人問，」今日知道牙痛也是病，牙醫也是醫生。婦女問題從前也認爲不重要的，但今日我們能認這種意見爲公允麼？

又有些人以爲婦女問題是短暫的，一到社會制度建設在社會主義上時，這問題便將消滅，或不復成問題了。但我以爲這問題幾時會不成問題是很難預料的。我覺得許多關於人生的問題緊纏着人生，要是世人不能夠脫離凡殼化神仙，那些問題大概不肯辭別吾人而去的。況且，前已說及，婦女地位不平等時有問題，平等了仍然有問題；換一句話，卽不平等時，要求取得人的地位，進一步既然獲得，伊必要求女性的地位了。應該怎麼辦，伊纔最適當獲得這地位？這是並不十分簡單的。培根曾說過：

從前曾經是個問題迄今還是個問題。

婦女問題何嘗不是這樣的。這句話更不知可以應用到幾時。

婦女談藪

仲華

一九三〇年幾個東方國家的婦女

一九三〇年是忽忽地過去了。在這新的年頭與讀者初相見時，我們要將過去的一年中所有關於婦女的重要事情總結說一說，再以進化的標尺測量着婦女在這一年中究竟往前走了多少的路程。一年的時光原是短促得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可以察看得出來，但在新年頭上每個人都應該樂觀些——舉一些剛過去的進步的跡象，激發當前的努力的勇氣，這種工作乃是必需的。爲適合我國的讀者的興趣起見，現在單就東方的幾個國家的婦女說。

在東方的幾個國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土耳其，印度，與我國。這幾個國家在經過一九三〇年時都可以說是當着多事之秋：日本是舉國鬧着不景氣，男女失業的人數平空增添了幾多萬；土耳其是猶着全力在作攘外平內的工作；印度雖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他們企圖要做一個自由的民族，在過去這一年中他們又齊集在甘地的領導之下與英帝國作殊死的爭鬪；我國則兵禍較以前幾年更烈，中部和北方幾省差不多是全部糜爛。在這樣的年頭來談婦女的進步，原是自己把難題給自己做；但將話說轉來，我們又覺得婦女在這種變亂的情形下未始沒有一點的發展。像日本婦女的選舉權的獲得，土耳其的女權運動的發達，印度婦女在民族運動中的活躍，與我國都市婦女職業範圍的開展，都是合乎進化的軌跡而值得我們一說的。以下我就要將她們一一講起來了。

日本

日本的婦女於過去的十年中曾致全力於婦女參政權的獲得，但結果總是歸於失敗。有時衆院的緩和派把她們的提案接受了，而上院的迷信於男權思想的元老立刻把它打消。在最初，婦女連參與任何政治的集會的權利都沒有，要加入任何政黨更是不可能。但這種嚴厲的限制也因現代世界潮流的衝激而漸漸寬弛下來、到了去年秋季，日本的婦女居然獲得了市町村的參政權。這就男女政治平權的全部計劃說原只是最初的一步，但在男權思想籠罩一切的日本婦女能得到這一點進步已屬很可慶幸的了。據日本的婦女運動者說，順此發展下去，她們能於十年中達到男女的完全平權。

在去年春季，日本的政友會和民政黨爭相提出婦女的公民權案於特別議會。乘着這機會，日本的婦女參政同盟乃召集第一次的全日

本婦女選舉權大會到會的團體有日本婦女參政權協會，無產婦人同盟，全國小學校聯合女教員會，佛教女子青年會，基督教女子青年會，全國商婦人聯合會等，合計人數有六百餘名，可謂空前的盛舉。會開於日本青年館，推久布白落實女士為主席，市川房子女士為副主席。會中討論三個議案，即：

一、婦女選舉權的獲得和促進的方法。

二、政治教育普及的方法。

三、選舉權獲得後的行使方法。

討論的決案有下列的幾條：

一、全日本婦女選舉權大會要求以婦女公民權，婦女參政權，婦女結社權一舉付與全日本婦女（此條對於議會）

二、大會因感於日本國民——尤其是女子——政治教育的不充分，極望其發展，乃議決下述事項——

甲、小學校的高等學級須解說關於政治的時事問題，努力於正當政治思想的涵養指導。

乙、要求女子中學校由初期學年起以公民科作為必修科目。

丙、希望大部省立成人教育講座的一般化，尤其於此際設立婦女參政權講座。

（以上幾條對於文部省）

三、每年開全日本婦女選舉權大會一次（此條對於本大會）

當婦女把提案送上後，政府竟接受了，預備在秋季交國會通過；但將提案的內容減略了許多。於是在七月二十三日，東京的許多婦女團體推代表向內務省要求將提案改得再具體一些。據內務大臣說，他承認把提案這樣減略了固然使它變得太空洞而無意義，但也恐怕再具體一點就不能在上院通過。

在一九三〇年的九月六日，內務省竟把賦與婦女以公民權的議決案正式發表了，那是只限於市町村，但日本的婦女已經覺得是非常的慶幸。議決案的內容主要有二點：

一、將市町村的公民權付與女子，與男子完全同一條件。

二、將現在居住的二年限制縮短為一年。

照上述的二點看來，日本女子對於府縣會及國會議員還是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她們總算在代議政治的男女平權上爭得了一點勝利的基礎，讓我們祝賀她們有更快的發展罷！

土耳其　土耳其自經凱末爾執政後，努力建設，國勢蒸蒸日上。因為政府的熱心提倡，與婦女自身的努力宣傳，婦女解放運動的成績可說是非常的好。在前年，土耳其的婦女已完全破除了宗教上的迷信，解去了神秘性的面幕，公然的出來與男子共同參與社會的事業。到一九三〇年的九月，她們正式得到了與男子同樣的市區的參政權。預料在一九三一年的國民會議中，女子也將與男子有同樣的參政權。

這新土耳其的婦女運動中有着許多能幹的領袖，她們在社會上

的活動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在去年四月十一日，司丹巴爾（Stambul）地方的土耳其婦女曾有一次空前的大集會。她們聚集在司丹巴爾的一個歷史名跡名叫寥爾丹阿乞默脫（Sultan Achmet）的，經過了熱烈的演講，呼口號，大家擎着新月形的大旗往謁土耳其的救主甘齊（Gazi）的聖像。這是很長的一段路的遊行，但她們一點也不畏怯；在軍鼓的鳴聲中，她們一步步踏上了一向專給男子走的土地。

土耳其政府對於提倡婦女參政的決心確乎可佩。在選舉之前，內務部先發一份公函給每一省的官長，命令每個大市鎮須有三個至五個婦女被選到市議會。這顯然是政府的領袖有鑒於民間成見的一時不易破除，所以不得不這樣的去鼓勵她們。

在比較上，我們覺得土耳其的婦女參政運動要比日本的有望得多了。

印度　在去年印度的獨立運動中一般婦女的活躍，眞使我們不得不對於這屈處於帝國主義淫威下的民族表示十分的敬意。不像日本的婦女那樣站在屈服的地位作着苦口的要求，不像土耳其婦女那樣賴着政府來幫助自己地位的發展，這一向被視爲迷信宗教的不開通的印度婦女，現在是齊集在甘地的旗幟下，完全是自覺的，要與民族共死生。她們參與一切宣傳，破壞鹽法，以至投石子的工作，她們同受着入獄，、被棍擊以至槍殺的壓迫，但她們都繼續奮鬬着。

自從甘地入獄以後，接着有不少的婦女繼起爲國民大會的主席，當然接着就是被捕，而且判了幾個月的監禁；但她們並不畏怯。最初爲國民大會主席而被捕的婦女是奈都夫人，她的大概情形我已在去年九月號的本誌中詳細談及過。她是在五月二十三日被捕的。繼她之後被捕的婦女是梅赫台夫人（Mrs. Hansa Mehta）。她是印度國民大會的工作委員兼孟買奮鬬會的會長，因爲違禁發行大會的公報，被判以三個月的拘禁。那是八月三十日的事情。梅赫台夫人被捕後，由貝康達夫人繼她爲國民大會兼孟買奮鬬行政會主席，不到半月，又於二十日被捕，判監禁三月；同時有一個十九歲的爲大會公報編輯的回教女童也被捕，處以同樣的刑罰。

除上述的幾個知名的婦女外，印度的民衆婦女因反抗當道而被捕，被擊或被殺的還不知有多少。單就報紙上斷斷續續登載出來的已經可以驚人了。據八月七日孟買的電訊，有許多女的國民黨黨員，因被警察橫加拘捕，一律拒繳罰金，寧願入獄。又八月二十日，赫麥達巴官立女學校的女學生因違抗當道命令，懸挂國民旗，被警察在校前以警棍狂毆，傷百人，幷拘去女子九人，男童二十。同月二十六日，國民大會的奮鬬委員會在賽馬場舉行致敬國旗禮，被當道認爲非法，飭警察禁阻開會，警察乃對於示威者用警棍驅逐，幷將男女二隊衝開，使不能聯絡，然後拘人，結果共拘男子三十五人，女子二十二人，受傷者二百三十五人，女子占半數。在九月九日，甘地的女學生英人史萊德女士（Miss Slade）由瑪德拉斯抵喀爾加特，印度婦女整隊歡迎，警察喝令散退，羣衆以石

投擊，警察乃拘去婦女三十人。又九月十八日孟買電，孟買選舉立法議會議員，有婦女多人彼此攜手，堵塞市政廳的入口，并有男子多人恥笑投票的人，後有警察馳至，拘去婦女五十人，男子十二人。

在這許多的事例中，我們乃可以看出婦女能力的真正的表現；對於這種悲劇中的壯舉，我們將怎樣的引以自勵！

中國　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是舉國的災荒兵匪，沒有一刻停息。當然，婦女沒有能力去參與內戰，但是不幸婦女都大量的去參與被害，被殺，與被災。在新年頭上提起這種苦處，使我們對這應該快樂歡慶的時光發着加倍的愁聲苦嘆。沒奈何中，我們把希望寄之將來罷！

在這過去的一年內，農村破產的愈加增多，大多數的農婦已覺內地的不足生存而離村到都市中覓工作做，十分之七八是被編入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中，餘下的二三分散在都市的居民家中爲傭工。她們在目前覺得都市中的生存是較易於農村；但不久這種心理將轉變過來。當她們接連受到了壓榨的苦處，過着失業後抵不住高價的生活程度的困迫，然後會發現自己是處在怎樣的一個地位。就目前有工做的講，她們要比農村裏胼手胝足的自由得多。

在都市中，過去一年內婦女的職業範圍卻開展了不少。這從上海的一班大公司大行家的採用女職員可以看出來。就我們見聞所及的，如先施、永安、麗華等百貨公司，郵政儲金匯業局，上海銀行，以及臨時法院等大機關，都已經僱用了不少的女職員。在這初創的當兒，社會上一般男性的病態的歧視是在所難免的；就是在商家雇主，其採用女職員究竟是否爲提倡女子職業，或退一步是否順從潮流，或竟下而至於以女子爲號召，我們都不必管；總之，婦女應當利用這機會以求職業的發展乃是不容遲疑的事。讓社會上一般寄生於父母或丈夫的人自己覺出可羞的地方，現在從事職業的婦女應當勉勵自己做一個完全經濟獨立的女性，而不要受外界的誘惑，怕外界的非難。

這幾年來我國人民的封建觀念並沒有急速的消除，掙着幾分小資產的人家還要困守着一點門第的舊光彩，不肯放女兒出來做事；同時這所謂禮教之邦遺留下的道德觀念還不容許一個女兒家入職業界和人相往來，因爲士者四業之首，女兒家教教書還不失其清白，而商居四業之末，走入商業界中則似乎是輕露色相了。這社會原是帶着幾分的病態，舊日是難乎禁慾的，今日乃反而爲縱慾的了。一個女子投身於日常要和主顧應對的如百貨公司的職業，其受着一班帶有色情狂性質的異性包圍時原是非常難堪的：剝薄了主顧則受資本家雇主的責斥，敷衍了雇主則使色情狂的異性更加顯露其醜態；但具着封建思想或以道德爲職業的人則不察社會的實情，單憑主觀性的批評加以極度的輕蔑，一個初次從事職業的女性遇着了這種苦難將要怎樣的灰心呵！但在有志氣的女性，就應當接受這時代的教訓：現代的女性還是被視爲性的玩物，商品，所謂自由解放者只是一紙未能兌現的空頭支票而已。這教訓中暗示着婦女還須加倍的從實際方面努力。

職業的門戶是開放大一點，讓更多的婦女大膽闖進去，那裏邊有着時代的教訓給你們去體驗。將來婦女要達到真正的解放現在要多多去受教訓。

話完了。恭祝我國的婦女，東方國家的婦女前途光明，幸福無疆！

大馬斯哥的東方婦女大會

在去年七月三日至七日有一個東方婦女大會開會於敍利亞的古都大馬斯哥城，到會的代表大多是近東方面各民族的婦女，從埃及，土耳其，印度，波斯，阿富汗，烏拉克，希加茲，敍利亞，里巴侖，阿里波，好蘭等地方來。國際婦女解放協會也派代表一人列席。以短短的三四日的時光，經過具文式的演講和報告，通過了幾條不切實的議決案，這樣的一個會原不能看做十分重要；但因爲這是第一次東方許多民族的婦女聚集在一起，揭去了頭上的面幕，破除了宗教的異見，爲婦女本身的利益向男子提出平等待遇的要求，那便値得我們的注意。從這次的大會我們知道了近東的婦女已有了要求解放的自覺。

講到近東各民族的婦女，我們先要明白她們向來是處在怎樣的地位的。上面我已經提到她們的面幕，由此便可以知道她們不是屈服於回教的勢力下便是包圍於印度教的迷信中。近東地方還通行着其他許多種的教，無不是蔑視女性壓迫女性的。她們的生活的幽暗和苦痛可以從大會的一位代表的報告中看出來：

『……她們的婚姻大概在生下來之前已經被父母用一種商業式的契約賣定了；她們須生活於暗室中，以面羅和男子相隔絕，對男子須表示畏怯和廻避。她們注定要嫁給自己所完全不識的男子，至多只有從她們生活的暗室的窗格間隱約地望到過。她們隨時可以被丈夫離棄，不必說出理由而且隨可以看見丈夫帶進別個女子來同居，當着她們的面；她們沒有樂趣，沒有消遣，沒有一點健全的生活；她們沒有權利作什麼希望；她們須永久蟄居在家庭中，四周像築着高的籬壁圍住她們。……』

一個代表和大馬斯哥當地的一個人家的婦人在門首談話；有幾個男子走過，那婦人雖然戴着面幕，立刻退後幾步，發着顫聲說：『喂！不要講得太響。』那代表問有什麼事，她答說『有男子走過了。』像這樣的情形在近東地方大多是如此的。

這次大會的召集很是不容易的事。守舊的男子知道了先起來反對，他們怕婦女會推翻傳統的習慣。英政府對她們存着疑慮，怕她們會做出什麼類乎國民黨的示威的事情來，所以不許她們在預定的阿剌伯大學中開會，而且預先通知各報館不許登載關於這婦女大會的消息，使得一般婦女不受到她們的吸引。但她們終於在阿剌伯大學中開會了，不過受到警廳的特別監視而已。在這樣的包圍與壓迫的形勢之下，大會對於自由解放——民族的，婦女的——的要求愈加感到迫切。

會中討論的範圍很廣，大概是關於多妻制，離婚法，童工，童婚，婦女

勞動，女子教育，社會衛生等方面結果通過了五個議決案：

一、多妻制　向來承認多妻制度爲合法的國家，此後須將多妻制完全禁絕。

二、離婚　婦女對於離婚的權利完全與男子相等。

三、結婚年齡　結婚最低年齡定爲男子十八女子十六，童婚制永遠禁止。

四、婦女勞動　婦女勞動須與在同等情形下之男子報酬相等，對於一切職業與男子機會均等。

五、教育　實行初等的強迫教育，男女相同，并要求法律禁止工廠雇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作工。

這次婦女大會的主席爲諾阿哈馬達女士(Sit Nour Hamada)。她是一個得羅斯教徒(Druse)，曾努力於近東婦女的解放運動多年，創立不少的婦女會。第一次她在山中組織一個婦女救濟會，有着一百多個會員；後來她又發起一個回教婦女會，以改革舊習爲目的，有會員五百人；再後她組織一演講團，宣傳婦女解放的意見；最近她又創設一阿剌伯婦女學院於貝路脫，濂輪中等教育，在大馬斯哥，阿里波，哈買，西屯等處都有分院。現在所說的東方婦女大會也是全仗她的努力而召集起來的，在會中她最先宣布大會的宗旨，很引起一般婦女代表的注意。

像上面所錄的大會的議決案，其沒有實在的力量原是很顯明的，但從這些議決案我們至少能夠知道了近東方面的婦女現在已經有了覺悟，已經發生對於自己權利地位改善的要求。她們幾千年來受着宗教的桎梏，遭着男子的壓迫，目前又爲帝國主義的惡勢力所摧殘，竟於一朝間覺悟了，這次的大會是一個萌芽，將來的發展也許是很有望的。

但我們又回想到自己國內，像這樣一個有生氣的引起婦女界覺悟的會也沒有，像諾阿哈馬達女士那樣熱心努力的人也不大有。

美國婦女職業解放的近勢

談起美國婦女的解放，我們常舉出她們在職業上的發展來作爲確實的證據。事情是不差的，美國的婦女在家庭以外從事職業者的衆多是遠出於他國之上。但有兩點我們常常忽略了，就是：美國婦女從事職業的是否和男子同樣的衆多？還有，她們從事職業的在那一方面爲最多？回答了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明白美國的婦女在職業上究竟是否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回答了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明白她們究竟是否已在社會中得到了正當的發展。

在去年(一九三〇)美國戶口調查主任司都華德(William M. Steuart)所發表的一篇女子職業的統計中，我們發見了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據統計所表示的事實，在美國所有從十六至六十四歲的婦女中，有百分之七十三是願意住在家中的。當然這許多願意住在家中

的婦女大半也會親自操作，她們都是自己收拾房間，做飯做菜，洗滌碗碟；在空閒時，她們也儘有着新式婦女的活動，盤桓於俱樂部，架着汽車兜風，或打球，或到海濱和游泳池去游泳。但在社會進化的意義上，她們還是戀着舊日的家庭制度。她們要靠丈夫賺進的錢來過活，用着丈夫的錢來娛樂——大概丈夫的錢總要給她們用去一大部分，或竟全分用去。

所以，在許多國家的比較上，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與美國婦女的職業發展可說是先進的，但在男女兩性的比較上則一切都還是在於幼稚的時代。近世婦女職業的發展是因歐戰而喚起的，儘這十多年中，由於社會上一部分人的提倡，由於事實上對於女子人才的需要，再由於女子自身的努力，乃在男性的蔑視之下得以一寸一寸的發展起來。而美國則因戰後經濟力大大的擴張起來，社會事業隨之發達，婦女從事職業的也就比較的衆多。但從上面所引統計的比例看來，美國婦女眞能脫去家庭與丈夫的依賴而以社會服務經濟獨立和男子處於平等的合作的地位的究竟還是這樣的一個少數。

不過，美國的婦女始終能以一點傲視人，就是她們從事職業的範圍的廣博。照現在的狀況，美國所有一切的職業，差不多都已被女子所衝入。艱深得像科學，專門到像機械，強悍到像兵隊，粗蠻到像煉鋼鑄鐵，危險到像飛行航海，無不有婦女參加着，雖然參加的婦女有的很多而有的很少。將這種情形展開來一看，我們不得不佩服她們的勇敢的精神。從一切職業爲男子所包辦到一切完全開放給女子，總須經過長久的奮鬬，這全賴幾個先進的職業婦女的艱忍耐苦衝破一切的阻難，纔能夠造成現在的成功的局面。此後她們所要努力戰勝者，只有待遇上的不平等而已。

在近十年中，美國婦女職業的範圍推廣得非常迅速。當一九二〇年調查的結果，美國的職業婦女大約可分爲五類，依其人數的多寡：第一，爲家庭或私人服役者，占全數的四分之一；第二，機械工業上的婦女，占全數百分之二十二·六；第三，從事書記工作者，占全數的百分之十六·七；第四，專門職業的婦女，百分之十一·九；第五，經營商業者，百分之七·八。

但據婦女解放運動者的意見，婦女職業的眞正發展當在第四，第五二項職業的推廣；因爲前面的三項還不過是以工作向人換得一點足夠生存的薪資，而後者乃是眞正自立的職業。到了一九二八年，據弗雷希孟女士(Miss Doris E. Fleischman)在一冊書中的報告，謂婦女可以進入的主要專門職業已經有了二十五種。在那時候，美國已經有六十個合格的女的公共會計師，廣告業對於女子的人才需要頗殷，建築界也有不少的婦女進入練習，但和男子比較起來，她們還是極少的少數。以美術一項而言，在紐約一季中所開的個人展覽會，男子要比婦女多出四倍以上。

現在美國婦女從事銀行業的非常衆多。據二年前的調查，大約有

二千個婦女在銀行界占着重要的位置。此外在兒童看護，服裝裁製，飲食，演劇，教育，家事經濟，室內裝飾，圖書館，電影，音樂，醫院看護，打字，速寫，以及社會事業等方面，也有着不少的婦女。然而有一點須得注意：婦女在這許多方面占着重要職位的還很少。以電影一項而言，我們知道美國的電影界有着很多的女演員，但居於導演地位的至今還祇有六七人。在演劇界，女的舞臺經理或副經理幾乎是沒有。直到一九二八年，美國祇有三個婦女在領事界服務。

上面所說的大多是不須勞力的社會的職業，婦女只要具備了相當的學識與一定期間的訓練就可以去做，在結果上或效率上決不會亞於男子的。現在我們要看美國的婦女在其他用重力工作的機器工業上究竟是怎樣。在歐戰中，美國婦女在工廠中作工的很多，她們擔任的是比較輕易的工作；歐戰過後，有一部分婦女退了出來做着舊日的工作，但大部分則因為已經具備了專門的知識，仍舊在各工廠服務。美國戶口調查部在一九二〇年調查的結果，發見在各種用重力工作的機器工業上都有着婦女的蹤跡，雖然為數並不甚多：守林與斫木者，二人；木園有主與經理，十三人；金屬提鍊的監工與糾察，八人；金工，鐵工，五人；桶工，五人；機工，五人；器物工人，模印工人，三人；鋸工，九人；凝工，鍛工，三人；石匠，三人；船主，水手，二人；清道夫，四人；專門工程師，四十一人；獸醫，一人；漆鞋工，三十三人；鉛工，三人。從一九二〇到現在的十年中，這許多職業上不知又增添了若干倍的婦女工作人員呢。

這十年中間還有許多新興的事業吸收婦女去作工。像保險業，婦女因善於交際善於勸說，多被聘為推廣員。據上次的戶口調查，在新聞事業上，包括編輯與通訊員，約有婦女六千人。現在美國的女律師已不被社會上視為怪物，女的醫生也都能得人信仰。婦女且已進入於鐵路事業了。美國有一條鐵路的主任是女子，有一條鐵路曾經雇用過五個女的路員，一個女律師，十七個交道管理員，五個女販賣員，和一個女工程師。此外，還有三個女的著名畜牧家。

照上述的狀況，我們可以說婦女差不多已經進入了一切的職業和勞動。以婦女從事職業為新奇或可怪的心理在美國是沒有了，各方面的門戶是開放了專待婦女去發展。但我們卻在司都華德的統計報告中發見了上述的結果：有百分之七十三的美國婦女願意在家中操作。究竟這種現象是怎樣起來的？據我們的推測，一半是由於婦女的好逸惡勞的心理，一半是因為美國的家事社會化還未發達到完善的地步，加以雇傭的價格昂貴到使一般普通人家不敢妄想，乃惟有放棄了外面的職務來專管家事。為求苟安一時，美國婦女的這種現象自然會發生的，但她們在家庭中受着男子的供養，為男子操作，用男子的錢坐男子的車去尋娛樂，結果是把所學的荒廢，和職業生疏，將來便會變成一個完全不能離開男子的人了。這是多麼危險。美國的婦女曾為此而奮鬭，把職業上的阻難衝闢，而結果還只有如此。

至於婦女在進入於職業後究竟會否使職業界的情形因女性的

實素之加而改變，據一般美國人的觀察，謂婦女並沒有改變職業的情狀，正如她們沒有改變政治的情狀一樣。這並不能說女子無用，因爲女子雖然參加了一切的職業，但參加的人數實在還是很少，自然不能以她們的微弱的力量去改變職業的情狀的。讓我們借紐約時報的記者的話來希望美國的婦女能：「幾年後，此例倒了轉來，要百分之二十七的婦女在家中洗碟煮飯，其餘的七十三出來到社會上從事職業，那麼，我們將看得見有什麼變化了。」

英國已嫁婦人從事職業的難關

英國雖然是一個守舊的國家，但因爲婦女運動發生得早，代議政治下的男女平權已經獲得，所以婦女在社會中從事職業的並不少。向來職業界的婦女以未婚的居多，對於已婚的似乎懷着一種成見，很少錄用；不過年來因婦女投身職業界的日益衆多，這種限制也漸漸寬弛下來。在去年，失業的風潮逼及歐美，英國也不能例外，於是婦女從事職業的受了很大的打擊，但最受打擊的要推已嫁的婦女。因爲人浮於事，實業界先把向來所不大歡迎的已嫁婦女來排斥，而同時政府竟發表了一條限制已嫁婦女從事受薪工作的命令，於是已嫁的婦女要謀生覺絕了路，頓時起了很大的恐慌。

政府的意見可以從失業部長湯麥斯（Thomas）的一段演說中看出來：『這不但是不經濟，不但是不公平，而且是違反國家的利益——使婦女從事工作以取得她們的所謂針頭錢，而奪去了他人的正當工作。……我至終想不出婦女有什麼絕對的需要去從事和男子同樣的作工，而且我相信在目前的實業界有許多婦女是完全不須作工的。』他的結論是：沒有一個婦女可以有權力使『一個良好的男子失去工作。』

湯麥斯的演說引起了很多人的非難。誰都料不到一個政府的要人會說出這樣淺薄的言論。否他的意思似乎是在反對婦女作工，又似乎是在埋怨婦女作了工，而且又似乎只要婦女不與男子奪工作做便不至於有失業的風潮。工黨政府在湯麥斯的演說中失去了許多婦女的信仰。

但也有人擁護湯麥斯的主張的，那是英國的一班保守性的舊型的男子。他們代爲加添了許多的理由，最主要的自然是已嫁的婦女有着母性的責任，生了小孩就不能兼顧工作，而且生產也需要許多時間；次一層的說已嫁的婦女至少已有了家事的牽累，每日按時辦公頗覺吃苦；而且她們已有丈夫代爲賺得生活的費用，大可以不必做工，在家安居了。可笑的是這種過時了的反對婦女從事職業的理由，現在竟有人重新提起來。

報章上雜誌上爲婦女呼喊不平的人非常之多。大半的意見都以爲婦女在嫁後並不是就有生育的，政府不能毫無辨別的命令所有已嫁婦女都從職業界退出來；進一步說，即使有生育的已嫁婦女也可以

繼續從事職業而無妨礙，她們在生育時所請的假可以作爲病假，或特別給與婦女作爲生產的例假。爲保護婦女，使她們能夠從職業上謀得經濟的獨立起見，這種不公平的限制是亟應撤消的。

英國婦女運動的領袖史璜威克(H. M. Swanwick)也發表了很多的言論，批評政府不應該這樣的苛待了已嫁的婦人。她說：『她們偶或請幾天假有什麼關係？我們假定一個婦女會有幾次生育？若使她每年生一個小孩，我承認那雇主的損失是很大的。但是我想一個每年生育一次的婦女是決不會再出來作工的了。那種願意從事職業而希望在職業上求發展的已嫁婦人一定會把生育節制得很稀少。若使有人不相信，我還要告訴他記着這不過是夫婦之間的一件私事，政府儘可以不去管它。……雇主只要看他的服務人員的工作勤惰與效率就是了。』

比較史璜威克更有力的是一個名叫懷袞脫的在時間與潮流上所發表的批評。他的意思以爲國家應該積極的從振興工商業着手，而不當消極的去排除一部分在職的婦女以安插失業的男子。『……有什麼理由我們可以使國內的一部人——那些已嫁的職業婦人，她們是靠着工作的所得而能夠達到一種比較高尙的生活，或者能夠供給她們的子女以比較良好的教育的——失去了這一點幸福的餘潤與可貴的自立，而使她們重復在他人的養給之下過一種低等的生活，單爲了這國家的經濟狀況是太不良了的緣故……以這樣的大不公平，我們國內的問題是斷不能解決的。』

事情是確實的，像英國政府那種不公平的處置，遂聯帶的引起了社會的不安；職業界的婦女都怕結婚，尤其怕生育；結了婚的婦女在職業上保存着閨女的名字，把結婚戒指藏在家庭中。有很多的工業則因爲少不了熟手的婦女，雖然有已嫁的也並不把她們退職。

在這已嫁婦人的職業風潮中也有人提出調和的辦法。一種是使婦女於嫁後繼續在職業上工作，等到有了小孩，立刻就被辭退。另一種辦法是對於已嫁婦人爲生育而請假時不給以薪資，或者給以半薪；這在幾種職業上已經實行了。再有一種辦法是對於已嫁婦人允許給以相當的假期，薪資照支，假期是稱爲病假的，須經過醫生的證明始被准許；同時雇主對於全年不請假或少請假的男女職工給以一定的津貼；這在許多專門工業上也已經實行了。在上述的三種辦法中最後的一種是比較適當一點。

英政府也曾見到一般人的反對而趕緊聲明這不過是表示一種大概的意見，並非要嚴厲執行的決案；但除了專門工業上的已嫁婦人外一般職業上的已嫁婦人都遇到了很大的難關。因爲從前所重視的已嫁婦人的限制現在又被重視起來了，至少是現在要想尋事做的已嫁婦女覺得無路可走。

在世界的各處男子都曾經以各種冠冕的說話來使婦女困守在家中，讓男子獨享着大地上的自由。現代的情形已經改變了，有多處地

方的婦女已經可以在同等的機會下和男子做着同樣的工作，而且受着同樣的報酬。結婚對於婦女的職業有什麼關係？就是生育，在英國居然被視為開除職業的理由的，在許多國家則不但給與全薪，並且津貼以住院的費和醫藥費了。湯麥斯的「不信婦女有什麼絕對的需要去從事和男子同樣的工作」和「沒有一個婦女可以有權力使一個良好的男子失去工作」的話到底顯得太幼稚。我們覺得英國的婦女還需要更大的努力與更長久的奮鬬。

新俄的婚姻道德制度

有一個名叫懷愛脫（William C. White）的美國人，在俄國的莫斯科大學留學了三年，回國後，把他三年來所實地見到的新俄的生活狀況寫出來發表在雜誌上；他的客觀而忠實的敍述吸引了很多的讀者的注意。在去年九月號的"Scribner's"雜誌上，有着他所作的一篇文字，題為莫斯科的性道德，對於革命後的俄國的婚姻道德的改變狀況說得非常清楚。對於一個隣國的社會倫理制度的變革，原不用我們去過分關心，或者做甚麼批評以至讚美的儍事，因為惟有時間能夠知道它們是好是不好，但對於一個為舉世所注意的像新俄那樣國家的婚姻道德制度的改變的狀況，給我們確實地知道一點，大概不是完全無謂的事吧。因此，我把懷愛脫所述的擇要轉譯於此。

外國的旅行者對於革命後的蘇俄的主要注意點，不是在於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改革，而常是在於她的婚姻，離婚和一般「布爾喬亞」所說的道德制度的變動上。因為其他的國家經過革命之後，政治和經濟的狀況變過了，而根深蒂固的婚姻，生育合法，和漸進的一夫一妻制總是沒有搖動。但俄國則不然。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告成，舊日的全部道德與婚姻制度跟着就被推翻；在現在，我們外國人都知道俄國人不用愁着「合法」「不合法」或「道德」「不道德」等問題了；他們已經不大應用這種名詞。

在革命之前，俄國人的婚姻與離婚的主權都是執在教會的手中。離婚的獲得先要提出證據，這意思是暗示着要用很多的錢，在大半的俄國人是辦不到的。一切文明的結婚的樣式，都在教會的威權下消失去。

對於生育的合法的問題，社會向來是看得很重，無論是俄皇或商人或農民都不能例外的。在莫斯科，有一個最大的醫院，給一般未婚的母親住；和這醫院毗連的有一個大孤兒院，專門收留醫院中那些未婚的母親所生下的私生兒，把男的養大來當兵，女的養大來給人作家庭間的差使。這許多在合法的結婚外生育下來的小孩是受到一種特殊的法律的裁制。同時，婦女在婚姻中的財產權只有被局部的承認，而且只有合法的結婚者纔得被承認。一個農民常在春天去領這樣的一個女子到家中，使她幫助耕種收穫。到了農事完畢，冬日來臨，沒有工作再需要她幫助，家中也就沒有地方再給她停留，於是她就被逐出去，對於

自己幫同出力耕種得來的收穫她是一點也沒有份。但不幸的事情常常發生；在數月後，有一個可憐的小生命的幼芽在她腹中透露了；那生下來的不論是男是女，只有當兵和爲人家操作的兩條路好走。現在的．新的制度就是要使這類的人也得到平等。

現在俄國的婚姻只要在地方登記處經過一次不出費的登記就算完事。婦女在嫁後可以仍舊保存她未婚的名字，或者用一畫把她的名字和丈夫的連了起來，或者竟是單用她丈夫的名字。在新法律中所視爲無效者就是教堂中的結婚。男女同居了，成立一種相互的結合，婚姻便算完全；這比較登記更重要。結婚的年齡法定爲十八，和有選舉權的年齡相同；但在東部一帶，婦女成熟較早，年齡也略提高。對於結婚，法律也定下幾種預備的條件：雙方必須身心健全；雙方必須自願的進入這種關係——這是針對着舊式的「父母之命與媒妁之言」的婚姻而來的。法院對於屈於父命而結婚的女子常加以正當的援助。

離婚的手續須視有否子女而定。

在沒有子女的夫婦，離婚是可以簡捷地得到的，不必問「爲什麼」？只要夫婦中的一個到登記處去通知一聲，在管理的人問過「有沒有子女？」之後，回答一聲「沒有」，離婚就立刻可以得到。由登記處備一份通知書寄到他或她的對手方去。常有人在自己還是莫名其妙的時候忽然有一份離婚通知書送到面前來了。

在離婚後立刻再婚是毫無阻礙的。在理論上說，就是每天離婚結婚都可以；不過，當法院發見那婚姻是男子欺騙或利用了女子時，那他便須受二年的監禁。

當夫婦有了小孩時，離婚的容易性便失去了。在一般的情形下，爲丈夫的須抽出所得工資的百分之三十三作爲小孩的生活費，直至小孩長大到十六歲爲止。若使他同意了，離婚便毫無困難地成立了，他的雇主（在城中，指政府機關）便得到一紙通知書，每日在他的工資上面將成數扣下來交給小孩的母親。雖然俄國的情形現在是那樣的離亂而沒有整理清楚，但靠着警務處的監視與登記，沒有一個人能夠從一個地方逃走而避去了必需付的養育費。

若使爲丈夫的不願出養育費，若使他要這小孩，若使妻子要求離婚而想藉此取得一筆小孩的養育費，或者，若使他正失了業而她卻有着職業，那便須歸法庭審理。照上述的情形，大概法庭是令妻子出養育費給丈夫的。不過在大半的事例中，小孩總是歸母親領去。常有男子負着付給許多小孩以養育費的責任，他是結過婚，有了小孩，離了婚；再結婚，再有小孩，再離婚……

新俄的法律宣布沒有一個小孩是不合法的。因爲私有產業的消滅，使一向爲西方國家所重視的合法問題也變爲不重要。只要是生產下來的小孩，誰都合法。被登記爲父親的人須付小孩以養育費。若使他不負責任，爲母親的可以提出控告——不論她和他所生的小孩是出於經過登記的婚姻或偶然的遇合。法庭常相信婦女所指出的父性，承

認她們所舉的事證——以減少一般無父之兒的苦痛。有時從血液中檢驗父性的方法也應用到。

新俄的法庭有權力可以剝奪一般爲父母者的「親權，」而把他們的孩子送到育兒院去，若使法庭發見那爲父母的是有不健全或不合格的時候。在前年秋季，一個婦人犯了嚴重的罪，就被加以這种處罰；她自己被判了三年的監禁，終身剝奪去親權，已經生下的小女兒被送入育兒院。

婚姻的登記對於母親的權利或子女對於父親的權利都沒有關係，但妻子的財產權卻因註册而有了保障。在離婚中，被離棄的妻子可以要求將結婚後二人所共同賺得的家用器物均分，有許多離婚的夫婦竟把家具所有的大小的物件統統拿出來平均分派的。

新大陸上的愛情買賣

關於新大陸大家不用說就知道是指那一洲，尤其是指那洲的那一國家。說新大陸而不說出那個國家的名字的緣故是因爲那裏一切都新，值得我們以探尋新奇的眼光去看。在平常，談到新大陸，我們總會聯想到那裏的成堆的黃金，成隊的汽車，成爲龐然大物的直矗雲霄的幾十層的大廈，還有還有衣服穿得離奇得使人不可思議的女人。就是那種女人，那種新大陸的女人和男人發生愛情間與結合愛情後以至愛情分裂了之中還有許多新奇的事情，我們現在要講。上面我們已經講過了新俄的婚姻道德制度的狀況，這裏再講新大陸的男女愛情間一部分的新奇的情形：在新年中這些都是應時的談話材料。

在電影中，我們多少已經熟悉了新大陸上男女間的許多戀愛的方式，譬如男子見了女子，立刻滿臉堆上笑容，手指絞着手指，足趾向前點點的同時送過許多慇懃的口氣，算是表示傾慕的意思；用手在嘴上一放，對着女子一揚，算是一個表示熱情的飛吻；女子對着男子，聳肩揚眉的斜着不理睬，算是拒誘的手段等等。關於這些，已經失去了新奇的成分，我們不必再談。現在要講的是新大陸上男女間的愛情買賣，換言之，是他們在戀愛中所包括的金錢關係，特別指他們在婚姻破裂後所付的贍養費。

在新大陸上當一次婚姻破裂後男的常須付給女的以五千至五十萬元的贍養費，由法庭判決，其數目每因女子的美貌而特別提高。男的要求女子贍養的事是沒有的，即使要求了法庭也會拒絕不理。這是新大陸的法律上的獨特之點；也許是秉承着中世紀的仁俠的精神，也許是根據於舊日的女子不能獨立的觀念，也許是女權的發達過了分：誰都不能確定是由於上述的理由中的那一條，但男子的吃苦卻是擺定了的事實。

可怪的是新大陸的女子竟有以此爲謀生的方法的。據紐約 Herald Tribune 雜誌上的一個作者的報告，說現在至少有一百萬個女子專以和人結婚再要求得一筆贍養費來過活的，而且這數目還在繼

續不息的增加。從新大陸上生活的情形看來，職業服務人員的工作的單調，男女社交機會的繁多，女子化裝誘惑力的強烈，這種男女愛情商業化的戀愛趨勢原是很自然的。在公園月下一度的談心，在夜總會桌面上的輕言細語，跟着像秋後落葉似的情書一片片飛往飛來，再加以送鮮花，餽果餌，以至一枚鑽戒套上指頭；男的覺得愛情成功了，女的也覺得有一步的成功了——這種戀愛關係雖不見得處處是欺騙，但以欺騙為目的的確乎很多。上面說的那個作者的報告並沒有過甚其詞，他也舉出了很多的實例。

幾年前，一個國會元老的兒子信步走入紐約第五街的一爿珠寶店，看見一個美貌的女子低着頭在鑒賞一匣綠玉的戒指。他瞧了過去，認出那個女子是曾經在一次兄弟會的跳舞中見面過的，於是就攀談起來了。『買什麼吧？』他柔聲地問。『呵，不！』那女子回答，『我不過羨愛這寶物；但我買不起。』男子就接着說，『那笑話，若使你真的這麼喜歡，我買了給你吧。』一隻綠玉的寶戒共值美金五千元，愛情靠着它進行得很迅速，但這件寶貝在後來的要求贍養費的法庭上竟成為「第一項證據。」

有一次，法庭上審理一件要求贍養費的案子，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女郎要求一個八十四歲高壽的老頭兒付給她二十二萬五千元贍養費。法官很顧卹那老頭兒，判給的數目為十萬元現金。六個月後，那女郎和她舊日的情人成了婚，組織一個堂皇富麗的新家庭。

最高的贍養費額為新近麥歇斐爾特的離婚案，法庭判斐爾特每年付他夫人以一百萬元贍養費。再有一個最高的紀錄，是一個項圈店的主人，在二次婚姻的嘗試中用去了五千萬元贍養費纔得了結。

因為有了像上述那樣可怖的事實，所以許多關於愛情的賠償費的事情是在法庭外私下解決的。大概是女的把男子親筆的情書和戒指交還給男子，男子付一筆並不很小的賠償費，兩下從此「各聽自由，決不食言。」像現在新大陸的男子也聰明起來了，他們記起了古人的名言：『沒有做逆事，不必怕男人（指一般的男人，非夫婦之對稱；）沒有瞎寫信，不必怕女人。』(Do right, and fear no man; don't write, and fear no woman.) 但血氣方盛的青年又老是覺得不能遵從這句名言。

為了婚姻上的贍養費竟至用到數千數萬數十萬元，我們又要懷疑到這新大陸上是否個個人堆着金銀去使用的，因為這麼大的數目究竟是不容易得來的呵。事實上新大陸的男子確乎不是個個人有這麼大的財富的。但遇有愛情的破裂時女子少不了有這樣的要求，而法庭又多少會判決一個數目的贍養費責令男子交給女子，於是被判而交付不出的男子就苦惱了。常有男子為婚姻上的糾葛而失業或竟至坐牢監的。國家社會學會曾調查關於這類的事情，發見男子因付不出贍養費而失業或入獄的有數百起之多，最甚者竟連續入獄七次。現在紐約城西三十七街的監禁債犯的獄中二十九個債犯中有二十個是

因爲不能交付贍養費而入獄的。

在有幾州的離婚法庭上，妻子向夫提出控訴，一切法律上的費用均須丈夫完納，再加以臨時贍養費，爲數已經不小。若使妻子的理由不強，丈夫有勝訴的希望，她常常會教律師設法把出庭的日期一再延遲；但律師費是因日子延長而增加的，於是丈夫每出於不得已而和妻子私下解決了，得到利益的方面總之是妻子。

從來我們祇有聽到女子訴說被男子壓迫，現在我們竟發見在新大陸的方面有着男子在訴說被女子欺凌了。也許那裏眞的是女權太發達了，但是從他方面看來也覺得不盡然，而且我們也曾經在前幾期的「婦女談藪」中談到這新大陸上的幾種男子壓迫女子的現象，那麼，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傾向於的答案似乎是這新大陸上的法律制度根本有點不健全。

西洋婦女束胸與束腰的起源

華君

據人類學者的研究，婦女束胸的習慣在很早就已實行。在克里脫明奴斯古宮的壁畫上，婦女都披着胸衣。在埃及古時，男子與婦女皆服小馬甲。希臘在文明極盛的時期，尚無小馬甲這東西；但到了衰落之後，婦女也漸漸學得了種種束縛身體的方法，其用意是要以緊束的腹部或腰部顯出臀部的誘惑力。羅馬人承襲了希臘的遺風，婦女常用帶子把腰部束得極細。喜布格里多斯和加侖都曾經痛斥這種惡習；他們所舉的理由竟和現代醫學者的說話差不多。到了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婦女覺得臀部總是不夠大，於是用人工架起裙子使牠龐大的方法也通行了，這種架空的大裙在西洋的古裝影片上常可以見到。

束腰不僅可以顯出臀部的誘惑力，也可以增加胸部的誘惑力。路易士·羅濱遜博士曾經在他的一封私函中講到這件事：『我想，那些基督教女郎的把帶子緊束着腰部的習慣，其最大的理由就是要以這種束縛迫成胸部的呼吸，而以呼吸的起伏波動增進胸部的誘惑力。因爲一個鎖骨下部的呼氣所引起的胸部起伏要比腹部或臍部的呼吸誘人得多。』這種以胸部呼吸的起伏波動誘惑人的方法，在現在西洋的影片上還常常有得表現着。

SPETON

IDEALES ANTICONCIPIENS



史斑通

出類拔萃的制育良藥絕無油脂非常純潔功效確實可靠用於白帶子宮鄉組織炎及腐蝕等症爲膣道消毒劑應驗如神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柏林育海司泰

泰勒化學廠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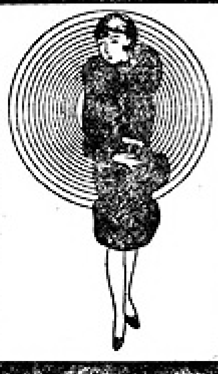
中國獨家經理

上海漢口路A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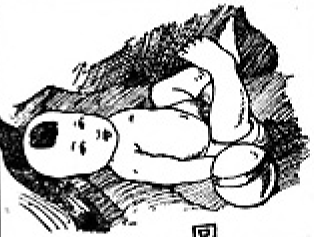
金山洋行

廣東種德園著名良藥

本園監製各種丸藥均揀選道地藥料精密製煉故與市上所售者當不能同日而語也



烏雞白鳳丸專治婦女百病功效神速服法價目另詳仿單



家有小孩不可不備本園所製之小兒回春丹蓋其能治小兒一切疾病也每盒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函購原局回件郵票通用寄費自理

備有丸藥全集函索奉寄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價目

一品每盒一丸洋一元

雙料每盒四丸洋一元二角

一品小丸每兩洋一元

單料小丸每兩洋三角

加料每盒二丸洋一元

單料每盒十丸洋一元二角

加料小丸每兩洋五角

現代世界女文學家概觀

趙景深

一　俄國

系比絲(Zinaida Nikolayevna Hippius, 1869—) 詩在俄國不是女人的工作。美列玆加夫斯基(Dmitri Merezhkovski)的妻子系比絲是唯一担負這個責任的。她寫了許多很壞的小說，攻擊的批評，以及冷淡無情的戲劇，但詩卻是例外。在她文學的結婚以後，便與彼得堡的象徵主義者結合，並且與她的丈夫同爲宗教哲學會的發起人。宗教討論與通神(theosophic 卽靈魂與神相通)的偏嗜是她的弱點，破壞了她的散文和詩。她最近的詩把她的熱情隱藏了起來。但她卻是個藝術家，對於音調色彩的應用都極可稱讚。她曾經與她的丈夫反對過布爾塞維克。最近她在寫文學的回憶(請參看俄國文學史略 pp. 138—139商務版。)

阿克馬托瓦 (Anna Akhmatova, 1889—) 是女詩人爲關珂 (Anna Andreyevna Gorenko)的筆名。傳記與譯詩二首見新俄詩選(光華版。)

施多麗茶(Lubov Stolitza) 她的詩顯出十足的女性來，她出過三本詩集。

西學娃 (Z. Shishova) 她是個年輕的有天才的詩人。她的呵上帝多麼奇怪呵云：『呵，上帝，現在你的土地好像得其普終的長眠，這是多麼奇怪呵。在窗後搖曳着白楊，每一株都彷彿是刺毬花。我的手從我的小袖籠裏輕輕的抽出來，原來是乾燥的。彷彿五月觸過我的皮毛，香氣也散了。黑夜裏做着煩惱的夢：他們氣噎而且抓緊。我怎能忍受，怎能不怕你的春天呢，呵，上帝。』

賽弗琳娜 (Lydia Seifullina, 1889—) 小說家。傳記見拙編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pp. 81—82 (現代版)和煙袋 pp. 257—9(未名版。)

謝靑琳 (Marietta Shaginian, 1888—) 小說家。傳記見拙編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pp. 82—83。

二　法國

諾靄伊 (Anna de Noailles, 1876—) 女人對於文學上的貢獻大多是主觀的，情緒的，尤以諾靄伊的詩文爲甚。她在現代文學中

是『最敏感的植物。』她的敏感都變成美。柏魯泰契 (Plutarch) 說過：『莎孚 (Sappho) 應該算作繆斯 (Muses)之一。』羅馬人說起希菲斯陀斯 (Hephaistos) 的兒子卡柯斯 (Kakos) 從他的口裏迸出火來。莎孚的話中也混着火，她的歌聲發散了燃燒着她的心的熱氣，如菲羅賽諾斯 (Philoxenos) 所說用繆斯的曲調醫治了戀愛的痛苦。』這幾句話也可以移贈給羅鶴伊，因為在現代詩人中只有她最近於萊斯波斯派 (Lesbian School)。王爾德雖自稱為希臘嫡派，其實並不是諾鶴伊是比王爾德更希臘底的，她對於人生的態度以及她的藝術的特質，都是純粹希臘式的。她的詩集不可數的心 (Le Coeur Innombrable, 1901) 日影 (L'Ombre des Jours, 1902) 炫射 (Les Eblouissements, 1907) 生者與死者 (Les Vivants et les Morts, 1913) 永久之力 (Les Forces Eternelles, 1920) 戀歌 (Poème de l'Amour, 1924) 以及痛苦的榮幸 (L'Honneur de Souffrir, 1927)，她的兩本小說傻顏 (Les Visage Emerveillé, 1904) (有楊潤餘等的譯本，商務版) 和新的希望 (La Nouvelle Espérance, 1903) 以及短篇小說都是以戀愛的爭鬭，狂歡與痛苦為題材的。弗羅貝爾寫信給老年的喬治桑，說她是『一個老行吟詩人，時常並且永遠歌唱着完全的戀愛。』羅鶴伊也是這樣，不過她的戀愛觀不是甜蜜光明和粉紅色的玫瑰，而是痛苦和狂歡以及人類的本性。她生於巴黎，父母是羅馬尼亞人，因為嫁給法國人孔德 (Comte Mathieu de Noailles) 便入了法國籍。她是最完全的抒情詩人。她個人的態度直接受波特來耳的影響，宗教的態度則受耶麥 (Jammes) 的影響。她的技巧是成熟的，經濟而且富於表現力。她的小說雖是寫於二十年前，也與詩有同樣的美麗。她以為戀愛就是整個的天堂和地獄。她寫到樹林，便寫小果樹生長到開花的經過；她寫到花園，便寫愛的邂逅的場面。她又時常不滿，只有在夢中她可以得到滿足。她到處尋求着美，不但在大自然裏或是可愛的人的顏面上尋找，並且在她心靈的反映上尋找。她不但尋求生理上的美，也尋求精神上的美。

三　英國

魏絲特 (Rebecca West, 1892—) 思想較前進的女文學家，所作僅小說三本，兵士的歸家，審判與最近的哈麗特而已。關於前二種請參看拙編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pp. 11—12，關於後一種請參看第二十一卷第二號的小說月報拙文魏絲特的怪小說。最近她還按月替美國讀書人寫通信。

斑蘅 (Stella Benson)

梅辛克萊 (May Sinclair)

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羅佳笙 (Dorothy Richardson, 1882—)

開依史密絲 (Sheila Kayesmith)

撒克薇兒偎絲特(Victoria Sackville-West, 1892—) 以上六位女小說家均已詳拙著現代英國小說（收入拙編現代世界文壇鳥瞰）不再詳敍。

瑪麗衞勃 (Mary Webb) 女詩人。請參看瑪麗衞勃的詩（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神州版。）

四 美國

蓋爾 (Zola Gale, 1874—) 她是新英格蘭的名門望族；她的祖先是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混合種，於一六四〇年移住在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的水鄉 (Watertown)。她的父親移住在威斯康辛(Wisconsin)，後又移住在泡泰琪 (Portage)，蓋爾就生在這個鄉村，大約看過她的小說的人對於這個鄉村都是很熟悉的。她在威斯康辛大學畢業後得到M A的學位，一九二八年嫁給泡泰琪的白里斯 W. L. Breese)。她在進中學以前，寫過短篇小說，十三歲時即寫長篇小說執行死刑(Executed)，十六歲時她的短篇兩人 (Both) 得過三塊錢的稿費。後來在短篇小說上很得到些成功。她在威斯康辛晚報和紐約世界報投稿極多。一九一一年曾以古代的黎明得給書者(The Delineator)的獎金二千元。她在家鄉的山水間盤桓了許多歲月，也常到紐約去住。她愛評詩，對於科學和宗教的真理也喜歡熱誠的去探求。她的露司奴奴塔特 (Miss Lulu Bett, 1920) 出版時很引起讀者的注意。兩年前的誕生(Birth, 1918)則因受戰事影響，讀者較少。以前的著作有皮利阿士與愛若之戀愛(The Loves of Pelleas and Ettarre, 1907)，友誼村 (Friendship Village, 1908)，友誼村之戀愛故事(Friendship Village Love Stories, 1909)，當我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1913)，鄰家故事 (Neighborhood Stories, 1914)，明日的女兒(A Daughter of Tomorrow, 1917)等，大都是浪漫的描寫。友誼村就是泡泰琪村。一九一九年著有友誼村的安寧 (Peace in Friendship Village)，一九二三年著有微香(Faint Perfume)，一九二七年著有短篇小說集黃龍膽草與藍龍膽草 (Yellow Gentians and Blue)。

愛索騰(Gertrude Atherton, 1857—) 她可以說是性格描寫的寫實小說家，但她的歷史小說卻有永久的芬芳，如勝利者 (The Conqueror, 1902)，加利福尼亞人 (The Californians, 1898)，和永久的婚姻 (The Immortal Marriage) 都很有價值。她因遊歷擴大了趣味和胸懷。她在年幼時即已受了泰納 (Taine)的影響。她是好恩(Thomas L. Horn)的女兒，並且是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姪孫女。她受教育於懇塔咯 (Kentucky) 的聖馬利亞堂。她寫小說時想像和回憶常洶湧而來，每每不加選擇。在大戰時她做實際工作，認識了法、比、德等國的婦人，並且還得到一九二五年的法國的榮譽獎金。此外她的著作還有短篇小說集霧裏鈴聲(The Bell in the Fog,

1905）祖先（Ancestors, 1907）象牙之塔（Tower of Ivory, 1910）裘麗亞茀蘭絲及其光陰（Julia France and Her Times）巴爾非姆夫人（Mrs. Balfame, 1916）黑牛（Black Oxen, 1923）水晶杯（The Crystal Cup, 1925）等等（請參看拙編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pp. 57－58）。

花爾藤（Edith Wharton, 1862－）她的父親瓊斯（Newbold Jones）是富翁，並且受過高等教育。她的環境因之很好，在教育上得到許多便利。一八八五年她嫁給波士頓的愛德華（Edward Wharton）。她的著作除我在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pp. 61－62 所舉的以外，尚有較大的意志（The Greater Inclination, 1899）決定之谷（The Valley of Decision, 1902）聖殿（Sanctuary, 1903）德特麗麥絲夫人（Madame de Trèymes, 1907）樹之果（The Fruit of the Tree, 1907）愛珊弗洛姆（Ethan Frome, 1911）暗礁（The Reef, 1912）月之閃光（The Glimpses of the Moon, 1922）母親的酬報（The Mother's Recompense, 1926）朦朧之睡（Twilight Sleep, 1927）孩子們（The Children, 1928）等等。論文則有小說作法（The Writing of Fiction, 1925）論美國偉大的小說（Article on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1927）等等。最近的小說爲赫德孫河支柱（Hudson River Bracketed, 1930）詳見小說月報第二十一卷第三號拙文花爾藤寫窮作家。

凱瑟爾（Willa Cather, 1876－）她的生活與遺傳和兒時的環境很有關係。她的祖先是愛爾蘭人，她的先人在維基尼阿住得很久。她九歲的時候，她的父親攜帶她到內布拉斯加（Nebraska）的草原來住。鄰居很少，工作很勤，大自然的景色頗引起了她的想像和詩情。十九歲時她已替本地刊物寫作，她想做作家的志願在此時已經決定。她與一般移民的妻子和小孩時常閒談。她想描寫這些先驅的生活和希望。她曾在匹茲堡（Pittsburgh）的領袖（Leader）上寫劇評。後來又在愛曉卄中學教過短期的英文。這時她預備印她的詩集四月的微光（April Twilight, 1903，一九二三年又與其他作品重印）和幾篇小說。從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二年她都任着麥克魯爾雜誌（Mc Clure's Magazine）的經理，寫作的時候很少，但藉此她卻認識了許多紐約的文學家。她曾經想寫西方性格，但她只寫了一本中篇小說波希米亞姑娘（The Bohemian Girl）。她所構思的第一部小說亞歷山大橋（Alexander Bridge, 1912）在一九一二年方纔出版。她在波士頓又當了幾年主筆，認識了朱薇特（Sarah Orne Jewett）小姐，兩個人共同討論文學上的藝術，彼此情感融洽。一九二五年朱薇特出代表作時，開沙爾曾替她寫過序。開沙爾是較粗暴的，朱薇特是較敏感的；兩個人都有幽默，而所描寫的人物也都有英雄氣質。她聽了朱薇特的勸告，便『用她自己的方法如實的寫她所看見的事情。』她的早期小說『所用的材料在二十歲以前早已經預備好了。』她序朱薇特的

代表作說：『藝術家畢生愛那追逐他的東西，他的心被他們追逐，要想把他們當時追逐的情形照樣的寫在紙上……他獻身給這個材料，而同情使是他最大的禮物。』這句話其實也可移用於她自己的我的安東尼亞(My Antonia, 1918)教授之家(The Professor's House, 1925)以及百靈曲(The Song of the Lark, 1915)裏開莎爾的呵先驅者(O Pioneers! 1913)是獻給朱薇特的。此外她還作有青春與光明的米杜莎(Youth and the Bright Medusa, 1920，短篇小說集)我們中的一個(One of Ours, 1922)一個失去的女人(A Lost Lady, 1923)大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1927)等(請參看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pp. 66—67)。

五　匈牙利

米倫(H Z. Muhlen)　她是新興童話家我國有兩種單行的譯本眞理之城(黃嵐譯，北新版)和玫瑰花(王藝鐘譯，春野版。)

六　丹麥

萊姆霽(Gyrithe Lemche, 1866—)　設計了一部很大的歷史小說 Edwardsgave 凡四卷，一九〇〇年開始，到一九一二年方纔做完。

米查利斯(Karin Michaëlis, 1872—)　是一個精細的女性心理學家，並且是一個天才的作家，對於精神生活常用病理的觀察。她的主要作品就是碎玻璃女(The Girl with the Glass Shards, 1924)。

寧璜(Thit Jensen, 1876—)　她作品是多方面的，在文學上的貢獻有土地(The Earth, 1915)。作者燃燒着的靈魂，戰鬪的熱誠以及有力的技巧都使得此書生色。此外她還作戲劇鸛提倡生育制限，題目是借用鸛啣嬰兒投胎的丹麥信仰(請參看措譯安徒生月的話 pp. 52—55和皇帝的新衣 pp. 47—58，均開明版。)

七　挪威

安達西(Sigrid Undset, 1882—)　生於丹麥加隆堡，在克立斯坦尼亞(Christiania)長大。一九〇七年試作馬爾齊，是一種日記體的小說。這是模範的女人的書描寫性格極爲眞實。題材是寫一個不忠實的妻子在她那忠實而心地狹隘的丈夫面前的懺悔，這也就是安達西一切家庭小說和歷史小說的主題。男女間的婚姻關係是她所最愛寫的。作者對於歡樂時代有較多的自信。在這兩個中篇和當時其他的作品中她都寫的是少女對於日常生活的悒悒寡歡，但心中卻做着愉快的秘密的夢，而不被幻滅所壓碎。她第一個大成功就是衷恩奈這種大膽的色情小說寫的是一個女藝術家與某父子三角戀愛的關係，同時這書就結束了安達西少年時代的作品。她第二部長篇巨著春天

（一九一四）又顯出她是一個道德家;這是寫家庭幸福和夫妻和諧的,對於人生是樂觀的。她的中篇的結集窮苦命運（一九一二）旋轉鏡的碎片（一九一七）和聽命的處女（一九一八）都與她的長篇取材相同,作風亦極相似。這些書使作者增加了名譽,對於人物的描寫極其細膩刻畫。但安達西所以列於小說家的前線者還在於她有力的三卷本的歷史小說克利斯丁,分題作花環（一九二〇）胡塞墟的女主人（一九二一）和十字架（一九二二）。事情是十四世紀前半的故事;女主人公是大地主賴夫南斯的女兒,從她的兒時一直寫到她在一三五〇死於布拉格（Prague）,主要情節就是她與武士爾南的戀愛,和他們倆困難而又麻煩的婚姻。與司各德的小說一樣,主要的人物全是虛構的。這部書是歷史小說的復興,是中世紀城市和鄉村全部社會的縮影。使我們回想到五百年前人物都與現在的精神上的氛圍氣不同。這部小說的力量是訴於普遍的人間性的。我們不但相信書中的男人和女人,還與他們同感。中世紀的思想與情緒雖與我們現在的不同,但人類的根本關係總還是一樣。雖是中世紀的結構,卻變了日常生活的故事:妻子和母親的悲劇,帶了許多失望和憂傷,快樂極少。從花環中熱情的小姑娘變而為十字架中卑微勞頓的母親,是只有敏銳的了解人類靈魂的人纔寫得出來的。直到現在,克利斯丁都是安達西的巨著,即烏乃夫（一九二五——二七）亦不能超過之。烏乃夫是中世紀陰森的日常生活的故事(請參看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pp. 163—206最近的世界文學 pp. 153—154 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pp. 179—180, 又 p. 186)。

雷爾珊 (Jölsen, 1875—1906) 她的全部作品,除去一卷遺作以外,只有四種中篇小說和一種短篇小說集。她在三十二歲上就死了,正是她的文學能力可以發展的時候。因此,同時代的人都忘了她。的確,她的作品在技巧和文體上都不大行;但她的敏銳的觀察,活潑的想像和她那燃燒的氣質,都是在同時人之上的。她的第一本書薇的母親 (Ve's Mother, 1903) 是寫一個女人求愛而未能滿足,屢次失望,直到她死。以後兩本書麗佳甘 (Rikka Gan) (一九〇四) 和費爾達 (Fernanda Mona) (一九〇五) 也用的是相似的題材。不過更偏於種族情緒方面,所寫為中落家庭的兩代。驕傲的麗佳甘掙扎着要救全家,便犧牲了她的名譽,像惡魔一般的做犯罪的事情,後來她就性情變得兇惡起來;費爾達有了種族觀念,便像復仇的女神一樣,毀滅了她的幸福,在無望的失望中自殺。和拉斯年代記 (The Chronicles of Hollis, 1906) 是寫挪威東部之一縣的。文體更為寫實,且富於幽默。工廠故事 (Factory Stories, 1907) 是寫實和神秘的混合,應用方言,文筆活潑,除去了以前文筆的生硬,這使人更嘆惜她的夭折,未能盡其天才了。

安列爾 (Nini Roll Anker, 1873—) 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女性心理小說較軟弱的性 (The Weaker Sex, 1915) 和歷史小說在縣署中 (In the Magistrate's House, 1925)。

巴白娜斐(Barbra Ring, 1870–) 不但寫娛樂兒童的書，還寫心理小說如在黑暗中 (Für Kulden Kommer, 1915) 之類，還有歷史小說圈(The Circle, 1921)和姊妹(Sisters, 1922)。

八 瑞典

華格娜(Elin Wagner, 1882–) 她同時也是個新聞記者，急進的社會理想家，心地溫暖。她寫現代瑞典商店女子的短篇小說集有 Norrtullsligan （一九〇八）寫報界女子的有執筆者（一九一〇）。但她也能寫農家女兒命運的長篇愛沙懋娜(Asa-Hanna, 1918)或是現代維也納的悲劇荒蕪了的葡萄園(The Vineyard Laid Waste, 1920。)

史特士林特德 (Marika Stjernstedt) 善於精細的研究人類的靈魂。做離婚小說甚多，極有希望。

拉綺洛孚 (Selma Lagerlöf, 1858–) 請看瑞典女作家拉綺洛孚（現代世界文壇鳥瞰 pp. 149–161）拉綺洛孚的將軍指環（最近的世界文學 pp. 143–145，遠東版）等篇。

以上所述，極均簡略，限於時日，匆匆寫成，遺漏在所難免，歡迎添補。惟所說到的除瑪麗衛勃和蕭爾瑞外，大都是現在尚存的，所以不曾提到曼殊斐兒和須萊納爾，更不用說是寫婚女問題小說的蕭治桑了。此外荷蘭白露琴 (Cary Van Bruggen)，英國艾爾絲(Susan Ertz)，意大利戴麗黛 (Deledda)，匈牙利莎波(Maria de Szabo)，瑞典薇琳(Astrid Varing) 等亦俱有名，請參看我的編著，不及一一註明出處。又，汪倜然著有現代女文學家（新學會社版）對於諾瑪伊、拉綺洛孚、安達西、戴麗黛、瑪麗衛勃、花爾臻、蓋爾等都有詳細的敍述，此外還敍到格萊高列夫人、曼殊斐兒、巴桑(Bazan, 西班牙)、柯倫泰等，也可以供我們研究閱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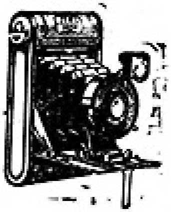
參考:

Deutsch and Yarmolinsky: Russian Poetry (1927)

Marble: A Study of the Modern Novel (1928)

Topsöe-Jensen: Scandinavian Literature (1929)

William A. Drake: Contemporary European Writers (1928)



蔡司伊康照相器

—遊覽必攜良伴—

德國蔡司伊康鏡箱製造精良、馳名已久、現由本館經理、大小鏡箱存備充足、附屬用品一應齊備、另印詳細目錄及價目單、承索即贈、

商務印書館經理

LADY'S FRIEND

她的友



節育

「她的友」外用藥片爲避孕最靈效良藥凡婦女體弱血虧不宜生育者均可用之及鑒於現代生活經濟情形者皆公認之

（全世界著名西醫介紹）

經中央衛生試驗所化驗無毒

每盒一元二角華文說明書函索即寄

石昌洋行

曼殊留影

曼殊、豐台賣花媼張姓女、嫁毛西河檢討、七年病死、病中自知不起、囑作曼殊留影圖、死後西河別撰志傳、廣徵哀輓、清初名流題詠殆徧、張山來采入虞初新志、以是二百餘年來、艷傳人口、眞藝苑劇蹟也、原本今藏東京內野氏、有西河手書銘誌序跋四首、題詞數十家、茲由中華學藝社影印行世、清初名人不易得見之眞蹟、賴此以存、至有文藝價值、

華裝本

棉紙封面

長九吋半 寬五吋

定價四元

商務印書館出版

雷哀·錫耳維埃（小說）

（俄國 V. Brussof 作）

沈餘譯

一

瑪利是書手魯福斯的女兒。五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峨特蠻王土鐵辣攻陷了羅馬城的時候，瑪利還不滿十歲。這位寬宏大量的戰勝者吩咐手下人整夜地吹着軍笳，好讓羅馬市民知到危險，立刻就逃。土鐵辣曉得他的部下的凶暴，而且他並沒想要使這世界古都的居民統統死在峨特兵的刀下。因此，魯福斯和他的妻佛羅綸蒂阿帶着他們的小女兒瑪利逃走了。一大羣的羅馬難民，在夜間逃出城來，都走那條阿匹安大道；倒斃在半路上的，就有幾百。大半的難民中間就有魯福斯和他的妻女，總算一直走到了波微萊；然而多半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許多人不得不在野外露宿。後來，他們就散到四方，去找庇託。有些到了干巴尼阿，卻又被佔據在那里的峨特人捉住了；更有些居然遠至於海濱，而且居然浮海至於西西里。剩下來的呢，或是留在波微萊左近乞食，或是設法逃到薩謨尼安去了。

魯福斯有一個朋友住在科比窪相近。帶了妻女，魯福斯就去投奔這位窮朋友，喚作安多尼，他的生計是在一塊小小的地上養豬。安多尼收容了這逃難的一家，和他們分享他的區區的積蓄。就在這位牧豬人的破茅屋裏，魯福斯聽到了羅馬城遭着的一切災禍。在先，土鐵辣揚言將蕩平這「歷劫不磨的古都，」而以其地爲牧場。但後來這位峨特蠻王動了慈悲心，只燒燬了城裏的幾區，盡搜括了經過阿拉列，極色里，西末爾各蠻王屢次焚劫以後的一切殘餘。五四七年春，土鈒辣離開羅馬城了，但是尚留在城裏的居民也被他統統帶走。足有四十天，這世界的古都是一座空城：不剩一個人，蹤躅在各街道的，只有驚惶的家畜和凶猛的野獸。於是那些羅馬人，有時只幾個，怯生生地回到他們的都城。以後不久，貝利撒留將軍入駐，羅馬城這纔又歸進了東帝國的版城。

魯福斯和他的妻女也回了羅馬，他們找出了他們那座在雷末呂阿的小房子，因爲是不惹眼，竟免於焚掠。幾乎是魯福斯所有的一切破東西都沒有動，這位書手寶貴得什麼似的圖書和一捲一捲的羊皮紙抄本也都是好好的。似乎很可以忘記了他們所經過的一切顛沛苦難，只當作一個噩夢，再繼續他們向來的生活了。但是立刻就明白這樣的一個希望是空的。停戰是遙遙無期。羅馬城還得忍受土鐵辣的第二次

圍攻，城裏的居民又因爲糧盡及缺乏水而死了幾百。後來峨特人到底解圍去了。接着，貝利撒留將軍也離去羅馬，於是這座城便委諸皮贊廷的貪婪的考償，羅馬人怕他就同怕蠻人一樣。再後，峨特人利用間諜，第二次佔領了羅馬城。可是這一次，土鉄辣不但未曾焚掠，並且還竭力想維持秩序，他打算把頹壞的建築物修理起來。終於，在土鉄辣死後，羅馬城爲那鍋士所佔領。時在五五二年了。

很難說得明白，在這六年的兵亂中間，魯縕斯是怎樣地拖着過活的。當那攻，圍，守，戰的時候，不會有人來請教書手。從沒有人來到魯縕斯那裏定寫一份古代詩人的或是教會裏先哲的著作。城裏的當權者呢，有沒有一個是像樣的官府，所以覺也用不到各式各樣的呈文訴狀。居民很少，銀錢非常缺乏，食物的缺乏更甚。魯縕斯不得不掠偶然碰到的任何工作來糊口，他給峨特人作工，他也伺候皮贊廷人，當修補城牆招工的時候，他不恤爲石匠，他又常給軍隊裏做挑夫運送行李。然而他這一家猶尚不免於常常餓肚子，不但是幾天，而且是整個星期。酒是簡直不用想起；惟一的飲料是洿池裏的或是台伯河裏的污水，因爲水道已經被峨特人所破壞。只有想到是個個人無例外地都在遭難，方能忍受下這樣的惡境遇。元老和貴族的後裔，富人和世家的子孫，也是和乞丐似的在街上討飯呢。路絲帝西阿嫣，堂堂賽麥休司的女兒而且是波伊悉阿斯（大哲學家——譯者）的未亡人，也在伸手求布施呢。

那就不足爲奇，在這幾年內，小瑪利是完全聽憑她自己在那裏混。

當她幼時，她的父親教過她希臘和拉丁。但在他們旣回羅馬以後，父親再沒有工夫來顧到她的教育了。整天整天的隨她自己想到要怎樣過就怎麼過了去。她的母親也不需要她幫辦家務，爲的簡直是已經沒有家務。因爲要消磨時間，瑪利常讀那些尚保留在家裏的大概永遠不會有買主的書。但是不在家的時候更多，那時她像一匹小小的野獸，徘徊踯躅於那些荒涼的街道，公會場，和十字路口，——這對於現在少了起來的居民眞是太空廓。寥寥可數的幾個過路人立刻看慣了這個破衣服的老鼠一樣到處亂跑的黑眼睛女孩子，誰也不對她注意。好像羅馬城就是瑪利自己的大住宅。她比那些曾經著書描寫這古都勝跡的任何著作家都要曉得的多些。每天每天，她在周遊這座曾經住過百萬人的城市的大面積，她懂得這城裏的那幾處可憎，那幾處可愛。常是直到天色很晚，她這纔回到毫無樂趣的父親的簷下，常是沒有晚飯吃就上了牀，在整天的奔波以後。

當周遊城裏的時候，瑪利常到台伯河兩岸最遠的區域，那邊有的是空無人居的半燒燬的房屋，而且在那邊，* 她懷念着羅馬的已往的偉大。她考察十字路口的幾個尚完好的石像，——鬬牛廣場中巨大的牛，「神聖大路」的大象，康密蕣，馬卡斯・奧理略，以及別的古代名人的全身像，大圓柱，方體尖頭的大石碑和浮雕，努力要記起她曾經讀過的關於這一切的傳說，而如果她的知識不夠，她就將她讀過的任何故事給牠補上。她走進那些曾經豪富一時的人們的廢宮，從房間的裝飾，讓

木細工的地板，彩色大理石的牆壁，華美的桌椅，以及偶或尚存留着的精巧的獨塞，——從這種種可憐的賸餘，她讚歎舊日的豪華。她懷着同樣的心情去看那已經頹圮的浴場，這在城裏像是又一個城，早已完全廢棄了，爲的沒有水來供給那裏面的無饜足的水管；有幾處也還可以看見宏大壯麗的大理石浴池，鑲木細工的地板，浴椅，珍貴的彎花白雲石和彩色雲石的浴室，而且有幾處也還可以看見半燬壞的石像那是倖免被哦特人及皮贊廷人拿去用作擲石機的石彈，以射擊他們的敵人。在這邃房複室的閴寂中，瑪利彷彿聽得了成千成萬的豪富優閒的人們的回聲，從前他們總是天天在這裏會朋友，討論文學或哲學，而且在赴大宴會前把香油塗抹他們的豐腴光滑的身體。在「大圍場」——現在到處長滿了蘆荻和封草，像是荒谷，——瑪利想到那些勝利的騎師們有成千的觀衆的眼光向他們注射，有鼓掌聲如雷，震聾了他們好運氣的勝利者的耳朶。這樣的盛典，她簡直還親眼見過，因爲最後一次的競技大會（唉」過去豪華的可憐的影子）就在她這時代當士鉄辣第二次佔領羅馬的時候由士鉄辣舉行了的。有時瑪利只在台伯河沿岸走走，在頹垣下揀個舒服地位坐着，凝視河裏的黃水，被詩人和藝術家捧得非常出名的黃水，而且在這荒涼的寂靜中，她就沉思冥想，沉思冥想，深深地深深地進了夢幻。

她習慣了生活在夢幻裏。這半破壞半荒廢的城區，很慷慨地餵養她的想像。凡是她從長蠹方面聽來的，凡是她從父親的藏書裏亂七八糟閱讀來的，在她腦子裏混成了這偉大古都的奇誕的雜亂一團的可是具有無窮吸引力的代體。她信爲從前的羅馬當眞是一切美的中心，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城，一切都是醉心銷魂的，一切生活是不斷的宴會。世紀和時代，在她的可憐的小腦子裏顛倒錯亂了，在她看來，奧勒斯提時代似乎並不遠於圖拉眞的統治，而聰明的奴馬·傍披利的朝代是和邪多瓦一樣的近。在她看來，所謂古代就是哦特人未來以前；更遠可是更快樂的時代乃即更古的偉大的狄奧多理的治世；新時代開始於她出生之時，在羅馬城的第一次被圍，在貝利撒留的時候。在她看來，古代一切都是神奇的，美的，不可思議的；古代一切都是可愛的，幸福的，現代一切都是悲慘的，醜惡的。而且她頗欲置現實的慘酷於不顧，只生活在她的夢幻裏，在她所愛的古代，和她所心折的古代英雄，中間就有酒神巴卡斯，創建羅馬城的第二位英雄卡密拉斯，上躋諸天列宿中的凱撒，人間最聰明的戴克里先，以及一切偉人中最不幸的綸繆拉斯·奧加斯條拉。凡此諸古代英雄，還有許多僅僅偶然聽得過名字的古人，都成爲瑪利的半稚氣夢想中的神奇空幻的愛人。

在她的夢想中，瑪利漸漸地創造出她自己的羅馬史，一點不像前此那位雄辯的利維雅所述的羅馬史，也不同於後來的許多歷史家和編年史家的說詞。當她瞻仰一個尚無多大殘損的石像，讀像座上的半就湮滅的銘誌的時候，瑪利常以己意解釋一切，而且處處給她的無約束的想像找得了確證。對她自己說，如此這般的一個石像乃是代表了

年青的奧古斯都，於是再沒有方法使她相信這個石像原來只是生存於五十年前的半蠻族的某人的惡劣的異容，是強迫着什麼無知識的造墳匠用一塊劣等的大理石雕刻了，它襲永垂不朽。或者當她看一件描寫奧特賽的某場面的浮雕的時候，她就從這上頭創造出一個很長的故事，而她的心愛的英雄，——馬茲，布魯特斯，或是那位皇帝和娜留，便成為他這故事中的人物，並且她會立刻自信她曾經在父親的一本書裏讀到過這故事。她這麼一個又一個地創造着傳說，創造着神話，並且生活在她所自造的傳說神話世界中，看得比書籍中的傳說神話世界更真實些，比她周圍的可憐的世界加倍的更真實。

當她既已夢想得淋漓盡致，而且當她既已走得疲倦又肚子餓的時候，瑪利那就回家去。到了家時，她的母親，因為處境不如意而脾氣變壞了的母親，大概總是滿臉陰沉，粗暴地把一片麵包，一點點乳酪或是一個蒜頭，——如果恰巧廚房裏有，往瑪利的面前一推，有時還附帶幾句詈罵，算是這簽澀的夜飯的找頭。瑪利呢，像籠裏的鳥兒似的孤獨無侶，總是吃完了給她的東西就趕快跑進她的小小的臥室，在她的硬牀上再冥想，以至於入睡，於是又在睡眠中夢見了有福的光怪陸離的古代的人生。特別快樂的日子是碰巧她的父親回家來時不曾生氣，那麼他間或要和瑪利說笑。他們的談話很快地就轉到了他們兩個都寶貴得什麼似的古時。瑪利總是問父親以從前的羅馬，於是屏息靜聽，而這位老書手呢，開了他的話匣子，就開始講到狄奧多西時代的偉大的羅

馬，或是高吟古代詩人味吉爾，奧索尼阿斯，和克羅狄亞那的詩句。於是瑪利的可憐的小腦袋裏的雜亂的一團便加深了一層的雜亂，有時她覺以為她的真實生活只是一個夢，以為她實在是生當英尼阿·奧古斯都或是格累細亞那的幸福的時代。

二

自從那錫士佔領了羅馬以後，這城裏的生活多少有點回復原狀了。那錫士自己住在帕拉泰因，皇宮的若干房屋也為了他而加以修理，到晚上，這些房屋都燦亮着燈火。皮贊廷人是帶了錢來的，羅馬的商業開始復活了。幾條大街是比較的還算安寧，曾經被搶掠一空的干巴尼安的幾窮了的居民也帶了食用品到羅馬來出賣。這裏那裏，也有酒店再開張了。甚至還需要着奢侈品，這個，大部分是賣給那些輕浮的女人，她們像一大羣烏鴉似的跟住了那位偉大的閹將軍的雜種人編成的軍隊。僧侶們在各街道來來往往的走，從這班人的身上也多少可以賺幾文。現在聚集在羅馬的三四萬人，連軍隊也在內，就使得這個城——特別是中心各區，頗有人煙稠密之象，甚至可以說是很熱鬧了。

終於也有些真正的工作給魯福斯做了。那錫士以及其後繼者的皮贊廷的將軍都收受各種各樣的呈文和訴狀，所以繕寫這些公文的書手也就需要了。把峨特族各蠻王的號令分別加以採取或捨棄的查士丁尼的法令，於是居然冒名為法律而亦實行欺詐。有時候魯福斯還得繕寫一些恭呈皮贊廷神聖皇帝陛下的奏章，這一類工作的潤筆也

就比較的好些。而且更重要的工作也來他這里訂約了。一座新寺院要寫一份新禱書的目錄。一個怪誕的人訂寫一部大詩人賞底略的詩集。魯福斯的家裏又頗有小康氣象。一家人每天都可以好好地吃一頓正餐，而且再不用擔心着明天了。

如果魯福斯，——幾年來的窮困使他老了許多，不喝上了酒，那麼他的家庭裏就樣樣都好。他常常把他的進款統統送給這家或是那家的酒店裏。這對於佛羅綸蒂阿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她用盡方法和丈夫這不幸的壞脾氣搏戰，她想把丈夫所得的錢統統拿過來，但是魯福斯下流到無論甚麼詭計都做的出，他時常總有法子弄酒來喝。瑪利呢，相反，恰正喜歡父親喝酒醉了的那些日子。那時候，他回家來是高高興興的，不像佛羅綸蒂阿的眼淚和咒罵，他總是熱巴巴地喚瑪利來，如果她在家，於是他又無窮無盡地對她講道「萬劫不磨之城」的過去的偉大，而且對她高吟古時那些詩人的詩篇或是他自己的作品。這半瘋顛的女兒和她的酒狂的父親似乎互相了解，他們常常談到夜深，那時忿怒的佛羅綸蒂阿早已獨自去睡了。

瑪利她自己也沒改變她的生活方式。儘管父親不醉的時候要逼她幫助抄寫。儘管母親怒她不幫忙分擔家裏的勞作。瑪利的脾氣不改。當她被逼住了的時候，她勉強地很潦草地抄寫了幾行字或是剩了幾梗穗，但是等到一有機會她就逃出家來，依然整天徘徊於城裏的她所心愛的角落裏了。回來時她挨罵；但是她靜聽着一切的詈罵，總沒回答。罵，在她算得什麼呢，如果在她的懷愽中還是耀炫着那些華嚴的幻境，——當她躲在卡剌克羅浴室的一只彩色雲石水盆邊或是祕密地躺在老台伯河岸厚草上的時候深深地安慰了她的心神的。為的不讓這些幻境被奪，她願意忍受鞭打和任何的責罵。在這些幻境中，有她的全生活哪。

五五四年秋，瑪利看見了在羅馬城街道上的那錫士的凱旋式——這是曾經舉行於這「萬劫不磨之城」的所有凱旋式中最後的一個。這位閹將軍的雜種人的軍隊，——中間有希臘人，匈人，赫留來人，吉披提人，波斯人，——很不調和的一大羣，帶着他們從峨特人那裏奪來的無數戰利品，沿着「神聖大路」走過。兵士們用很不相同的方言唱快樂的歌，又混雜着粗野的震耳欲聾的叫喊。那將軍呢，戴了桂冠，坐着白馬拖的戰車。在羅馬城門邊，他接住了幾位穿着白 toga（羅馬人所穿之長外衣——譯者）表示出來是元老的人們的迎迓。那錫士沿了崇高的階石間滿長着野草的大街，穿過半破壞的羅馬城，直向朱匹忒神堂。在那邊，他獻他的桂冠於查士丁尼像前，這是隨時從什麼地方弄來應這一回的需用的。於是他步行再穿過城回到聖彼得的 Basilica（會議廳）會見了等候在那裏的穿着大典用的法衣的教皇和教士。羅馬的居民擠在街頭看熱鬧，別無特殊的興奮，雖然這大典的主要角色是用盡了力量在那裏把這典禮弄得莊嚴熱烈。在羅馬人看來，皮貴廷人的凱旋式總有點不順眼，彷彿就是他們祖國的敵人的凱旋式。

而在瑪利呢，這凱旋式也是不生若何印象的。她冷眼看着兵士們軍服上的混雜的色彩，看着那個闊將軍——一個細小的沒有鬍鬚的眼光詭譎多詐的老頭兒——的凱旋禮服，看着教士們的法衣。兵士們的歌聲和雄糾糾的呼喊反而使她害怕。在她看來，這是全然不合於她在孤獨的憧憬中所幻想得那麼慣的凱旋式——奧古斯都·惠思能西安·發楞廷尼安的凱旋式！這裏，在她看來什麼都是不順眼，都是醜的；那里，卻是一切都堂皇而美麗！於是不等到凱旋式完畢，瑪利跑了，離開聖彼得的會議廳，她到了阿匹安大道，到她所愛的卡剌克羅的頹圯的浴室，在大理石室的死寂中她可以放聲痛哭那不能挽回的過去，而且再在她的夢幻中看見，依然是那樣獨一無二的美麗，那樣的活潑潑。這一天，瑪利回家很晚，而且不願意回答任何人詢問她有否看見那凱旋式。

這時瑪利快有十八歲了。她並不美麗。她是瘦的，她的身體不發長，而且她的大黑眼睛和頰上的肺病象徵的紅暈與其說是引人愛毋寧說是使人怕。她沒有朋友。鄰居的女郎們和她說話，她的回答總是生硬的，單音的，而且匆促地把談話打斷。她們，——這些鄰女，怎麼能夠了解她的祕密的夢幻，她的神聖的憧憬呵？她對她們有什麼可說呢？她幾乎不被人家當作傻子。再者，她從沒到禮拜堂去過。有時在荒僻的街道上，碰到有喝醉了酒的過路人走近她，而且想要拉她的臂膊，想要擁抱她。那時，瑪利就像一頭野貓似的發作起來，她抓，她咬，她用拳打，於是人家也就不再去擾擾她。然而有一個青年人，鄰居的銅匠的兒子，卻當真看中了她。當她的母親對她講起那青年人的時候，瑪利的驚怖一點也不是假裝的。當她的母親生了氣，堅持起來，而且說現今無論到那裏不會找到比這更好的丈夫，瑪利就哭的那樣悲痛，以至於佛羅綸蒂阿只好不再絮聒，心裏斷定她的女兒要不是年紀還太小不懂人事便是當真有點神經病了。因此瑪利依然能夠自由自在又過下去，照自己的喜歡在消磨她的無盡的空閒的時日。

這麼着，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一月一月的過了去。魯爾斯工作，喝酒。佛羅綸蒂阿護家務和罵人把自己忙透。兩個都以爲自己不幸福，咒詛他們自己的苦命。獨有瑪利在她的幻想的世界裏是快樂的。對於周圍的可恨的現實，她越來越不加以措意了。她是一步一步地深入了她的憧憬國。她早已和自己想像中創造出來的幻形對話，就如和活人對話一樣了。常常她回家時帶着滿心的自信，以爲今天她曾經遇到了女神味斯塔或是陳拉遜迭克推，托。她又回憶着自己幻想出來的一切事物，好像是當眞實有其事似的。晚上和父親談話時，她就把自己的回憶告訴他，而老魯爾斯也從來不覺得奇怪。她的每一個故事都被他認爲詩料——他總是補足了或發揮了他女兒的瘋顛的幻想，那時，渴睡地聽著他們倆的奇怪的談話的佛羅綸蒂阿則有時怒啐，罵了一句，有時舉手畫十字，喃喃地對聖母祈禱。

三

那錫士凱旋式過後的春季，瑪利有一天信步走到了闊拉真浴場的頹垣旁邊，看見地上有一處——那顯然是厄斯咨來因山隆起的所在，露出個奇怪的窟窿，像是通到什麼地方去的進口。這地段是荒涼的；左近四周只有坍壞的沒有人住的房子；階石都已破碎，上山的峻坂長滿了高高的罌粟。費了些手脚以後，瑪利居然進了那洞口。洞裏是一條黑而窄的隧道。毫不遲疑，她就爬進去。她不得不在完全黑暗而且窒息中爬了一段長路。在隧道的盡頭是突然的陷落。當瑪利的眼睛漸漸習慣於黑暗的時候，借着她所從進來的那個洞口透入的微光，她能夠辨出在她面前的是什麼不知名的王宮的一個大殿。略一反省以後，她估量到沒有火是不能看在這殿的了。她小心地回出來，而且這一天裏整天跑來跑去考量着這件事。羅馬好像是她個人的產業，而這城裏還有她所不知道的東西，那是她所萬萬不能答應。

第二天，弄到了一個家裏自製的火把，瑪利再到那地方去。顧冒了些危險，她逼纔下去進了她所發見的殿，而且在殿裏燃起了火把，一間威嚴堂皇的大殿呈現在她眼前了。牆的下半部分是大理石的，上半是油彩的罕有的圖畫。壁龕裏站着青銅像，是異常名貴的作品，因為看來和活人一樣。塵土和廢物遮蓋了地板，但還可以辨得出這地板是鑲木細工的。讚美了這新景象以後，瑪利鼓勇更往前進。進一道龐大的門，她穿過了全部的迷人的複道迴廊，來到又一座新殿，比先前那一座更加莊嚴華麗了。再前去是一長排的小房間，都裝飾着黃金和大理石，牆上都是油彩的圖畫和雕像；各處還遺留着貴重的傢具以及各種精製的家常用品。蜘蛛，蜥蜴，雪白的木蝨，到處亂爬；蝙蝠往來地飛舞；但是瑪利被無變的珍寶所魅惑了，沒有看見這些蟲豸。在她面前的，是古代羅馬的人生，是真實的活的，到了盡善盡美之境的，終於被她發現了。

在這發見的第一天，她在那裏欣賞了多少時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暈去了，也許是為的她興奮過度，但也許是因為那裏的空氣太沉濁。當她再有了知覺時，她是躺在那潮濕冰冷的石地上，她的火把已經熄滅，已經燒完了。完全在黑暗中，她摸索着找出路。她躑躅久之，許多鐘頭，可是那無數的迴廊曲室只把她弄得更糊塗。在她的迷惘的意識中，卻有一閃的感念，以為她是命中注定要死在這不知名的宮中，而這宮卻又是深埋在地下。這樣的感念並沒使得瑪利害怕；相反的，她覺得能在這裏了結殘生，在一切古代人生的輝煌的殘遺中，在這大理石宮廷，在什麼美麗的彫像下，乃是既優美而且不勝大願的事。她只愁一件——就是黑暗包圍了她，因而她命定的還是不能看見她死去時候的周圍的華麗莊皇：突然一道光照在她面前了。抖擻起精神來，她向這道光走去。這是月光，從一個洞口射進來，很像她所從來的那麼一個洞。但是這洞卻在完全不相同的一個宮裏。用了大努力，攀着踏着宮牆上的凸出處，瑪利再到了露天。那時全城早已睡去，月亮高高地把飽滿的清光罩在一些半圮頹的建築物的頂上。為的免得引起注意，瑪利總是挨着牆走，到家時疲倦得快要死了。她的父親不在家，那夜他是整夜沒有

回來，她的母親僅僅怒罵了不多幾句。

此後瑪利每天去拜訪她所發見的地下宮。她漸漸地熟悉了那裏一切的迴廊複室殿堂，因而卽在絕對黑暗中她也能够走來走去而不至於再迷路了。然而她總還是帶着一盞燈或是樹脂作的火把，爲的可以充分地欣賞那裏的華貴的裝飾。一切都被她研究得明明白白，記得爛熟了。她知道有些房裏的裝飾和油漆全是乳白色，另一些房則全是黃色，更有幾間房裏的全綠色則使她聯想到野外的新綠，還有幾間房是在全白之中加着黑檀的鑲飾；她又看過了所有的壁畫，有些是神或英雄的故事畫，有些是古代的大戰，更有些是偉人的畫像，別的一些是描寫着芬（羅馬神話中之林野畜牧神人身羊頭羊尾，——譯者）和克必特（羅馬神話之愛神，持弓矢，生雙翅之小兒，——譯者）的可笑的冒險；她又熟悉宮裏所有的一切雕像，青銅的和大理石的，還有壁龕中的小小的半身像，以及那座異常龐大的全身像的莊嚴華貴的雕刻，那是表現着三個人，一個大人和兩個孩子，被巨蛇所蟠箍，在那裏拚命地想要掙脫這惡魔的擁抱。

但在這地下宮的一切華飾中，瑪利特別喜歡一件浮雕。這表現着一位年青的女郎，瘦弱而儀態萬方，在石洞一樣的窟窿裏沉酣地睡着；近她身邊是一個好像穿着鎧甲的少年，美麗無雙的一張高貴的面孔；在他們頭上，似乎是雲端裏了，則有一隻樹枝編成的籃，載兩嬰孩，傑浮於河水上。在瑪利看來，那青年女子的相貌頗和自己彷彿。瑪利認爲這位沈睡的瘦弱的公主就是自己，常常整半天的看不厭地讚歎她，並且想像自己已經成爲這浮雕上的她。有時候，瑪利簡直自信爲某某古代的藝術家曾經神妙地預知將來某時有一位喚作瑪利的女郎將見於世上，而且憑着神妙的預知又把她的狀貌作爲這神祕的迷宮裏的浮雕，在地下總已有數百年之久，然而好好的絕無損傷。浮雕上其他的人像竟一直被瑪利所忽略。

但是有一天晚上，瑪利碰巧又和父親有一次譚話，那時父親喝了酒回來，很是高興着。只有他們倆，因爲佛羅綸蒂阿照例的不願聽他們的瘋話，已經先去睡了。瑪利對父親說起她所發見的地下宮以及宮中的一切珍寶。老魯爾斯仍是像從前聽他女兒架造一切幻想那樣地靜聽這地下宮的故事。從前，瑪利時常告訴他說某日她在街上遇見了君士坦丁大帝，說是大帝優禮異常地和她譚了話，那時魯爾斯從不以爲怪誕，反而就開始講起君士坦丁來了。現在，瑪利對他說起地下宮的珍寶，這位老書手也就立刻講這地下宮。「不錯，不錯，小女兒呀，」他說，「在帕拉泰因和厄斯啓來因之間的確是在那裏啲。這是那洛皇帝的金宮，所有羅馬一切宮中最美麗的一座。那洛皇帝因爲地面不够用，他放火燒了羅馬呢。羅馬火燒了，這位皇帝卻高唱着火燒托洛埃的詩。後來在這火燒空了的地段，他建築了他的金宮。不錯，不錯，是在帕拉泰因和厄斯啓來因之間的；你說的不錯。嫉裏沒有比這再華麗的了。但在那洛皇帝死後，別的皇帝因爲嫉妬，就毀平了這座金宮，而且在那地址上堆積

了泥土；金宮就沒有了。後來人們又在這塊地上建造了房屋和浴場。可是金宮實在是一切宮中最美麗的一座。」

於是更加膽大些了，瑪利告訴父親關於她的心愛的浮雕。老審手的僑不以為怪。他立刻對他的女兒解釋那位藝術家所要表現的是什麼。——

「那是，我的女兒呀，那是雷哀·錫耳維埃哟，供奉竈神的貞女，紐密托王的女兒。但是一個青年——這就是戰神馬茲，愛上了這位女郎，在那神聖的洞裏找到了她。一對孿生子是他們生的，綸繆拉斯和利瑪。後來雷哀·錫耳維埃被投於台伯河，她的一對孿生子被狼帶去哺乳，他們長大後就成為建立羅馬城的始祖。是呀，就是這麼一回事，我的女兒呀。」

老晉福斯對他女兒詳詳細細地講着那位破了貞的供奉竈神的貞女伊利亞，或稱雷哀·錫耳維埃的動人的故事，而且他立刻背誦着古詩人那梭的變形記裏的幾行詩：

Proximus Ausonias ininsti miles Amuli Roxit opes.

但是瑪利並沒在聽着父親吟詩，她輕輕地反覆對自己說：

「這是——雷哀·錫耳維埃哟！雷哀·錫耳維埃哟！」

(未完)(旬)

勃留梭夫評傳

沈餘

一

勃留梭夫(Valery Yakovlevich Bryusov)生於一八七三年，商人的兒子。幼時受過「好」教育。

一八九四年，他和密洛波爾斯基(A. L. Mirojolsky)共編刊俄羅斯象徵主義者，所以他的文學生涯的開始就是取了象徵主義的立場的。(到現在，他還是被文學史家歸入象徵主義這一派。)當時俄羅斯文壇正是象徵主義風靡一時的時代，巴爾芒(Balmont)，梭魯古勃(Sologub)，黑比絲(Hippius)等人，都在文壇上得好評，都有大羣的讀者，然而勃留梭夫卻受批評家的訕笑，和讀者的忽略。

直到一九〇六年，俄羅斯舉國正為上年革命的失敗而震駭而興奮而悲觀的時候，勃留梭夫的第一詩集斯坦芬諾司(Stephanoe)出版，使他躋於文壇第一流作家之列。先是在一九〇〇年，勃留梭夫已為當時的象徵主義運動的聯合勢力的出版家的事實上的領袖，在一九〇四年曾編刊過雜誌天平秤，但名義上亦被認為象徵主義的領袖，卻是一九〇六年以後的事。

詩以外，他亦作小說；長篇小說火燄天使作於一九〇八年至九年，託名為德國舊抄本的正確翻譯，實在呢，當然是他作的。書中背景為十六世紀的德國。這部書的完全的名稱是這樣的：「火燄天使，或魔鬼的

確實故事，講到他有時冒充為好天使誘惑了一個天真的童貞女；講到不正當地使用魔術，點金術，占星術，希伯來秘術，以及堅術，講到式利爾主教大人親自主席的對於上述的童貞女的審判；也講到他和騎士的會晤及譚話，和南底鮮姆的阿格里帕的三度的會晤及譚話，還有和浮士德的會晤和譚話；為一目擊者所記述下來的」看這「完全的書名」就也可以想到這小說的性質了。一九一三年，勃留梭夫作第二長篇小說，勝利的神壇，寫到了第四世紀的羅馬，則視火燄天使已覺不逮。

短篇小說方面，有一九〇七年出版之地軸；（中間也有些劇本，）他的幾篇最好的短篇小說大致都收在裏面了。夜與晝稍後，所收亦似視前稍遜了。

在批評方面，他有兩卷的評論文遠與近，都是評論俄羅斯歷代的詩人的。

他又是翻譯外國文的好手，又曾預備作普希金(Pushkin)等人的傳說。一九一五年，阿美尼亞(Armenian)志士的委員會曾請勃留梭夫編一部俄文的阿美尼亞詩選。他為此用一年工夫通習了阿美尼亞文字，又盡讀關於此題之書籍，結果於一九一六年就譯成了很厚的一冊阿美尼亞詩，是所有翻譯的阿美尼亞詩選中間最好的一部。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他曾在蘇聯政府內任職，對當時的未來主義派很表贊助，但在蘇聯文壇上，他已是過去的人了。他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新作品、據說晚年的他的惟一活動是給無產詩人講述詩的技術。他死於一九二四年十月。

二

以象徵主義者人文壇，更以象徵主義者得大名的他，到後來已有若干轉變，加他以始終象徵主義者的稱謂，頗有不洽，應該更確當地列他入近代主義者這一羣了。這是因為他雖然說過：「就每一個人而言，夢的生活是第二現實。這全看他個人的傾向是要挑中了兩現實中的何者，」（借他小說中一位人物的話，）他是把「夢的生活」視為和「真實的現實」屬於「同等」的「現實」的，然而一九〇六年以後的他卻漸漸變成冷酷的觀察者，成為一個「硬化了像石頭似的袖着手的巫術者，」（用一個批評家的話，）他的用古事寫夢幻的詩和小說是把「冷靜的客觀」作了底子的。他不像一般象徵主義者那麼主觀而夢幻。

他又是首先把近代都市生活給與詩的描寫的一人。在他的詩裏，不但有汽車，電車，飛機，並且還可以聽得近代產業中心的脈搏。所以在一種意義上，很可以說他是「傾向於機械的。」機械與詩的連環，在他的作品裏多少也可以找見。不過自然是未臻成熟罷了。

三

詩人的勃留梭夫和小說家的勃留梭夫應該分開來看的。可以說是兩個人。

他的詩的特點：堅實，莊重，異樣的莊重。似乎他的每一句詩各自有

獨立的生命。每一句詩各自有獨立的美麗，洗鍊，和精醇。好像他的每一句詩即使被拆開，被拋散，然而牠們會自己跳起來仍依原來的式子排好了似的。狂亂，風暴，混沌，——一切這些「力的亂舞，」在勃留梭夫的詩裏都變爲冰清的，透明的。他自己說：「我的詩是經過靜寂的蒸溜的一杯魔術的毒藥。」蒸溜這也許是最確當的字。勃留梭夫把人類的靈魂「蒸溜，」從人類的一切情熱，悲哀，瘋狂，總之，所有精神的原質，「蒸溜」出冰清的和透明的。在這一點上，他是完全「獨創」的。

而且他無疑地是一位「蒸溜」的好手。他的詩句一點也沒有使人瞠目不解的「神祕」的氣分。他的詩不難讀，說是「婦孺能解，」也不爲過。

他的小說卻常在風格上摹擬古人。自然他是故意要穿那些「古裝。」而且是故意要穿各種的「古裝。」例如他的長篇小說火餘天使就是戲擬中古的後期「羅曼司。」他的短篇小說如在地下獄，則擬文藝復興期的意大利的 Novella（故事）體，如南極共和國與現在我又覺醒則頗有阿倫坡(Edgar Allan Poe) 的風味。所以有人說，讀勃留梭夫的小說都好像是讀翻譯的作品。每篇的風格是不同的，而且都使你起了「曾在什麼古書裏見過」的感想。

在詩這上頭，勃留梭夫的作品即使拆散了混雜在別人的作品裏也能夠被辨認出來。是這樣的具有獨特的作風。但是在小說這上頭，同是勃留梭夫的作品卻又很容易被誤認爲幾個別人的作品。是這樣的沒有一定的作風而且是摹擬着別人的或一時代的作風。

詩人和小說家的勃留梭夫就是這麼一個怪人。

四

可是在內容上，勃留梭夫的詩和小說到底有一貫的精神。他的題材是包含着未來，現在，過去，這三時期，混和了眞與幻這兩境界的。而在這時間的三段，眞幻這兩境以上，又籠罩着勃留梭夫所獨有的冷酷和淡然。他是客觀的。不爲書中人滴一點眼淚，也不陪着讀者滴一點眼淚。

在地軸再板的序文裏，他有這麼幾句：「這些小說，意在用各種方法指出眞實的世界和想像的世界之間，夢的世界和醒的世界之間，生活與幻想之間，沒有確定的界線；我們通常所謂『想像的』也許竟是世界上最大的『眞實，』而人若謂之曰『眞實』者，或竟是可怕的虛幻。」

然而不是懷疑主義者的勃留梭夫並不以爲沒有「眞」和「幻」這兩境界，也未嘗抱着「眞即是幻，幻亦是眞」那樣的見解。他只是說明：眞者可以因個人主觀上精神的變態（這變態也許會被一部分人稱之爲正態）而成爲幻，反之，幻亦可作如是觀。所以他更借他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說：「就每一個人而言，夢的生活是第二現實。這全看他個人的傾向是要挑中了兩現實中的何者。」他並沒讚美夢幻，他只說夢幻而成爲某個人的「眞實」時，也就的確不是夢幻，——雖然只是從該個人的主觀上說。因而夢幻的幸福也許就是他的眞實的幸福。這個

意思，在短篇小說雷宸・錫耳維埃中就顯明地解釋着。

但是眞和幻之所以成爲對立，與時間的過去，現在，未來這三段是很有關係的。站在「現在」的立場上，常人對於許多「過去」的「眞實」稱之曰「影，」對於許多「未來」的「眞實」則稱之曰「幻。」假定時間的三世混在一起的時候，則向所謂眞與幻的對象大概要大大的修正罷。勃留梭夫未嘗否認時間的三世，但在雷宸・錫耳維埃裏，他將「過去」和「現在」滲雜在一時，而在南極共和國裏他又顯示了「未來」的「幻」成爲「眞實」的時候又難免有怎樣的困難。（自然這篇小說還暗示着別的意義，下面再講。）

在鏡子這篇裏，一個「顧影自憐」的婦人覺顧影而「不」自憐，以爲鏡中人不是她的「眞實」的面影，且以爲「鏡中人」是第二人，是又一人，因而她的眞實的我和她的鏡中的我起了猜忌，起了「鬭爭。」當眞像這樣的婦人是沒有的，但在「社會批評」這面大鏡子前，恐怕就有不少人和這婦人相同：自己所見的「我」和「社會批評」所反映出來的「我」不能一致。照鏡子的婦人何嘗不想到自己畢竟是「眞」而鏡中人畢竟是「幻，」然而「幻」的壓倒的勢力又使她自疑不復有所謂「眞我，」結果是她自己走進了鏡中，而「鏡中人」出來僭有了她的在「眞實」世界中的地位。這篇小說是荒誕的，然而作爲眞和幻的研究看，這是顯示了又一義。

五

雷宸・錫耳維埃是一篇第六世紀的故事。但和勃留梭夫其他的小說一樣，他所用的「古事」只是一套工具，用以說明他所要顯示的意義而已。在這篇小說裏，「過去」的夢，因有瑪利的確信和「生活在夢裏，」而成爲「眞實。」不能同時生活在「過去」與「現在」這兩世，瑪利則以「過去」——她的幻想，爲眞實的生活。久已消滅的那洛皇帝的金宮今在瑪利的幻想復存在，而又在這虛無的金宮中再「實現」她的最大的幻想生活。因此，自投於台伯河的她在她自己主觀上還是最快樂的人。列子，周穆王篇有一節彷彿的故事：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

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

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尹氏聞其友言，寬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列子這節故事，可以分做兩段看；老役夫以「幻」爲樂，尹氏卻以

「幻」爲苦。但是老役夫並不像瑪利那樣生活在「幻」中，只以爲「晝夜各分」而已。所以列子這一故事和雷哀・錫耳維埃對於眞幻的看法就根本不在同一立場。

再者，雷哀・錫耳維埃又暗示着這樣的意義：戀愛不能不有一個超乎戀愛本身以上的目標——理想，憧憬，或信仰。瑪利之所以始終自覺得幸福，始終都勇敢，就因爲她有她的牢不可破的憧憬。

六

南極共和國是未來的幻想。勃留梭夫一跳跳到未來的數世紀後，設想有一個數百萬產業工人的工業國家在南極地方。然而這工業國雖則仗了科學的能力可以在南極存在，卻是和此外世界的「現實」不能不隔離。這共和國的首都名爲星城；實際卻是看不見星，因爲城上罩着保溫的厚玻璃殼；城裏的溫度始終一樣，因爲是用了電。市政府在城中央適當樞紐，因而你只能向北走，兩旁有十三層樓的高建築的六條大街像經線的子午線地向外伸，而橫路則似緯線的向內半圓。但是科學雖然能夠解決一切困難，卻不能醫好一種「矛盾」病。星城中忽然發生了一種怪病，使得理想與眞實動機與行爲發生了大混亂，似乎是經緯線的交錯點的太接近影響到了人的靈魂。於是這工業國的首都在短時間內變成了極可怖的地方，文明完全燬滅了。

曾有人說，神經衰弱的人不能看安特列夫的劇本，爲的恐怕他驚悸傷生。對於勃留梭夫這篇南極共和國，也應該有這樣的戒心。

科學儘管進步，產業儘管發達，然而如果這「工業國家」本身上的矛盾沒有醫好，則由「矛盾」而來的大爆發終不能免，結果要付巨大的代價。這樣的意義也是在南極共和國這篇小說裏有了多少的暗示。

七

勃留梭夫在自傳中曾經自承九十年代他所作的初期作品——頹廢詩，是不足重輕。一九〇八年以後，他是一位冷眼鐵腕的客觀的作家了。雖然還穿着古代的神秘的外衣。最後他曾經熱心於機械和詩的「結婚」。

他這樣的以象徵主義的頹廢詩人出現，而又經過了這樣的轉變，（雖然結果是未成熟，不成品，）是不足爲奇的。而且不但他個人，那時的文壇也經驗了這同樣的變遷。不過勃留梭夫只能止於一個觀察者，——一個「硬化了像石頭似的袖着手的巫術者」。他的那些以眞和幻及時間三世爲題材的作品雖然値得我們玩味，卻引不起我們感動。

他既不以「過去」爲永滅，亦不以「未來」爲足以興奮，他更不執着「現在」；所以他只是半懸在空中而已。

國立中央大學叢書

最近續出一種

中國交易所論

硬布面四開本一册　定價三元五角

楊蔭溥著　書為國立中央大學楊蔭溥教授四五年來於大學講授交易所論時，搜羅整理之結晶。首於交易所之重要理論：如交易所之意義、沿革、性質、利弊等，列舉無遺。次於本國交易所之概況：如交易所之組織、監督、委託手續、買賣方法、以及計算、會計等，詳為列論。最後於吾國證券、標金、紗花、麵粉、雜糧等交易實況，更分別加以極真切之分析。其章節之清晰、標題之醒目，文字之條暢，舉例之切實：舉足以助讀者之領會，而增讀者之興趣。書後更附有附錄十八則，舉凡吾國新舊各種交易所法規，以及現存各交易所之規章，靡不完全列入，尤為難於搜集之參考材料。

商務印書館出版

同上叢書

上海金融組織概要　楊蔭溥著　一册　定價三元

中國國際貿易概論　武堉幹著　一册　定價四元

托達人的婚制

——根據 "The Todas", by W. H. R. Rivers——

黃石

除西藏之外，世界第二個著名行一妻多夫制的種族就數到托達種族 (Todas)。這一種弱小的半開化種族，居於南印度尼爾其里山 (Nilgiri Hills) 的高原對外幾乎是孤立的，今所存者全族總數不夠一千人，都散處於無數細小的鄉落間，雖然不至於如老子所說「隣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是除掉與同居於這個高原的可達人 (Kotas)，巴加達人 (Bagadas) 有點往來之外，卻始終保存種族上固有的遺傳，絕少受異族的感染，可以說這個小族是完全屹然孤立的。但正因爲這個緣故更特別吸引人類學者的注意，世界最著名的人類學者李維斯 (W. H. R. Rivers) 因爲這個極弱小的種族很能保守其獨特的族性的風俗，故此親身走到那裏住了多時，考察他們的實際狀況。這一族人的文化，至今仍滯留於半開化半野蠻的階級，社會進化論者常拿它來做文化發展的某一階段的代表。

托達人的婚姻制度是有名的一妻多夫制，他們這種由古遠時代一直遺留下來的制度，有很完密的組織，很明瞭的定規。假如一個女子嫁給一個男子，不用說同時就成了他的兄弟的妻室，質言之，她不是嫁給一個人，卻是嫁給一班兄弟。反過來說，一個男子娶了一個女子回來，他的兄弟固然同時做了女子的丈夫，並且，就是後來出生的弟弟也一樣的享有他的哥哥的權利。此種婚制，卽社會學者之所謂一妻多夫制或一妻多夫婚制 (polyandry or polyandrous marriage)。按 poly 是多，andr 是男或夫之義，故簡譯爲「多夫制」

他們現行的多夫制，以最大多數而論，是幾個親兄弟同娶一女。但是也有不是同胞兄弟而是同宗兄弟——卽同屬於一宗族 (clan)，並且同一世系的兄弟。這樣的事也不是沒有，不過不多就是了。還有一個極稀奇的事件，就是一個女子同時做不同宗族的幾個男子的妻，這些男子同是一母所生而父親則爲不同宗族的人。不過這樣的事件，在家譜的記錄上，只見過一次而已。曾經有過一次，三個不同族的未婚少年，要同娶一女爲公妻，結果遭人反對，不能實現。可見托達的多妻制，照現今的常規只行於同胞兄弟間。有人說，托達的婚制，從前曾經有過一個時候，並不嚴格限於「同胞兄弟」間，這說法是可能成立的，並且實際上也不乏其例。不過這樣的結合往往發生爭執，亦惟有行於非同胞的

兄弟間，才會發生爭執；照現行的常規，是不會有爭執的。可見不論在過去或現在，多妻制只能行於親兄弟間。

多妻婚制的家庭生活如何安排，視乎丈夫們是不是親兄弟而定。假如是親兄弟，那似乎絕沒有困難，也絕不會發生「爭風」之類的爭執。兄弟們很和氣地住在一塊兒，據說，如果有人以爲在這樣的家庭裏，會有爭執，妒忌，「吃醋」之類的事情發生，托達人都視爲這是很可笑的想法。他們覺得絕對沒有這麼一回事。當婦人懷了孕的時候，長兄代表衆兄弟行「授弓矢禮，」㊀但其餘衆兄弟都一律被看作孩子的父親。假如兄弟之中有一個離開衆人，另立門戶，那麼，他就會得喪失了父親的權利了。

假如你問一個托達人他的父親叫什麼名字，縱然他是多夫婚姻的產兒，他只也舉出一個男子的名來作答。爲什麼他常常單舉一個父親的名呢？這似乎完全隨他高興，沒有什麼理由。幾位父親之中，往往有一位對子女特別得勢，或者特別有好感，所以兒子自認爲這公妻團體中較重要的人物的兒子，看來是很自然的事情。還有，假如諸父之中只有一位仍然活着，其餘都死掉了，那麼他也自然舉還活着的父親的名字去答人的問。

對外稱呼是如此，然則追溯家譜世系，又怎麼辦呢？據他們的家譜看來，大多數只以某一個人爲祖先，由此記錄家譜。但究其實，這位祖先只是衆兄弟之一，所以只紀念他一個，理由仍不外剛才所說他是這團體中一個重要分子，或者是最後才死的。平時對人說慣了這人的名字，在家譜上也就照樣來辦了。要不然，把幾個祖先的名字都列在家譜上，不但統系弄得不清楚，並且多麼麻煩。爲簡便起見只好單舉一個了。

要是公有一妻的男人不是嫡親兄弟，家庭生活的安排，就複雜麻煩得多了。倘若丈夫們住在一起，如同手足一般，那還沒有什麼大困難。反過來說，假如他們散居於各村落，照通常的例規，是婦人挨次到各丈夫之家和他同居，每一次的時期通常是一個月，如是週而復始。但這個辦法是有彈性的，可以隨便伸縮。

非兄弟間的多夫制，「父職」怎樣定奪，這是托達的社會規制中最有趣的事態。倘使兩個或幾個不是同胞兄弟的男子同娶一妻，到婦人懷孕的時候，就由其中之一個行「授弓矢禮。」執行此禮的丈夫以

㊀「授弓矢禮」這個名稱是我的意譯，托達土語叫 Pursütpimi，意即「我們擱弓矢。」這個禮節在婦人第一次受孕之第七個月新月之後舉行。夫婦同至林中，丈夫先在一種樹幹上鑿一個三角的壁龕，置燈其中；再找一種木來做弓，用樹皮彎木爲弦，找一種草爲箭，然後回來，一一向男女家的親族致敬禮。禮畢，婦人朝燈坐于樹下，男子拿弓箭給她，說了些話，婦人接來舉至額際，右手執着，然後定睛注視對面的燈，凡一小時，或燈熄滅了爲止。是夜就在林中飲食一種特別的東西，並在林中歇宿。這個禮節只在第一次懷孕時舉行，以後不再行之，除非要決定胎中的孩子，將來歸屬誰人，做誰的子女，才再舉行。有人以爲這是婚禮儀式之一，目的在確定胎兒的父親是誰。

後在社會上就是那生下來的孩子底父親；如果這幾個男人不同屬於一個宗族，則誰給孩子行「授弓矢禮」，孩子就屬於誰的宗族；如果同宗族而不同家族的，辦法也是一樣。若婦人再次懷孕，則由第二個丈夫爲行 pursutpimi 禮，他也就成爲這個孩子的父親。但在婦人第二次懷孕的時候，多數不舉行 pursutpimi 禮；這麼一來，第二次生下來的孩子仍屬第一個丈夫，即第一次行過「授弓矢禮」的那個男子。通常的例規，是頭一二胎，或第三胎生下的子女，都屬於第一個丈夫，以後的姙娠（第三或第四胎）則由別一個男子授弓矢。如是，他不但成了那個孩子的父親，連以後續生的子女也屬他所有，到第三個來授弓矢爲止。

誰是孩子的父親，完全由誰行 pursutpimi 禮而定，如果沒有別個男子行過這種禮節，則甚至隨便定某一個已死的人爲孩子的父親。上面不是說過，他們中間只有過一件婚事，不同族的男子同娶一婦嗎？照這樣處置孩子的辦法，是第一個孩子歸一個男子所有，第二個孩子則歸別一個男子所有。假如幾個不同宗族的男子同娶一妻，生有孩子，後來大家分家，則各人把他行過「授弓矢禮」而取得父權的孩子帶走。

托達人的多夫制，與殺害女孩很有關係，自無可疑。現在托達人自謂已完全拋棄殺害女孩的惡俗了，但是這種惡風實際上仍然沒有消滅淨盡，不過此風近已大減，則是事實。這麼一來，婦女的數目漸增，則與此相連的多夫制必將改變，可預測到。

著書論托達種族的人大多數都說多妻制已在消滅中了，但細看他們的家譜，便見得這個制度至今仍舊很通行。不過，要說現在一個家族的兄弟同娶一妻之風已不如前之盛，卻未嘗沒有理由。現代的托達人以一人一婦或幾兄弟同娶數女爲較通行。這些女子是兄弟所公有的。這麼一來，就從多夫制變爲一種「羣婚制」(group marriage)了。從家譜上看起來，似乎幾兄弟只同娶一婦的事實已經減少了，然而多夫制是不是確實沒有從前那麼盛行，畢竟還是一個疑問。據實地考察的李維斯說，在今日托達的社會裏，多夫制仍像從前一樣的盛行，不過因爲婦女的人數增加，就和多妻制連在一起能了。假如一家有兩個兄弟，他們並不是每個各娶一妻，卻是兩人同娶兩妻，這兩個婦人是他們共同享有的。

也許這個情景將來會變到每人各娶一妻——即一夫一妻制，也未可知；有些實例，也確乎表顯出這種趨勢。果眞如此，則托達人的一夫一妻制，將來就是經過多夫制與多妻制兩種婚制連合的階段，然後產生出來的。如此，一種社會進化——婚制進化的痕跡，將從托達人間表證出來，倒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所以不但過去的托達婚制很有研究的趣味，就是現在和將來的制度，也很有留心觀察的價值。不過恐怕古典的進化論者又要拿來做他們的人類婚姻由雜交到羣婚的臆說的佐證了。

有一件事似乎表證下述的事實，就是：雖然幾兄弟同時被看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可是在儀式上，似乎只一個或兩個才是正式丈夫，其餘都不是。例如，有四個兄弟同娶一婦，但這個婦人死了之後，卻只有兩個兄弟盡鰥夫的責任，履行妻喪的儀式。李維斯向他們求解釋，他們說那兩個並不是她的丈夫。實則婦人在生時，四個兄弟事實上都是她的丈夫，何以死後有兩個說不是呢？這是很難解的。說不定他們故意這樣，藉此免除做鰥夫的責任，規避社會加於鰥夫的限制，也未可知。

有許多學者相信「弟承兄婦制」㊀是多夫制的殘跡，此而果真，則當此多夫制正在托達族中漸趨消滅的時候，我們要研究多夫制與「弟承兄婦制」的關係，應該可以從托達社會間得到很多材料。然而上面剛才說過，多夫制在托達人中仍然根深蒂固，一時不易消滅。不過弟承兄婦的例，卻並不是沒有。家譜上有過幾個事件，表明各娶一妻的兩個兄弟，到一個死了的時候，遺下的寡婦可以由生存着的那一個兄弟承受。但有時兄弟的寡婦也並不歸屬她丈夫的兄弟，卻嫁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樣看起來，雖然證據不大充足，仍可以說在托達人間多夫制與弟承兄婦制並沒有特別的關係。

㊀ Levirate 是初民的一種習俗，可以拿希伯來人做代表。依此俗，假如哥哥娶妻，未生子而死，他的弟弟就要承受寡嫂為妻，將來生下的第一個兒子，就屬于亡兄，延續他的血脈「宗祧」。此風直到公元一世紀，聖書上仍有記載。（看新約馬太福音廿二章廿三至廿八節。）

假如寡婦不歸屬丈夫的兄弟，而嫁與別人，那麼，這個新丈夫就要付若干頭水牛。但這些水牛並不付給死者的兄弟，而付給他的兒女。這些牛的名稱，托達人叫做 terkudrichti，意即「他所支付的賠償費；」並且照風俗的例規，後夫所付的牛數，例須倍於已死的前夫娶婦時所付者。這裏有一點要注意，就是娶寡婦的代價，不付於亡兄的兄弟，而付於他的子女。由此推論，兄弟對於寡嫂似乎並不享有繼承的權利，這和「弟承兄婦制」的規例不符合，可見多夫制與此制實無關係。

總而言之，多夫制與弟承兄婦制的關係，是一個激烈爭辯的問題，托達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沒有確實可靠的證據供給我們。至於他們所以行一妻多夫制的緣故，表面上看來，似乎不難說明。托達人棲息於尼爾基里的高原，土地貧瘠，謀生不易，故採用殺殺女孩的惡習，以減輕生存競爭的窘苦。這麼一來，婦女的數目便減少，不敷分配；因婦女太少之故，就不能不幾人同娶一妻。質言之，多夫制是殺殺女孩的結果，而殺殺女孩之風又是生活艱難的結果：多夫制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的。問題似乎解決了，然而別的學者也一樣言之成理地反過來主張多夫制是殺殺女孩的原因。既行多夫制，一家兄弟或幾個契合的朋友同娶一婦為公妻，社會上對於婦女的需要率就大為減少。這麼一來，很多婦女就成為贅疣，倒不如索性趁她們幼時結果了她們的性命，減輕家族的負擔。這個說法也是很近理的。在沒有充分的事實來做證據之前，多夫制的起源問題是不能解決的，現在姑且把牠擱過一邊，讓社會學者來

解決這個困難問題罷。

上面曾經提及在托達的社會裏，多夫制與多妻制已有混在一起的傾向。從前只可同娶一妻的兩兄弟，現在卻可以娶兩個婦人。但這兩個婦人不是各據其一的，而是一種變相的多夫制，兩個婦人仍是兄弟所公有，公享。所以這不能算作純正的一夫多妻制。但因爲戕害女孩之風大減，純正的一夫多妻制似乎已有增加的傾向。假如一個或數人同時娶多妻，便怎麼辦呢？通常是婦人同住在一個村裏；但有時也分居於兩個或幾個村，那一個或幾個丈夫則往回於各村之間，親就其妻。因生活困難之故，一男娶數婦實不容易，多數是兩男或數男同娶數女。在男子一方面說，似是一夫多妻，但在婦人一方面說，仍是一妻多夫。所以現在托達人所行的多妻制，就大體上而論，只可叫做「變相的多夫制。」所以發生這種畸形婚制的緣故，也許由於殺嬰之風漸息，女性人口日增，困難已除，男子不復以幾人僅有一婦爲滿足，故此多討一兩個，也說不定。

托達人的男女結合還有一種奇異的形式，他們叫做 mokhthoditi，依這種婚制，那與婦人配合的男子叫做 mokhthodvaiol，婦人稱爲 sedvaitazmokh。一個婦人可以同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mokhthodvaiol 但據李維斯的考查，最多不過三個。同樣，一個男子也可以同時有多於一個的 sedvaitazmokh，但因爲他們的風俗男子方面要花不少的錢，所以這種風俗不大通行，至多也不過兩個，再多幾乎沒有。

這種結合形式與通常正則的多夫制最大的分別，約有兩端。第一，這種婚制只行於 Teivali 與 Tarthar ㊀兩族人間，Teivali 的男子可以同 Tarthar 族的女子發生這種關係，或 Tarthar 的男子與 Teivali 的女子發生這種關係。第二個分別，是行這種婚制時，婦人所生的子女不屬 mokhthodvaiol 所有，他對子女沒有被認爲父親的權利；子女是正規結合的丈夫所有；縱然正規結婚的丈夫已經去世，或已經同婦人分離，名義上子女仍然屬於他的。假如 Teivali 的男子取 Tarthar 的寡婦爲 sedvaitazmokh，生下孩子就屬於 Tarthar 族，並且被看作已故的丈夫的子女，歸屬於他的宗族。事實上孩子可以跟 mokhthodvaiol 一同過活，並且常說是他的父親，但在社會上和法律上，孩子仍是母親的前夫的宗族之一員。所以仍奉已故的丈夫爲孩子的父親，是因爲他是最後行 pursütpimi 禮的人。

㊀托達人的社會組織分爲兩大部分，爲便利起見，姑且叫做族。一族是 Teivaliol，一族是 Tartharol，性質很像印度的「姓」(castes)，某種特殊的職務及祭司職只能由前一種人當任。兩種人各行內婚制，不得與他族的男女結正式的夫婦關係，只可有非正式的結合，如本節及以下幾節所述。

此種結合有兩個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婦人與男子同居，恰如他的實際妻室一般，唯一的分別只有一點，就是到有了孩子時，叫正式的丈夫或族中某個男子來，給孩子行「授弓矢禮，」在法律上算是屬於他

的。第二種方式，較爲通常，即男子並不與婦人同居，只不時走到她丈夫的家裏探望她。

因 Teivali 族的婦人要到 Tarthar 族的村落有若干的限制，所以這兩族間的 mokhthoditi 結合性質上就有一個差異。Teivali 的男子可以領他的妻子回來，居於本族的鄉村間，但是 Tarthar 的男子要想同 Teivali 的婦女長久同居，就要住在婦人的村中，不能領她返回本村居住。

說到這種結合的手續，假如一個男子要取某一個婦人做他的 sedvaitazmokh，他先要去見婦人的丈夫或丈夫們，徵求他或他們的同意。例如一個 Tarthar 的男子，要成爲 Teivali 的兩個兄弟的妻子的 mokhthodvaiol，他先去請求他們的同意。他們答應了，但要請第三者來，當衆訂結合約。居間的證人們聞肯了雙方，就斷定那個男子每年給價值三盧布的一個 putkuli 於婦人的丈夫們，那男子即日就與婦人發生關係。

過了幾天，兩個丈夫和那個男子一同到婦人的父親和兄弟的家中，那男子在他們面前允許送一條頸串或一對金耳環給婦人；這兩種東西都值三十盧布左右。貧窮的男子只送一只約值十二盧布的鐲子。同時還允許給一頭三歲的水牛於婦人的兒子。允許了之後，就行拜見禮，在各人之前跪下，並且把頭擱在他人的足下，以表敬禮。

假如男子或婦人死了，那麼婦人的 mokhthodvaiol，或男子的 sedvaitazmokh 在喪禮上都有一定的責任。他或她都要在左手的無名指上戴一只指環，並且要盡風俗所規定的喪禮的責任。

再說，締結這種男女關係時所行的儀式，與正式結合有很多相同處。男子也一樣的要貢獻或應許送禮物與婦人的親屬，一樣的要行極謙卑的敬禮。唯一的分別，是所獻的禮物較多，並且較值錢。還有一層，要不是婦人受上面所述的住居限制，婦人可以同正式妻子一樣地和他同居。

現代的托達人還有一種風俗，在我們看起來覺得很奇怪，這種風俗他們叫做 terersthi。依照這種風俗，一個婦人可以由一個或一羣丈夫轉移於別一個或別一羣丈夫，這一個或幾個男子要付若干頭牛給舊人做賠償。這種賠償的名稱，土語叫做 "ter"；這便是 terersthi 一語得名之由。賠償費的數目由一個會議決定。最近，這種風俗的性質已經改變了。從前此風只限於中途喪妻的男子，現在可就不同了。

假如一個男子要娶一個已歸某一個或某幾個人的婦人，要經過幾重手續。第一，他先要走去徵求婦人的父親的同意，父親要同兩個長者商議。假如三個老頭子都同意於男子的請求，他們三人就去見婦人，徵求她本人的意見。要是她也答應，他們再去見她的丈夫，也得到他或他們的同意，移交的議判便告一段落。但假如原夫或婦人本人不肯分離，事情就取消；如果他和她都答應，那麼新舊丈夫，婦人之父及兩個長者三造齊集在一起，商洽賠償於故夫的水牛的數目。這個會商，就叫做

tererathi」，卽「他所定的賠償」的意思。所付的牛，限於雌的，並且限於一個月內付清。交付時，放棄原妻的男子親到新人的村中，隨意挑選牛隻。通常故夫甚少照原定數目取牛的，總是少要一點。比方原來商定四頭以上，他卻只挑選三頭，要是原定四頭或不到四頭，他只選兩頭。這是從前的風俗，近代則數目差異很大，通常是三頭，但多於三頭的也有，最多有過要付二十五頭的。數目的多少，似乎多半視新夫的牛羣多寡而定。他的牛愈多，則所賠付的數目亦愈大。

過付了牛之後，新丈夫例須排宴請客，席終，故夫就把牛趕回家去。從前在筵宴間似乎還有某種一定的儀式，不過現代卻沒有了。

這種風俗發生的主要原因，大概由於童年結婚的風俗。托達人是很盛行童婚的，往往孩子只不過兩三歲，父母就給他們行過結婚禮了。當然事實上的婚姻關係要到成年或將近成年才開始，但名義上總算結了婚了。而托達族的人數又如此其少，尤其是女性的數目與男性相差得很遠；結果假如一個男子中途喪耦，要在族中找一個未婚的女子，幾不可能。假如不是有一個辦法叫他們能夠娶別人的妻，他此後非終身過鰥夫的生活不可；再不然唯有娶一個還在襁褓裏的嬰孩回來。這不是沒有的事，就是現代，仍有成年的鰥夫娶一個幾歲大的女孩呢。不過這究竟不是辦法，婚姻的目的究不能達，因此有請人讓渡妻室的風俗發生。可是，故夫那一方面爲什麼又肯把妻子讓渡於別人呢？我想原因仍在於童婚。因爲結婚時還是矇然無知的小孩，長大時難免情性不投，或者另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不願意把不合適的關係延續下去。況且把妻子讓渡別人，還可以得幾頭牛呢。

但是把妻子讓渡於別人之後，他自己也要另找新的。說到這裏我們要知道一個男子要娶別人的妻，通常是取一個尚在童年的孩子的妻，不是取成年人的妻；而他所要娶的婦人，多半年紀大於本夫，而與他年紀相稱的。不然，在婦女那麼稀少的地方，誰肯把已得的婦人讓渡給別人呢？到這孩子長大起來，他又要照例的找一個年紀相稱的婦人，依上邊的手續，走去請別個與婦人年紀相差很遠的男子，把妻子讓渡給他了。這種風俗，在現代很流行。聽說有些男子愛上了一個身有所屬的婦人，不惜花很多錢向長者行賄，以求得他的同意。而且現代不比古時，可以毋須徵得婦人或她的丈夫的同意，甚至有時用武力搶奪的。這麼一來，就會惹起爭訟了。現在他們已經有人向政府請願設法補救這種不良的風俗了。

關於托達族的婚姻制度，主要的特異規制，略如上述；今請大略的說一說他們所行的婚禮，這也是很有趣的。剛才說過，托達人很盛行童婚，所以男子多數在幼年時早就由父母做主，給他結了婚了。假如一個人要替他的孩子成婚，第一步當然是挑選一個適當的女子。照常規，多數以孩子的母親的兄弟，或父親的姊妹的女兒爲最適宜。選定了之後，做父親的就親自到女子父母的家中提出請求。倘若女子的父母接納他的提議，就留他在村中住一夜。商量已妥，孩子的父親第二天就回來。

幾天之後，再領着自己的孩子到他的未婚妻的家裏去；同時還帶着他們叫做 tadrp 的腰布，算做結婚的禮物。孩子到了女家，就對女子的父母及她的兄弟行極謙卑的致敬禮，然後親手把腰布送給女子。是日父親與兒子都在女子的村中住夜，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本村去。有時女子也跟他們一同回去，但普通仍然留在本家，到十五六歲才「予歸。」

從結婚的那一年起，以後每兩年孩子要送一塊腰布給女子，直到女子長到十歲爲止。那時，所送的腰布是很小的，値錢也不多；但女子年紀愈長，所送的布就要愈大愈貴了。假如女家有人死亡，男家也要送些錢，大約一盧布左右，給女家。從前男家在女家行喪禮時，還要貢獻一頭水牛，但現在此風已經廢止了。在喪禮中，孩子也得前去參與，並放一塊布於死者的尸體上。

到了女子將近達到成年的時候，又要舉行幾種儀式。其中一種叫做 pudrudi tazar utiti，意即「他給蓋袍子，」可以簡譯爲「加袍禮。」行這種禮節的時候，男子到女子的村中，睡在她的旁邊，把自己身穿的袍子蓋在女子身上，這樣兩口子蓋在同一領大衣之下，約幾分鐘。這種禮節的意義，觀察者沒有報告，據我想來，也許是男女結合的象徵。

可注意的是，托達人也有屬於「初夜權」之類的風俗。在行過了上邊的儀式之後十四五天，要請一個體格強健的男子來，在女子村中住夜，並且與女子性交；這個男子不限定屬於那一區或那一族，但不能請女子本族的。這種儀式要在女子達到成年期之前舉行，假如延到這個時期以後，就看作一種很大的不體面，女子以後終生都會被人拿此來做辱罵和虐待的口實，並且，據說如果不在適當的時候行此禮節，男子還可以拒絕同她成婚。

通常女子行過了婚禮之後幾年，到約莫十五六歲的光景，才到丈夫的村中與丈夫同居。丈夫的父母事前宣佈某日就要迎媳婦回家。到時，男子偕同他的父親及一個同宗男子，同到女子的村子，在那裏大開筵宴。丈夫拿五個盧布放入女子的大衣的口袋裏，然後領她回家去。此時沒有什麼儀式，連對女子的父母親人致敬的禮節也沒有。

要是少年人不願意與幼年成婚的女子同居，他可以宣佈解除婚約，但要送一頭水牛給女子的父母，算做罰款。在他方面，要是女子成人時拒絕與丈夫同居，罰款較重，現代通常由五頭水牛至十頭水牛，數目由一個會議察看情形而定。

當女子「予歸」夫家的時候，她的父母兄弟可以送些衣服或裝飾品給她，但應送什麼，似乎沒有定規。這些禮物就是她的妝奩。有時也有送水牛給女子做妝奩的。

以上所說的禮節，都是就童年結婚而論。要是一個男子在兒時還沒有結過婚，他可以自己任意安排，不用父親偕領，單身到女子家中求婚。如果女家答應，談判妥協了，而女子又已經長大，就可以立刻跟他回去，一同過活，倒省了許多麻煩。

雖然在許多方面看來，托達人的兩性關係比我們自由得多，可是

他們中間也有離婚的事實。男子休棄婦人的理由有兩個，而且只有兩個：第一個理由是愚蠢，第二個理由是婦人不肯作工。婦人的不生育，普通都不算做離婚的理由，男子多數另娶第二房妻室。至於婦人離棄丈夫的理由，似乎只有衰弱一種。婦人與別的男子性交，絕不算做離婚的理由，倒反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離婚的手續，常由一方提訴於一個會議，由他們公斷。不過會議的判決似乎沒有嚴格的約束力。假如他們判令男子仍然和要離棄的婦人繼續夫婦關係，他仍可以拒絕履行公斷，議會無法強制執行。照通例男子休妻，要給婦人的族人一頭牛，恰如人在童年結婚，到長大時拒絕接她過門一樣。假如被休的婦人再嫁，前夫不能要求什麼，娶她的人也無需貢獻水牛給婦人的家族。這是他們的離婚制度的大略。

煙草對於婦女健康的影響

莘君

在現代，有許多婦女已染上吸煙的嗜好了。尤其是大城市中的職業婦女，因生活自由和經濟比較寬裕的關係，吸紙煙的日見衆多。在外國，連學校女生要求吸煙自由的事情也曾經有過。但是婦女應否染上這種不很必須的嗜好，卻值得研究。照我們向來所知道的，吸煙過多對於男女的身心健康都有妨礙，但是我們現在還要知道一般科學研究者對於婦女吸煙的意見是怎樣。

陸逛斐爾氏曾於維也納的煙草工廠中調查一般青年女工的身心健康的狀況，發見有與他種工廠女工的不同之處。赫希氏與恩比昂氏在柏林和海賽作同樣的調查，也發見類似的結果。大概在煙草工廠作工的女子，因受煙味的刺激，多發生性的亂行；月經的反常比普通婦女多二倍；月經週期的延長和減短都有；患痛經者特多。煙草對於妊娠的影響尚未發見，但據恩比昂氏的研究，煙草所含的尼古丁毒對於卵巢確有侵害的作用。他們大概的意見以爲：吸少量的煙尚可利弊相抵，但吸得過度卻是爲害不淺呢

俄國阿志巴綏夫著

—鄭振鐸譯—

沙寧

全譯本出版

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第二種

一冊六百頁　定價二元

阿志巴綏夫的「沙寧」(Sanine)是一部最刺激的書。作者在書中所宣揚的極端的個人無政府主義，不僅震動了世界各國的文壇，也震動了世界各國的思想界。這書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時出版，立刻便有許多作家紛紛的模擬着她，但至今那些模擬的作品都已死滅了，只有「沙寧」却是不朽的永在着。我們在書裏可以得到人生的真切的一個供狀；其議論較之尼采及史的納尤為澈底，尤為動人。對於人生的意義具有真摯的尋訪心的人不可不讀。譯筆流利暢達；凡喜愛譯者的「灰色馬」的，當更欲一讀此書。譯者原從英文本重譯，又由耿濟之君用俄文原本校對一過，其面目遂與英譯本大為不同。凡英譯本刪去的文句章節，皆已一一補譯完全，（原本有四十六章，英譯本僅四十四章）至少增加了七分之一以上的篇頁。實為一部唯一的「沙寧」的中文全譯本。書首並有譯者的長序，對於作者的生平及「沙寧」的真實價值，敍述尤為詳盡。封面裝幀並出饅君匋君手，尤為雋美可愛。

商務印書館

發行

煙

同上叢書第一種

俄國屠格涅夫著

樊仲雲譯

一冊定價一元

爲婦女們談音樂研究的態度

豐子愷

往年我在某處的一個集會的餘興中，看見一班女士聯袂登台，而齊唱「喞喞復喞喞」的木蘭辭。座中有多數人爲之擊節稱賞，或拍手喝采；但我卻爲之黯然掃興，而心頭浮出龔定盦的詩句來：

「我爲尊前深惋惜，文人珠玉女兒喉。」

因爲她們所唱的木蘭辭，其旋律甚不高雅，全是浮誇的進行與裝飾的樂句，大類胡琴上的「梅花三弄」，甚不合於木蘭辭的情趣。故旋律與歌詞的結合甚不適當，聽來很不自然，甚至使人難堪。——但我所否的不僅在此。因爲這是作曲的人也應分任其咎的，不能單怪目前的唱歌者。我當時爲台上的唱歌者所惋惜的，卻在於她們的唱歌的態度。

她們你推我，我推你，含羞而上台。在台上又你來我，我來你，或低頭背立，或掩口忍笑，全不像聲樂隊的預備唱歌。風琴手從人叢中被推出來，帶着殊不願意的態度而坐在風琴前，輕飄飄地把兩手按在鍵盤上，全無何等暗號，自顧自地彈起琴來。起初只聽見風琴的音，全不聽見歌聲約摸過了二三個音之後，方有一二個大膽的唱歌者開始湊上去唱歌聲已經脫落了最初的「喞喞」兩字，而是從「復喞喞」唱起的。其他的唱歌者便陸陸續續，參參差差地湊上去。約摸到了「不聞機杼聲」的地方，而台上的唱歌者的歌聲似乎發齊；但望去還有不少人理鬢髮或弄手帕，她們是否都便在唱歌，不得而知了。分明在發音唱歌的人，其姿勢亦常常隨意變化，有時仰首而唱，有時俯首而唱。有時偶向聽衆席上流盼，大約是看到了一個熟悉的人，便任意停止了歌聲而低頭掩笑。或者等到笑畢再湊上去唱，或者一邊笑而一邊唱。將近唱完而還未唱到末腳個字，就有一二個最不耐煩的人望着來路開步；一唱出末腳個字，大家立刻撒手歸去，猶似被人嚇走的一羣麻雀。

座中人的稱賞與喝采，似乎非爲音樂，而是爲了她們的嬌羞之態而發的。不然，她們用這種玩忽兒戲的態度而唱歌，其侮辱藝術與輕賤自身，應使我們惋惜之不暇，安用稱賞與喝采呢？我自從十年前在東京看了寶塚少女歌劇團的演唱之後，在國內拜見女聲樂隊的出演，這是第一次。覺得她們所給我的印象，似乎竟與音樂演奏無關。我只覺得她們是在「帶便唱歌，」而決不能相信她們是在會場中演奏音樂。但她們是當作一種音樂表演而出席的，座中人的稱賞與喝采，也究竟是對了這音樂表演而發的。顧名思義，我實爲她們深深地惋惜，她們全不曾夢見音樂藝術的高尚與嚴肅，又全不曾悟到自己的喉音在音樂上的

珍貴性。故目前舞台上所演的，眞是侮辱音樂與糟塌女聲的活劇，在我的腦際常留一個不快的印象。婦女雜誌的編者要我來講一些關於音樂學習的途方的話，我便想起這個舊印象，就借牠作個話頭。

過去有一班無知的人，往往視音樂爲消閒娛樂之物，在他們的觀念中，以爲國文數學等科是重要的，應該認眞學習；唱歌不過是一種遊戲，其價值至多和打球散步一樣，僅爲調劑課業的勞倦或供娛樂而已。又有一班少年老人，以爲女子弄音樂便是歌妓；他們認爲女子唱歌是性的引誘的一種行爲，是可羞的事。這兩種思想——認音樂爲娛樂，視女子唱歌爲可羞——是過去的黑暗時代的人的誤解，在現今的社會中應該早已絕跡了。我今天的談話，便是關於這兩點的，即（一）音樂藝術是非常高深的，故研究音樂應取極鄭重的態度。（二）女性在音樂上是佔有特殊的位置的，故希望女性的音樂研究者大家自愛自重。

一

音樂是怎樣高深的藝術？試看現今的西洋音樂的進步發達的盛況，便可知了。現今的西洋音樂，俱有極大的規模與極豐富的表現力。就樂器而論，分弦樂器，金屬製管樂器，木製管樂器，和打樂器的四大類，共有三四十種之多。欲學習這種樂器，每種須費數年的苦功，方能出席演奏。故一個音樂演奏家，普通只能專門一種樂器的演奏。這三四十種樂器每種用同樣的數具或十餘具，共用數十具或百餘具的樂器，集合數十人或百餘人的專門的演奏家在一個廣大的舞台上，使各司一樂器，而合奏艱深複雜的大樂曲，這大規模的演奏名曰「管弦樂」，即 orchestra。其所演奏的大樂曲名曰「交響樂」，即 symphony。人生的最深刻，最複雜，最高尚的感情，在這種交響樂中都能委曲地強烈地表現出來。要理解這種大曲，亦非有相當的音樂的修養不可，何況演奏與製作？所以專門的音樂學校，功課非常嚴謹。音樂的實技必須用天才與苦功去修得，絕對不是修業期滿而自會畢業的。音樂的專門學校，普通分聲樂科與器樂科。聲樂科就是專練唱歌的，依照各人喉音的高低而規定其高音部或低音部。器樂科中主要的是洋琴科與提琴科。入學的人每人只限專修一種。洋琴（piano）與提琴（violin），是西洋一切樂器中最主要而又最難習的兩種樂器，又最具有獨立演奏的能力，故在西洋樂器中爲最主要的兩個「獨奏樂器」。欲學習這種獨奏樂器，均須具備相當的先天，而費四五年的專修工夫，然後有所成就。在這四五年的專修期間，最初是勤修基本練習，後來是多彈名家的傑作。基本練習的工夫尤爲刻苦。

例如洋琴，則須依據厚册的練本習書而一課一課地彈練。課中都是艱難的指法與迅速的拍子。須就一課彈練十分成熟，然後進而彈練新課。這不比看書，不是以懂得其意義爲目的，而是以學得其技術爲目的的。要懂得意義，可以用理解力及記憶力；但要學得技術，理解與記憶都無用，而全靠「熟練」。熟練不能速達，除了一遍一遍地多彈以外，沒有別法。中等天才的人要熟練一個小小的洋琴曲，至全無停頓與錯誤

而流暢地演奏，至少也須彈練數十遍。但這種實技的工夫，必須身入其境，然後知道牠的難處。平日在小風琴上隨意亂彈小曲的人，聽了我的話恐未必相信。他們不會知道彈琴有一定的指法，音樂有複雜的和聲，而只知道旋律。不講指法，不用和聲，而僅在琴鍵上彈出一道旋律，原是容易的事。但現今的進步的洋琴音樂，決不能就此滿足，必須用複雜的和聲。和聲一複雜，指法就非正確修練不可。因為我們只有十個手指，要同時按許多的鍵板而敏捷地繼續進行，自非精於指法不可。但這不過是局部的技術，就全體而論，名家的作曲，都有一定的速度與表情。彈奏的人必須充分理解其樂曲全體的內容，用了相當的速度而表現其表情，方為完全的演奏。故學習洋琴，須用極認真的態度。演奏者的身體的姿勢，手指的彎度，足的位置，頭的方向，都須講究。必須用恭敬嚴肅的態度，方能探得洋琴音樂的門徑。

又如提琴，其技術實比洋琴更為困難，故學習的態度更須認真而刻苦。提琴的構造非常簡單，只是一個張四根弦線的木匣，和一支弓。僅靠左手的四根手指在這四根弦線上按音，和右手的一支弓在弦線上磨擦，而發出神出鬼沒的音樂來。這完全是技術熟練的結果。而提琴的技術的熟練，比洋琴練習更須要多大的苦功。因洋琴構造複雜，設備完全，練習時只要用手指按下琴鍵，自能發出音色清朗而音程正確的音來。故我們的練習，可以專心於指法和進行的工夫上。但提琴卻不然：音色的良否與音程的正否，也要練習者負責任。故學習提琴，先須練習左手的手指的距離，使能按出正確的音程，又須練習右手的用弓法，使能發出音色優美的聲音。這兩點的基本練習熟練之後，然後練習指法和進行的技術。所以提琴的入門，比洋琴困難得多。其原因就在於樂器構造的簡單。洋琴的每塊鍵板，下方連接於槌，槌旁設一發音正確的鋼絲。指按鍵板則槌打鋼絲，便會發出音程正確的一定的音，故音程的正確與否，不須練習者負責練習。至於提琴，按音的地方只有一光滑的木柱，其上面張着四根弦線，此外別無機械。我們的左手的手指若按在接近弦線的根紐的地方而用弓磨擦弦線，則發低音；手指按處漸遠離根紐，則發音漸高。其間如何為do，如何為re，如何為mi，全靠用自己的耳朵去辨別而用指去摸索。即音程的正確與否，樂器不負責任，全靠練習者的耳和指自己去負責。又洋琴的發音是由槌打弦，故只要按鍵，即能發清脆之音，即使花貓爬在鍵盤上，所發的音也一樣地清脆。但提琴則不然，音色的良否全靠右手的弓的拉法。倘弓的方向不正，弓的緩急不適當，弓的用力不均勻，則其所發的音支離破碎，非常難聽。故提琴的音色，也要練習者自己負責。所以提琴的入門，比洋琴困難得多。初學洋琴的人，即使不能彈正式的樂曲，但草草地彈一個旋律，亦自可聽；提琴卻沒有如此容易，不曾學過的人，覺奏不出一個清脆的聲音來，抱着樂器而無可奈何。中國的琵琶，月琴，形狀大都與提琴相似，但學習法比牠容易得多。因為琵琶與月琴按音的地方設有格子，這格子便是劃分音程的。只要用指按下弦線，使與一定的格子相切，彈撥時即能發出高低一定的

某音來。且其發音係由於彈撥，用甲彈撥比用弓磨擦，技術簡單而容易得多。又如中國的胡琴與三弦，其按音的地方也沒有劃分音程的格子，但其音域不及提琴的廣，其技術亦遠不及提琴技術的有系統的研究與廣大的發展。故其樂器的價值，不能與提琴相比擬。提琴技術的發展，在現代已可說是登峯造極了。若欲搜集關於提琴的技術磨練及名家作曲的樂譜，你須得準備一個很大的書架來容藏。我們中國的樂器，那有這樣系統的練習書和作曲？倘要完全習得這等練習書中的技術，完全練過這等樂譜中的名曲，雖有天才豐富的人，恐怕也是畢生的事業呢。

提琴音樂如此高深，故學習提琴，態度須十分認真。初學提琴，最要注重 style，即持琴的姿勢。練習者的前面必須設備一面稍大的鏡子，使自己的上半身能映入鏡中。練習的時候，須時時向鏡中觀察自己的姿勢是否正確。左手按弦的姿勢，琴身的高低，右手持弓的姿勢，弓放在琴弦上的位置，弓與弦線所成的角度，弓的移動的方向，頸的姿勢，眼的方向，凡此種種，都須合於正確的 style。因為 style 不正確，不但是姿勢不好看而已，其於將來的技術進步上，亦有很大的阻礙。但 style 的校正，真是最初的技術練習上的事。若技術入門，則 style 不成問題，而大困難的工夫在於左手的指的按法與右手的弓的運用法上了。在提琴技術上，指與弓的技法各有專門的訓練，指的技法名曰「指法」(fingering)，弓的技法名曰「弓法」(bowing)。練習高深的指法與弓法，各有專門的練習書。但專門的指法，不是音程按得正確的淺近的問題。音程的正確，是最初入門時的練習，在入門以後，已經不成問題了。專門的指法練習，是手握在弦上的位置的練習，複雜急速的旋律的進行的練習，以及按出各種音色的音等困難的練習。專門的弓法，也不復是弓的方向上下的淺近的練習，而是作出各種音色的音的困難的技術的練習了。提琴的基本練習書，是將這種技法依照了難易的程度而循序漸進地編排着的。其編排實費多大的苦心，又要包羅各種技法，又要循序漸進，使練習者能勝其任。故常巧妙地編排其練習課，凡欲教授一種困難的技法，必先設種種預習，作為引導，使學者不知不覺地進步，而終於習得其技法。凡曾經專門的訓練的人，一定理解基本練習書的編者的這種苦心。所以學習的人，應該體諒這編者的苦心，而十分認真地逐課熟練。每課必須練得十分純熟，然後前進。若輕輕放過，便成躐等，而不利於前途的進步。

以上是就器樂學習而說的。音樂技實分二大部，即聲樂與器樂。聲樂就是唱歌。唱歌的學習，表面看來似乎比器樂簡易，但其專門的學習，實與器樂同樣高深，故須用同樣認真的態度。不，聲樂是全靠人的身體發音的，故關於發音機關與 style 的練習，比器樂學習尤須認真。唱歌似是一種簡單的事，殊不知專門練習唱歌的所謂「聲樂」是一種專門技術，具有非常複雜的組織。即聲學分六部，依各人的發聲的高下而分定。最高的名曰「高音部」(soprano)，其次曰「次高音部」(mezzo-

soprano)，「中音部」(alto)，「次中音部」(tenor)，「上低音部」(baritone)，及「低音部」(bass)。各音部都有一定的音域，都有特殊的音色，都有獨得的長處。普通，男子的聲音低，女子的聲音高。其間相差大約是一個「八音」(octave)。然同是男子或女子，也各有差異。即男子的低聲中又可分爲三部，女子的高聲中也可分爲三部，即共爲六部。（然這是大約的區分，並不限定個個男子皆在後三部，個個女子皆在前三部。）六部的音域，大約如下：

女聲
(1)高音部——自c̈至b
(2)次高音部——自ċ至g
(3)中音部——自g至d

男聲
(4)次中音部——自c至ġ
(5)上低音部——自G至ḟ
(6)低音部——自E至ċ

(註)右表中大寫小寫的字母，即高低不同的音的音名。風琴或洋琴的中央的C鍵的do字，音名曰「一點小c」即ċ。右方高八音的do字，音名曰「二點小c」即c̈。餘例推。又中央c以左的低八音的do字，音名曰「小c」，即c，更低八音曰「大字C」，即C，餘例推。各部音域實際高低如何，可與上表向風琴或洋琴上實驗之。

這六聲部，各有特長的音色，即高音部及次高音部均爲女子高聲，有澄澈的音色。中音部爲女聲的最低者，有優美深刻的感情。次中音部爲男子的最高聲，大都輕快而華美。上次音部及低音部爲男子的低聲，通常有深沈力強之趣。故普通將高音及次高音合爲一部，將低音及上低音合爲一部，而使全體爲四部。使四部的唱歌者分別練習，而合唱一重音的樂曲，名曰「四部合唱」(Vocal Quartet)，爲最普通的聲樂組織。這時候四種聲部的特色，混合爲一體，而發生一種多樣統一的樂趣，複雜而調和，華麗而莊嚴，實爲聲樂表演的最完全的組織。

聲樂具有這樣宏大的組織與豐富的表現力，故欲學成聲樂家，須用極認眞的態度而費長久的年月。唱歌的基本練習，首重發聲。發聲雖有相當的先天，而助以每日的嚴正的練習。聲有地聲，上聲，裏聲三種。地聲或曰胸聲，就是普通說話時所用的聲音，用於低音。裏聲又名頭聲，即所謂「黃色的聲，」用於高音。上聲又名中聲，則介乎兩者之間。唱歌者必須充分練習這等聲區，使唱時善於變換。聲區的變換名曰「換聲」。換聲是唱歌上極困難的一種技術。熟達這技術的唱歌者，其變換不見顯明的痕跡，而自然而移行。聲區的優劣，全由於唱歌法的基礎的「發聲法」的學習態度而定。學習態度不認眞，決不能練成優秀的聲區。發聲的要點，在於「呼吸。」須積長期的認眞的練習，使一切歌聲猶如從歌者的齒的陰面響出，而又絕對純粹，換言之，須使所呼出的一切空氣皆爲歌聲，全不夾雜一點別種的聲響，明快，清澄，而自由，方爲最上的發聲法。又聲量的變化，也須講研。即唱歌時所發之聲，須先由弱聲開始，次第加強，再漸漸減弱，終於消失。這聲量調節的方法，名曰 Messa di voce。

還有聲的進行，也有種種的技術。例如從一音移於別音時，欲其不分明界限而圓滑進行，名曰「貫音」(legato)，由此更進一步，欲使兩音完全接續，其法名曰「運音」(portamento)；反之，各音短促而分離的唱法，名曰「頓音」(staccato)；使歌聲震顫，名曰「顫音」(vibrato)。這等唱法，各有其巧妙的應用，學習聲學的人，都要一一認眞地練習。——這都是專門的聲學學習者所必修的技術。普通學習唱歌的人，不能兼修這等專門的技術，但發音字眼的「明確」是必須認眞修習的。卽在唱歌上，無論何國言語，其發音必須明白清楚而正確，不得稍有淡糊。唱歌練習的時候，也須置備一面小鏡子，照着自己的口，而較正發各種母音時的口的形狀。母音有五，卽A(阿)E(哀)I(衣)O(惡)U(烏)。發A音時口須作大圓形，E作闊扁形，I作狹扁形，O作小圓形，U作合口形。唱歌中所用的字，都是各種子音和這五個母音的結合。故把歌中的字延長起來，其延長部不外乎這五種聲音。所以五種母音練習正確之後，就能正確地唱出一切歌詞中的字眼了。母音練習之法，先練A音，用A音唱奏音階上的各音，和各種音程練習課。務使口的形狀始終作同樣的大圓形，而發同樣的聲。以後順次練習其他四種母音，對於口的形狀都非常注意，而判然地分別。例如自A移E，自E移I，口的形狀都要判然地變更，方能發出明確的音。獨學的時候，則可對鏡而練習，從鏡中校正口的形狀。這口形的練習法，在沒有認識音樂的高深嚴肅的性質的蔑視唱歌的人看來，是可笑的。例如學校中的唱歌科，新班的學生每因不慣見這種唱歌練習，所以教練的時候座上常發笑聲，練習者自己亦常笑出。先生只能開導他們說：音樂是何等嚴肅的藝術，唱歌的態度應該何等鄭重，故發音字眼明確的練習應該如此認眞，並無可笑云云。但在他們沒有實地認識音樂的眞價的時候，總難於使他們心悅誠服而認眞地從事於發音的練習。這眞是音樂教授上的一個難關。

如上所述，音樂是那麼高深的一種藝術，音樂學習須取那麼認眞的態度。所以音樂表演，是一件十分嚴肅而鄭重的事。管弦樂隊員數十人或數百人出席演奏，須穿一律的服裝，其嚴肅有如行軍；演奏者絕對服從指揮者(conductor)的命令，其動作全體一致敏捷，無絲毫的參差。演奏會中的指揮者，實比戰場上的將軍威權更重；而管弦樂隊員的動作，實比臨大敵的兵士更爲敏捷。聲樂隊的出席演奏，態度一樣嚴重：全體登台肅立，準備唱歌，其態度如見大賓，又如新嫁。(豈有彼此serving假，低頭掩笑？)全體一致開始唱歌，沒有絲毫的參差。(豈可從句中開始，而陸續湊合？)唱時始終一貫，緩急強弱絕不苟且。(豈可在唱歌中途理髮弄衣，或任意停頓？)發音字眼明確，口形嚴正。(豈容帶笑帶唱？)唱畢全曲，經過相當的休止，然後肅然退台。(豈有唱出末尾一字便如一羣麻雀地飛去？)——因爲音樂是非常高尙深刻而神聖的藝術，故須用這樣認眞鄭重而恭敬的態度以表演之。

二

音樂藝術的高深及音樂研究應取的態度，已如上述。女性在音樂

上佔有甚麼特殊的地位？請續說之。

女性在音樂上所以佔有特殊的地位者，第一是爲了變定龕所謂「女兒喉，」即音樂上所謂「女聲。」前已說過，聲樂普通分爲四部，其最高的第一部是 soprano（高音部，）便是女聲的最高音。四聲部原來各有其特色，並不是依優劣而排次第的；但 soprano 的清脆與明晰，在四聲部最爲顯著，故爲四聲部中最重要的一聲部。四部合唱時，樂曲的主要的旋律由 soprano 任唱，其他三部——中音部，次中音部，低音部，——所唱的都不是獨立的旋律，而是補助 soprano 的一種和聲，猶之主要旋律的伴奏。試看四部合唱的歌曲：普通分寫兩行樂譜，每行樂譜中疊記兩個旋律，一共四個旋律，自上而下，順次爲高音部，中音部，次中音部，及低音部。使四聲部爲唱歌者所分任這四個旋律而合唱，即爲四部合唱。但試將這四個旋律各唱一遍，便可知第一行上方的高音部旋律最爲主要，作曲時的主要的樂想，只在這高音部旋律上，以下的三個旋律，都是爲了欲得和聲的效果而附加的。故單唱以下三個旋律時，便覺三者都非常單調而不完全，缺乏獨立的資格；愈下愈缺獨立性，至最後的低音部而非常簡單之味，完全是附從的和聲了。欲看實例，可翻閱中文名歌五十曲（開明書店版）第三十九頁的歸燕。這是四部合唱的歌曲。諸君試將其四個旋律各唱一遍，便可知道高音部是全曲的主要旋律，故單音唱歌時，或在提琴上拉奏時，所唱奏的只是這個高音部旋律。第二個中音部旋律唱起來就不有趣，第一行中只有兩個 si 字，其他的都是do字。第三個的次中音旋律，比中音部旋律變化多一點，但也缺乏趣味和獨立性。第四行的低音部旋律，又都是do字的連續而毫無趣味了。故可知高音部在一切聲部中是最主要的聲部，猶如一個集會中的主席。不但聲樂如此，在器樂曲也是如此的。和聲複雜的器樂曲，其最主要的旋律普通都在於高音部。例如彈洋琴，其右手的右方的指所彈的大都是這樂曲中最主要的旋律。這便是因爲高音清脆而明晰，在樂曲中最爲顯著，故最有作主的資格。

昔人的讚美「女兒喉，」大概是爲了牠的音色。女聲有清脆圓潤而柔麗的音色，故曰「清歌。」但這是指女聲獨唱而說的，即僅就 soprano 的特色而讚美的。現在我所稱道的，不是「清歌」而是「混聲合唱」中的女聲的重要性。這性質比音色更爲可貴，能使女性在音樂上佔有特殊的地位的，正是這個可貴的性質。故自來的大作曲家雖然全是男人，大演奏家雖然也都屬男性的，但在聲樂的混聲合唱中，不得不讓女性佔據上位了。

女性與音樂的關係，至爲奇妙。我曾有這樣的考察：女性與音樂，一見誰也相信是很接近的。自來文學上「女」與「歌」的關係何等密切，朱脣與檀板何等聯絡，又如上所述，soprano 在合唱中地位何等重要。總之，女性的優美的性格與音樂的活動的性質是很相類似的。照這樣推想，世界上最大的音樂作家應該教女性來擔當，樂壇應該請女性來支配；至少，音樂作家中應該多女子；再讓一步說，至少音樂作家中應

誰有女子。可是我把西洋音樂史查考一遍，自十八世紀的古典音樂的巴哈(Sebastian Bach)起直至現在生存着活動着的未來派音樂家欣脖爾許 (Arnold Schönberg) 統共查考了一百八十個音樂作家的傳記，結果發見其中只有一人是女性的音樂作家。這女人名叫霍爾梅斯 (August Mary Ann Holmes, 1847-1903)，是生長於巴黎的愛爾蘭人，在歐洲是不甚著名的一個女流作曲家，在東洋是不會有人知道的。其餘一百七十九個都是男人。關於演奏家，留名於音樂史的不但一個人也沒有，而且被我翻着了一件很不有趣的話柄：匈牙利有一個當時較有名的女洋琴演奏家，有一晚在一個旅館中開演奏會，曲目上冒用當時匈牙利最有名的演奏家（在音樂史上也是最有名的音樂家之一的）李斯德 (Liszt) 女弟子的頭銜，以號召聽衆。湊巧李斯德這一晚演奏旅行到這地方，也宿在這旅館中。他得知了有冒充他的女弟子的演奏家，就於未開會時請她到自己房間裏來，對她說「我是李斯德。」那女子又驚駭又羞慚，伏在地上哭泣。李斯德勸她起來，請她在自己房裏的洋琴上彈一曲，看見她手法很高，稱讚她的技術，又指教了她一番，就對她說：「不妨了，現在你真是李斯德的弟子了。」教她照舊去開會。那女子感激泣下。……這不是一件很失體面的事件麼？然而女性與音樂我們終相信其有深切的關係，決不會因了沒有出名的大家而認他們為疏遠。音樂史上沒有女性的 page 一事，反而惹起了我的研究這問題的興味。我就反復披覽音樂大家的傳記，結果終被我發見了許多與女性有深關係的事蹟，就恍悟了他們的關係的狀態。這等事蹟是甚麼呢？第一惹起我的注意的，是自來的大音樂家幼時都受母教。我手頭所有關於音樂家傳記的書，又少又不詳，但已可發見十餘個幼時受母或姊等的音樂教育的人，列舉起來，如：

(1)近世古典派的大家亨代爾 (Handel)，幼時是受母親的音樂教育的。

(2)俄國近代交響樂作家史克里亞平 (Scriabin)，其母親是當時有名的女洋琴演奏家。

(3)洋琴大家肖邦 (Chopin) 的母親是波蘭人，肖邦多承受母親的氣質，故其音樂作品中泛溢着亡國的哀愁。

(4)歌劇改革者挪威人格里克 (Grieg) 幼時是從母親學習洋琴的。

(5)俄國現代樂派大家謨索爾葛斯奇 (Moussorgsky) 幼時從母親學習音樂，他的有名的作品「少年時代的記憶」(Reminiscences of Childhood)，就是奉獻於其亡母的靈前的。

(6)俄國國民樂派五大家之一的鮑拉基雷夫 (Balakireff) 幼時從母親學習音樂。

(7)又五大家之一的李謨斯奇可爾薩可夫 (Rimsky-Korsakoff) 幼時的音樂教育，有賴於母親者甚多。

(8)俄國音樂家亞倫斯奇 (Arensky) 的父母，都長於音樂，他幼

時全從父母學習音樂。

(9)美國音樂家卻特微克(Chadwick)的母親長於音樂。

(10)澳洲民謠作曲家格林葛(Percy Aldridge Grainger)幼時從母親學習洋琴。

(11)俄國現代樂派大家格拉左諾夫(Glazounow)的母親是五大家之一的罷拉基雷夫的女弟子，格拉左諾夫幼時從母親學習洋琴。

(12)法國交響詩人杜僕西(Debussy)幼時從學於曉邦的女弟子。

(13)代近世界最大的樂劇家華葛納爾(Wagner)幼時從其姊學習音樂。

這幾人都是世界第一流的音樂家，其受教於女性的人如此其多。在文學家繪畫家中一定沒有這許多母教的例。由此可知女性的性質切近於音樂學習，善於用音樂感染。

第一件惹我的注意的事，是自來的音樂大家多戀史，而其戀人所及於其藝術的影響往往很大。世界上最大的音樂家中，除了一生沒有戀愛而以童身終其生的短命天才修裴爾德(Schubert)及家有悍妻的罕頓(Haydn)以外，其他的音樂家差不多都有奇離古怪的戀史，而由戀的煩惱中產出其偉大的作品。其實例不勝枚舉。擇其最大者言之，例如裴德芬(Beethoven)的戀人有著名的「不朽的寵人」他的著名的月光曲(Moonlight sonata)便是爲這不朽的寵人而作的。裴德芬的戀人很多，幾乎可列一覽表。他平日勞心於少女的一顰一笑。據他的朋友說，他的朋友租住在有三個美麗的少女的裁縫店裏時，裴德芬的來訪最勤。其次多戀史的，要算法國的交響詩人裴遼士(Berlioz)，他的一生全是 stormy love 的連續。他的名作「幻想交響樂」(Symphonie Fantasie)，便是對於當時英國有名的女優史密孫的單戀記錄。浪漫樂派的大家，其音樂與戀愛的關係更深。如修芒(Schumann)，的名作，大都是與克拉拉的美麗的戀愛時代新婚時代所產生的。前述的李斯德，更是愛慕女性。他所教的學生全是女子，而不收男子。他對於成績優良的女學生，每教完一次，照例要在她的額上親一個吻，同時又教那女學生吻他的手。——但這不過是犖犖大者的數例。藝術家中與女性的交涉最深者，無過於音樂家了。

最後我翻到了華葛納爾(Wagner)的女性讚美的記錄，就更加確相女性與音樂的關係的深切了。華葛納爾也是平生多戀史的人。但他的對於女性，有一種特別的看法。他極端地崇拜女性，有「久遠的女性」的讚詞。他以女性是盡美的，偶有缺點，亦猶之音樂中偶有「不協和音」，皆是 Harmony 的源泉。(近代作曲上多故意用不協和音，其效果比用協和音更大，故云)。華葛納爾的夫人是不懂音樂的。華葛納爾歡喜畜鸚鵡。有友人問他：『這豈不是嘈雜的伴侶麼?』他回答說：『不，熱鬧難道不好？我家的夫人不會彈洋琴，故用鸚鵡來代替她唱歌。』在

這句急智的話中，藏着深刻的暗示呢。關於「久遠的女性」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說：『柔性的優美的心伴着我，我的藝術常滋榮了。世間的剛性都被捲入滔滔的俗潮中的時候，女性常是不失其優美之情。在她們的心靈中，宿着柔和與潤澤。故女性是人生的音樂……』又說『人們看見我的事業（註，即指他所創的樂劇）漸漸結實，功果漸漸偉大，能撫慰人心而使之高尚了，只知感奮歡喜而已。但探尋其根源，這全是「久遠的女性」的所賜。把威嚴的光輝及人生的溫暖的愉快充盛於我的心靈中的，正是這「久遠的女性」……』

「女性是人生的音樂，」樂劇的事業的成功「全是久遠的女性的所賜，」由這兩句話中，可以悟到女性與音樂的關係的深切。即女性本身就是音樂。男性的裴德芬，華葛納爾等，是從女性受得音樂的靈感，拿女性為材料而作曲的。故在音樂上，男性猶之種子，女性猶之土壤。音樂的花從種子發出，受土壤的滋養的繁榮。人們只看見種子中發出花來，而不知道花是受土壤的滋養，在土壤上繁榮，而為土壤所有的。故自來的音樂家的多受母教，多戀史；自來的女性的性質的接近於音樂，善於音樂感染；自來的音樂藝術與女性有特別的關係，從這裏都可推知其原由。而自來音樂作家的多男性而沒有女性，從這比喻想來也可知是當然而不足怪的事了。

女性在音樂上，佔有這樣的特殊的位置。如華葛納爾所見，女性全身是音樂的，豈但「女兒喉」而已？故希望女性的音樂研究者，大家自愛自重，尊崇音樂，同時又尊崇自己，用了認真，鄭重，而恭敬的態度而研究音樂。（若以音樂為娛樂，視女子唱歌為可羞，則侮辱藝術與輕賤自身，莫甚於此！）

西洋的女子，大都充分具有這點覺悟。她們都知道熱愛音樂。因了熱愛音樂而崇拜音樂的作家，異常地崇拜，往往演成可笑的逸話。現在本文已經說完，但我要畫蛇添足，再說幾段逸話：匈牙利洋琴大家李斯德（Franz Liszt, 1811-1886）最為歐洲的婦女所崇拜。他赴各國演奏旅行，到處受婦女的包圍。他所吸剩的香煙蒂頭，被熱愛音樂的婦女們視為至寶，大家徧處搜求，拿去珍藏在黃金的手飾匣中，以為最寶貴的紀念物。法國歌劇大家顧諾（Charles François Gounod, 1818-1893）的受婦女們的崇拜，更有滑稽的故事：顧諾有一天去訪問一位貴婦人。正被延入會客室中，不期他衿上的一粒鈕扣翻落在地上了，而顧諾自己卻沒有覺得。這原是一粒極平常的粗劣的鈕扣，但那貴婦人看見了，立刻拾了這粒鈕扣，暗藏入衣袋中。顧諾辭去了之後，她使去雇請名手的珠寶匠來，令用極貴重的金屬和寶石製成一個胸飾，把這顆粗劣的鈕扣鑲在裏面，而懸在自己的胸前。關於顧諾又有更可笑的話柄：有一位伯爵夫人來訪問顧諾的別莊。這一天顧諾的家族一齊赴海邊去游玩了，家中只剩一個馬夫和這音樂家兩人。伯爵夫人來訪的時候，正值午餐初畢。馬夫請她入室內小坐，一面去樓上通報主人。她走進

室內看見食桌上有一個小盤，盤內盛着二三顆櫻桃的核。她就趁主人未下樓的時候偷取了一顆櫻桃核，藏在衣袋中。後來她告辭回家，就去雇請名手的寶石工來，命他用極珍貴的寶石鑲成一個玲瓏的小匣，把偷來的這顆櫻桃核封閉在這小匣中，繫以黃金的鏈，而懸在頸中。後來她遇見了顧諾，顧諾問她頸飾匣中所藏何物，她便揭開小小的蓋，取出那顆櫻桃核來給顧諾看，並且告訴他這是他所吃剩的櫻桃核，那一天被她從桌上的盤子中偷得的。顧諾聽了她的話，驚訝地說道：『唉！我那一天並未吃櫻桃，櫻桃盤子中的櫻桃核是我的馬夫吃剩的呢！……』西洋女子對於音樂的尊敬的態度，在這些逸話中形容盡致了。

十九年十二月四日寫於嘉興楊柳灣之樸綠室。

本誌十七卷九號徵文（六月底收稿截止）

秋令隨筆

這一題無須說明。我們希望得到從各種觀點抒寫的可觀的散文。

小家庭生活的經驗

小家庭，有人視爲溫柔甜美的窠巢，有人視爲發展羣性的障壁。對牠的觀念雖有不同，但是牠帶着必然性存立在現代社會裏，而且有好多的人正在過着小家庭生活，卻是事實。「滿意」或「不滿意」，那是太簡單的表白，正在過着小家庭生活的人未必只有這兩語可說吧。該有細密的精要的意思，從生活中體會出來的，蘊蓄在他們的胸中。現在我們所要求的就是請他們把這些意思寫下來。

附言一 上面第二題本是次號的徵文，但收到來稿祇八篇，太少了。我們希望從多數的文篇中選擇比較可貴的刊布出來，所以再徵一回，把應在次號發表的移到九號去。

附言二 我們想把這「徵文」一欄充實起來，希望作者盡量給與幫助，果屬佳篇，當致較厚的潤筆。

（尚有前數期徵文題重載在次頁）

本誌十七卷七號徵文（四月底收稿截止）

書我所認為新女子者　「新女子」是女性的新型，與舊女子相對待。有人說中國還沒有新女子；但又有人指誰某誰某是新女子，更有人自稱「我是新女子，」那似乎是有的了。

各人心目中新女子的涵義未必相同；現在我們請作稿者各自寫出心目中的新女子。並不希望開列若干條件，如新女子一應該怎樣二應該怎樣；我們希望認定某人或某一種人，用文字替代顏料，把她們描繪出來。

暑期的生活　七月正是炎熱的時光。有些人得到暑假，有些人要去避暑，這是很少的少數。一般食力服務的人受氣候的影響，生活亦自有異於平時。

我們請作稿者各自把暑期的生活寫下來；這是個很寬廣的題目。動筆以前先審度一下，揀那有意義的材料來寫，將使作者自己和許多讀者雙方都更感興味。

本誌十七卷八號徵文（五月底收稿截止）

關於投考學校　提起投考學校，學生諸君一定有種種的話要說。把要說的寫了下來吧，讓一般讀者也聽聽你們的「心聲。」

我所希望的生活　這一題的寫作限於婦女。一個人所希望的生活該是他認為合理的生活。在這一題之下，又須是確實這樣希望着的，寫出來方纔有意思。

怎樣寫生

錢君匋

以前，在學校裏的圖畫科都是由教師拿了範本來給學生們照樣臨摹的，或者由教師在黑板上描了一種事物的形狀，隨後教學生們從黑板上抄到圖畫練習簿中。用這方法而畫成的畫就叫做臨畫，臨畫是不看實物而畫的一種畫，所以往往有錯誤的地方，而且死板的可笑的。

現在卻不同了，學校裏的圖畫大都已改爲寫生畫了，即以前不照着實物畫而照着範本畫，現在卻不照着範本畫而照着實物畫了。這是不錯的，應該的，進步的。

現在這裏所要說的，乃是後者的寫生畫。

我們不論作什麼事，都應該認眞，尤其是對於寫生畫，畫寫生畫的時候不可隨便亂塗，應該仔細觀察然後下筆，所以畫寫生畫要認眞而忠實。至於忠實是怎樣解說的呢？就是對於色彩，調子，形體等都須從觀察中得來，不可僅靠着自己的臆造而任意亂描，假如靠自己的臆造而任意亂描出來的畫，這便叫做不忠實寫生。是可以鄙棄的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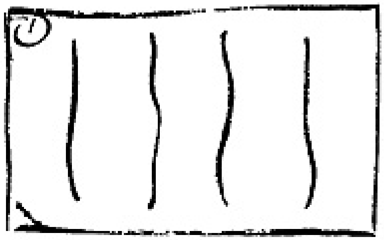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畫了十年的不忠實寫生，他的結果一定沒有什麼益處可得，因爲不忠實寫生是毫無益處的，十年固然是徒勞，就是二十年亦復是徒勞。我們試看泥水匠的畫牆壁，和廣告匠的描大廣告牌，他們不是差不多天天在畫着畫嗎？但他們自學會的一日起一直到他們不能工作的一日止，有什麼進步可言呢？沒有，一些也沒有，起初學會時是怎樣的，到他們不能工作前所繪的還是一個模樣的，這究竟因了什麼緣故呢？其實這個解答非常簡單，就是他們並不在忠實寫生，而是在臆造或臨摹所致。

然則忠實寫生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作畫，要使畫面現出「美」來，這「美」是寓於自然物中的，我們如果要畫面成爲「美」，那末我們必須去觀照自然，探索自然，取法自然。從自然中提取這美到畫面上來，除忠實寫生而外，不能再有別法可以辦到。因爲單靠我們臆造出來是有限的，有枯竭的時候的，而且也很難得到眞的美。假如我們描一瓶梅花，這梅花的枝的一曲一折，都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妙處的，花朵的或疏或密，或高或低，或左或右，以及或濃或淡的色彩等等都具有一種非臆造所能臬準的妙處又插梅花的磁瓶上的明快的光與暗的調子，以及瓶的外形的遒勁的輪廓線，又有一種輕清溫和的感覺。如果畫這瓶梅花的人僅把梅花與瓶看了一眼，便埋頭在畫紙上一口氣地描了出來，不管與擺在前面的一瓶梅

花對不對，這是不忠實的描法。我們在描畫的時候最不應該一看就完全畫了出來，以及隨便配些色彩。像這樣不忠實的描法，美果然不能見到，而且也得不到一些益處的，反而容易把手與眼養成油滑的習慣。

我們再看曲線的姿態。雖然是幾條短短的並不複雜的曲線，但不能稍差一些的，譬如附圖1中的幾條曲線，我們仔細一看，是否各有各的姿態和表情的？這幾條曲線如果形容得過分一些，竟可說是四個不同性格的人，或各扮着一種美的姿態的人。在表情方面也可說或在嬉笑，或在忿怒，或在哀哭，或沈默着。關於這種觀察，我們研究較久之後，自會覺到，因爲對於形，線，色等日久自會熟悉，和我們每日見面的朋友一般。



以上的話我想大家一定承認的。又，世間有如此多的人，他們中間竟沒有一個相同的顏面的，但他的原因極爲微小，不過在各人的面貌上的線，形與色彩，調子的略略不同而已，附圖2中畫着的幾個人的顏面，仔細一看，僅因眼的位置的不同，便各人各相了，倘再在顏面的其他部分複雜地變化起來，那自然萬人萬相了。人的顏面固然是如此，就是一切自然物的變化表情都是如此的。我們不妨再去觀察狗或貓的顏面，想來狗或貓的顏面總是生得相同的了，但我們的觀察的結果，必也發見了每一隻狗與每一隻貓的不同之點。如果狗與貓的顏面不像人類的顏面一樣變化不同，那末牠們之中不是大家不再認識了嗎？所以狗或貓的顏面一定也是有表情和變化的，因爲在先我們不會去注意過，所以以爲是一律了。又，譬如我們第一回見到印度巡捕或西洋人，我們的感覺只覺得個個印度巡捕的顏面上是生着多量的樱色的髭鬚，而額以上是用土黃色的粗布包着的，看西洋人只覺得個個是高鼻子，高鼻子兩旁的凹處深深地嵌着一雙藍色的眼睛，頭髮又是黃黃的。但我們後來多見之後，即注意之後，他們的顏面與我們的顏面一樣地有表情有變化，否則不是笑話嗎？叫他們自己中間怎樣認得清楚呢？



我們大家是人，所以人的顏面大家看得非常熟悉了，假若我們描一個石膏模型時，如果描得不像，我們自己會知道，但從什麼地方不像起來的呢？這又沒有人能够說得出來了。我們畫靜物或風景時，如果畫得與實物略微有點差別，便很難看得出來了，附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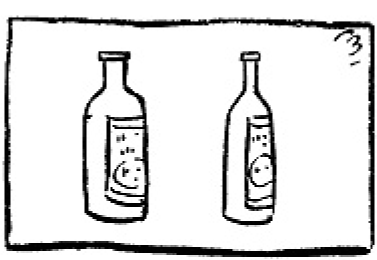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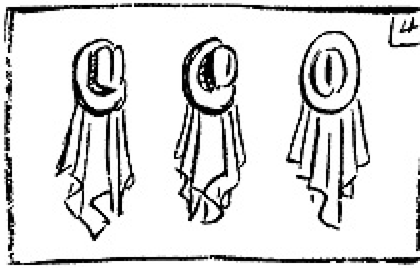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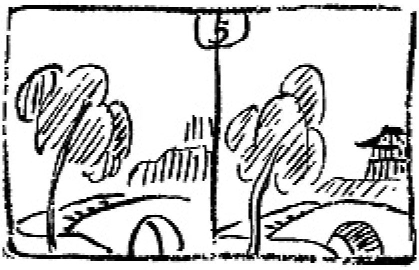


圖3的兩個瓶以及附圖4的衣帽附圖5的風景往往有人說是一樣的，但仔細觀察一下，他的不同自然會發現的。我們畫石膏像時畫得像不像容易看得出來，譬如畫Venus的頭像，如附圖6所示的三種形像，我們可以立卽判斷那一個像那一個不像。至於他的不像在什麽地方呢？那也是沒有幾人會指點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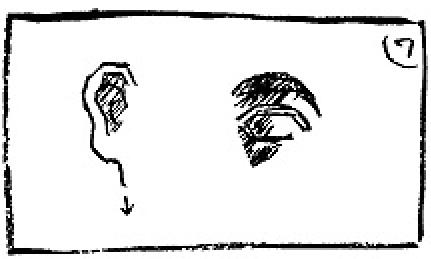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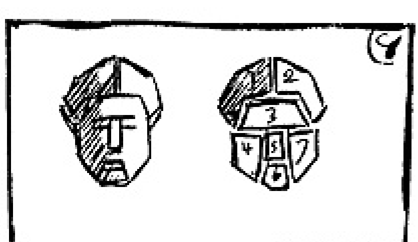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要忠實寫生，對於一線，或一色一形都不能隨便放過，應該研究他的來歷，性質以及表情。附圖7所示的耳的外邊線的兩端的方向，和來處及眼眶線和眉線的性質和表情等等都須經過一番研究纔可以悟得。

又譬如附圖8描着的兩個人頭，便很明瞭地把一部分一部分各自分開，劃成了許多的面。我們觀照事物，都應該用這種看法的。

依照了這個方法，再看附圖8中的七塊形狀，假如這七塊形狀都已正確，那末調子就可以畫上去了。但調子也要比較他濃淡的。





像上面所說，就是所謂忠實寫生。忠實寫生必須依照自然，筆筆須有來處，而不是可以任意亂塗出來的。

現在再插一圖，是描着兩個頭的附圖9，試看這兩個頭吧，左邊的是不忠實寫生，右邊的是我們應該學的忠實寫生。

我們作畫固然要忠實寫生，應該依照自然，筆筆須有來處，但還有

一些話也是初學者所必須記住的。這就是所謂畫者的眼光。

有些不忠實的人常常把 Venus 的顏面畫得眉清目楚，有如鄉村中的人家大門上貼着的門神畫一般，他們所以畫得這樣，其原因只在亂塗，而不會照忠實寫生的方法做去所致，至於亂塗瞎畫，就是沒有畫者的眼光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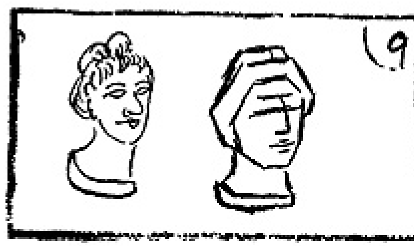
當我們作畫時，我們的眼光應該暫時與世人不同，因爲我作畫時是站在描寫世間一切事物的地位上的。譬如一個蘋菓，在非作畫的人看了，他的心中也許會這樣地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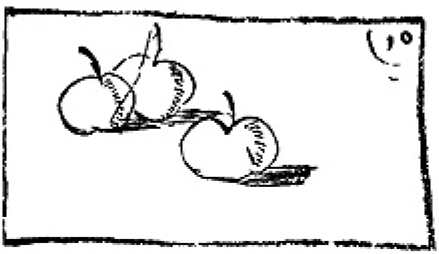
「現在是某月份了，所以有好的蘋菓了。」

「啊，這蘋菓這樣大也許要一角錢一個吧。」

「照牠這樣紅而且大的，想來牠的味兒一定是非常甜美的。」

「這不知是那個買來的，或是請我嘗嘗的也難說。」





但在我們作畫的人見了，完全不應該如此想，我們所見的所想的，應該是在色彩的鮮明，調子的美妙，位置的適當，以及怎樣改變牠們的位置更覺得好，而不應該想起那些非畫者所想的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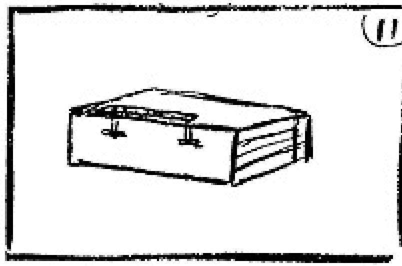
因爲我們作畫時對於事物是另有一種畫者的眼光的，所以我們的着眼不在味的甜苦，價的貴賤等等上，而在當時的蘋菓所給與我們的一種色，綫，形，調子的印象上做功夫的。假如我們能會得這種眼光，那末對於忠實寫生便有不少的幫助。我們在描寫蘋菓時，應看一看，畫一筆，假如看見綠的色彩，那便應該從調色版中尋出同樣的綠色來描上，假如看見紅的色彩，那便應該從調色版中尋出同樣的紅色來描上。無論怎樣，不許聯想到蘋菓的別一方面去，因而不看蘋菓的當時的現象，而任意亂塗了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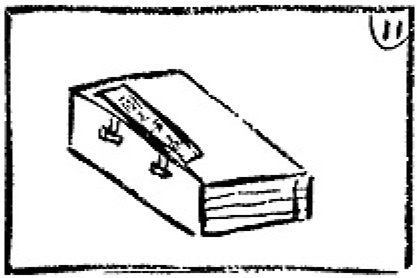
又，我們不論畫什麼事物，我們不應先問這是什麼東西，我們應先問的是：形怎樣？調子怎樣？色彩又怎樣？

我們在作畫的時候，我們便是研究自然的人，我們對於一切自然，應該統統視爲被研究的，所以我們在作畫時只有我們自己是人，其餘的不妨視爲一隻蘋菓，或一枝花一朵雲都可以。如果我們描先生的像時或描同學的像時，我們也不妨視爲蘋菓或花或雲，因爲我們在作畫的時候，是暫時把世間的一切關係解開了的。

我曾經見過下述的兩個畫學生，他們都鬧了笑話。

一個畫學生有一回作一幅靜物叫做『書』這書的實物是放置在一丈多距離的他的前面的，他作畫的紙是木炭畫紙的八開，所以書的形狀畫得已是很小，就是在他的地位看實物的書也是很小了。但他畫的結果因爲看不明書上所簽着的是什麼書名，於是他走近去仔細一看，知道是三國志演義，他回來便在紙上用削光的鉛筆工整地在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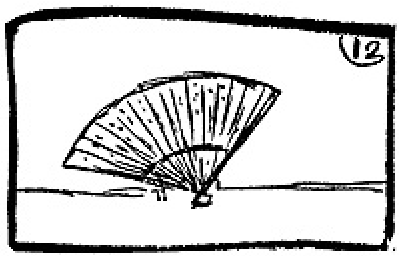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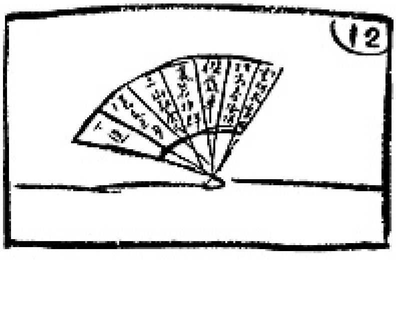


着的書簽上很淸楚地寫了三國志演義五個正楷。他非常得意，以爲別人都不能寫得有如他一般好，一般淸楚。其實在他的地位望去，三國志演義等字都已模糊而成爲散亂的黑點，早沒有字的形跡，照他這樣描法，我們可以承認他是對的嗎？

我們只要一想，我們便可斷定這不能算是畫，不能算是藝術的製作，這不過僅僅是一幅三國志演義的圖解，或廣告畫罷了。他所犯的病就是不忠實，因爲他想着書，他想着書的用途，也許他還想着這書的定價，以及紙的質料，書中印着的字的大小等等呢！

又一個是作一幅靜物題名爲『扇』，那扇的實物上是寫着字的，但從他所在的地方看去，因爲距離的關係，也早已看不淸楚了，僅字的黑點可模糊地看見，但他心中似乎頗不滿足，對於扇上僅見許多黑點。





於是他並不與前一人那樣走去看一看回來再照樣寫，他覺得走去看一看是麻煩的，不如由自己的記憶中抽取一首前曾讀過的詩來寫上，一面既可顯他的本領，一面又大可省去走去的麻煩，他決定之後，在畫好的扇上便大書特書地寫了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於是，他這一幅畫便成爲扇的圖解，而不復是藝術的製作了。

從這兩個畫學生的故事中檢察他們的病，那末我們知道他們所犯的病大致是相同的，這種病在我們是應該竭力避免的。

至於像這兩個畫學生所畫的爲什麼是犯病而不可以呢？因爲作畫是要描表我們頭腦中對於事物當時˙所感到的印象的，在我們的腦中所感到的印象是怎樣的時候，便應該迅速地忠實地依照那印象怎樣地描出，看不見的地方便是沒有印象，沒有印象我們便可不管，如果必定要硬描出來，這不是出力不討好嗎？

那末我們要避免這病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祇有改變我們的『眼光』一法辦得到，假若心中成了前面所說的這是什麼東西的意念，那便畫不好了。書和扇上的字看不清楚，儘管任他去模糊，我們不妨用散亂的點或彎曲的線照他模糊的樣子描着，原不必求比他清楚的。這樣，我們纔描得好畫哩。

我們如果描先生或同學時，假若描得像鄉村中的人家的門上所貼着的門神畫一樣，那所犯的病亦復是這一種的病。因爲我們心中早存了先生或同學是人，人是必須有兩條眉，兩隻眼，一個鼻，一隻口，兩旁而且還有兩隻耳朵，況且現在我們是在描着先生或同學的像，應該竭力求其像人，於是畫眉成了兩個新月，畫眼畫成了兩個橄欖，畫鼻畫成了一隻花瓶，畫口畫成了一隻盒子，耳朵呢，又變成了一正一反的？號，實實足足，變成可以笑痛肚子的一幅奇怪的畫了。

那末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畫呢？我們應該明白我們不是爲一切物寫照的，我們當然不是爲書爲扇而畫，我們不過以書以扇所給我們的印象描寫出來，描成以後，在畫面上留着的筆觸不過偶然與書與扇相像罷了。

以上所說，雖然簡短之至，但都是初學者所應知的知識，如果確實能夠依照着做去，我可擔保一定不會走入岐途的。至於其他的更深的話，以後有機會再講吧。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於白川園。

心病〔長篇小說〕

李健吾

上卷　陳蔚成自記

一

沒有人曉得我的苦惱。我坐在這個小長方書桌前面，手裏拿着鋼筆，瞧了幾次藍墨水，奇怪我要寫什麼。我望着玻璃窗外，院子是空的，那棵空了心的老槐樹帶着乾枝子在牆頭哆嗦着，方纔一隻歸鴉棲在上面直着嗓子啼叫，這時也不見了。只有風的聲音；好像在我的心裏面。慢慢我忘掉我要寫什麼，忘掉一切，甚至於自己的存在也忘掉了，沈落在一種無首無尾的惝惝的心境，這種心境網罩了我的四圍，帶着深秋似的早春的黃昏。

苦惱和一片一片的灰雲一樣，從四角落浮上我的黯澹的天空；我說不出那是什麼樣的苦惱，好像一塊一塊的稠雲聚集在我的心頭，分不清那一塊藏着雪，那一塊擁着雨，只是凝結着。我的紛亂的思緒好像一條一條的粗線，剛從棉條裏抽出來，又捲在紡車上從左往右地旋轉——轉出些什麼呢？我感到那加在一起的重量，雖然我辨別不出這一根一根的線。

呵！那說不出的煩悶。

我案頭的英文字典是灰色的，藍墨水瓶也呈出灰色，硯臺，筆筒，茶壺和茶杯：牠們都帶着一副淒涼的難堪的顏色！我扔下鋼筆，我推開白紙，我過去立在牆上掛着的鏡子前面：牠映出的容貌也是蒼白的！我覺得我的心頭冰涼，我可憐我自己，我躊躇到我的原處。我拿起鋼筆，蘸飽墨水，在白紙上畫了一個大圓圈。我詫異牠爲什麼不圓，而且歪歪斜斜地有些扁平。我覺得牠可憎。這是人生！我認識牠的面貌。

我纔二十三歲，我的思想和嘗遍苦味的老人的思想一樣。誰讓我這樣悲觀的？是我的父親？他的信一封比一封酸辣；是我的舅父？他的愚昧讓我難受；是我的舅母？她非常地刻薄：我感到他們的背膺的力量；然而不是！不是！是他們有時可以在我的腦內消滅；我有時會忘掉他們。但是有一個東西鬱在我的心頭，讓我從來沒有忘過。我說不出牠的名姓，牠的形像，年歲和來歷。但是我知道牠的存在和牠的高壓。那是什麼呢？是憂鬱！是青年！是我！

爲什麼我這樣地不快活？這樣地不快活？我的不快活便是刁惡的舅母當着大衆也向我宣告過。她的刺耳的聲音！她的意思是我忘恩負義，住在舅家還不知道領情。我猜出她的心眼，然而我太怯懦，沒有膽子斥駁她的虛僞。但是我眞不快活！爲什麼我要隱瞞我這種心情呢？我自己不需要這種裝綴。但是我不得不顧慮到無情的親族的體面。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彀把我的痛苦講給誰聽；他能彀同情於我；但是他在那裏呢？我一個朋友也沒有，在這宦海升沈的大城市裏面。我不該到這古老的北京來，這裏樣樣使我失望，這裏鎭天有風沙吹入我的明噎。每一個面孔是生澀的，每一條街巷帶着惡意。教授聽見鈴聲就走，同學對我毫不經心。在人羣裏天眞是罪惡，智巧是導師。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只是一個人，如同中秋的時節，有紅有綠，沒有生命，沒有漿液。

我一個人坐在這兩間爲屋子裏頭，四周綽約着黯黯的黃昏。外面的北風還挾着一點餘威從樹裏穿過，從瓦上捲過，帶着嗦嗦的黠虐的聲聲。我放下窗簾，但是我沒有捻亮電鐙。我習慣於坐在黑暗裏。這樣舅母就不嘮叨了，我可以省掉她來麻煩。在黑暗裏我可以哼唧着我幼年所唱的歌謠，或者故鄉的曲子；我可以忘掉那隨着光明現形的一切。這一切，我希望牠們另在一個世界，給我留下靑春，幸福與和平。於是我夢想……大約快是用飯的時候了，我等着。

——眞是大爺，譜子十足，每頓飯都得人請！

推開風門，聽見這句譏嘲的話，我不由得在門邊踟躕住。我知道這是誰說的；她坐在舅父的對面，一臉不耐煩的神氣。我呢喃着；意思是分辯，卻分辯不出一個淸白的字眼。她從桌旁站起，幾小步走到我的身後，伸手砉地將風門帶上。

——風也賊，長眼睛，門開了就進來！

門順着風勢往裏一扣，陡然一聲，連舅父擬擬地坐在桌邊，也從碟前擡起頭。但是他沒有開口。我低下頭走近我的位子。我心裏有一股寃氣抑在我的咽喉。我覺出我的臉紅燒上來。我曉得我沒有理由解釋我的迂緩的行爲。然而我怕她把我的罪名驟出口。只有寬恕的沈默能彀挽救住深裏墮落的靈魂。

我看着身旁表弟的那個空位子。她立刻猜出我的心思。

——他早喫飽跳蹬去了，也許在那面學生的屋子。你喫罷。你舅舅還等酒哪。

我低頭喫我的飯。等老媽把酒燙上來，我已然快喫完了。舅父許久不用酒，看見錫壺，饞眼也發起亮。他自己一杯一杯地獨斟獨飲。舅母今晚用飯特別少，彷彿有心事。每逢我低頭的時候，便把眼睛射在我的身上。喫飯活像捱罪，我好容易趕完了。

——不要走，這裏有你爺的一封信。還是早晌來的，我這纔想起來。

她走進套間。

父親的信我的心頭不覺豁然亮起來。我焦急地望着她的後身。屋裏電鐙亮了，還不見她出來。我跑到套間的門口。她迎出把信給我。我坐在靠牆的椅子上。信口是封住的，不過夾在另一封信裏寄來的。

——舅舅還有一封？

我的問話不招她的歡喜。

——對啦，你舅舅還有一封，薄薄不到一頁半，左不過是大小平安。別瞧你這孩子，倒有的是心眼這一下可好了，你盼着你爺的信，你爺的信也來了。瞧你猴兒急得那樣子；你要是想家，去年你就不該老遠地趁山趁水地出來。出來又不早出來，眼看暑天過了，人家學堂都停了考，這還不是你舅舅情面大，好容易把你插上南方大學。又不知道用功，又不體貼錢的來路不易，回回信上受爺的排揎。隔上一個月，巴巴地盼來了信，卻劈頭痛罵一場。

她轉過頭向她的丈夫。

——真是，路也太遠了，貴州到這裏，不說走信，就是走人也還得幾個月哪。

他應了她一句，問我道：

——可不是你爺信上說些什麼？

——沒有說什麼。他讓我好好地念書，省喫儉用。

我的顏色告訴他們比我的無力的聲調還顯明。我轉不出話表示我的失望。我覺得我的憂鬱更深了，我的心思更亂了。爲什麼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便那樣不受父親的諒解？還要我怎樣向他老人家寫信？我立刻聯想到我的繼母，一定是她在中間挑撥是非，使父親寫出這麼氣殺人的嚴酷的辭句。

繼母的尖小的面孔立即在我的眼前浮動起來。這好像舅母就是她的化身！她每一開口，便帶着一種婦人的微笑，然後隨着一口痰吐出同刀子一樣鋒利的話。她不滿意於父親的拘護同對於死者的思戀。她待我很甜蜜，過分地甜蜜，往往使我杌隉不止，深惡她的虛情假意。從她的無意中，我可以看出她對於長子的嫉恨。我時時覺得她對於母親是一種侮辱，對於父親是一種玷污。然而我們從來沒有口舌交惡過。我很怕她在家鄉揑造我的誹語，讓我在父親跟前失掉信用。

我慢慢地把信摺起，裝在信封裏頭。

——沒有給你匯錢嗎？

我羞愧地搖搖頭。信上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這件事。

——你瞧，這是怎麼一回子事？你爺這樣地不給你匯錢，你這成年的食用出在那裏？你自己計算計算，到北京也半年多了，說話就要一年，你爺給你寄了幾回錢，你化了你舅舅多少錢。這你親眼瞧見的，你舅舅那窮衙門半年也不見一個鏰子下來，今天柴薪，明天討賬，鞋底也跑穿了，結果還要受凍受餓，還要養活這一家子。自然你是親外甥，我們說不了那麼許多，可是這個場面人人瞧得見，你也不是瞎子。真的！我說你爺怎麼了，越老越糊塗！你上月沒有給貴州打信嗎？

——爺信上的口氣，總以爲我這裏有錢。

——唉這傻孩子！你不說要錢，你爺自然以爲你有錢了。你馬上再寫一封快信去，就說你學費飯費都還沒有交哪，讓你爺越快匯越好。

——爺只是不信我，要不請舅舅……

——這孩子！你的話你爺還不信，何況一個拐彎拔角的舅舅？好孩子，回你的屋子把信稿打好，讓你舅舅過過眼也就成了。天一趕早就可以發出去。

——寫去能！我還要寫一封信哪，把你的套在我那裏頭，明早我就可以讓衙門上人送出去。

我低頭走出屋子。我的心裏墜着一塊沈鉛。我聽見北房裏的學生同表弟歡天喜地地笑着。我緊起步子穿過黑魆魆的夾道，轉入後院我的屋子。我捻亮了電鐙。我立在桌前半天沒有動靜。我看着白桌布面上一塊小的墨漬發呆；漸漸那塊墨漬漲大了，距離也近了，我的眼前好像就是一個黑水池子。

三

我想着我的青春，我的方興未艾的少壯的歲月，但是我沒有力量或者勇氣抑住這一夜的黑暗和在黑暗中流下的眼淚。這團團的黑暗象徵着我的現在和未來，沒有白晝的嬋娟。我的眼淚是爲我的少年而流的！那追不回來的當真的快樂！在那時喜悅永久是喜悅，彷彿夜裏碧空的銀星，而痛苦好像偶見的殞星，一灼一閃，不知道墜落在那裏，不等我們叫喊，便過去了，永久地消失了。

親愛的人們！從死裏重生，從永世的夢裏醒過來，因爲我今日的孤獨，因爲只有你們的憧憬是我停泊的樂土。你們在那裏呢？

我看見了你，母親；我明白你在憐憫我。你從地上把我抱起來，拂去我身上的灰土，抹去我的煩惱的眼淚，然後得意地向隣婦道：

——這纔是我的兒子！

在你的面前，我是最聰明，最有出息的孩子；我用盡心力來招惹你的愛護。然而如今我是最愚蠢的東西，沒有人能加以瞭解，我也不能瞭解我的四圍。那最可憐的事情，是我自己感到我的知覺的鈍銹，失掉從前你給我的信心，失掉我的自愛，同時認出我的無能爲力和陵侮一樣的藐小。

我聽見別人的聲音。

但是我時常失卻內中的意義，同時在我的靈魂中，我感到一種生疏，彷彿牠變成我的一部分，我的一種官感。於是擬字加在我的姓名上，這可憎的字！

這傷我的尊嚴的毒舒！這是我到了古都，古都對於我的第一個印象。

——呵！親愛的「芳，起來！從墳裏起來」把你從前那些可愛的諂譽的字句如今在我的耳際再重一遍，證實了我的勇敢的活敏的智慧。讓我抓住

你的衣緣在這風濤洶湧的人海，我是一個將要沈沒的自貶的靈魂，

然而為什麼在這入魔的夢境，我的兒時彷彿一種永在的孤獨，在我這冷了的溫熱過的心裏？我漫遊在這裏，這裏一切明媚；綠的麥芽從雪下伸了上來，綠的樹芽從枯殼裏褪了出來，花蕾慢慢地綻破，帶着空裏飛鳥的喜悅和我們在田野上競跑的呼聲。然後野草深了，榆樹把新錢贈給我們，燕子在麥穗上剪翼，麻雀藏在麥行裏喁嘶，我們有時也和牠們隱伏在一起，你在我的懷裏！於是我們尾隨着各自的母親，笑着和開了的棉花一樣，井裏的新水沁涼了我們的熱血的沸騰，美麗的蝴蝶再把我們的新血熱了起來。慢慢地看呀，那嶄黃的大的穀穗，那高而箭直的搖曳的高粱，葉子從踏綠裏透出豬紅的花一樣的顏色，我們的心卻在捉摸不住的蟲子的聲音裏。但是那分離我們的銀花掩覆了大地的枯黃，在暖炕上我懶得下來，聽着母親的希奇的故事，或者紡織的嗡嗡的沈醉的聲音，忘掉了我還有一個伴侶……現在這一切都消失了。

生命整個是一個消失的集合，在時間的催促中，忽忽地隕落。但是即使生命永在，牠又能為我做出怎樣可紀念的事呢？我的不安馴的小犢似的欲望總在驅逐着我的肉軀，和牠所蘊蓄的高貴的靈魂，來厭惡單調的狹隘的現時，企求渺忽的歎幻的夢想。故鄉的平凡同牠的親愛的記憶使我鬱悶，家庭的煩瑣同牠的卑僞增我苦惱。於是我渴望着新的變化，新的文化，和新的呼吸；我提議，我掙扎，我奮鬬；我終於離開了刺眼的故鄉。

結果我得了一個字的評語，我聽清大家在這樣竊竊地侮笑我，

我的舉動非常笨拙。我最初的感覺和一條受窘的狗一樣……

我吠着。

漸漸我覺得——這來得多麼奇異，多麼平常呀！我覺得我的精神的委靡，心靈的頹唐和身體的衰微；這些我理解得就和一個不實在的夢一樣，恍恍惚惚地，迷迷惘惘地，漸漸浸潤了我的全思想。

我沒有錢……

我現在所入的大學是光棍式……

呵！我想念着我的質樸的故鄉。但是我能夠告訴誰呢？在這虛妄的大城市裏面，我和一個小螞蟻爬在土塊上一樣，對於我的蹤跡沒有人留心，也沒有人感到那種壓軋的感覺；然而我痛苦！這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彷彿理應如此，理應如此。我要是現在有錢，慈悲的父親呀！我願意重返我的故鄉，探望牠的顏色，牠的健康同牠的仁厚。

我願意徘徊在你們的墳墓的距離的中間，母親和湧！讓我給你們說那浩闊的江濤，同漂浮在水面的外人的汽輪；讓我給你們解釋火車同牠的驚奇的速度；讓我給你們描述古城的金紫和街市的繁榮；然後再讓我哭出牠們所與我的懊悔，在我心上所劃的傷痕。你們會在地下靜靜地同情地聽着我的呢喃。於是母親用她的習有的疼愛的聲調：

——孩子，你為什麼哭呢？告訴娘，娘有主意的。

那永久震懾在我的耳際的柔語！然後湧同我背倚背，坐在桃樹的蔭下，

為我唱着那隻醉心的歌，呵那湧在我的記憶裏的歌：

——清早起來爬大坡，
太陽出來露水多；
郎是金花開一朵，
妹是銀花開滿坡。

讓這𡟱娜的婉轉的歌聲挽住我下沈的靈魂！讓母親的慈愛扶起我的自尊心！讓我不要厭惡，厭惡我自己！

四

一夜我不能睡。我望着紙窗漸漸透出似灰似藍的顏色，屋內的什物也一點一點地從黝暗裏淺褪出來。我的舊皮袍在對面的牆上，在模糊的黎明的黯澹裏，好像一個人懸貼在我的眼前。慢慢我聽見烏鴉和上早課一樣，在槐樹上喳叫起來。窗紙有些透亮了。風聲我很早就沒有聽見了。我不知道牠在夜裏什麼時候收斂的，好像我懵懂了一夜。

我只覺我的頭有些沈重，盤旋在腦內的最後只有餞……餞……

此外我便什麼都想不起來。

——大老爺，賞我窮人一個大花臉！您越花越有的！

不知道從那裏，忽然這個含着譏諷的破鑼的聲音在我的耳上顫抖着。彷彿真有這樣一個窮鬼在我的牀邊。他在強迫我摹擬他的動人哀憐的扯長了的可憎的腔調。我忽然煩躁上來，覺得這樣平躺在棉被中再沒有出息不過。我閉了的眼睛陡然睜開。

我的視線落在對面的牆上：我這一驚！那窮鬼就在我的眼前，動也不動。漸漸我記起那是我自己的舊皮袍。就在我這樣出神地看着牠的時候，一個新奇的觀念彷彿從皮袍跳入我的意識界。這樣地出其不意！這樣地飄疾！彷彿一聲竹砲上去，落下一隻明鐙，轉瞬又滅在夜空。

我不能描寫那種奇異的過敏的感覺。我急忙穿好衣袴，從牀上跳下來。我將被褥推在牀裏，然後從牀下的箱蓋上拇起一條靑布包袱平舖在牀上。我過去把皮袍從釘子上摘下來，撤淨了浮面的塵土。我用包袱把牠包起來。怕冒水驚動了舅母，我從暖壺倒出一口水漱了漱嘴，然後濕了濕手巾，貼在臉上溫了溫。我把幾頁譯稿塞在包袱裏面，挾在腋下，輕手輕脚地從前院溜了出來。

我沒有遇見熟人。出了門，我一直奔往錦什坊街。空氣清洌；小胡同裏面有些陰沈沈的；偶然西北的房脊映出淡淡的陽光。我的步子是緊急的，零碎的；帶着初民的快樂；我的未來的光明的預期把窮困逐出我的心境。我在那拐角的地方立住：在我的十步以外是那狹而黑的櫃門。

我向四街本能地畏葸地窺着，然後加緊幾步，和一個小偷在閃躲他的良心的追逐一樣，一下子跳入那牢獄似的黑的鐵門。我邁下高大的險峻的石階，順着夾道往內轉進。我站在一個高大的牆似的厚的木臺前面：電鐙的白光襯得廳內分外陰慘。在賬桌旁邊的方凳上坐着一個掌櫃樣的老人，不遠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夥計，手裏都捧着早茶。他

們和機器一樣地看着倚在內門旁的夥計往我這裏迎來。這個夥計也和機器一樣地將手展開，手心向上，伸在櫃臺上面。我把包袱提到臺口，他接過去打開了。

那幾頁講義先露出面孔。

忽然我的全身煩燒起來。在這幾頁黃紙上好像油印滿了我的醜陋的罪狀。他的犀利的眼光向我搜索着。我的羞恥變成一種被壓迫者的忿怒，差不多頂住了我的咽喉。我驟然把講義從皮袍上面撥下來。

他把皮袍抖撒開，扯低電燈，在亮光底下翻來轉去地檢驗着；他轉過眼睛毫無表情地瞥了瞥我，然後把牠鋪平在櫃臺上面，用手細細地摸着，用嘴吹着那快要脫了的發烏的白羊毛；他的臉仍然是平滑的。這樣嚴肅地審查了許久，他提起皮袍向櫃臺上一橫，意思彷彿是不屑，冷然向我道：

——也就值五塊錢！

我得了敕令地向他點頭。

多麼失望的一個數目！他一點不曉得我怎樣等錢用；要不然他看穿了我的窘急。他的冷漠的吝嗇的聲調點醒了我的……什麼呢？我忽然憎惡我的下賤的舉動。我跑到這高大的櫃臺前做什麼呢？爲了五塊錢？五塊錢！然而我只有點頭。我後悔，但是一種奇異的聊勝於無的滿足制住我的反抗的意志。我的皮袍從此算同牠的主人脫離了。

這是母親的兩件皮襖，她去世以後，拼湊成我這一件長袍。

我在高大的櫃臺的前面等着，牠所帶出的森然的氣象和法堂裏的嚴肅的空氣一樣。我慢慢看清那從櫃臺後面露出來的慘白的枯瘦的面孔，瞪着絕大的空靈的眼睛癡癡地望着我。我猜他是一個小學徒，生活在黑暗裏頭。一張白地藍花的發票由他遞到我的面前，我沒有細看那上面的字，只覺得龍蛇飛舞，一團漆黑。然後從他的手心溜下五塊現洋，一塊一塊地在櫃臺上敲給我聽。

出去的時候，從高大的石階迎面跟蹤下一位同我相似的青年。我們彼此微微地凝視了一眼。我怕什麼呢？我一個熟人也沒有。也許是他的臉色令我注意，那灰白的，失血的，帶着一副下陷的黯黯的眼睛。他從我的身旁飄過去，如同一片見了霜的透白的楓葉……我開始覺得生活有一點魔力了。

五

下午三點鐘左右，我離開學校，沿着大街向南漫步；我的興趣並不在觀察上，唯一的原因是怕早回舅家。我鵠立最久的地方是沿街的報牌的前面，其次便是各色聲碎的小攤子。東西還沒有離開我的眼界；便已然出了我的心境。快到單牌樓了，我從西藥房的玻璃窗往裏窺探，忽然有人從後拍着我的肩膀。

——我看着像你。還不回去嗎？

這是胡方山，我的同居的大學生。我沒有想到他在街上會招呼我。

他和我們在一起已然同居一個多月，舅父的朋友介紹來的。我同他不大熟悉，他的生活我有些看不下眼，見面時除去笑笑，點點頭，平常我們很少過話。他每天總在外面或者學校用飯。他尋着寄宿舍的空房間。最惹我厭惡的，是他的男朋友女友，往往三三四四，在黃昏以後來訪候他。於是他的慇懃的有些強勉的狂笑便從窗內傳到院子，那些學生毫無忌憚地附和着，彷彿一隻老鴨在河畔呷呷完了，引起一羣嫩鴨的煩耳的天真的合樂。然後他會放聲唱起來，那驢樣的鳴吼！他的獷野的歌唱有時會讓我抱住頭，在屋裏蹀躞着，不知道怎麼樣方好。他好像時常請他那些朋友們到電影院去，往往趕着夜深他在巷口叫門。劉媽實在煩得再聽砸門的聲音了，披上衣服給他開門。

——胡先生嗎？

——劉媽，快呀！

——您今晚早呵！

什麼使他這樣忘形地尋樂呢？我的疏遠也許由於我的嫉妬。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的那麼多的錢，那麼多的錢隨他揮霍。舅母諂諛他的為人，雖然反對他的生活的方式，特別是男女混雜。劉媽是一樣的意見；但是她樂意熬夜替他尋門。生活對於他的輕易和他的耽樂在我有些可憎。

他今天彷彿故意要侮蔑我，出其不意，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帶着同我結伴的愉快。我不知道怎樣拒絕。他的無所謂的親熱的態度沒有我的迴避的餘地。我第一次覺出我的絕對的卑弱，從來牠沒有向我自己這樣生動地銳利地呈露過，好像離我非常地窵遠。

——再沒有這樣湊巧的事！我剛從電影院跑出來。我刷了她們一個蠻個兒的！那些女孩子們！

於是他縱聲笑起來，記起他的得意的傑作。他的臉是出興奮的醉了的顏色。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樣掃興的片子，簡直豈有此理！那個男的摟住那個女的，在一起哭起來；沒有出息的東西！隨後又不知怎麼七湊八湊，女的父親讓男的刺死了，女的撲在死屍上號咷大哭，回到家裏，媽媽又躺在牀上半死不活，一面咽氣一面說：記住——記住——你爹的死！

他好像從影片上學下那動情的聲調。他揮起左拳，接着說道：

——Be damned the death! the tears! the ……那些女孩子都哭了，後來簡直掏出手絹，那四四方方的小手絹還包不住一滴小眼淚。'These sentimental girls!'我連告訴她們都沒有，就溜出來了。我決心刷她們一個蠻個兒的！真倒楣！跑到電影院去開邪。你說，我們的人生不已經殼苦的了嗎？忘還忘不及，他們還把牠編成戲，讓人看的更清楚，更親切，還有些傻子忘掉自己，顛倒在別人捏出來的眼淚裏頭，好像他們忘得掉，好像他們在哭別人。

——你不像有過很苦的經驗，胡先生。

我的話煩惱地沈靜住他。轉過身，停住步，他看着我的面上的怔忪的懸疑的表情。他用手一揮，然後轉進一條小巷。

——爲什麼你不許我有呢？我笑，因爲魯迅說只有人會笑，不是他說的，他抄的——你不愛魯迅的小說嗎？他會啞着嗓子把哭弄成笑。你聽阿Q的笑！那傻小子，他命裏注定剪掉辮子再砍腦袋的！魯迅太冷了，好像一個瘋子綁着鐵柱狂笑。聽那調子你會打一個移撒！爲什麼我們不能享樂現世呢？能的！你在霧騰騰的熱汽裏頭放聲地笑，沒有人能看清你的消瘦的發愁的臉，你也不會看淸現世。於是你笑出來的聲音會是熱的！

他的譬喻引得他笑着。隨後他驟然變得嚴重而且神祕，大約新的迴憶流入他的來去無常的腦內。

——你見過替房東收錢的老頭子嗎？

——他叫做老王。

——我今早碰見他的。我奇怪一個人老了會能鑑到那種樣子！我要是老了，我就死：再沒有老年替人生丟臉了。你舅媽早晨上市去了，劉媽讓他走，他說他要等；於是我們就談起天兒來。他滿嘴的陳少爺，我迷胡了半天，纔想到他錯把我認做了你。在他眼裏，年輕都年輕，彼此一點沒有分別的。頂怪的是他問我這些屋子有毛病沒有。他在院子齋階上擡起頭向各屋一間一間地凝着。他說厲氣大的人能把鬼怪鎮壓下去。他說從前他一個人在這裏看房子的時候，時常聽見什麼叫喚，可是他不怕呵他不怕。他上了年紀了，死不算什麼。

他站住，向我解釋道：

——這就是置之死地而後餡生的道理。爲什麼一個人怕死？因爲他捨棄不下他的所愛：放得下現世的是能死的。死不可怕，沒有愛的人纔可怕：這種人若非頂天立地的英雄，便是遺臭萬年的奸雄。我們中常的人性都浸在愛裏頭。也許所愛的是一碟番茄牛尾，也許是女人，也許是男人，也許是性命……他怎麼會願意死呢？別瞧那老頭子，倒眞明白！他上了年紀了，所以死不算什麼，其實是他心上沒有牽戀。可是他還活着，別瞧他頭髮白了，腰彎成兩截，一隻脚踏進墓門，這……這……這因爲他沒有知識。

他的遲疑的答案使自己有趣起來。我們繼續往前走着。

——我歡喜上了年紀的人，他們有時很格別。有些瀰綷的早就買好了柏木，不管什麼木頭罷，放在自己家裏。有些帶着兒孫到地裏指定了那一棵樹做他來日的棺木。別瞧一個死，別瞧他們活殼了，就是死他們也打算得再周到不過。在他咬着牙關，給自己預備棺木的時候，他說他是怕呢，還是不怕呢？

他不等我的迂緩的回答，接下去道：

——你沒有聽老王說嗎？他不怕！我覺得他的話很有意味，便追問他不怕什麼。他說他不怕鬼。我問他這院子是不是鬧鬼，或者從前鬧過鬼。他顯出左右爲難的神氣，嘴裏結結巴巴，擠着那陷成一條縫的老花

眼，不知哼些什麼。我說這一定是一個女鬼。只有女鬼纔有趣。一定是一個女鬼！還是上吊死的！他再也不開口，後悔他的多嘴。我追問他是那間屋子。他只是衝我做鬼臉。

——是那間屋子？

但是這時我們正走到他的學校的門口。他站住向我告辭，說他換了主意先用飯，免得來回麻煩。他請我一同用晚餐；我覺得他的嘴在我的耳邊吵得也該歇歇了，便獨自走回來。我想我是應該孤獨的，自己旣沒有錢，又沒有口才。

六

我常常想，真是一個傻子該多有福呀！他的蒙昧造成他的快感。但是為什麼我也愚蠢，為什麼我在事後就要懊惱，為什麼我會這樣說不出地痛苦呢？還有人事比這更為遺憾嗎？今日的我承受着昨日的我的艱澀的惡果。現在我是清醒的，自覺的，銳敏的；於是我感到雙倍的痛苦的荷負。我每夜在這種重壓之下自惱着。我不能安眠，從牀外向近牆處輾轉着；我的血異常地沸騰着，我的想像彷徉在海市蜃樓間。但是我繪不成一張完整的健全的觀念的圖案；在我的失眠中，所飛逝的是朦朧的浮散的煙霧一樣的沙粒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我總抓不實牠們呢？我有一種虛幻的感覺；牠們是虛幻的，然而我的感覺是真實的。我盤夜盤夜地為這種綺麗的豐實的虛幻的感覺所欺誘着。我失眠。我忍受不了被筒內的鬱熱；我揭開被角；我冷；我縮回腿，在被中輾轉着。

秦太太！

我抓實了；這和響沫一樣地噴上我的意識，這位秦太太。我想像她一定是一個嚴刻的拘謹的半老的婦人。舅母讓我明天收拾好了屋子等候她。我納罕她同她的女兒為什麼會到北京，這快得出乎我的意外。我想她心裏一定很着急，或許下了火車就打發人通知舅母的。關係她的女兒的終身，她自然急於見我，她的未來的女壻。說也奇怪，我從來沒有想到她們，好像她們從來不會插入我的生活。

我有一種畏葸的懊悔的情感。

我怕她會把事情很認真的，舅母就是這樣。沒有人會像我這樣地慵懶，麻糊，將就；我有些彷彿舅父的性情。但是我希望我的女人將來沒有舅母那樣地到家，精明，高厭。呵！我的未婚妻是什麼模樣呢？我連她的像片也沒有見過，便是做主的父親怕也沒有見過。或許她是長得很美，和……和……和我的芳一樣。

呵！芳，你永久活在我的心裏。慢慢有一個你不認識的女孩子要佔奪了你那唯一的位置。你不以為可怪嗎？我們從來沒有盟過誓；締婚這件事我們從來沒有想到。你是我的精靈，自然和音樂；你和我倦了時候所寓目的靜謐的怡神的萬物一樣；你是那歌聲婉轉的飛鳥，細絡游潺的流泉，或者明晰晰的星宿。你對於我是這樣地重要，呵！我有時忘掉

了你……於是父親領我去拍照，我訂婚了。

於是忽然我聯想到如果你活着，我或者會同你訂婚——這來到我的腦內是多麼地迂徐呀！可怕地迂徐，、證實了我的癡。

但是你不知道我現在的孤寂和窮困。

我的未婚妻或許會同你相似，你不情願我這樣地希望嗎？這未嘗不可能；完全可能：阿！不要喚醒我的癡夢。我會有一天看見她的，如今我們住在一個城裏，或許都在西城。至少我明天能殼見到她的母親，母女相像的地方往往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怎樣地驚奇呀！秦太太或許非常地醜陋，否則便十分地古板。醜陋是不會的；不過她能殼讓我和她的女兒見面嗎？我們的見面一定很有趣。我的未婚妻起初是羞答答的；我一定羞得可怕。還是彼此不見痛快些。免得我做女人們的笑柄。

可是秦太太為什麼帶她的女兒到北京來呢？莫非……難道是專為趕來完結我們的婚事？我一個錢也沒有。

性慾的衝動我早就有了，牠的潛伏的勢力隱約地增我的苦惱。我的憂鬱或許大半由於性慾的壓抑。在我未來北京以前，主宰我的注意的是向上的求學的意志；這半年，獸慾漸漸海潮一樣地高漲起來。在這繁華的城市裏面，呈在眼前的十九帶着淫慾的色彩，一種柔膩的頹唐的欺偽的奢侈。在這文明的社會裏面，所需要的是娼妓，或者戀愛。但是我已然訂了婚，我拿這件事來慰藉我的窮困。

她一定是舊式的。

我們結婚的時候，她或許要坐花轎，前面打着前清的旗旛，在飯莊的大廳上行禮……這會耗費很多的，我怕。

只要我能殼閉上眼睛，我的心身實在是疲倦了。夜又這樣地靜，好像我合在牠的無聲的音韻中進行着，好像我是黃昏，夜是形式，我們合成一首沒有韻腳的細流一樣的長詩，往光明進行着。

七

再沒有今天這樣晴明的溫馨的天氣；春天可以說是到了。我起牀很晚，還是舅母親自到我的屋子把我叫醒；這時已然十點多鐘。她的熱習的親昵的聲調把我從朦朧中掙轉；我惺松着眼睛，恍恍惚惚，看見我所最畏懼和最厭惡的舅母立在牀前，起初以為我開始在做夢。立刻她的著實的存在使我明白我已然睡失覺了。我趕忙披上衣服跳下牀

——這孩子！你怎麼不穿好就往下跳，也不怕招了涼。

這話是從她的冷峭的嘴裏出來的嗎？我低着頭不做聲。我實在想不起她為什麼到我的屋裏，並且為什麼親自來喚醒我。我竭力在思索她的原因和牠的重要。我慢慢地繫着我的鞋帶。

——你瞧你的黑皮鞋都發白了，你這孩子也不知道省下錢買一盒黑鞋油。你舅舅那裏用的還有，回頭到我屋子把鞋擦亮了。你瞧你這棉袍子上怎麼儘是油點子，好像你天天夜裏偷誰家的油喫，淌淌羅羅，髒了一身。趕緊罩上一個乾淨的袍罩兒罷。我記得劉媽給你洗了一件

在着。那怕愛國布，只要到人眼裏不惡心。

我從牀下抽出柳條箱，取出一件洗淨的藍布大掛，然後把箱蓋怱地合上。我不情願舅母一眼把我的箱底看破了。爲什麼她要賊一樣地偵伺我呢？她那種窺探的模樣好像要看下我的貧乏。

——你也沒有一條新被單嗎？

我重新撳開箱蓋。其實我應該記得我沒有第二條，然而我仍舊在箱裏翻着。我差不多出了一身汗。我記得我彷彿還有一條，然而我怎麼也摸不出來。

——得了，也到我屋裏先拿一條用罷。

我舉起箱蓋，但是我的手眼變得說不出的笨拙，許久還沒有扣下去。我恨我自己。我覺得舅母的銳利的眼光不耐煩地從我的身上揚起，射向全屋，幾乎沒有犄角沒有亮到。她自己惱急地屈就地替我拂理着。

——你猴在那裏呆什麼，這孩子！還不打水洗臉。你這個慢騰騰地斯文勁兒眞能把人急死！就是你舅舅也沒有你這樣騰癠！回頭你丈母娘來了，你可別這樣沒有出息，我的活祖宗！

我的腦子忽然豁亮起來。我記起今天的事，我明白她的慇懃的由來了。我扣準箱口，使力一下子就蓋住我那髒扭的箱子，把牠推到牀底下。我的手脚靈活了，舉動也顯出敏捷。我幫着舅母收拾我的蕪雜的屋子，然後拿起臉盆向前院廚房跑去。我捧着一盆熱水在夾道遇見舅母往前院走。我閃在一旁。她看着我的興奮的焜燿的面容同迅捷的體會揶揄地微笑着。

不到二十分鐘，我把我的兩間屋子收拾得和我新來的時候一樣，我自己也和屋子一樣地修飭。我立在書桌的前面，看着那小本的魯濱孫漂流記。漸漸我沉重地感到我的窮困。我的高興漸漸讓這種淤窒的銳利的感覺壓抑下去。我的衣袋內只有九角錢。我交了四塊錢的講義費，這是必須的，否則註册課不發我講義。昨天晌午我買了一角錢的燒餅，在一條小巷的口外的餅麵舖，沿着皇城的牆外慢慢地走，慢慢地乾咽着。

這九角錢遲早是要花出去的。那時候……爲什麼父親不給我匯錢呢？我看着夾在書裏的舊信封。希望好像從這水濕了的黃封皮上跳下來。這是三個月以來父親的第一封信。他大約還沒有見到我的催求的信件；見了，他會流下淚，立刻給我匯錢。說不定今天我就收到他的掛號信，或者明天……然而他的信是這樣地冷酷！他責備我不孝，浪費，無思慮；不過我需要的是錢，錢！

我走出我的陰沈的屋子。陽光已然沒有冬天的寒意，四散在滑碧的海空，我的思慮不覺消融於宇宙的協調的色澤。我踱到前院。廚房發出切菜的聲音；表弟纏住劉媽，指東問西，同她不住地煩絮。胡先生的門鎖着；舅父上衙門去了。我在北房前的太陽地徘徊着。四月菊已然透出綠芽，石榴還是一身的枯枝。

秦太太我拜見過了。下午兩點鐘左右，她獨自坐着一輛馬車來的。舅母迎到大門外。她們在門道裏談着。我在屋裏辨出秦太太的溫柔的急切的語聲。我聽清她問了兩遍：

——陳少爺呢？

我推開風門，把她請進舅母的屋子。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然後笑向身後的舅母道：

——這不是那孩子嗎？

我向她深深地鞠躬。我的一隻手頂住風門。

——這孩子！天天盼着你丈母娘，見了面也不知道親親地稱呼一聲，眞是越念書越變得傻了。

然後舅母轉向秦太太道：

——親家太太，你可別笑話我們這傻外甥呀！

我讓她們進來，然後又一躬到地，同時稱呼道：

——伯母，您老人家好！

——這孩子！怎麼不先請你丈母娘坐下，就行起禮來了？

她又轉向秦太太道：

——我說親家太太，你可別笑話他，剛從外省出來不到一年，那傻氣還一點沒有洗掉。

我心裏充滿了鬱怒：爲什麼舅母不能彀閉住嘴呢？她口口聲聲是我傻，我傻……彷彿她唯恐秦太太帶回我的好印象，竭力地輕薄地重複着我的罪辭。我坐在下首沈默着。

——其實這就好了，用不着多禮，行禮的日子在後頭哪。我看他還結實。

——可不是，來到北京還沒有病過。

——我們還是接到他介弟的信纔曉得陳少爺到北京進了學。聽說進了什麼大學，名子我也忘記了。

——去年秋天他來晚了，人家學堂都開了課；這傻孩子也糊里糊塗的，急得不曉得要怎麼好，後來還是託人暫且在……在……

她看着我替她解圍。我固執地沈默着，低下頭，很拘謹的樣子。她的眼中冒出火星子。她向秦太太笑着。她的窘急減輕我的恨意。

——親家太太別怪我，連我也一時說不上那怪名堂。

然後我接住她的抱歉道：

——南方大學。我預備暑假後轉入師範大學。

——傻孩子！怎麼不早說，讓我招親家太太見笑。

她用半玩笑半責備的口氣向我說着，同時向秦太太告罪似地微笑。

秦太太引趣地隨着她謙抑地微笑起來。我沒有想到這會變成我自己的羞辱。我曉得我的臉飛紅，我曉得秦太太憐憫地看着我。或許她在尋覓我的癡的地方，甚至於舅母同她說話，劉媽向她斟茶，她的眼神從來沒有離開我過。

——這次就是親家太太同小姐來的嗎？

——就是我同她們姊妹兩個。我們這一次到北京來，也是倉卒之間決定的。我們秦先生原在濟南督軍府做事，看着時局沒有希望，一天比一天騷亂，自己對全局也無法補救，所以決定把我們送回原籍，他好到日本去。後來還是我說，北京空着現成房子沒有人住，到北京豈不比回老家強？秦先生怕我們花費，總是遊疑不定。直到後來聽說南邊家鄉不是鬧土匪就是鬧共產黨，這纔死了心，打發我們上北京來。好在北京我們也常住；路上又有我娘家兄弟招呼，說來也就來了。

——秦先生沒有同着來嗎？

秦太太的臉上稍微帶一點痛苦的表情。但是她緊接下去道：

——秦先生從青島那邊到日本去了，帶着姨太太和孩子。記得舅太太還有一位少爺，在那裏呢？

——纔七歲；玩了半天，在裏間睡着了。等醒了，讓他給親家太太叩頭罷。

——沒有上學嗎？

——他爹自己教他認幾個字，說是年紀還小。

——哦！我還帶了些糖果點心在車上，快取了下來罷。

——親家太太，你可太客氣了！這還不都是自家人嗎？這是他舅舅衙門事情忙，要不就該到車站接親家太太去。

——倒說舅爺呢？近來還好嗎？

——在衙門裏。近來簡直沒有辦法，薪水老是領不下來，上頭公事卻連天地緊。不過他曉得親家太太下午來，回得早也說不定。我說，親家太太，待一會兒你就別走了，留在這兒用個家常便飯好了，有你這從沒有見過的姑爺相陪，那時他舅舅也就該回來了。

——晚飯我可不能領，臨走時我還吩咐她們在家裏用哪，別讓她們又等得着急。不過舅爺我倒想等着見一面。

聽着她們說長道短，我忽然不耐煩地疲倦上來。我原本規規矩矩地，挺直腰，坐在下首椅子上，不知不覺地向前俯下來，神不守舍地看着面前的幾條長磚的裂紋。她們的談鋒是滔滔不絕，使我不勝膩煩，最後簡直有些厭惡。以後我再沒有聽清她們說些什麼，說得那樣地輕快；我只曉得她們張着嘴在說，和那掛鐘的長年的擺聲一樣，同我毫不相干，然而長年地在耳邊煩擾着。她們正經其事地對談着，唯恐失掉上下的線索。

但是秦太太並不惹我討厭；她的慈祥的憐恤的目光時時朝我盤旋着；她的溫和引起我從來沒有經過的一種美感。她的身量有四尺上下，差不多要低我一頭，尤其她的團團的溫潤的小面龐，同謙謙在上面的柔和的無主的光輝，給人一種玲瓏的孩氣的感覺。她的臉上薄薄地敷着一層細粉，兩顋微微透出一點胭脂。她的頭髮用油抹得平平正正。她的全臉上最失尊嚴的地方是她的矮小的鼻子，因為嘴小，不算很難看。她的手指是又短又小，沒有一個戴着戒指，皮膚略形粗糙些。手腕上

墜着兩隻沈沈的黃金鐲子。她穿着緞子一類的長旗皮袍，顏色似棕似青。她比她的實在的年齡顯得年輕。

是不是她的女兒完全像她呢？那低平的鼻子……我焦急她們爲什麼從不談到她的女兒，有時偶然碰到了，雙方立即有意地滑過去，彷彿忌諱着什麼。是我嗎？然而我是最關心的。忽然我想起這一切都是儀式的，講禮貌的，我的頭慢慢垂得更低了。我不清楚這是否由於我的自覺的羞愧。

我想離開她們，走出屋子。她們看着我，但是都似乎沒有注意到我。這種虛僞的斯文使我苦惱。只要有人在我的面前，我曉得不到兩三分鐘總會看穿我的矜持的赤貧。自然秦太太不是例外。她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我的四圍。她或許在詫異我爲什麼這時就脫了皮袍；或許她猜出我的口袋裏只有九角錢同這九角錢的來歷。屋內的熱氣窒息我。爲什麼她們不讓我到馬車上取下禮物來呢？我可以藉口走出屋子。

——傻孩子！你在想什麼呢？

我立即坐直了，倘然瞪住舅母，希望擒住她的暗意。我的曖昧使她們好笑；我陪着她們笑。

——這傻孩子！你瞧着我作什麼？親家太太要你領她瞧瞧你的書房哪！

她轉向秦太太道：

——你可別笑話，親家太太，這傻孩子就是這樣症裏症氣的。

我領導秦太太到後院的兩間屋子。我告訴她我歡喜這兩間屋子的幽靜。我說我就歡喜一個人沈下心看書。我埋怨我的氣運惡劣，委屈在那樣無名無實的大學。但是暑假我一定會考上師範大學，我對於入學試驗很有把握。她坐在我的牀鋪的外角，好像嫌被單不平或者硬綳，用手在上面摸索着。她搜索地看着屋內，慢慢地轉向窗前的書桌。我立在書桌旁邊。

我驅逐不下浮留在我的腦內的那個奇詭的念頭。我無法驅遣。她或許會給我錢，做我買書用……我的屋裏的書是很少的。或者她正等我開口。

但是她安靜地問我的父親近來有信沒有。她的安靜同她的問題苦難住我。我的視線移在魯濱孫漂流記的封面上。我遲遲地開口道：

——家嚴常常有信，前天還來了一封。家鄉都還勉強。看信上的口氣，好像事情不大如意，所以……

我接着在別人的面前說父親沒有給我匯錢嗎？我的謊撒得再笨沒有了。我覺得我的不知廉恥的可怖。

——所以也不常來信。

她聽着我的應對，微笑着。她縮回摸索的手，收在衣袋裏頭。我的心眼悴然高躍起來；我低下眼看着腳前的潮濕的地面：我等着她的手從衣袋伸出。但是她的手始終沒有離開她的緊扎的衣袋。她思索着。

同時她問了，我若干關於我自身的瑣碎的問題。我的回答大體還

算滿意，這事後不能不令我驚異了。我聽見表弟在夾道提踏的步聲。舅母走路沒有響聲。秦太太迎到門外。

——來！這是秦家伯母，好好地鞠個躬。

——好孩子！行得好禮。來！這裏有一塊錢，拿去買糖果喫。

她的客嗇的手從衣袋抽出來。她們吵嚷了半天，錢終於由舅母替表弟接住。然後舅母說後面的屋子怕冷，請客人到前院坐。屋子本來有火，傻孩子不要，所以就沒有生。在我的眼裏，能言巧語的舅母越變越醜。

我沒有跟她們到前院去，黏口我還要預備功課。她們走了以後，我忽然失望起來，心裏覺得空虛。

秦太太四點多鐘走的，沒有候舅父從衙門回來。舅母說改天她自己或者舅父準到秦府上探望。馬車從胡同口轉出去，轔轔的輪聲聽不見了，我們纔走回大門。我們都沒有言語，回想着一天的事迹。我正要穿進夾道，聽見舅母在後面呼住我道：

——薛成，回頭記着把你舅舅那條被單帶過來。真是的，我說，你怎麼一天總是那樣沒精打采，上氣不接下氣呢？你瞧你丈母娘頭天見你，你也不說打起精神，有說有笑，討她老人家的歡心，怎麼總是那個喪門神的樣兒？不說你不好，你丈母娘到了家裏，見了你那沒有過門的女人，說不定就一總不好咬到我身上。是呀，說起來總是舅母娘不好，住在舅舅家呀！

我喃喃着；我記起她詛咒了我一天的傻。她護衛地微笑着。

——真是我說的！你莫不是害了單思病嗎？那你為什麼不向你丈母娘開口呢？瞧她疼你那樣子，就是我這近門子的娘舅也趕不上，恐你一句話，她還有不聽的？我也省了多少麻煩。

她好像覺察出她末句的失言，立即踏趨着，推開風門，走進屋內。

八

我移過一張椅子挪近門口，懶揚揚地坐在上面，脚蹬住門限。我想讀書，但是我約束不住我的浮亂的心情。我仰首望着晴爽的天空，慢慢地，慢慢地，我記起這樣的一節新詩：

我從沒有見過一個人，
那樣一副憂憂的眼，
看着這一塊小小的藍幕，
囚犯們所稱呼的天，
看着一片片漂浮的行雲，
擦着各自的銀帆。

在我的眼前的三面都是磚牆，我的房屋坐南向北，牆邊的老槐樹龍伏蛇行地覆住了天井，冬天輕易夕陽也落不到這狹長的院子。牠的陰沈，寂靜和闇澹正像禁牢裏的空氣；我不知道我的眼睛是不是憂憂的，然而我所能看得見的卻是一塊小小的藍幕，沒有浮雲，好像一層透明的

灰色的霧靄撒在海盤的下面，略微帶一點低壓的感覺。夕陽的餘光從槐樹的梢頭斜掃過去，槐頂彷彿有新綠的消息了。

我沈思着。我在我的想像中間明滅着一對扁圓的核仁樣的眼睛，透出情慾的和煦的弱光。我的思想不能集中，爲這點微的日光紛擾着，拆散開。在這日光裏面，所吸收的是怎樣的一個形貌呢？滿意呢？不滿意呢？我怕我的疑……這差不多是我所能發星出的第一個可能的惡劣的印象。但是近來我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地興奮過。我被圈納在一個浮幻的光暈中間，現在牠已然完全消散了，留下我在追認或者印證現實的醜惡，無常和道德的氣息。

•

爲什麼我沒有錢，我願意同她的女兒會晤呢？

男女們都談着或者實行自由戀愛，我們仍然被縛在陳腐的桎梏之下，似乎連反抗的意志也沒有。沒有嗎？我有的，我有的；但是我失掉了那唯一的可能的機會。我甚至於當時沒有想到這一層。即使想到，我的勇氣是不足依恃的。我的興奮是偶然的，自娛的，自欺的，短時的，現在我明白了。如果我懇求秦太太，如果她應允我們的會晤，而且我們彼此見了面，我又能够怎樣呢？我不能够告訴她的沒有出過閨房的少女的心，說我的精神是怎樣地憂鬱，說我沒有錢……我能發把另一個世界的人勉強在我的淒清的國度嗎？悲哀可以讓兩個人分擔，但是分擔的人一定不是快樂的人，否則是一種罪過，對於我是一種罪過。

我一點要見她的意思也沒有。

我撇不清獸性的糾纏。我願意結婚，雖然我不願意見她。我想我會恨她的，她要是曉得了我的隱秘，平分了我的一切。這會虧損我的緘默的自尊心。我切盼我懷裏抱着一個女孩子，然而我惱懼於她的疑問的水晶似的日光和她的幽怨的責難的聲氣。

讓我毀滅了，毀滅了我的自苦！

——我的尊貴的伯母，讓我們及早毀了我同你的女兒的婚約，讓我們各自恢復我們的青春的自由，讓我們奔各自的人生的前程，讓我們在和平中告別！我不欺騙你；我併恐你眼裏所蘊蓄的恩惠；我憐恤你的慈母的勞碌。但是我們完全不相識，你的劬勞會無用的，你會懊悔你的盲目。我一個錢也沒有；我向你撒謊，說父親的事情不如意，說父親常有信來；他一封信都沒有給我；他恨我，責備我浪費，卻一個錢也不給我。讓你的女兒自由，或者另嫁一位高貴的富有的公子，讓我們分手！我求你聽我現在的忠告，不要讓我的不幸的運命籠罩住你的無辜的家庭。請你看清了我的慘白的沒有血色的消瘦的面孔，也許你錯把牠當做書生的習有的面孔；不！不！這是餓出來的，這是憂愁浸蝕成的：相信我，我不願意欺騙你。從你的眼裏，我曉得你是一位慈悲的菩薩；但是不要錯把慈悲施捨在無望的人的身上，他的心已經死了。你不知道我是怎樣地卑鄙，就是現在，我想着你衣袋裏的金錢。你可以翻遍我的屋子和我的身上，但是你所發見的只是九角錢：這九角錢是母親的皮襖換來的！你不知道我怎樣嫉妒我的表弟，就爲你賞了他一塊錢！你猜不透我的

無恥和下賤！我不要你的清白的女兒，讓我們及早解約！

我應該，應該這樣地向秦太太宣講。在我的赤熱的想像的絕崖上，和瀑流一樣地滔滔而下，我的語詞麻醉着我的幽沈的靈魂。我的動情的慷慨的聲音彷彿在我的耳際鳴顫着。我的脈搏應着牠的演說的節奏。我從椅子上跳起，跑在樹身的前面，覺得一種強烈的不可滿足的欲望燃灼在我的胸懷。

——要不讓我們馬上結婚，滿足我的性慾，再害了你的女兒！

我蹦在樹身上，咬住自己的嘴唇，觖望地望着那將熄的日光，反射在

一塊小小的藍霧，

囚犯們所稱呼的天。

九

夜裏八點多鐘，我在前院碰見那位姓胡的，提着一把白磁茶壺，從廚房裏出來。他硬把我扯到他的屋子。屋內有男女的爭辯的聲笑。他推開風門，撩起垂在門口的棉簾，把我差不多攙進來。全屋的聲笑立即在、一個生面孔前停住。他把茶壺順手放在門旁的茶几上，替我們介紹。

我說不出他的屋子是怎樣地裝飾的，非常紊亂，非常明麗，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屋裏面的牆角有一個書架，擱滿了新文化的書籍，地下擁着成堆的報紙，緊靠便是他的臥榻。窗底下橫着一張長方的書桌，在書架的前面，圍成一個空隙，中間正好安置一把坦適的軟椅。牆上有美術畫片，和許多外國女人的像片。沿牆圍滿了圓凳或者小椅。

我坐在離他的朋友們較遠的門邊的一張小椅上。我看着他們，沒有話。胡先生匆忙中所介紹的姓名我差不多都忘了。圍着書桌是兩位女學生，一位坐在裏面的軟椅上，一位坐在旁邊的矮凳上，低下頭，聚在一起翻閱桌角上的一大堆畫報。她們的興趣彷彿很濃郁，向我點點頭，便繼續看下去了。她們的嘴角都帶着微笑。她們的衣服比較是樸素的。

牀上平躺着一位，他的頭仰對着上面的頂棚，枕在似疊似揉的一堆被褥上，兩隻手平肱起，放在後腦同被面的中間。他最先看見我進來，但是仍臥在牀上，脚垂在牀邊，身子一動也沒有動；他的頭從後仰起，表示我還沒有十分打攪他的意思。在一張較大的畫幅底下，背倚在凸出牆外的半圓柱上，站着一位穿西服的青年，像貌很清秀，樣子也英挺，他的視線不時落在書桌旁邊的髮髻上，有時正面轉過來，雖然不是看他，他的臉也會熠耀上來。我的不速而來好像不受他的歡迎，因為他時時斜眼看着我，最後簡直露出輕蔑的神氣。主人站在屋的中心，有時走到書桌前，湊近髮髻往下望望，有時走到成為斜度的形勢的西服青年的面前。他興奮地徘徊着。

——我昨天從電影院出來，在單牌樓遇見的就是密司特陳。我記得我挖苦了影片一頓，也許連你們也罵在裏頭。你們說，等你們電影看完了，纔發見我已經走了，所以你們今天來興問罪之師。好，說罷，你們要

罰我什麼？

那兩位女的嗤嗤地好笑起來。她們的笑和一陣輕快的夏雨一樣，在這傾盆而下的中間，全身花枝招展地顫搐着。她們忽然握緊小拳，彼此互搥着抽縮的肩頭。然後她們彷彿疲倦了，頭伏在手同畫報的上面；等她們擡起頭，她們不唯不笑，而且莊嚴地直起腰來。她們始終沒有言語。

——罰你再陪她們看一次電影！

西服青年不加思索地喊着。他的語氣涵蓄了不少的酸意。

——我很願意。但是你請我們嗎？

西服青年聳聳肩膀，看着那個梳雙髻的。兩位女的在一起耳語着，然後笑出一聲，立卽努力自制住。

——爲什麼你們只是好笑呢？你們的笑能彀把一個壯實的靈魂笑沒有了。你們這樣笑着，是不是說：猜罷，猜罷，在我們的心坎兒上有一個神祕的地方神祕地擾擾着？但是我老實告訴你們，你們的笑在我完全是無意義，無道理，不足輕重。

那位梳雙髻的忽然把臉從紙窗那面轉向我們。她的玲瓏的面龐帶出忿忿的挑戰的表情。

——我們笑我們的，你的重不重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你怎麼曉得我們的笑無道理，無意義？你的偏見同你的灰色的人生觀害了你自己；你以爲什麼事只有正正經經的纔値得人的顧盼。爲什麼我們要那樣無聊地嚴重，甘於自賤呢？我們的笑使我們的靈魂更加舒展，更加健康；我們是本能的，自然的。你呢？

——我蔑視你們！你們是矛盾，一面打自己的嘴，一面還強自粉飾。

——什麼！我們矛盾！

——聽我的！讓我分析你們的笑。你們的笑一點理由也沒有！我問你們要罰我什麼；我是光明磊落的。你們從昨天起便不滿意我。你們聽完了我的話，便應該一直說出你們的懲罰。然而你們卻無緣無故地笑起來，和傻子一樣地笑着！你們全身動着和抽筋一樣！我的話有什麼可笑呢？沒有人笑，只有你們自己。隨後你們悄悄話說彀了，正要笑，忽然覺出這太沒有意思，便忍住了。你們能彀說我的話不對嗎？這沒有意思便是你們自己也覺出來。於是我得了一個結論，便是你們各自有一個天賦的矯揉造作的靈魂，你們的生活，思想，動作便在牠的支配之下。我還有一個證明。

兩位女的同聲嚷道：

——快說罷！你的話像一個……

——我的話什麼都不像。像，像我自己。我的第二個證明是你們的哭。昨天在電影院你們可以不哭的，我覺得再沒有比那樣更無聊的片子，故事是殘忍的結晶，結構一點也不近情理：這種片子只是一個慘，說不到悲。悲是人生的，高尚的，慘是非人生的，魔鬼的。我們的眼淚是流給合情合理的悲劇用的，不是爲了那種慘無人道的幻燈用的。這裏只有

恐怖，憎惡，我還給牠的也就是恐怖，憎惡。我的一滴眼淚也不消費在牠身上。

西服青年似嘲似諷地向他道：

——那你爲什麼不到終場就溜了呢？

女的一起合作窘，同聲嚷道：

——是呀！是呀！爲什麼？

他的閃灼的目光從西服青年轉向女的。

——我可憐你們。你們眞蠢的可怕！我覺得那種壞片子不值得人類的同情。但是眼看你們就掏出手絹來了，隨後再也忍不住，索性哭起來！我覺得這對我是一種宣戰。

——你在那裏同你自己宣戰！

我第一次聽見牀上那位先生開口。他這一句出口出得好像很用力，全屋的視線都轉在他那裏。他慢慢地從他那傲慢的姿勢坐直。女的同情地向他崇拜地看着。胡先生退近門邊，倚住右邊的半扇門。西服青年出神地看着那無所知覺的梳雙髻的女郎的肩膀。我們都等牀邊那位先生開口。他的嗓音有些沈濁；他至少有三十歲了。

——你說女人的靈魂是矯揉造作。假定我們都有靈魂，你曾經分析過你自己，問過你自己，你的靈魂是什麼嗎？我替你擔憂，替你這樣的許多青年擔憂；你們站在情感上面，或者藝術的場面，自以爲是地處置人生。先讓我來看看你，然後再汎論比你還精靈的那些青年。我說你立在藝術的場面，因爲這是你的口號；但是你站在不健康的藝術的場面，因之你的人生觀是病態的，再壞不過，是頹廢的，或者痺痲的。我聽見過一位老派的名流說他喝酒的緣故。他的話是很有趣的。他說在他面前擺着兩個物件，一個是鴉片，一個是黃酒。在他這樣腐朽的於現世無能爲力的人只有這兩種選擇：是鴉片呢？是黃酒呢？這兩種東西都可以麻醉人的。他決定喝酒，這比抽大烟上進些。他老了，我們只好隨這般老人醉生夢死罷。我們於現世是一樣地失意，所感覺的或者更要銳敏，更要深刻；我們的靈魂還是沒有多少折磨的嫩芽子。所以我們的創痕更要致命些。我們的反應比他們的還要沈痛。但是我們的意志是上進的，力最強的便克制住自己心身的失望，成爲有希望的奮鬪如一的青年，力最弱的便沈淪於一種類乎自私的可怕的欲望中間。現在我要說的便是後一種。

他停了停。我們靜靜地聽他繼續下去：

——在最初這裏是一個無底的深淵的絕望：黑暗！黑暗！完全黑暗！他感覺到自信力的全部的剝奪；人類以及萬物都是絕對地醜惡；他的尊嚴被踐踏在同樣酷虐的運命的鐵蹄之下。有些青年便墮在這種黑淵裏頭，永劫不得復生。第二步是比較有希望的，他已經用他最後的力量破開那較薄的羅網。這裏有一種掙扎，精神上的，物質上的。然而那黑暗的影子永遠投照着他全部的生活，事業和思想。在他心裏，唯一殘餘的美感是厭倦。他不肯毀滅自己的，他曉得就是毀滅也要用很大的力

氣。他相信他再也不會掙足於人類的活動的範圍。他於是從地皮上刮下許多灰色的泥土，給自己築了四堵透明的灰牆，把自己擱在裏面，以爲別人不會窺見他，同時他可以用娛樂的態度觀察牆外的活動。這就是所謂住在雲石和黃金的宮裏做他的想像的夢的。世界是紛擾的，喧囂的，而他既沒有隱士的安靜，又沒有屍骨的沈穩，於是他的靈魂在一種痺痲的狀態生活着。在這些青年裏頭，有許多是有天才的，有時他們會說出很漂亮的動聽的話，寫出很漂亮的動聽的文章，但是這不是在臥房裏面，便是在書桌上頭。

胡先生的面色微微透出一點慘白；他的上唇緊緊地扣在下唇上。最後他吐出一句話：

——你的話有道理，但是過於刻薄。

別人都沒有聽清他說什麼，回過視線訝異地瞥了他一下，又隨即集中在牀邊那位先生的面部。我們等他繼續下去。

——他的生活在動搖着。他有所屬嗎？他不知道。他明白他應負起他的責任嗎？他覺得他就沒有責任。這種人我們天天看得見，尤其在近代精神與物質衝突的世界，尤其在混亂的無所適從的中國。他有一個不事生產的消極的靈魂，他要自由，但是他不知道打碎他的脚鐐手銬。他永久在菲薄別人的情感思想和意見：爲的在人羣中掩飾起自己的厭倦。還有什麼理由嗎？

他倒下身又躺在牀上，閉住眼睛，然後睜開了，一位一位地望着我們。在我的茫漠的混沌的印象上，他是超人的，沒有同情的，我所不能瞭解的。我隱隱感到他的近乎臃腫的龐大，這差不多使我痛苦。他好像預備好了這段議論特爲今晚說的。女的轉過她們的忍耐的目光，如同得了最後的赦詔，譎詐地望着我們三位。西服青年始終用右脚尖在磚地上點着，和節奏一樣，最後喘了一口氣，表示舒服。胡先生沈默着。坐在書桌裏面的女學生同情地望着他，帶着一種神祕的微笑道：

——現在你該甘心領我們的懲罰了罷？

他好像從夢裏讓她的清脆的聲音驚醒，凝凝地看住她。女的有些發賴。他迂緩地向她道：

——罰我做什麼呢？

那位躺在牀上慵懶的人物代答道：

——把你最傷心的故事告訴我們。

——你的話不做準。我要聽她們說。

他把眉頭皺了皺，搖搖頭，然後看着兩位女的。她們彼此看了看，會意地笑起來。她們不能够約束自己了，完全放情於她們的嬌美的感覺。我聽見坐在裏面的女郎扶住桌面自語道：

——我肚子要笑疼了！

——我也是的！

她們止住了笑。那位梳雙辮的轉過身，向他解釋道：

——我們的笑是有道理的，至少這一次。我們的笑不像你猜想的

那樣膚淺。我們的靈魂是不是矯揉造作，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有靈性，並卻一點不假。我們笑這位大哲學家的提議會和我們的不期而同：我們想要聽的便是你——你最傷心的事情！我們的笑裏還有一個意義，就是可憐你。

——好像一隻貓可憐耗子！

她們鼓起小嘴。這顯然傷了她們的好意。

——愛說不說！好像誰願意聽！

我沒有聽淸她們中間誰說的。我的注意力讓那位西服靑年的不耐煩的姿態引誘住，他呼喊着：

——說罷，說罷！這離不開失戀的。

——不聽了！我們要走了！

那位梳雙髻的站起來，堅決地向大衆宣示她的意旨。胡先生表示歉意，說明天晚上他一定對她們講他的最傷心的故事——那自然是失戀的故事。我坐在小椅上，始終沒有開口，覺得頗有點發眼，順便告辭出來。他沒有挽留我。他好像有心事。我今天第一夜能夠熟睡。

(未完)(哲)

南歐農民以裸體禳災的迷信

華君

南歐巴爾幹半島的農民有以裸體禳災的風俗。他們相信裸體有驅除病疫的魔力。這種風俗在現在塞爾維亞的農村間還很流行，人類學者竇埃志氏 (Deutsch) 曾記其事，頗多趣味。

據說，當癘疫發生時，村人常於星期日之夜，俟新月初上時，使十二個少女與十二個少男，都要潔白無瑕爲降里所讚美的，手挽着耕犂互相連接着，繞行村子一周，以爲這樣癘疫就會被驅去了；遊行時忌人觸到他們的身體；而且，誰用淫蕩的眼去偸覷一下，這魔術就會失去效力。還有，當牲畜遇到瘟疫時，村人又命裸體男女以鍋釜擊發相擊作巨聲，遊行村中，他們的口中不息地唱着下面的二句歌詞：

"Fly away, disease, fly away,

where nakedness is you cannot stay."

大意爲『去阿去阿你瘟疫見了裸體你就站不住足。』

初次從事職業的經驗(徵文當選)

毓芬

就了職業後的話

在她略識之無以後，受了家庭的詔勉，師友的勸誡，勉勉強強在學校裏跟班上課，讀書，寫寫字，一年一年的繼續下去，漸漸地知道學業重要，科學應用。又有些同學們在一起，引起了競爭心和向上心，所以按步就班，由初級小學，進了高級小學，再升了鎮江中學。當時她的熱血沸騰，希望很高，要想從中學再進大學，由大學再……做一個社會中堅的人物，中國一個烈烈轟轟的她。拿自己的血心來創造一切，建設一切，這是她所抱的志願，所懷的心鑑啊。那曉得沒有預防着，她在半路上受了一個絕大的創痕，中一級的階段還沒有跑好，已經從山腰上一落千丈，掉將下來了。頭破了，血流着，渾身顫動着，事與願違，她不能自主，反受了外界——家庭——的支配，安置到一塊地方——初級小學底助教——去，一生幸福之花都被這次一交跌倒摧殘掉了。

先天鈍拙，身體不強的她，由襁褓而幼童，而至於上學，由輟學而至於謀生活，落落無能，且到現在，越想越恨，越恨越惱，不能怪她，又不能怪任何人，恐怕是自然的支配罷。

她十九歲時，害了數年的病——腸窒扶斯，——病好了，父親又背棄她長逝了。因此單獨的她不能繼續求學，只好將那活潑潑的學生生活變成枯枯澀澀的小學教員。那時候，她腦子裏還沒有完全恢復原狀，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康健，受了家庭的支配，覺允許了當盤個年頭辛辛苦苦的教師。她初出茅廬，做事受同事的指使，功課受同事的支配，時間比旁人多，薪金比同事少。她受了人的奚落，也不和人計較；受了人的欺侮，也不和人爭執。第二年仍然在這個校裏，薪金也多了些。總共鬱鬱地做了這校裏三年的教員。在這三年中，得到些知識：——「人情的習慣，無論你多大的才和智，總是舊的要欺新的，老的要欺少的，我得到了忍耐的秘訣，終有出頭的日子，不過遲早些罷了。」

後來本邑的東鄉某學校要聘請她任英文衆算術的教師。當時她因薪金增多，居然一口允許了介紹人。

到了某村裏重溫舊課——英算，年復一年，又做了三年的教員。這三年中受了異鄉地方人士的悲維和尊敬。她纔恍然領悟，做事要離開家鄉，因爲任你多大的本領和才智，在家

鄉服務既有許多地方棘手，而且旁人還要用嘗你兒童年代看你的眼光來看待你呢。

遷延歲月，虛過了兩地六年的光陰，學校生活的滋味盡嘗，敷衍塞責的過去了。她後來因身體虛弱，腸胃不健，便辭掉了這個職務，想在家裏休養，待等時機，再去外邊找點事做做。

那時恰巧本地的一隻學校沒有人負責，她的身體還沒健全，病魔還沒匿跡，學生家長又將她拉出來服務。她辭之再三，沒有得到對方的允許，帶拉帶拖，她只得抖擻起精神，請了幾位教員，辦理學校的一切，編製表格，設置校具等等。真出人意料之外，學齡兒童十分發達起來，不得不加添學級，學校精神頗見振作，她的精神也旺了，身體也好了，同事忙得很有勁，學生家長更是快樂歡喜。偏偏時會不好，在旁人辦學校的時光，教育局向不欠學校的經常費，縱欠也不過是暫時的，獨有輪到她辦學校，教費支絀起來了，加級的費也沒有支出的，倒增加了許多。那巧媳婦做無米之炊的她，用那斷斷續續向教育局領來的兩級費支配三級的一隻學校的用途，多麼難於運用她的手腕咋！勢不能不節省濫費，減少消耗，將學校維持下去。幸虧得學生家庭方面，能拿出一部分的經濟來救急，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這時的她，承受了一種重大的教訓，學校的生命一切全到了她的肩上。人情如交際應酬，經濟如收支買賣，文字上如公函令文，校務如開會設備，一切都要從她心裏發出，腦裏想出，口裏說，手裏做，已遍嘗社會的滋味了。於是她自己鎮定懇摯的說：「假若我誠實不欺，潔身自好，終有使我出頭的日子。險阻艱難，甘苦備嘗的我，憑我的精神幹下去吧，我靜心壹志的等待着將來吧！」

圖書館生活

蔡成玉

自幼喪父死母孤苦伶仃長大起來的我，一入社會，並不覺得有什麼特異，往昔待我的人是這樣，現在待我的人何嘗不是相同？我是被剝奪了父母的愛，根本不知道父母的愛兒女是怎樣體貼怎樣慈善怎樣和藹。因為沒有享受過天倫之樂，沒有躺在慈母的懷抱裏，所以對於社會，並不像一般人的咒詛牠冷淡炎涼，怨恨牠殘酷惡辣。經濟的壓迫，使我不能受完高中教育，但以我這樣的環境，居然在高級中學混了一年，非常的幸運了。我很歡喜讀書，因為要想滿足我的求知慾，很願找一個圖書館的位置。『在一個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內，整齊齊的堆着中外古今的書籍，祇有牆上的自鳴鐘滴搭滴搭的應着我的書聲，我的心靈陶醉在字里行間，孤獨寂寞，人生的苦痛，一切一切都忘記了。』那是我常常這樣幻想着的。我羨慕管理學校圖書館的同學，她們不受時間的限制，毋須要遵照規定的手續，祇須自己有餘暇，任何書籍都可隨她們的歡喜而閱覽。這個富有興趣的職業，我是多麼渴望着呀！

承朋友的介紹，得到杭州私立浙江流通圖書館來辦事，因為是私立的，月薪比較菲薄，

但這並不減少我的興趣，更無損於我的喜悅。當我走進圖書館的第一天，祇見一個一個陳列着書籍的架子，很整齊的排列着，閱報室內置備着各種的報紙，牆壁上貼着許多勸人讀書的標語，掛着種種精密的圖表，牽牠來和學校裏的圖書館比較，不曾大巫之與小巫，而且地處僻靜，沒有厭煩的喧鬧。這於我的性情，我的志趣，很相配合，預示着我的生活將充滿愉快和合意。

那圖書館專門辦理借書的事務，我們館長鑒到許多公立的圖書館祇有一小部分有餘暇的人才有福去享受讀書的樂趣，其餘有職務的人如農工商軍，雖有心想讀書，因爲沒有許多時間可以在圖書館內，以致要讀書而不得，所以他創辦這個流通圖書館。無論是住在杭州，或在別處，祇須備妥保證的商號機關或熟人，就有權來借書。我覺得自己沒有書讀的苦，同時聯想到許多失學的人，對於館長表示熱誠的尊敬。

在辦公時間內，我時時選一本喜歡的書，坐在近窗的椅子內，細細的玩味，盡量的欣賞，慢慢的咀嚼，當燼士披利純充滿了我的心靈，我似乎飄飄然如仙人的遨遊於空中，身體非常輕爽，看不見眼前的一切借書人，直等他輕輕拍桌子，或則喊聲 Miss，驅走了我的燼士披利純，我纔看見有人在借書，從他那不耐煩的神色中，知道他已等候了多時。把書交給了他之後，再看我的書，但已經失去的燼士披利純一時提不回來，而且注意力因突然的間斷不能凝結，這時微微的惱怒那借書人。回憶我在學校裏向圖書館借書，看見那管理的同學，兩道視線直射在她看的書上，好像是不願意理我，因爲我要立刻借到書籍，不顧她的厭惡，用急促的氣，發出「快些！」的聲音來，借書的我看到她慢慢的起身，一手接着我的借書單，兩眼仍舊注射在她的書上，我真不耐煩。現在是人家看見我不耐煩了。

我們祇有兩個人，其餘的一個同事，年齡和我彷彿，性情很溫和，所以我們很能合作。她對我的身世，表示可感的同情。我覺得現在的環境非常滿意和安適，比在家裏在學校裏，精神上要愉快得多。在家裏從前門到後門，從樓上到樓下祇有我和一個老女傭的形影，在學校裏，雖然有感情濃厚的同學，可是一種「妬忌」浸透於各個同學的心中，有時爲了幾句極不足道的言語，致有暫時的絕交。我和她平日各人做各人的事，放假日或是星期日，兩個人同在房間內閱書，靜靜的，慢慢的，深深的嘗那書中的滋味，「愛」的情緒彌滿於我倆的空氣中。同情的共鳴，發自純潔的心靈中。我不知爲什麼報紙上常常有人罵社會，惡恨社會。

男子們在報紙上雜誌上談論，時時批評女子，說女子自己不知道解放，女子經濟不能獨立，但是現在的男子對於女子的態度是怎樣呢？兩個穿西裝的青年，隨着皮鞋的聲聲走進了圖書館，看見我們，就交頭接耳的說，隱約聽得 two, beautiful, which one do you love?借了借書的名義，故意向我東問西問，甚至於問我 Miss 尊姓。『你沒有問我姓什麼的必要，』這句回答，還使他們嬉皮笑臉的走

出去。

附近幾個浮滑的青年,每當我們午飯的時候,三五成羣的到了閱報室,手裏拿着報紙,身子稍微斜着,目光直射我們,有時我回過頭去,和他們那些不懷好意的視線對射着。當我們走過閱報室時,自我們的頭髮到脚上的皮鞋都被他們細細的注意。在哈哈的笑聲中,發出「兩隻活潑玲瓏的蝦兒」(杭州人對於女子侮辱的稱呼)我們好歹不理他們,祇認他們是無人格無廉恥的東西。我們的不理睬,覺增加他們侮辱我們的言行,其中的一個,漸漸的走近我們的辦公室,一種諂詐的淺笑浮在他臉上,這時有一種無名的偉大的力,提起我的勇氣,以譏諷和責備的口氣,向他發作,但是所得的結果,是一陣厭惡的笑聲和拍掌聲。我沒有聽見或看見過女子侮辱男子的舉動,但是男子的那種輕蔑我們侮辱我們,是我親身感覺的。

女招待的悲哀

薇華

電影場的夜戲散後,我們就跨進了一家熟悉的咖啡店裏。除了從前的幾個女招待外,又新來了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鳳英告訴我說,她前天纔來,從前曾在小學校裏畢了業的。

我看她的服飾並不怎樣的鮮豔,而舉止更有一種莊嚴的儀態。我就叫鳳英把她邀來。

在談話裏,我知道了一些關於她的境遇。

她是一個不幸的女子,雖然已經從小學校裏畢了業,但是因為家境的關係,使她沒有再升學的機會。一個僅僅受過初等教育的女子,在今日的社會上,要找一個適當的位置,確實很難。可是她的家庭還需要她分任一部分的生活的負擔,所以她更不能不找一個收入比較豐富的職業。

在上海要找一個職業,有時固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因為她少有熟悉人的緣故,於是就感到了無限的困難。而最後,她的舅父就替她在這個咖啡店裏找到一個位置。

她固然知道,在咖啡店裏當女招待並不是一種高尚的職業,但是祇要是職業,她就什麼都幹。冠冕些說,為了國家,她要犧牲一切而屈就一種職業,因為國民的貧富足以代表國家的經濟的狀況,而一國家的失業者多,就足以使國家經濟發生恐慌,所以每個國民都該有一種職業。而切近些說,為了生活問題,她也不能不從事這種職業了。

最初,在她想,女招待這種職業固然不很高尚,但是和一個店員總有同等的地位,而一個小學校畢業生,當一個店員,也是個極普通的事;於是她決計到這裏來了。

但是到了這裏,雖然還祇三天,卻就使她發生了無限的感觸,而這些,也可說是從她最初從事職業所得到的經驗。

最大的感觸,而也就是最大的經驗,她覺得,女人在社會上,除了做男人的玩物外,沒有第二個地位了。這話好像我們早已聽過了,但是從她更深一層的觀察說,在沒有高唱女子解放之前,女人卻祇是一二男子的秘密的玩

物；而現在的女人，卻已成爲公共的公開的玩物了。

本來，在今日，男女處於同等地位的社會裏，男女就一樣的都該有一種職業。但是，一般人對於職業上的女人終表示一種輕蔑。男子同樣的有替各種店家服務的，但是，祇要女子踏上了這個位置，就像是替店家做了一塊活招牌，而趨之若鶩了。譬如她們的咖啡店，目的原祇是供給顧客們的吃喝，而女招待們祇是殷來招呼一切的；但男子們卻偏找着她們評長評短，說這個美，說那個美地嚼着舌根，有時還更拉拉扯扯地胡鬧着。我們試看，他們對於男的侍者們曾有這樣的現象嗎？

而她說，女子好像終也承認自己是男子的一個玩物，對於男的雇客們，總是百般逗弄，而沒有一些兒正經的態度的。舉動的輕浮，好像還不足引起男子的興趣；而在她們的有限的薪俸裏，她們還要把她們穿得花團錦簇地供給一般男子們的視慾。這些都使她感到了無限的悵恨。

考進了郵局之後

醒明

在少年時候，對於郵局人員，懷有一種不可名的怨惡憤恨，因爲他們是太神氣活現，太不近人情了。買一張郵片，以前要五個銅元和六個小錢，給他們六個銅元，他們說找不出；不要他們找，他們不肯欠他們六文小錢，他們不願意；祇有懇求別人換成小錢纔能買到要買的明片，這不是太留難了麼？兌領匯票時，圖章不對拿不來，沒有簽字拿不來，還有許多平信常常沒有收到。問問他們，叫了幾聲「先生請問，」最客氣的給你一個「不會遺失」的回答，至於其中的詳情，當然不得而知了。那時我簡單的腦筋中，深深刻着一個「可惡的郵局」的印象；和同學們談起，都具着相同的感觸。現在我服務郵局，已有六年，從前我是咒詛郵局的人員，現在我成了被咒詛的人之一了，也許天天被人家寫着「可惡可惡」呢！

在中學時候，有一個星期日，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在校長的房裏談天，忽然那校長問我們將來選擇那一種職業。「那一種職業呢？」我這樣想。隨後他向我說：『你的英文程度，可以投考郵局或海關，那邊月薪比較豐厚，不過沒有大發展。』這一席談話，引起我的好奇心，發生了去考考郵局的念頭。隨後在無意之中，聽到故鄉一位有名人物在談論當時的考試，他以爲一切的招考不過是做做表面罷了，錄取的姓名早已內定，就是郵局的招考，亦須有熟人的介紹，否則全憑學識，是沒有希望的。末了幾句，使我半信半疑，稍微帶些失望的苦悶。

經過了嚴格的考試，經過了體格的檢查，我雖則沒有熟人的介紹，幸而被錄取了，再經過填寫志願書履歷單舖保的手續後，我就成爲被一般人咒詛的郵局人員之一了。第一天進局，好奇恐懼歡欣成功的情緒，如走馬燈式的循環着。當我被派在快信處走進了辦公室的時候，向着欄杆外一羣寄信人窺望，我顯示勝利的驕傲，好像對他們說：『今天我亦走進

了郵局呢！』因爲一切都不熟悉，祇有坐着看他們做。周圍的環境，奇異的眼光，不同的態度，使我窮於應付。我極想做一些工作，但他們似乎並不需要我的工作。

第二天我調在匯票處練習，那裏事情很忙，辦事人很少有休息的時間以恢復其疲勞的精神。耳旁常常聽到局裏人和局外人因爲兌款的手續不合而起爭執，甚至於有不堪入耳的罵聲。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不斷的工作，最易賠錢而且最麻煩的工作，有時因爲顧客的無理取鬧，或作不可能的要求，難免有所謂神氣活現的言語了。那辦事人常常自言自語：『不依章程做，要聽官話，死板板的遵照章程，又要聽外邊的罵聲。』當他向一個人說「圖章不對」的「對」字沒說完，一羣鵠立着的取銀人，爭先恐後的嚷着「把我這一張看看。」那個圖章不對的人更要盡其蠻詰的能事，諂笑，懇求，辱罵，無所不用其極。處在如此的空氣中，一個已經疲勞的人還能和藹誠懇麼？附近賣郵票的同事，因爲要小錢的關係，「找不出小錢，」「你去換了來，」「沒有買不來，」已成了他的日常語。郵政章程禁止他多收或少收一個小錢，他不得不被罵「可惡」「豬獺」了。

誰說考郵局是沒有多大的發展。當我揀到一封信，即使信封是舊式的，字跡是潦草的，我的責任是多少重大！在其中，有愛人的情話密語，有兒女的問候請安，有父母的遠慮渴念，有商號的銀錢來往，有窮苦朋友告貸的苦語，假使我不謹愼，一旦延誤了，或遺失了，那不將使寄信人和收信人失望麼？發展豈只限於做大官做大事業麼？祇要我能完成我的使命，不負我的責任，我就無愧於心了。可是無法投遞的死信一包一包的堆着，因爲收信人地址錯誤以及寄信人的地址不詳，旣然送不到收信人，又無法退還寄信人，不得不作爲死信，而收信人或寄信人還在怨恨郵局的遺失郵件呢！

進了郵局以後，以前種種錯誤的觀念，因經驗的增進而隨之改正了。我很歡喜這種工作，因爲我的性情，合於機械的工作，宜於擔任靜的事務。我不用憂慮我的地位，因爲我的職務是有保障的；我不必奔走趨奉，因爲我的升級是依考試和工作的，雖則評判的地方有時不見得公正；還有我可以利用我自己的時間，就是在規定的辦公時間以外，可以做我喜歡做的事，讀我喜歡讀的書。另外我感覺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太深，一種冷淡的眼光普遍於社會，幸災樂禍的觀念深入於人心。

夏天生了痱瘡，非常癢，而且時時出膿，後來不得不去請假，主任說：『小小的瘡要請假！還是夏天去避暑罷！』惡意的譏刺，多少難受呀！過了幾天，醫生勸我請假十天，拿了病單到局裏，以我的資格，祇有七天病假。當我臨走的那一天，主任再三叮囑我『假期滿了，無論怎樣，必須報到的，否則要斥退的。』『假使我的病非常沉重，那我是否必須到局，』我這樣的想。第七天夜裏，我的瘡並沒有少愈，身體反覺發熱，母親說：『你何不打長途電話去續假呢』？『唉，母親，他們那裏有你這樣的慈愛呢？主任曾經關照我過不准續假。』含着一包眼淚的她，祇有看我帶病到杭州來了。

留聲機及其最近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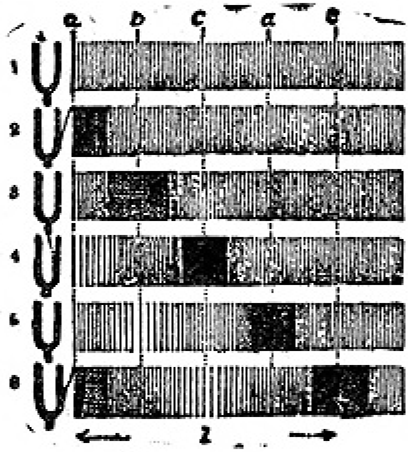
微知

留聲機留聲的原理

留聲機在現代可算是一種高尚的娛樂品。機價已不很貴，聲片無奇不有，若能購置一具，在日常工作之暇，一聆中西音樂名伶佳唱，實足以使心境愉快，精神恢復。於文化生活中，也是少不了的一件東西。

留聲機發明於一八七七年，比倍爾發明電話遲一年。發明人即爲大名鼎鼎的美國發明王愛迪生。在發明當時，機構極爲簡陋，發音極爲微弱，僅僅能夠把音聲紀錄，復使再生罷了，和今日完備的留聲機，到底難以比較。不過就原理上來說，新舊精粗，總是一般。

大家都知道音是由於空氣的擾亂振動而成，以指彈琴，琴弦振動，激動空氣，成爲音波，以棒擊鼓，鼓面振動，激動空氣，亦成音波。不過音波之成，由於空氣的疎密，和水浪的由於水的高低，情形不同。今以音叉敲擊成音，則其發生音波之情形，如圖一所示。1.爲音叉靜止時空氣均勻排列，2.爲音叉之臂向右時，鄰近空氣被壓迫而緊密，3.爲音叉復原時，4.爲音叉之臂向左時，5.又復原，6.則爲第二次音叉之臂向右時，復壓空氣加密，其時最初加密的空氣已由a推進以至e了。這a．e間的距離稱爲一波長，而音叉每一振動即得一波長。



圖一

音由三種要素所合成，一爲高低，一爲強弱，一則爲音色。高低由於發音體振動數的多少。振動較少者，發音低，反之發音高。而人類所能感知的聲音範圍甚狹，只限於振動數爲每秒十六至三萬之間，若每秒振動數低於十六或高於三萬者即不再能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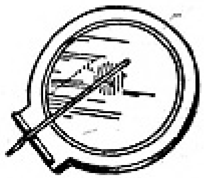
強弱由於發音體的振幅，振幅愈大，即聲音愈強。譬如擊鼓，用力較重，則發音較強，就因爲鼓面受擊力重，則振幅大罷了。

音色乃是音聲中最奇妙的現象，我們聽同一高低的樂聲而能辨其爲懷璞琳，爲風琴，爲笛，爲簫，聽同一語聲而能辨別其爲誰所說，完全是由於這個音色的作用。原來各種發音體，除了所發基本音以外，尚同時能發生種種的副音。這副音就是牠的振動數比較基本音爲數學倍數的增加。即振動數比基音增加二倍的爲第一副音，三倍的爲第二副音，由此而上，可增至四十種的副音。而各種樂器或語音，其所含副音有多少，有的副音特多，所以音色便分出種種的不同。即使同一懷璞琳，因了演奏者的技術巧拙，也會有微妙的分別的。

既明白音聲的原理，現在更須說一說人耳所以能夠聽聞的原因。人耳中本有一片鼓膜，具有彈性。由音聲而來的空氣振動，壓迫此耳膜，亦使發生振動，更藉耳中的小耳管，傳其振動於中耳的液體，於是聽神經亦起振動，傳達於腦，乃起感覺而知有聲音了。

由前所說，可知聲音成於物體的振動，因振動數及振幅的不同，而分出聲音的高低強弱和音色。由後所說，可知人類耳膜能受種種音聲，換句話說，就是能起種種振動。所以如果做照人類耳膜，作一個振動膜，則種種聲音均可照發。留聲機上所用的音膜和電話聽筒上的軟鐵薄片，實在就是模做耳膜而來的。再進一步說，就是數個的留聲機，莫不是模做人耳而成的。

今有一片音膜，如二圖所示，在其中點置一小針。如此則對音膜發聲，音膜即依照所發聲音的高低，強弱，音色而起振動，此振動傳於小針，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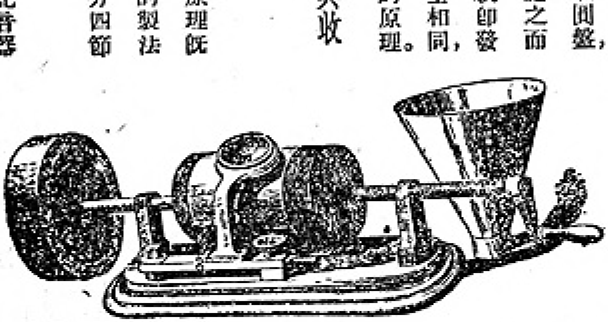
則針端亦起同樣的振動。如令此小針尖端切着於塗有鬆軟物質如蜂蠟的圓筒或圓盤上，而使圓筒或圓盤旋轉，速度均等，則蠟面上必被小針刻成細紋。振動強則刻紋粗而深，弱則刻紋細而淺，而每一振動，蠟面上即現一起伏，這樣，聲音便紀錄在這蠟面之上了。這就是聲音紀錄(留聲)的原理。

反之，今若設法使已刻有音紋的鬆軟物質硬化，在後更將小針附着於刻紋之上，而旋轉其圓筒或圓盤，則因刻紋有起伏深淺，小針即隨之而起振動，此振動傳於音膜，則音膜即發聲音，與原來所記入的聲音完全相同，這就是留聲機能使音聲再生的原理。

留聲機片及其收音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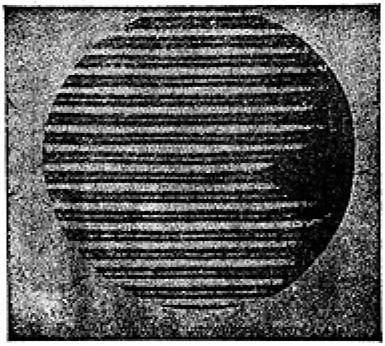
留聲機的記音和發音的原理既如上述，那末實際上留聲機片的製法和聽音機械又怎樣呢？現在且分四節來講。

愛迪生最初的留聲機，其記音器



圖三

如圖三所示，是用一圓筒上卷錫箔，以手廻轉更藉螺旋柄而使推進。這方法當然很笨，所以經多年的研究，乃廢去錫箔而改用蜂蠟，廢除圓筒形式，而改用今日的圓盤。又同為圓盤，其初所刻之波紋，如上所述為高低深淺式，但現在則多改用波狀式。波狀式音片的紀錄並不怎樣差異，不過將收音音膜和所刻音紋改正交為平行罷了。因為收音時音膜如和所刻音紋正交，則小針作上下動，而刻的是深淺，若平行，則小針作左右橫動，刻的音紋自然變作波形了（圖四、五。）



圖四



圖五

高低式與波狀式各有利害得失。高低式當記音時如振幅增大，則抵抗亦增大，但波狀式不然，所以低音的記入，以波狀式為便，音聲亦比較明瞭。但高低式的音片比波狀式的損傷較小，故壽命較長。又波狀式的音片每圓一盤，至多只能記入四十音線，而高低式的則可多至八十以上，所以同大的音片，高低式所能記入的音聲較長。

最初記音盤（俗稱蠟片）原片的製造用的是腐蝕法。先將蜂蠟溶於芳香油之中，而平鋪於銅或鋅製的圓板上。及芳香油蒸發，則圓板上即留有一層蠟膜。記錄音聲以後，蠟膜上便現細線，而底板顯露。乃注硝酸或鹽酸於其上，則有蠟的部分不受酸的侵蝕，惟底板顯露處即刻有音線處為酸所腐蝕。在後去酸和蠟，即成原片。但此法製片，不能精細，故今已改用電鍍法。法將上述所得蠟盤原片，更塗石墨一薄層於其上，而以電鍍法製作原片。但是電鍍所作成的原片極薄，而其所刻之音線又為陰紋，不便於複製音片。所以更用壓榨法，或銲錫法，製作陽紋的母片，用此母片，乃可以印製多數同樣的音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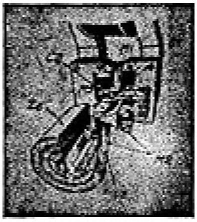
製作音片的材料，配合各有不同，製造廠多守祕密。普通用的乃是洋漆，陶土，滑石粉，顏料，銀，硫酸重土，亞爾弗爾特等的混合物。此等混合物的特長，就是熱時極為柔軟，冷卽異常堅硬，且伸縮性極小。此外有用磨石粉，硅土粉，金屬性酸化物的。而愛迪生所用的則為石炭酸蒸餾生成物，乃經非常複雜的手續而製成。有了這些製造音片用的原料，只要把牠加熱而用母片印製，則母片所有的陽紋，於音片上便印成陰紋了。

收音法的進步——電氣收音法

其次為記音法，卽將聲音記入於蠟盤的方法。在電氣記音法未發明以前，留聲機片的製片僅能採用音響記音法。音響記音法的重要部

分就是一個圓錐形的喇叭，和喇叭尖端如第二圖所示的振動板。振動板大都用玻璃製成。其大小厚薄常須視所收聲音而異。喇叭的作用則在於將空氣的振動集中於一小面積，若有多數的演奏者則須有好幾個喇叭。且音是小的，演奏時須稍接近，大的須稍離遠，過大的樂器，有時且特須除去。集數多樂器於喇叭之旁，其不自然原不待言，又加記音室中熱度必須較高，則演奏者的感覺不適，亦可想見。爲此百數十人的整個管弦樂團，往往難製音片。獨有獨唱者記音，比較自然，但也不准演奏者把頭上下左右搖動，否則音片難免發生音斑。其不便處，電氣記音法完成以後，這音響記音法已在淘汰之列了。

電氣記音法就是利用電話話筒的原理，將音波變爲電流。更藉無線電所用的三極真空管放大裝置，將聲音電流放大，在後導入記音機械，而刻音線於蠟盤之上。如圖六即爲電氣記音機械的構造。



圖六

電氣記音法的特長在於記音便利，不但在演奏室可以記音，便是遠隔的地方如劇場音樂會的演奏，無一不可藉電線的連絡而在一地記音。演奏者的人員不須限制，各種樂器也無須密集於喇叭的周圍了。

發音函的構造與其進步

音聲既已記入，音片既已作成，可以任人採購，其次即爲使音聲再生的裝置，也就是我們所購得的機械了。細考留聲機械，約可分爲三大部分，即(一)發音函，(二)喇叭，(三)音片轉動機構。

發音函關係於音聲的良否甚大。其構造雖各有不同，而原理則一。全體係由一振動膜，一軸承，一針桿，一空氣室合成。如圖七所示。將針桿下端插入一小針，令此小針嵌入於音片表面所刻之溝，而轉動音片，則針端即起振動，因針桿下端連接於音膜，故音膜亦起振動，此振動衝擊空氣室中的空氣，乃發爲聲音。音膜與針桿爲發音函的最重要部分，設計極費考慮。在一九二〇年以前，音膜多使用雲母，其能振動的範圍只能限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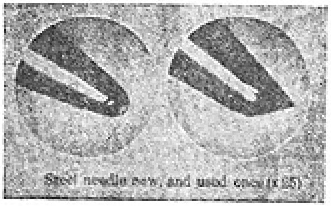
圖七

音部的三級音階，至一九二三年增至四級，即其振動數已能自一百三十至二千，及一九二七年始採用輕金屬音膜，於是一躍而進於七級音階。振動數可自八十至六千以上了。所謂輕金屬音膜即以鋁爲主的合金，重量輕而彈性大，其厚度視其直徑，及軸承，針桿的配合而異，然大都約在百分之五—十粍之間，比紙還薄。

發音函的重量以一百四十瓦內外爲最適當，過重則損傷音片，過

輕則有越出音片溝外之虞。又插針於針桿，而在針尖以指甲微擊，若所發咯咯之音低而有餘音者，乃是上品。

留聲機的發音函不能無唱針。針雖係上等的鋼鐵線製成，但凡稍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針不能連用二次。」這話有很多人難以取信，因爲用過的針，雖一用再用，似於發音並無若何影響。不知一度使用之針，若以顯微鏡窺之，卽知其底已平，而兩旁失卻滑潤，如圖八。以此再用，等於剝削音線的兩壁。凡用過的針再用一次，其對於音片的損害，還比用新針十次來得巨大啊！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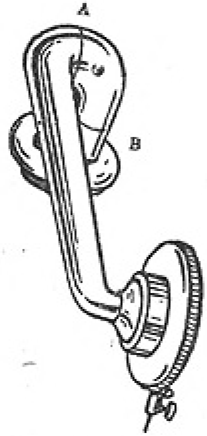
喇叭與音室

留聲機非有喇叭，卽有音室。這一部分的重要，與發音函不相上下。在記音的時候須用喇叭以集中音波，反之，在放音時候，自亦須用喇叭以擴大音聲。喇叭的製造，但求內部平滑，否則音波受有阻力，有礙音量。

理論上聲音的通路似不應有曲折，但實際上曲折的通路反能減少針音和其他的雜音，而使音色轉優。喇叭之用金屬製成的，過厚則難得副音的再生，過薄則又另起不快的「共鳴。」木製喇叭，能吸收不快的鼻音而增強美麗的聲音，此其特點，但同時又隨起木質所特有的音響，如在木桶中說話一般。

尚有不用喇叭而用聲音反射器的，卽於留聲機蓋上作成圓球形的凹蓋，其效用與用喇叭亦同，不過把聲音反射放大罷了。

接連喇叭與發音函的稱爲音臂（圖九）初時的留聲機喇叭與發音函多爲直接，因之喇叭重量全加於發音函之上，殊屬不宜。其後，將二者分離，另接以音臂，於音調上確實改善不少。音臂普通多用鋁或鐵製，而不過薄不過重，及內部滑潤的成績最爲優良。



圖九

發動機件和調速機件

最後要說的就只有使圓盤迴轉的動力機和調整迴轉速度的機件了。現今的留聲機雖有用電馬達轉動的，但大都多用發條的彈力開動，其構造方法和時鐘內部的配列大致相同。且近來又因機械方式的進步，雖在音片轉動中，亦可以開緊發條，而圓盤及內部齒輪的轉動聲，均已可以使之十分低減了。

留聲機音片迴轉的速度於音調大有關係。在記音之時，每一分鐘音片的迴轉約爲七十八－八十五轉，故演奏之時，也必須依照這個速

速度較原來爲高則音調亦高，低則音調亦低。爲使音調眞切轉動起見，所以有特設快慢調節器調節速度的必要。至於內部機件的情形，非本篇短文所能盡，只好從略了。

電氣留聲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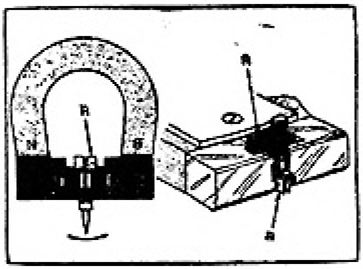
自無線電話發明以來，有人以爲留聲機似將不爲人所歡迎，誠然，留聲機確有一個時期購買的人比較減少，而留聲機製造者也似乎很躊躇怕生意從此冷淡下去。但是事實上留聲機在最近反而盛行起來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是留聲機和無線電話已經結合在一起了。現在無線電話倒反替留聲機大做其廣告，說是一機可以收無線電，又可作留聲機。

留聲機和無線電話收音機怎樣的結合？說來很是簡單。即將留聲機的發音函除去，而另代以一個機件，叫做轉電器 (pick up)。此物的功用，是在將音片上所刻着的機械的振動轉換爲電氣的振動。換一句話說，這是一個小發電機，其發電力的大小，與針端由音片所得振動的強弱成爲正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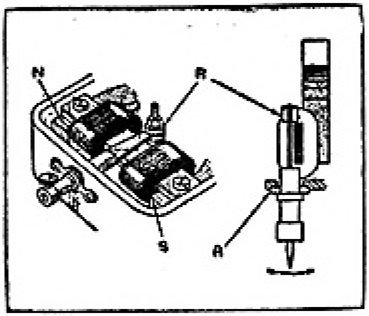
機件的主要構造，乃在一個永久磁石的二極間，裝置一個發電用的線圈，和一根轉動桿。桿之一端即插入小針，嵌入於留聲機音片的溝中；若迴轉音片，則由於小針所連結桿的變化，使通過線圈的磁束亦起變化，因此線圈中乃有電位的發生。這發生的電力（即線圈二端）接續於無線電話機檢波眞空管的柵極和心線間，或接於第一級低週率變壓器的一次線圈，則經由無線電話機一、二級的放大以後，無線電收音喇叭便能聽得聲音，比用留聲機本身所能放出的聲音，更來得眞切而悅耳。

欲作一最簡單的轉電器，極爲容易，只消利用無線電話收音機上所用的聽筒一個，在其振動膜的中心，固定一根小桿，桿端附一小針，嵌入於音片的溝中，在後更將聽筒導線二端接續於低週率放大器，便可應用。因爲小針振動，激動聽筒的薄膜，因薄膜的振動使聽筒內部永久磁石的磁力線發生變化，而磁力線亦隨之變化，乃發生起電力，經放大器放大後，音聲便得由收音喇叭放出。不過音聲不能十分響亮罷了。

至於現今所通用的轉電器，種類甚多，不能一一列舉，僅列二圖於此，以爲代表（圖十，十一）。



圖十



圖十一

維太命的研究

李青召

蛋白質，脂肪，含水炭素，及若干無機鹽類爲日常飲食所必具之滋養料，吾人因習聞之矣。然僅賴此以維持生命，尚不可能；因吾人嘗以純由蛋白質，脂肪，及含水炭素等組成之食物飼一動物（如鼠類）但實驗結果，歸於失敗。由此可知天然之混合食物，除上述之各種滋養料外，必尚含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物質，雖爲量甚微，而其影響於新陳代謝之作用，尚未可忽視焉。此物爲何？即維太命 (Vitamin) 是也。

維太命之發現，迄今不過三十餘年。吾人對於維太命之一切認識，頗爲幼稚。其化學構造式，雖經近年來一班學者之深討窮究，尚未得要領。惟其營養價值之可得而言者：即食物一旦少此，則營養方面必受重大之障礙，因而發生維太命缺亡症 (Avitaminose)。茲舉數症如下：

1. 脚氣病 (Beriberi)

此病在歐美尚少見，惟於日本，中國，及菲律賓等處，則蔓延甚廣。日俄之戰，日軍中患此者頗不乏人，但當時一班人均誤解爲一種傳染病。殊不知此症尚純由於營養不良所致也。

脚氣病之症狀，其最顯著者厥爲神經炎 (Neuritis)，肌肉癱瘓而萎縮，心臟轉弱，下痢，以及一切分泌上之阻礙。致病之因，不外偏食過分去糠之米。世人每以米色爲判別米質優劣之標準，豈知隨此磨去之糠皮，吾人已失卻若干可貴之維太命也。患脚氣病者若能常食粗糙之米，自可占勿藥。因米中所含之維太命大部分儲於糠皮，而此種維太命有抵抗脚氣病之功，即B種維太命 (Vitamin B)。

B種維太命易融於水，且有耐熱性，故不因烹煮而失其效力。惟不耐壓力；是以在高壓或烘爆所貯藏之食物，如罐頭等類，已不復含有B種維太命矣。

2. 壞血病 (Skorbut)

此病多發現於長期之帆船航行。因旅行所攜之食物貯藏過久，以致維太命之供給，因少食新鮮食物，而見減色。壞血病之顯著症狀即齒齦出血，齒齦潰瘍等。患者若食少許之新鮮蔬菜，即可告霍然。因其含有抵抗壞血病之維太命，即C種維太命 (Vitamin C) 也。

C種維太命易融於水及酒精中。在高溫度時，即失其效力。凡經久煮之食物，其抵抗壞血病之力頗弱。

與壞血病相似之病，即巴羅氏小兒症,Barlowsche kinderkrankheit)。此病多由於常以烹煮過度之牛乳哺嬰兒所致。如患者飲少量之新鮮牛乳及果汁，可於最短之時間，得極佳之效果。

除BC兩種維太命外，倘有ADE三種維太命。以其影響於新陳代謝之作用匪淺，故特分述之：

A種維太命　可融於脂肪融劑。經久煮或施高壓所貯藏之罐頭類食物，甚少含有此種維太命。植物中富有A種維太命者，爲菠菜，番茄等。惟植物性之脂肪則少有之。至於動物中如牛脂所含之A種維太命，又較豚脂爲多。至於蛋黃及肝油中所含之A種維太命量，尤爲可觀。近世常以肝油爲藥劑，以其所含之A種維太命，確能助長小兒之發育也。斯種特效，吾人於實驗上已證明其可靠。試以二十格蘭姆乳油及十格蘭姆蔬菜，給一生後六個月，重五啓羅格蘭姆之小兒之母。四個月後，權此小兒之體重，已較通常之小兒增多二啓羅格蘭姆（通常小兒之體重，約五啓羅格蘭姆。）是以吾人欲嬰兒發育健全，非授乳者本身多攝取含有A種維太命之食物不爲功。

A種維太命之缺乏，匪僅危及身體之發育，且可引起下述之險症，如眼內之角膜結膜乾化(Exophthalmie)及角膜軟化(Keratomalazie）等症。患此者常有失明之虞。

D種維太命　亦能融於脂肪融劑。蛋黃，牛乳，及肝油，乳油等均含有之。缺乏此種維太命之結果，即身體發育不健全，而以骨骼爲尤甚，俗所謂佝僂病(Rachitis) 是也。患者以小兒爲最多。全身骨骼均呈軟化，此由於骨中所儲之石灰鹽不足所致也。此外少晒日光，亦爲致病之一因。

治佝僂病最佳之藥物，當首推肝油，以其特富於D種維太命，有調節體內石灰鹽類新陳代謝之功能也。此外用人工太陽燈治療，亦頗見效。緣人體細胞中所含之膽脂(Cholesterin)，經紫外光線之射照，即起一種光力化學作用，而變爲抵抗佝僂病之維太命。

含有膽脂之植物，如橄欖及棉樹種子油，若經紫外光線之照射，其抵抗佝僂病之力量，足與肝油相頡頏。又牛乳中之D種維太命之含量，亦可因用紫外光線之射照而增加。

上述之各種維太命，其化學構造式確已得解釋者，厥爲D種維太命而已。此物爲一不能鹼化之脂肪類似體，即埃哥斯丁 (Ergosterin)。可用以脫摘出之。埃哥斯丁若經紫外光線之射照，即起光力化學作用，而成爲D種維太命矣。

埃哥斯丁抵抗佝僂病之力頗大，雖用極小量(0,001 mg)，猶能於最短期內奏偉大之效焉。市上出售之維肝脫耳（Vigantol），即經紫外光線照射後，及融於油中之埃哥斯丁。

E種維他命　以凡氏(Evans) 曾以豚脂，乾酪素（Kasein），牛乳，釀母 (Hefe) 及裸麥粉等飼一鼠。此鼠竟發育異常，直至生殖成熟期，且受胎與常鼠無異。惟胚胎因胎盤構造之不全，以致營養不足，多於

受胎後第十二日至第十三日即斃。即使加飼上述之各種維太命，亦無可救藥。經此實驗後，一班學者遂對此詳加探究，卒斷爲日常食物，除上述諸維太命外，尙含有一種制止不孕之維太命，即E種維太命。小麥，燕麥，以及其他菜蔬，均富此物。

食物如乏E種維太命，在男性每引起睪丸之變性。是則E種維太命實爲保障生殖機能之要素也。

E種維太命可用酒精及以脫摘出，而爲一種類油之液體。不孕者（不孕之原因頗多，而缺乏E種維太命亦其一因）若經E種維太命之注射，不患無種子之望矣。

各種食物中所含之維太命量，至爲有限。吾人亦可視爲一種酵素(Ferment)；殆訝其以至微之量而具促進或阻遏新陳代謝之偉效，一如酵素之作用也。玆將缺乏維太命所影響於人生之結果，概括如後，以作是篇之結束：

一、身體抵抗傳染病之力轉弱。

二、發育障礙。

三、發生特種病象。

維太命在動植物性食物之含量，頗不一律。特作下表，以期讀者對於各種食物所含維太命之多寡，得一比較之觀念焉。

	A+D	B	C		A+D	B	C
新鮮牛乳	++	+	+	新鮮白菜	++	+	+++
煮後牛乳	+	+	甚少	煮後白菜	○	+	+
罐頭牛乳	+	+	甚少	葡萄汁	○	○	+++
去乳酪之牛乳	○	+	+	乾菠菜	++	+	○
乾酪（肥）	+	○	○	胡蘿蔔	+	+	+
乾酪（瘦）	○	○	○	番薯	+	+	+
新鮮鷄蛋	++	+++	○	煮後蕃茄	○	○	+
煮過鷄蛋	○	○	○	新鮮檸檬汁	○	○	+++
未去殼之米大麥	+	+		橙汁			+++
過分去糠之米	○	○	○	覆盆子	○	○	++
粟	++	++		蘋果	○	+	+
豌豆（煮過）	○	++	○	香蕉	+	+	甚少
黃豆	+	++	○	番茄	○	○	++
核桃	+	++	○	牛腦	++	○	○
乾酵母	○	+++	○	花生油	+	○	○
麥酒	○	○	○	牛羊肉	+	+	+
乳油	+++	○	○	肝	++	++	+
乳酪	++	○	○	腎	++	+	
肝油	+++	○	○	心	++	+	
羊脂	++	○	○	鹹魚	○	○	○
罐頭肉類	?	○	○	肥魚	+	○	○

附註：凡有一個『+』號者表明含有維太命，凡有二個『+』號者表明維太命較多些，凡有『○』號者表明無維太命。

現代商業叢書

中國金融論

張輯顏著　此書分五編，一、緒論；二、金融之實體；三、金融機關；四、銀與金之研究；五、金融市場理論。根據最近法令與事實，敘述我國金融界一切情形，理論詳明，材料豐富，全書凡四十萬言，實為關於此類著作之唯一鉅製。　一冊　定價二元

廣告學綱要

蘇上達編　廣告為商業上最要技術，我國專論廣告之書，迄未多覯。本書計分五編：（一）總論，（二）市場，（三）廣告方法，（四）製作廣告之方法，（五）廣告之媒介。凡廣告學上之一切學理，無不述及。附廣告圖畫實例一百數十種，皆加以批評的說明。製作廣告者將本書詳加研究而應用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冊　定價二元

商務印書館出版

金融原理

高書田譯　本書首七章說明金融之原理及實際；第八章論外國匯兌；第九章論英國銀行；第十章論現金準備問題。全書材料新穎，理論與應用二者並重，適合研究貨幣及銀行匯兌者參考之用。　一冊　定價九角

商業經濟概論

周佛海等譯　本書為日本戶田海市原著，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述商業之意義、作用及要素，為一概括之陳述。第二部份述國內商業，如批發、零售及投機等是。第三部份述國外貿易原理與事實，均闡發無遺。　一冊　一元五角

銀行簿記實踐

沈家楨編　此書為沈家楨會計師之鉅著，凡千餘頁，六十萬言，共分上下二冊，闡明學理，加以詮釋，書中所列各種格式，均為時下銀行之最新式而最通行者；編述宗旨，注重實用，故立言務求淺顯，使易了解。凡商科學生及有志銀行業者，一讀是書，至行使職務時，可按書行事，不勞思索矣。　二冊　三元六角

交通論

史維煥譯　書分「海洋運輸論」「鐵路及鐵路政策論」兩大編，凡關於舟車之設備、經營管理、運費諸端以及運輸業務之發達概況，均有詳細之敘述。　一冊　定價八角

姙娠的生理和胎兒之長成及狀態

程瀚章

姙娠的生理

婦人在卵子與精子結合（受孕）而包藏於子宮內的狀態，叫做姙娠。姙娠的持續時間是九個月又七日，就是二百八十天。但在姙娠曆以四個星期作爲一月，所以稱做十個月。不過也有不滿這許多日子而分娩的，也有延長而達四十四星期甚至四十六星期纔分娩的。

受孕的卵由卵膜，胎盤，臍帶，羊水，胎兒五部構成。

第一　卵膜又有三種的區別：最外層的叫做蛻膜；牠的內部是脈絡膜；更內層叫做羊膜。

(A)蛻膜也有三種區別。被覆子宮的是眞蛻膜；圍繞卵的是翻轉蛻膜；卵子附着於子宮的部分叫做床蛻膜。(一)眞蛻膜，除喇叭管之外，子宮的全部內面都被牠被覆的。在姙娠第一個月之終，成爲赤色鬆疎的粘膜塊，比較的厚；但到姙娠的末期，卻非常非薄，變成蒼白色有光澤的被膜。在姙娠初期所排出的蛻膜片，肉眼已能看出牠的表面的篩狀孔；這是大腺的排泄口。用顯微鏡觀察的時候，可以看見是從向子宮面的細胞層和牠的下面接連於肌層的腺層而成的。(二)翻轉蛻膜，起初是和眞蛻膜相同的構造；但不久非薄而血管和腺消失，並且細胞脂肪化，最後和眞蛻膜癒着，從第五個月或第六個月起，這兩層膜很難分離。(三)淋蛻膜，起初也和眞蛻膜有類似的構造；但後來起顯著的變化，構成胎兒生活上所必要的臟器，就是胎盤。這種變化是因爲肥大的組織中發生粗血管而成。

(B)脈絡膜是在羊膜和蛻膜間的卵膜。起初，牠的全表面具有小絨毛，嵌進到淋蛻膜和翻轉蛻膜之間。絨毛並沒有血管，從姙娠第三星期起，卻包容臍帶血管末梢處的血管。這種狀態，從姙娠第二星期的時候，漸漸變化的。卵周圍的絨毛的發育，停止並且萎縮，但淋蛻膜的部分，不惟不停止，反而侵入於分歧的巨大血管腔，在第四個月的最初，就構成一個新臟器。

(C)羊膜爲更近胎兒的卵膜；在胎生學的，是胎兒外皮的連續物。這是薄而沒有血管的膜，從結締纖層和向胎兒面的低上皮層構成的。起初因爲膠狀層而從脈絡膜分離，迨至姙娠的中期卻密接於後者，被覆胎盤的胎兒部；翻轉而包擁臍帶，達臍窩。在姙娠的後半期，脈絡膜和羊膜很像結合成一膜的樣子。

第二　胎盤是海綿狀的脆弱東西，集合大小無數的血管而成。這種血管，不論卵子是否由絨毛而附着於子宮壁，總是立卽發生的。不過卵子附着於子宮的部分，發生尤盛。直徑通例約五寸，厚約一寸，重量約一磅。周圍薄，中央厚，牠的內面附着臍帶，有多數的血管從這處分佈像樹枝，形狀像荷葉，表面很滑。羊膜只被覆牠的一面；所以對向子宮壁的部分，有無數的溝。這溝和溝的中間，聚集無數的血管，胎兒由這許多血管而從母體的血液中攝取自己所必需的營養分，同時又把用剩的廢物質送回到母體的血液中。又胎盤的內面的胎兒，牠的表面，被羊膜，滑澤；牠的中央，繫着臍帶。有很多的大血管都向着臍帶互相集合。又卵子由吸絨毛而普通附着於子宮腔之前壁或後壁的中央，胎盤就發生於這部分。胎盤是姙卵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經這胎盤營母體與胎兒的血液交通，呼吸器，消化器，泄排器的作用，直到完全分娩爲止。到這個重大任務終了之後，胎盤就成後產物而排出於體外。

第三　臍帶是從胎兒的臍通到胎盤的小指粗的一根索條。從胎兒一方面看牠，是成左向的螺旋，被羊膜所圍繞，有非常的彈性，並且很長，其中有三條血管，一條是靜脈管，二條是動脈管。臍帶的靜脈管比動脈管粗些，用來把含有營養分的血液從胎盤送到胎兒。反之，兩條動脈管用來把胎兒身體所用過的血液從胎兒送到胎盤。這些血液送到胎盤之後，經過其中的血管，把胎兒所用過的成分由毛細管的薄壁送到母體；再從母體攝取新的養分。這樣的循環機能，是因爲胎兒的心臟動作而生的；所以臍帶上必有脈搏。臍帶的長短也不一定，在成熟胎兒，約計一尺六七寸到八九寸。有時臍帶上有結節的，牠的形狀很像結一條紐，這叫做眞結節。

第四　羊水是充盈於胎兒和羊膜間以及卵胞中的液體，最初爲無色透明，其後成肥皂水狀的混濁液體。蓄積的時候，呈透明帶黃綠色的漿液，帶不快的甘臭，現弱鹼性，含有剝脫的外皮，乾酪狀皮垢和絨毛。牠的比重是一·〇〇二——一·〇二八，牠的全量約一千到一千五百立糎。但是在病理的，也有非常增量的。化學成分，從蛋白質和牠的分解產物，Creatinine，各種鹽類，胎兒的尿分解出來的尿素而成，很近乎稀薄的血漿。羊水在胎兒生活上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防胎盤或臍帶的壓迫，使血行容易，保護胎兒的營養（所以分娩的時候，切勿輕易早破卵膜以至羊水流出。）又羊水能使胎兒的四肢自由運動，防胎兒身體接觸部的癒着，同時不致受母體的動搖。羊水又助胎兒之發育，此外又使分娩容易。

第五　胎兒既經受胎的卵子，就構成一個細胞的新核。這個新核漸次分裂，二個分做四個，四個分做八個，八個分做十六，三十二，六十四，逐次加倍分裂，同時內容也分裂，生成分裂球。這個球盤列在卵膜的內面而形成胚皮，其後分做兩層，外層叫做外胚板，內層叫做內胚板。這兩層的中央又生一層中胚板。後來，內胚板發育，兩端接合，成爲囊狀。外胚板也變化而構成腦，脊髓，神經，皮膚，爪甲，毛髮，汗腺，脂腺，唾液腺等。內胚

板生成腸肝胰肺膀胱的上皮。中胚板構成肌，骨，末梢神經血管結締織，泌尿生殖器。牠的血管系又向外方伸延，生成臍帶連於胎盤，母體和胎兒的血液營很像肺臟內的氣體交換作用，並且胎兒的營養，發育，完全靠着牠直到分娩爲止。

胎兒的長成

第一個月學者說，在這胎生最初的一個月（四星期）可以分做十期。起初的五期，不過有胎生學的意味。在第六七期，胸和脊髓閉鎖，心臟成管狀，已能開始動作。到第八期頭前屈，第九期胸部顯然區分，第十期就是月末，胎芽全體像鴿蛋大。

第二個月胎兒像雞蛋大小，還是彎曲，四肢的關節分明。外鼻突起。肥弓已消失。並且形成外陰具。到這時期纔能和別種動物的胎兒相區別。身長計四糎（約一寸二三分。）

第三個月的時候，姙卵已像鵝蛋大小。皮膚處處呈隆起，形成口唇，發生齒芽，肋骨發生而區別爲胸部和腹部。並且現出大陰唇或陰囊，陰莖和陰核差不多發育到一樣的長短。到了月末，漸漸有男女的分別了。其他又發生瞳孔膜，眼瞼互相癒着。胎盤徑已達五至八糎，重量約二十克。羊水量也漸增加。身長十糎（約三寸。）

第四個月末，胎兒的長爲十六糎（約五寸。）胎盤已告完成，男女的分別顯然。在這個時期，絨毛的發生開始，胎兒已營輕微的運動。

第五個月之終，姙婦能覺知胎兒的運動。發生頭髮，全身被以毳毛，眼瞼快要分離。並且開始分泌膽汁，所以腸內容成綠色。羊水超過體重。胎兒的長約爲二十五糎（八寸許。）

第六個月眼瞼完全分離，胸肌也發育。若在這個時期胎兒出了宮外的時候，能動四肢，營吸氣呻吟，不久就死。小腸中已見多量的胎糞。睾丸接近於鼠蹊輪。身長三十糎餘（一尺許。）

第七個月之末，胎兒長約三十五糎（一尺一寸。）皮膚呈暗赤色，是許多毳毛。若在這個月末產出胎兒，能把四肢強運動，放微弱的聲音而啼泣，但大概數小時或一二日而死。能夠生活的很少。

第八個月瞳孔膜消失，但皮膚還現赤色。脂肪微少。這個月以後所娩產的生活兒，若能看護得宜，可以生存的。所以從這個月到姙娠第三十八星期所娩產的叫做早產。身長四十糎（約一尺三寸。）

第九個月因爲皮下脂肪的發生而皮膚的赤色減退，皺襞消失，體形圓滿。羊水量爲二百五十至四百立糎。在這時期分娩，那就能生活成長的；但死亡數比成熟兒多些。身長四十五糎（一尺半許。）

第十個月就是準期分娩的時候，身上的毳毛慢慢的消失，只有肩胛上尙存在。爪甲延長達指趾的尖端。皮膚蒼白色而富於脂肪，並且平滑。這就叫做成熟兒。

若要測知各月胎兒的身長，可照下表算出。在姙娠前半期，以姙娠月數自乘；而後半期則以姙娠月數乘五就是。

多月末		身長(糎)
1	1×1=	1
2	2×2=	4
3	3×3=	9
4	4×4=	16
5	5×5=	25
6	6×5=	30
7	7×5=	35
8	8×5=	40
9	9×5=	45
10	10×5=	50

成熟兒的體格標準如下面所記：

身長五十糎，重量三瓩，肩胛闊十一糎，腰部闊十糎，皮膚的色呈鮮明的紅色，全面被有乾酪狀皮脂，頭髮繁生，通常爲黑色，延長達三糎到四糎。指爪挺出於指端，頭骨硬固。男兒的睾丸包於有皺襞的陰囊中，女兒的大陰唇互相密接，時或露出小陰唇。娩出後四肢營活潑的運動，漏出尿和胎糞。胎糞帶黑色或褐綠色，由粘液，胆汁，腸上皮，毳毛等（由羊水呑下的）而成。

在子宮內胎兒的狀態

胎兒在子宮內，是有一定狀態的，可分體位，體勢和體向說明之。

第一　體位在姙娠的前半期，往往容易變化。此因胎兒能夠自由運動於多量羊水中的緣故。隨着姙娠時日的經過而胎兒的頭向子宮的下部安置。既達姙娠的後半期，胎兒漸漸成長，於是子宮腔卻比較的狹小，那末胎兒就取一定的體位。但也有到分娩期還見體位變化的，可是很少。胎兒在子宮內取縱位的叫做縱體位，是正常佳良的體位。這種體位，大都頭部向下方，也許有臀部或足部向下方的。

第二　體勢是兒體各部的位置狀態，通常正規的時候，胎兒總是屈曲，適應於姙娠子宮的卵圓形，這樣可使體部所占的地位減小。他的頭部向卵圓形的尖端；臀部和足部向牠的鈍端；背部很屈曲；頤部接着胸部；上肢屈曲至胸前；下肢也屈曲而接近於腹部；脚跟接近尾骶部。在姙娠的前半期，胎兒的身體還小，羊水比較的多，所以胎兒有伸展的餘地，而他的身體尚未十分屈曲；等到漸漸發育，到姙娠的末期，那羊水的分量和胎兒比較起來，卻是減少比例，所以他的身體也漸漸受壓迫而致屈曲了。

第三　體向這是說胎兒的背部，向着母體的那一面的方向。若兒背向着子宮的左壁的，叫做第一體向；向着子宮的右壁的叫做第二體向。若頭蓋向下而取第一體向和第二體向的，就叫做第一頭蓋位或第二頭蓋位。其他由此類推。

通信

承讀者不棄，常常有寫信來商量切身的事情的。對於這種來信，一向不曾作復。因爲作復往往不出二途，或是模稜兩可，或是偏執獨斷，若說斟情酌理，使當事人得以眞實受用，談何容易；與其徒勞投書者心目，倒不如讓同人蒙了簡慢的罪名。最近覺得如果從這種來信中選取意義較重大的若干封刊布出來，也足以暴露現代社會的種種形相，有不小的價值；而在投書者方面，把切身的事情與讀者大衆商量，雖不接讀者大衆的回信，但從社會影響上，也許會得到比個信更切實的答復：因此添闢這「通信」一欄，接到意義較重大的來信隨時在這裏發表。

一　生育的機器要做到幾時爲止呢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愛讀你們雜誌的婦女。在過去的幾年中，雖然家事和生育迫得我沒有一點閒暇，但當夜闌人靜，幾個兒女都已熟睡的時候，我總喜歡挑起燈讀你們的雜誌。我常在字裏行間讀出你們愛護我們婦女的熱忱。但是，先生，這幾年來我卻感到一種極大的隱痛；親密到像丈夫，慈愛到像父母，知己到像朋友，都不能顧恤我而替我解除這痛苦。我常常想到你們所談到的自由和解放於我是完全無分，在痛苦的重壓中我覺會蒙着頭在被中大哭起來。先生，我想你們是很表同情於婦女的痛苦的，因此我寫這封信給你們，求你們的指示。

我這幾年來所痛苦着的就是覺得自己像一架生育的機器，永遠沒有休息。我現在祇有三十三歲，但已經有過六次的生育，現在還留着四個孩子——三個女的和一個男的。此刻我腹中沒有身孕，不過根據已往的經驗，我料想今冬我的丈夫回來後，明春便會有受孕的消息。他是不顧我的苦痛的，婆婆也說只有一個兒子還嫌不够。啊，他們是這樣的不原諒人，十三年來，我差不多是一個孩子放下了奶頭就有身孕，過着十個月的多病多痛就再有一個小受累的來掛上奶頭。生下來的偏是女的居多，於是我又常常聽到婆婆的長長大篇的埋怨。啊，爲了面前這一堆小兒女，我的精神上和肉體上不知受過多少的苦痛呢！

先生，我並不是以爲婦女要拒絕生育，厭惡生育，我知道生育是婦女的一部分的天職。但人的血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麼這樣沒有節制的生育下去不是很危險麼？我是在十九歲的那年出嫁的，當年就有了身孕，在二十歲竟做了母親。那時產的是一個女孩子，因爲是頭產，丈夫和婆婆都還歡喜。我是自己餵奶的，又因爲婆婆要省錢，產後四十日就把臨時僱來的媽子辭退了，於是我連洗換小孩的尿布等事都得自家做。這樣過了一年半，我又有孕了，後來再生下一個女孩，便受婆婆的埋怨。孩子是留下來自家管的，但那時大的女孩還祇有三歲，哭鬧等事

反比小的來得起勁；我顧了一邊安不了那一邊，吵得沒法時便打，而越打越哭，終至又惹到婆婆的埋怨。這樣下去我差不多每隔二年多生一個小孩。第三個又是女的，生下後婆婆就命傭婦抱到育嬰堂去，至今不知是死了還是活在那裏。第四個是男的，生下後最博得婆婆，丈夫，以至親友的歡心。第五個生下來又是女，因爲上面生了一個男，婆婆總算聽我的請求留下了。前年我又有了身孕，去年做產，但生下來不多日就死了。去年年底丈夫因爲行內——他是在上海一家洋行內做事的——事務忙，說沒有空閒回家，因此我到現在還沒有身孕。但他若回來了我總會受孕的，這將如何是好呢？照現在的情形，一個十三歲，一個十歲，都在上學，早上晚上爲她們忙一陣就好了；餘下一個男的七歲，婆婆愛惜他不放出去讀書，一個女的，祇有四歲，吃飯穿衣都得我看顧；我自己的身體又衰弱得厲害，常常腰酸背痛多病，再有生育是無論如何吃不消的。但我有什麼法子能使自己不受孕不生育呢？

最奇怪的是婆婆，她只愛寵官，那個男孩，此外的三個女孩她都不當人看。想到那第三個女孩被抱出時我真覺得心酸啊！雖然怕小孩多受累，但既然生下了總是自家的骨肉，爲什麼她要因爲是女子而被棄呢？我心裏常常覺得對不起這小生命。我自己也是女人的身體呢，我沒有力量使自己不生下要被棄去的女孩子；但是婆婆有什麼理由可以棄去我的孩子呢？既然生下來要棄去，還不如不生育，那麼我說要教我的丈夫帶我到上海求醫生治到不會生育，她爲什麼又不許我呢？

再有一次危險的經驗，我幾乎因此而死去，那就是當我生下了第五個女孩之後，又有了身孕，這從頭痛嘔吐和月經不來等情形便可以知道的，在第三四個月的光景，我因爲恨自己連續不斷的生育，竟糊塗到去找一個當地的收生婆替我墮胎。在這小地方上，西醫本來是沒有的，生育都由收生婆料理，我的幾次生育都是由她收生的，因此我瞞了婆婆去尋她替我打胎。那時我並不知道這是犯法的事情，也不知道這是性命攸關的事情。我把自己的積蓄拿出十元錢給她，她竟答應爲我打胎。可是這次我竟吃了比生育更大的苦痛，出了大量的血，冒了幾乎死的危險。當時我的胎竟被打下了，但大病數月，弄得骨瘦如柴，幾個小孩也沒有人看顧而糟得不像人樣。總算天不絕人，我在半年之後回復了原狀。我自料此後不會再生育了，但在前年竟又有了身孕；不過小孩在生下後就死了，不知道這和打胎可有關係？

先生，上面所述都是實在的情形，因爲所受的苦痛太大了，所以說得也嚕嗦。我現在有幾個問題要想問你們，求你們指教：一、爲什麼在現在做婆婆的和做丈夫的還要把女孩不當人，生多了就抱到育嬰堂裏去？二、爲什麼婆婆要不許我去求醫生把我治到不會生育？聽說墮胎是犯法的，爲什麼緣故？聽說西醫會把女子的子宮割去，使她永不生育，真的麼？沒有危險麼？不割子宮而用藥來預防生育的方法有否？

以上的問題也許是問得太笨了，你們要發笑；但我是十分誠懇地問的，所以希望你們能夠指示我。從前山格夫人來中國時你們雜誌上

曾經講過「節制生育」的，爲什麼現在甚好久不講了呢？我想上面的問題如其你們不能回答我，我希望你們能多登載幾篇關於節制生育的文章。我是本着十二分的眞誠來請求你們的，因爲我要解決我的問題「生育的機器要做到幾時爲止呢？」

黃秀芬上。

二　現在的教育果眞「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麼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初中畢業的學生，畢了業不曾升學，閒居在家已有半年了。這半年的生活可用「無聊」二字來包括，回想以前在校的情形，預備功課，與同學們談笑，還有其他一切，只覺樣樣都是有滋味的；常常做夢，夢夢見這些情形，快活得了不得，待到醒來，才知我是在做夢，萬分悵惘。想到明年，後年，這「無聊」儘管延長下去，我眞怕呢！

我爲什麼不升學呢？你總會想大概是經濟力量不够，或者是家長頑固。這卻不然。我的父親雖然不是什麼有產階級，供給我進高中的力量是有的；至於他的職業現在中等學校當教師，他對於教育非常有研究的。

對於教育有研究，又正在當教師，卻不教他自己的女兒升學，這不是奇怪麼？他有他的理由。他說他是初對於教育有一個浪漫地信仰的時期，這是剛剛生我的辰光。後來漸漸改變，要仔細認認現行教育的面目，於是歪嘴塌鼻種種不端正的地方都給他看出來了。最近他更激烈，說教育固然有那麼一回事，但現在的學校教育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說現在女孩兒進學校無非「待嫁」，那何必一定要到學校裏去待。他又說進學校比不進學校更壞，只去發見一些自身的痛苦，可是練不成免除痛苦的實力，豈不是自討苦吃。

我對於他的說法當然完全反對。我的理由很多，你猜也猜得到的。我有一個有力的反駁，我說現在學校既然這樣不好，他爲何還要當學校的教師。他聽了不就回答，面上很不安舒，似乎看見了一件骯髒東西的樣子，歎氣說：「我不當教師你們那裏來飯吃？」

我曾經哭過幾場，請母親代我請求，他總不答應。他說我不懂得眞相，以爲升學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他把眞相看得明白，所以不教我升學，決不是給我上當。

先生，現在的教育果眞「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麼？假使果眞如此，我自問還有一點志氣，總想在社會上做一點事。做事該有學問作根基，除開學校，學問向什麼地方去求？敢煩先生費一些時光，給我指導，眞是感激不盡。

我不想再請問父親，他沒有別的回答，只有一個「待嫁說」！

請先生想想我這出了學校以後的半年時光不是容易過的，你給我前途點起一盞明燈吧！

自珍。十二月十五日。



月經病
達越氏婦女調經止痛丸
DRAGEES OF HEMAGENE TAILLEUR
本品為最有功效之婦女正經藥專治婦女各種經病如痛經
經閉經少痙攣性子宮收縮產後腹痛及出血等症服法簡便
功效妥速誠為女界之珍寶也
大瓶 每瓶二元半
小瓶 每瓶一元半
各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12 Dragées
HÉMAGÈNE TAILLEUR
DOSE
4 to 6 dragee a day
two at a time
HÉMAGÈNE
TAILLEUR
(12 Dragees)
中國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一號
法商百部洋行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醫師

—規　則—

（一）每函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為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書明眞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直寄本社。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屬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覆。
（七）關於製藥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覆。
（八）關於兩性間問題之不便答覆者，概不答覆。

（九百十六）

問　月經過多，是否一種病狀。我每次都是很多的，並且時間也很長，一連五六天。有何治法？　　黃秀霞

答　月經過多，當然是一種病症。可在每次行經前十天，服 Sistomensine "Ciba" 片，一日三回，每回二片，有效。或請醫師診治。

（九百十七）

問　（一）鄙人腿部生有白點，已有一年之久，未覺有甚痛癢，此白點已由小化大，今則大如橘子，小如黃豆，而又蔓延腿間；未識是否白點癥？請示治法！（二）余友手指甲純白，無血色，據以前醫者云，係血氣甚旺，未識是否癥症？可用何法治之？不治與身體上有妨礙否？（三）余左右手腕關接處，凸起於皮內隆起，據醫者云，此係筋結，身弱所致，然久治不愈；今又將一年，或係用力不慎而曲筋；曾聞父友亦患此症，開刀醫治，愈有一年而又生；今特請問究有何法治好？（四）面部粉疵有何法治之？　　王珍

答　（一）大概是白癜風，治法甚難。若試用X光線照射，可望不致蔓延。但白色處是永久的遺留痕跡了。（二）須目覩纔得診斷。（三）係關節滑液囊腫。用醋酸鉛液罨包，使安靜吸收即愈。（四）多用肥皂滌洗，可止。

（九百十八）

問　（一）鄙人曾上左肩胛骨間發麻，有時作痛，已有二載餘，時作時愈。去年診中醫云，為風濕所致，服藥未效，不識何症？請示當用何醫何藥診治。（二）得此症後，月經減少而現黑色，經前來黃帶，請斷請示有變狀否？日後恐成癱瘓及癆症否？結婚後能愈此病否？　　慧嫦

答　（一）恐是關節 Rheumatosis，試服用 Atophan 或 Aspirin 等劑，或可治愈。（二）月經減少，未必與此病有關，應另行診治。惟日後決不會成他種病症的。與結婚亦似無多大關係。

（九百十九）

問　予年十七，上年六月間，面部及身上忽發現白點四五塊，大如銅元。聞人說是白點風。曾經延醫打猪血針一打，而仍無效。未知有何治愈之法，請示！如白點風何故而發？　　劉毅仁

答　白癜風是有一種微生物寄生在皮膚色素層內而發。打針塗藥都是無效的。惟X光線照射，有希救。上海各大醫院可以施行的。但已呈白色的部分，永難恢復。

（九百二十）

問　斜眼（一名對眼兩目相聚內眼角，四名 cock eye）為五官殘缺之現象，於儀態上尤為莫大憾事。未悉醫學上有無方法可以矯正眼珠之地位，或施以特種手術使患斜眼者得恢復其常態否？請介紹方法自行療治，或示知專家姓氏，俾便就醫。

陳鶴人

答　斜眼有種種，你問的是內斜眼，原因是眼球的內直肌短縮（一眼或兩眼）或外直肌過長。手術矯正，未之前聞。因手術不能使肌內牽引至何種恰好程度也。祇有用斜面玻璃製眼鏡，可使光線屈折至兩眼平行，則視物時兩眼可以共同作用，否則祇一眼用力，一眼必致廢用。斜面玻璃眼鏡，上海南京路精益眼鏡公司可以配度特製，價亦不甚貴也。

（九百二十一）

問　（一）現擬服補血強身藥，以何種為佳？又魚肝油宜否？　（二）男子晚婚對於身體強健有無阻礙？又女子如何？　（三）人之毛髮密疏，於身體強弱能成比例否？

朱錫竹

答　（一）補血藥如法國製之 Haemoglobin，及德國製之 Arsenferratose，瑞士製之 Tonic，美國製之 metatone 都可用。魚肝油非補血藥，但係佳良之營養品。　（二）晚婚，對於身體，却為有益，而於家庭經濟上較為相宜。女子亦然。　（三）毛髮之密疏與身體強弱無關，而與種族遺傳有關。

（九百二十二）

問　鄙人自十六七歲時，因走路偶一不慎，將兩個小腿的前面擦破。一月以後，已愈的傷口處覺得發癢，抓搔之，即有小滯白痂脫落，那紅嫩的皮膚上又有紅黃色水由患處的毛孔滲出，同時癢亦稍稍可耐。可是每到晚上，便要仍舊搔起來。至今十五六年，多方療治，總是無效。請問有何妙法？何處發售此藥？

李寬央

答　試塗以百分之五的黃降汞油膏， 5% Ointment of Hydrargyri Oxide Flavae 每日一次。

（九百二十三）

問　（一）余身體衰弱，素患皮膚病（疥瘡），冬寒之際，過寒和熱多發，秋天較少。請問治法。（二）家姊三十有餘歲，在最近數年來，手背滿着白色斑點，（摩擦時，有結核。）到底是何病？請示療治方法？　（三）舍弟少患結核症（瘰癧），迄今已十有餘載，對於將來的結婚，未知有無危險？

曾仲威

答　（一）可用硫黃油膏或 Mitigal 塗擦患部。　（二）須診斷後可決定。　（三）如病勢不進行，結婚亦無甚危險。

（九百二十四）

問　我年十七，因去冬以來，身體皮膚上發現紅色小顆，非常之多，圓或很癢，飲食起居如常，這是否是皮膚積垢所致，請示救！

張順珍

答　是皮膚病的一種，須目視纔得診斷，但未必是皮膚積垢而起，恐是毛織衣服的刺戟而來。

（九百二十五）

問　（一）鄙人自幼即患凍瘡，每屆隆冬，手足腫脹痛癢，致不能行動工作，殊為苦痛。雖搽以各種簡便偏方，及西藥房所出之凍瘡藥水，凍瘡已潰藥等，卒罔效。請示最便利靈驗之治法！　（二）又於前年七月間雙手手背（凍瘡原處）發現一點點赤紫斑瘢，歸中國瘋專醫治，謂紫點瘢，由身體虛弱先天不足，若不即治，日後漸行化大，遍染各部，宜速以藥餌補品，將藥漬搽擦患處，可愈。然鄙人從之者數月，不見生效。請問此究何症？如何療治？（三）鄙人咽喉，因幼時性躁致哭時過度，損傷聲帶。現屆成人時期，然於喉中聲帶仍不能發出響亮高大之聲調，請問有何治法？用何藥方？　（四）吾友李君之子患目疾五，六載，每載至少發一次，西醫說是沙眼。但愈後紅絲退而眼眵很多，並且常常有的，請問有何治法？

觀心驥

答　（一）凍瘡重在預防，宜於將寒之時，手足多運動，使血液暢快。又住宅內溫度務保相當的煖和，若年年如此，一定不再發生。　（二）凍瘡原處發現赤紫疤瘢，原是因為血液停滯後，色素沉着之故。瘋科醫巧立名目，附會其說，以售其欺人之方藥，實屬可惡。其實瘢

雖除去，亦決不致擴延全身。（三）擊帶損傷後發育能銹，無法可治。（四）沙眼用藥水治療，雖可一時見效，但非根本方法。最好用手術割去顆粒。

（九百二十六）

問（一）從鼻孔着涼去，係一紫葡萄懸在上方。呼吸困難；不禁風寒；鼻汁過多，常從後方流出成喉串，發癢，打噴嚏，跟着水鼻汁如泉不止；頭目昏沈，不能作事。就疑時下鼻孔特別不透氣。在醫院前後曾治過三次——余雖經白蠟色藥水——都未奏效。請指一條明路（這是五年前的病。）（二）我三弟從二歲耳朵就生了一種病——發臭，流濃汁——已經十一二年了。時常醫治，總不見效。這也請示一方。　程有人

答（一）這是鼻粘膜內生了茸體（Polyp）的病。宜請耳鼻科專家用手術割去除根。（二）是慢性聽道炎（外聽道或中耳的炎症），也須請耳鼻科醫師治療。

（九百二十七）

問（一）余身體瘦弱，精神不充，面色青黃，晚間常不熟睡，且睡至四點鐘左右必醒，醒前必發夢，醒後不能再入睡，即使閉合着眼，而夢覺紛擾，神志昏亂。這是什麼病，有何法可治呀？（二）月經不甚準確，常遲數日或十數日不定；小便時有白色沈澱，有時又有白色濃液少許，我實在不解甚的會這樣的，究竟有沒有妨礙？請指教一切！（三）欲服魚肝油，未知何種最好，有人說本國出品的九福牌甚佳，未知是否可靠？　謝

答（一）是神經不甚健全之結果，因而起睡眠不深。試每日多行運動，睡前用熱水洗足部，或服 Medinal 一片。但此藥不宜多服，亦不可常服。如能深睡後，即可停止。（二）可養成衛生的習慣，常服補血藥品。（三）魚肝油以英國製司各脫牌乳白魚肝油為最上。國貨的九福牌，雖也仿這種配製的，但內容膠質太重，油質較少，故效太薄。

（九百二十八）

問　我妹今年十九歲。她近日每在經期內發生頭痛，精神上感不舒服；但經過數後，又舒服脫然全愈。不知她身體內那一部分發生了什麼病？她尚未結婚，對於此病也未延醫生診治，嘗未服過市上出售任何藥品。今欲服藥醫治，但不敢輕試，請先生指示。　鄒鑑中

答　這是少女經期中偶有的現象，並不能算是病症。大概因為經期中精神受了一定的刺激而致不安。所以也不必服藥，倘必要服藥時，可向藥房購 Hordotone 內服，一日三回，每回二至三片。

（九百二十九）

問　我的手指患空指甲病已三年，但十指中只發三隻，不知可用方法使完全復原到指否？又照先生答覆瑞春君第七百三十四號謂「空指甲病祇有X光線照射可得恢復原狀」，意思是否經其光線照射後，永久能得痊癒，抑只當照時能恢復原狀而已。請示知。　陳寶永

答　這種病最難根治。X光線雖可治癒，但須照射多次，而恢復原狀，總須在四五個月之後。余近來試用一種方法，曾經治療數例。但尚在試驗期中，容他日發表。

（九百三十）

問（一）我今年已經十七歲了。自從十四歲以來，其中三年，常患遺尿病。尤以天寒時為甚。這是什麼緣故？用什麼方法療治之？（二）余每每在睡意之間，頓覺小便甚急，急欲排洩。然所洩者甚少。用五洲藥房所製之小便急數膏療之，不知可否？（三）余體質羸弱，面黃力少，記憶力甚弱。不知用何物補治之？如係藥品，請註明何家所製？（四）余睡時入睡後，常有口液吐下，以致口兩旁成乳白色。不知用何法療治？　徐錦寧

答（一）這是一種習慣，宜徐徐矯正他。每晚睡前減少飲料，被褥勿太厚，積久成習，便可不致遺尿。或服「抗并遺尿」(Camphotonin)，各西藥房都有售出的。（二）與（一）同法。（三）須多練習運動。（四）可仰臥，即止，不必療治。

（九百三十一）

問（一）蛛蠶是否有益身體？性質涼的或熱的，可否常吃？（二）鄙人月經失調，每次常要延遲半月之久，未卜何藥可治，名皆。（三）余患近視已十餘年，視物越來越近

（據光眼鏡已戴）未卜何法可使近視程度不再增進。

M. S. Chao

答　（一）維紫代糖較易同化，所以比糖好，其他並無任何藥理的效用。　（二）可常服 Agomensine 或 Hormotone 等。　（三）大概所配的眼鏡太深或不準確的緣故，最好在配眼時只要配到能看二三尺距離的大字，可免愈配愈深之弊。

（九百三十二）

問　（一）口臭爲予所最苦者。人謂該病爲肝火旺所致，宜服瀉丸，然瀉之終不見輕減。今日醫學昌明，有無藥品可以斷此病之根麽？　（二）毛髮脫落，無論早起後梳洗，其脫落之數總不止二十根，何藥可治？　楊淺烈

答　（一）可向藥房購買過氧化氫水 (Hydrogen peroxide) 每天漱口三回，不日可愈。　（二）宜勤用肥皂水洗髮，洗後再用冷水洗，照這樣一天一回，久之可免脫髮。

（九百三十三）

問　（一）我現年二十二歲，患呼吸器病已有十餘年，每天下午也咳嗽一二次，咳嗽時有大塊之粘液體性痰汁，稍臭，運動時則咳嗽與痰液同時增加。曾經醫生檢查，痰中並無 Tuberkelbacillus 及其他之病原菌存在。未知病灶究竟在何部？什麽病名？何法療養？何藥醫治？請示！　（二）我自幼在小便中有黃色之小顆粒狀沉澱，至今已有十多年，前年曾腰部酸痛而排出麥粒大之石塊，此石塊在化學室試驗爲酸性反應。每服 Alkali 水即愈，停服二三天又再復發，至今終不能全愈，未知是何病症？可否根治？又因我身體甚弱，常服魚肝油，Arsenoferratose, Arsen-blutose 等強壯劑，是否與此症有關？乞爲詳示。　陳直興

答　（一）疑係喉頭慢性卡他爾，可漱用百分之二的氯酸鉀水（2% Potassii Chloratis）每日漱喉間三四次，一方面再服溶解性祛痰劑，像硇砂之類。　（二）是尿酸性鹽類結成的沉澱，與服魚肝油等無關。你可以減少肉食，多吃蔬菜及水果。

（九百三十四）

問　我約于數年前，手足間忽發生一種皮膚病，不痛不癢，不過膚色轉呈白爽（決非汗斑）初起于手足，業間今則蔓延軀背，將來勢必波及全體，殊屬有礙觀瞻。不知此症究有治愈之可能否？有何專治此症西藥？祈將藥名見示，幷望將致病之理詳加指教。　張劍鋒

答　這是白癜風，原因是一種細菌寄生在皮膚內而起，可用消毒性藥，好像黃降汞軟膏（黃降汞一分油膏二十分）塗擦白皮部分，可防蔓延，但已變白的部分不能恢復的了。

（九百三十五）

問　昨閱貴刊醫學問答，知白癜風可用消毒性藥物防其蔓延，現余患此病甚厲，祈將藥名示知。　許鐵道

答　請閱上條張劍鋒君問題。

（九百三十六）

問　（一）我自幼年至今，善於睡覺，無事時輒近中午始醒，今服務社會，未免不便，有何方法或何藥可以調治？　（二）身體消瘦，呼吸短促，是否有病？請示良方！　林忠齊

答　（一）這種係身體上有某種原因而起，然大多數是一種習慣，你若能每天早些上床，明晨天明即起身，到野外散一回步，這樣過着三四天，一定可以把習慣矯正，不必用藥品。　（二）須診斷後纔得決定。

（九百三十七）

問　鄙人現年二十三歲，頭髮自幼即略有灰白者夾生其間，惟近來日多，且取其白者觀之，有些根部仍帶黑色，上部則純白，此種現象，是否因體弱或別的原因？如何療治？　鄒秀興

答　這樣的白髮，完全因爲先天性皮下色素太少之故，與遺傳上有關係，而與身體強弱無關，療法除用染色劑外無甚方法，染色劑如硝酸銀液，焦性沒食子酸液等，但均屬一時性，不久仍生白髮。

（九百三十八）

問　（一）前患咳血及盜汗，——咳時僅有些微血絲混於痰中。始於十九年春，計患已年半之久。而痰中有血絲，不過二十次耳。盜汗初每晚一次，繼則二三四次不等。久已痊癒，惟近三數日來每晚復盜汗一二次。——用X光線檢驗及攝影，結果肺尖完好，近胸部處則有少許斑點及網狀之條紋，此狀是否肺病？有無痊癒希望？盜汗要醫治否？　（二）清魚肝油與乳白色司各脫魚肝油孰優？有人說司各脫魚肝油不是純粹的，祇適合於胃弱之人的，對否？以上兩種油，若開瓶後至何程度，即不可服食？　（三）現我甚感枯寂及憂憤，居恆鬱鬱不樂。覺各事俱與我無關，僅是塊獸離合，無復有能引起興趣者；致令活潑習性，一變而為憂鬱喪氣行動之消極態度。親友中常有以婚姻為勸者，此事能進行否？有無益處？

黃上村

答　（一）恐肺結核病正在進行，盜汗也是這病的症候，所以應趕快治療肺病。　（二）清魚肝油，如果你不嫌味劣，儘可常吃，乳白魚肝油也很好，並且口味和吸收較清魚肝油更好。　（三）等到你的身體完全健康後，纔得結婚。否則一方面對於你的肺病不利；一方面怕所生的小兒體質虛弱。

（九百三十九）

問　（一）我是個單級小學教師，早晚上課，改卷，處理一切事務，忙個不了。今年三月間，患喉痛甚劇，愈不半月，又患肛門癰，經過五月，還未全癒。雖飲食不減，但身體甚弱。對於補品像維他命，魚肝油等都吃過，然因手續麻煩不喜服。今想服丸劑，較易入口，何種為宜？　（二）我的妻子今年五月間生產（第一次），產後大便時及便後甚痛，至今四月餘了，每日服清導丸也未見效。據中醫說，「痔生內痔。」究不知如何？請問服甚麼藥可除疼痛？　（三）我的弟弟于去年夏到申習米業，一月未滿，忽患紅眼，白星，後回家醫好。今年又患過紅眼，白星還有，也醫好，不過現在他兩眼常搭悻搭悻，成了習慣，未知有無妨礙？有法改掉這惡習否？

王衛豐

答　（一）補品可不必服，實際上對於你的病毫無關係的。只要常服通便的補類劑劑像 Nujol, Petrolagol 等最為妥當。　（二）也可用通類劑品。　（三）恐係砂眼症，可以百分之五的 Protargol 溶液點眼。

（九百四十）

問　家嚴現年六十一歲，體質素強，絕無嗜好，忽於今年三月中，左足浮腫，難以步履。延請中西醫診治，絕不見效。及至八月，兩足均腫，並蔓延腹部。至於精神依然不改，與其談話無委頓之狀。究竟是何種病症，或用何法可以治療，請先生答覆。

程儒白

答　恐係腎臟病或腳氣病。須診斷後纔可決定。倘係腎臟病，宜減少肉食，多飲牛乳。如係腳氣病，須服用維他命乙，如維乙膏 Parabutin Orypan 等。並應改食糙米或麥飯。

（九百四十一）

問　（一）余之姊體頗健，但月經不準，二三月一來無定規，屢從未醫，但伊則自稱身體頗強，且較前肥胖，無礙也。但余殊憂之。究竟有礙否？（伊係處女）　（二）余又一姊，年已二十九歲，始結婚，婚後生產有礙否？聞年大初產，異常困難，難分娩時，赴上海著名醫院，則於生命可稱絕對無危險否？竊見皆以為憂慮！（聞有難產，醫生究有化險為夷之能否？）

王愛霞

答　（一）可向藥房購取 Hormotone 或法國達越氏調經丸服用，可以使月經準期。將來大致無礙。　（二）臨產務必請正當的醫師，應不致有意外的損害。

（九百四十二）

問　余在幼時即患耳病，每日流膿。有時閉氣，聽官很不靈。至今已有八九年，雖經許多醫生診治，但沒有見效。現已略好一點，膿雖不流，卻流黃水。若長此不治，對於腦有害否？有什麼藥可治呢？

范士英

答　可請耳科專家西醫積極治療，一定可以全愈。對於腦雖無害，但時間太久可以損壞聽器的。

（九百四十三）

問　余年三十九歲，於十餘年前患脫髮症，迄今未愈。市上名貴發髮藥水搽之，亦不見功效，請示治法！　周綺君

答　試每日用來素兒水(Lysol water)洗髮一次，洗後再行冷水洗髮，運行數日，可以制止脫髮。

（九百四十四）

問　（一）家母年近五旬，體質素弱，而每一生氣，即呼吸不暢，狀甚危險，經數小時後始能蘇醒，究係何故？有何治法？　（二）兩性體格均甚健康，而結婚一年至二年不受孕，是否不孕症？不孕症有何現象？何法可治之？　（三）雞蛋煮熟後食之，忽有一個味甚苦，何故？　（四）常食辛辣之物（如大椒等）有害衛生否？與人的性情有沒有關係？　羅默宣

答　（一）是婦女們常有的現象，由於精神感動而起。應當避一切精神的刺戟，使不發生，治法在乎安靜休養。　（二）須診查男女兩方的體格，究竟是那一方面的障礙。　（三）不知道你買的蛋是否新鮮？　（四）辛辣的東西能刺戟胃腸，但與性情無影響。

（九百四十五）

問　（一）余於十數歲時，手腕起一種皮膚病，或謂疥瘡，或謂濕氣。初發水泡，奇癢，搔以沸水則止。癢之則泡內出水而蔓延，時作間歇。醫治數載均無效，及大病後，不治而愈。今足上又發同樣之瘡，或謂是由內部發出，不宜治愈，否則內濕閉塞，有害身體，不知然否？若宜治愈，應如何醫治？市上所買之疥瘡皮膚藥有效否？　（二）余每晨起覺口乾苦，喉間塞，必吐痰十數口而後。吐出之痰，有色黃如涕，有色灰白，但黏硬不易化，雖每晨飲鹽湯亦無效，未知是肺病否？宜如何醫治？　張融欽

答　（一）這是濕瘡，可用 Euro 油膏或氧化鋅木焦油軟膏塗佈。他們說治愈後反能引起內病，實是荒謬之談。要知病時發熱，能阻止這種皮膚病的進行，並不是皮膚病治癒後而發內科病的，這好像倒因為果了。市上所售的疥瘡藥，也是不對這種病的。　（二）須診斷後纔得決定你有無肺病。

（九百四十六）

問　前日在友人家內，偶然在貴雜誌十六卷四號醫事顧問欄內，見有面疱菌苗注射之答案一則，故特函詢面疱菌苗，醫院內有否注射及價目如何，請即示知。　張振宇

答　面疱菌苗英文名 Acne vaccine，上海各藥房都有的，價目時有上下，因隨金價為轉移的。醫院內當然可以注射。

（九百四十七）

問　我現在十九歲，在四歲時，兩耳皆患耳疾，愈後，耳內所存的膿，血與耳垢，結成堅實之核，塞於耳中。用鑷子鑷牠，也鑷不出，故對於聽覺很感不便。不知有什麼藥劑或秘方，（對於皮膚無患的藥）可以將該硬核化爛，再行鑷出，或可恢復否？請示知？　程正心

答　可用重炭酸鈉溶於熱水中，滴入耳內，待十分鐘後，這硬固的耳垢可以軟化，然後用鑷子取出。

（九百四十八）

問　余之左手拇指，於三月前被玻璃割破。（當時流血甚多。）於傷口復原後，此指不能觸物，觸物則脹痛非凡。此指現變成淡紫紅色，左手不能持物，覺非常不便。請問何故？有治療法否？　王錫元

答　大概因為這個指頭內的血管和神經也被玻璃割斷的緣故，也許至今還留着玻璃屑在內，你可以請外科醫師用X光線照射診斷。

（九百四十九）

問　我每逢熱的時候，常常在頭部的右側發生偏頭痛，痛時若飲食過後必定要嘔吐的，但是晚上睡了，過早就會自然好，不知道要吃什麼藥纔能夠斷根？（從小煙及酒都沒嘗過，尚未結婚。）　林毓湘

答　你可在發作的時候，內服 Aspirin Compral 或 Allonal 等藥品，就得止痛。但若要斷根，應當每天行運動一二次。